

法句義注

Dhammapada-aṭṭhakathā

(第一版)



巴利義注中譯

西雙版納州佛教協會 西雙版納法住禪林 印行

© fzcl 2024

1. 只要不增刪、修改本書內容，則任何單位及個人皆可無須經過編譯者的同意而引用、複印本書。

2. 不得以任何商業方式流通本書。

3. 不得以非法途徑（例如無准印證）印刷流通本書。

4. 若您希望獲得本書，以及其它佛法資料，請訪問西雙版納法住禪林官方網站：www.fzcl.org.cn。

5. 若您希望印行流通本書，請聯繫法住禪林
fawu@fzcl.org.cn。

繁體中文版聲明：

本繁體中文版，係依原簡體版轉換；僅將「標新立異之音譯名」，轉換為一般譯名，而未更動其它！（請參考：『「喬答摩」沒有必要「規範」為「果德瑪」迴響輯要』一文。

<https://nanda.online-dhamma.net/extra/pali/pali-term-change-response.html>）

● 免費贈閱 ●

目錄

內容

中譯序	15
序言	18
一、雙品	19
1. 護眼長老的故事	19
2. 精緻耳環的故事	38
3. 底沙長老的故事	49
4. 黑母夜叉的故事	56
5. 憍賞彌的故事	64
6. 摩訶迦羅長老的故事	74
7. 提婆達多的故事	83
8. 舍利弗長老的故事	88
9. 難陀長老的故事	116
10. 純陀屠夫的故事	127
11. 如法優婆塞的故事	130
12. 提婆達多的故事	134
13. 修摩那天女的故事	153
14. 二比丘朋友的故事	156
二、不放逸品	162
1. 差摩婆帝的故事	162
2. 毘拔寇薩伽財主的故事	222
3. 朱利槃特長老的故事	229
4. 愚人節的故事	243

5.	大迦葉長老的故事	246
6.	放逸與不放逸的二朋友的故事	247
7.	馬喀的故事	250
8.	某比丘的故事	265
9.	居村鎮之底沙長老的故事	266
三、心品		270
1.	彌醯長老的故事	270
2.	某比丘的故事	273
3.	某疲厭比丘的故事	281
4.	外甥僧護長老的故事	284
5.	質多訶踏長老的故事	287
6.	五百比丘的故事	294
7.	腐臭底沙長老的故事	298
8.	牧人難陀的故事	302
9.	輸羅耶長老的故事	304
四、花品		311
1.	熱衷地界談論的五百比丘的故事	311
2.	禪觀海市蜃樓的長老的故事	313
3.	毘琉璃的故事	315
4.	敬夫童女的故事	334
5.	慳吝僑尸迦財主的故事	337
6.	波婆活命者的故事	344
7.	持傘優婆塞的故事	348
8.	毘舍佉的故事	352
9.	阿難長老提問的故事	380
10.	供養大迦葉長老鉢食的故事	383
11.	瞿低迦長老涅槃的故事	389

12.	咖拉哈丁那的故事	392
五、愚人品		403
1.	某男子的故事	403
2.	大迦葉長老弟子的故事	417
3.	阿難陀財主的故事	422
4.	扒包竊賊的故事	425
5.	優陀夷長老的故事	427
6.	三十位波婆城比丘的故事	428
7.	麻風病人善覺的故事	430
8.	農夫的故事	432
9.	善意花匠的故事	435
10.	蓮花色長老尼的故事	440
11.	瞻部伽長老的故事	443
12.	蛇鬼的故事	453
13.	六萬鐵錘鬼的故事	457
14.	質多家主的故事	461
15.	阿蘭若住者底沙沙彌的故事	469
六、智者品		486
1.	羅陀長老的故事	486
2.	阿說示和滿宿的故事	490
3.	車匿長老的故事	492
4.	摩訶劫賓那長老的故事	494
5.	智者沙彌的故事	505
6.	矮小的跋提梨迦長老的故事	520
7.	咖娜母的故事	521
8.	五百比丘的故事	526
9.	如法長老的故事	529

10.	聞法的故事	531
11.	五百客比丘的故事	533
七、阿羅漢品		536
1.	耆婆所提問的故事	536
2.	大迦葉長老的故事	538
3.	貝拉陀席薩長老的故事	541
4.	阿那律長老的故事	543
5.	摩訶迦旃延長老的故事	546
6.	舍利弗長老的故事	547
7.	住憍賞彌之底沙長老的沙彌的故事	550
8.	舍利弗長老的故事	554
9.	住兒茶樹林的離婆多長老的故事	556
10.	某女人的故事	565
八、千品		567
1.	當巴達剌咖的故事	567
2.	婆醯迦木衣長老的故事	571
3.	恭達拉給欣長老尼的故事	577
4.	問及無益婆羅門的故事	585
5.	舍利弗長老之婆羅門舅父的故事	587
6.	舍利弗長老之外甥的故事	589
7.	舍利弗長老的婆羅門朋友的故事	591
8.	延壽童子的故事	592
9.	散積嘉沙彌的故事	596
10.	喀陸憍陳如長老的故事	606
11.	薩巴達薩長老的故事	608
12.	波羅遮那長老尼的故事	611
13.	翅舍瞿曇彌的故事	618

14.	多子長老尼的故事	622
九、惡品		625
1.	小一衣婆羅門的故事	625
2.	尸利耶婆長老的故事	628
3.	娜嘉天女的故事	629
4.	給孤獨財主的故事	633
5.	不保護資具的比丘的故事	637
6.	貓爪財主的故事	639
7.	多財商人的故事	642
8.	雞友獵人的故事	645
9.	攜狗獵人國咖的故事	650
10.	親近珠寶匠家的底沙長老的故事	653
11.	三組人的故事	656
12.	釋迦族善覺的故事	660
十、棍杖品		663
1.	六群比丘的故事	663
2.	六群比丘的故事	664
3.	許多童子的故事	666
4.	袞達搭那長老的故事	667
5.	持守齋戒的女士們的故事	673
6.	蟒蛇鬼的故事	675
7.	摩訶目犍連長老的故事	679
8.	多財比丘的故事	684
9.	山達帝大臣的故事	690
10.	破衣底沙長老的故事	695
11.	快樂沙彌的故事	698
十一、老品		708

1.	毘舍佉朋友的故事	708
2.	西蕊瑪的故事	712
3.	鬱多羅長老尼的故事	716
4.	許多增上慢比丘的故事	718
5.	國美容喜長老尼的故事	719
6.	茉莉王后的故事	723
7.	黑優陀夷長老的故事	727
8.	感興的故事	730
9.	大財財主子的故事	732
十二、自己品		737
1.	菩提王子的故事	737
2.	釋迦子跋難陀長老的故事	741
3.	[假]精勤的底沙長老的故事	745
4.	王子迦葉母長老尼的故事	747
5.	大黑優婆塞的故事	752
6.	提婆達多的故事	754
7.	致力分裂僧團的故事	756
8.	咖那長老的故事	757
9.	小黑優婆塞的故事	759
10.	自利長老的故事	761
十三、世品		763
1.	年輕比丘的故事	763
2.	淨飯王的故事	765
3.	五百位修觀比丘的故事	768
4.	無畏王子的故事	769
5.	清掃長老的故事	771
6.	指鬘長老的故事	772

7.	織工女兒的故事	774
8.	三十位比丘的故事	779
9.	少女旃遮的故事	780
10.	無比施的故事	785
11.	給孤獨子咖拉的故事	790
十四、	佛陀品	794
1.	魔女的故事	794
2.	從天而降的故事	799
3.	香蒲葉龍王的故事	824
4.	阿難長老提問的故事	829
5.	煩心比丘的故事	832
6.	施火婆羅門的故事	835
7.	阿難長老提問的故事	841
8.	眾比丘談話的故事	843
9.	迦葉十力金塔的故事	844
十五、	樂品	848
1.	平息親族爭鬥的故事	848
2.	魔羅的故事	851
3.	憍薩羅國王戰敗的故事	853
4.	某位良家女的故事	854
5.	一位優婆塞的故事	856
6.	憍薩羅波斯匿的故事	858
7.	底沙長老的故事	861
8.	帝釋的故事	862
十六、	喜愛品	866
1.	三出家人的故事	866
2.	某家主的故事	869

3.	毘舍佉的故事	872
4.	諸離車子的故事	873
5.	拒女童子的故事	874
6.	某婆羅門的故事	877
7.	五百童子的故事	879
8.	一不來者長老的故事	881
9.	難提的故事	883
十七、忿怒品		887
1.	刹帝利少女羅希尼的故事	887
2.	某位比丘的故事	891
3.	鬱多羅優婆夷的故事	893
4.	摩訶目犍連長老提問的故事	901
5.	佛父婆羅門的故事	904
6.	婢女本娜的故事	907
7.	阿杜拉優婆塞的故事	911
8.	六群比丘的故事	915
十八、垢穢品		918
1.	屠夫之子的故事	918
2.	某位婆羅門的故事	923
3.	底沙長老的故事	925
4.	愚笨優陀夷長老的故事	928
5.	某位良家子的故事	931
6.	小舍利的故事	934
7.	五位優婆塞的故事	937
8.	年青人底沙的故事	939
9.	五位優婆塞的故事	942
10.	門答伽財主的故事	945

11.	嫌責想長老的故事	955
12.	遊方僧善賢的故事	956
十九、法住品		958
1.	一法官的故事	958
2.	六群比丘的故事	960
3.	持一感興偈的漏盡長老的故事	961
4.	矮個子跋提梨迦長老的故事	963
5.	眾比丘的故事	965
6.	訶多的故事	967
7.	某婆羅門的故事	968
8.	外道的故事	970
9.	漁夫的故事	972
10.	眾具足戒等的比丘的故事	973
二十、道品		976
1.	五百位比丘的故事	976
2.	無常相的故事	979
3.	苦相的故事	980
4.	無我相的故事	981
5.	精勤禪修者底沙長老的故事	982
6.	豬鬼的故事	984
7.	頗提那長老的故事	990
8.	五位大長老的故事	993
9.	金匠長老的故事	996
10.	大財商人的故事	999
11.	翅舍瞿曇彌的故事	1001
12.	波羅遮那的故事	1003
二十一、雜品		1006

1.	自己宿業的故事	1006
2.	吃雞蛋的女人的故事	1015
3.	賢善城比丘的故事	1017
4.	矮小的跋提梨迦長老的故事	1019
5.	運柴車夫子的故事	1021
6.	跋耆子比丘的故事	1026
7.	質多家主的故事	1028
8.	小善賢的故事	1030
9.	獨住長老的故事	1036
二十二、地獄品		1038
1.	孫陀利遊方尼的故事	1038
2.	受惡行果報折磨的故事	1041
3.	婆求摩河畔住者比丘的故事	1043
4.	安穩財主子的故事	1044
5.	難教比丘的故事	1046
6.	受嫉妒折磨的女人的故事	1048
7.	許多比丘的故事	1050
8.	尼乾陀的故事	1052
9.	外道弟子的故事	1054
二十三、象品		1057
1.	自調禦的故事	1057
2.	昔為馴象者比丘的故事	1060
3.	老邁婆羅門之子的故事	1062
4.	憍薩羅國王波斯匿的故事	1067
5.	薩努沙彌的故事	1069
6.	巴威雅伽象的故事	1075
7.	許多比丘的故事	1076

8.	魔羅的故事	1080
二十四、貪愛品		1085
1.	一條金魚的故事	1085
2.	小豬的故事	1092
3.	還俗比丘的故事	1098
4.	監獄的故事	1099
5.	差摩長老尼的故事	1102
6.	郁伽先那的故事	1105
7.	小弓箭手智者的故事	1110
8.	魔羅的故事	1114
9.	優波迦活命者的故事	1117
10.	帝釋提問的故事	1118
11.	無子嗣財主的故事	1122
12.	安估若的故事	1125
二十五、比丘品		1128
1.	五位比丘的故事	1128
2.	獵殺天鵝的比丘的故事	1132
3.	俱迦利的故事	1135
4.	法樂長老的故事	1138
5.	從敵比丘的故事	1139
6.	五首施婆羅門的故事	1142
7.	眾比丘的故事	1145
8.	五百比丘的故事	1155
9.	身寂靜長老的故事	1156
10.	犁氏長老的故事	1158
11.	跋迦梨長老的故事	1160
12.	善心沙彌的故事	1162

二十六、婆羅門品	1176
1. 滿信婆羅門的故事	1176
2. 眾比丘的故事	1177
3. 魔羅的故事	1178
4. 某婆羅門的故事	1179
5. 阿難長老的故事	1181
6. 某婆羅門出家人的故事	1182
7. 舍利弗長老的故事	1183
8. 大愛道的故事	1186
9. 舍利弗長老的故事	1188
10. 結髮婆羅門的故事	1189
11. 欺詐婆羅門的故事	1190
12. 翅舍瞿曇彌的故事	1193
13. 一個婆羅門的故事	1194
14. 郁伽先那財主子的故事	1196
15. 二婆羅門的故事	1197
16. 辱罵婆羅豆婆遮的故事	1198
17. 舍利弗長老的故事	1200
18. 蓮花色長老尼的故事	1202
19. 某婆羅門的故事	1203
20. 差摩比丘尼的故事	1205
21. 住山谷的底沙長老的故事	1206
22. 某比丘的故事	1209
23. 沙彌們的故事	1211
24. 摩訶槃特長老的故事	1215
25. 畢陵伽婆蹉長老的故事	1216

26.	某長老的故事	1217
27.	舍利弗長老的故事	1218
28.	摩訶目犍連長老的故事	1220
29.	離婆多長老的故事	1220
30.	月光長老的故事	1222
31.	尸婆羅長老的故事	1226
32.	雅海長老的故事	1227
33.	闍祇羅長老的故事	1232
34.	焦諦伽長老的故事	1250
35.	舞者子長老的故事	1252
36.	舞者子長老的故事	1253
37.	婆耆舍長老的故事	1254
38.	法施長老尼的故事	1257
39.	指鬘長老的故事	1259
40.	天利婆羅門的故事	1260
	跋語	1263

中譯序

《法句》（Dhammapada）是佛教經藏中一部重要的經典，也是佛教歷史上流傳最廣的經典之一，對佛教的影響非常深遠。它包含了四百餘首偈頌，每一首都富有深刻的含義，核心內容無不是勉勵大眾善用短暫的人生努力修行，避惡修善，斬斷煩惱獲得解脫。它涵蓋了佛陀教法的精華，同時優美的句式也讓它具備了很高的文學性。

《法句義注》（Dhammapada Aṭṭhakathā）是巴利三藏中針對《法句》的註書，它詳細注解了每首偈頌的含義，並且給出了該偈頌的背景故事，這些故事包含了佛陀本人和他的聖弟子們的許多過去生與今生的人生經歷和其中的業因業果，以及觸發他們證悟聖道聖果的因緣。這對於準確理解偈頌的含義提供了詳實的資料，也為佛法修行在實際中的運用提供了生動的案例，通過易懂的語言和生動的故事向讀者展現出原本深奧的佛法，在上座部佛教歷來都是學習佛法廣受歡迎的資料之一。根據它本身的序言記載，這部義注是由世代相傳，傳至斯里蘭卡後，以本地僧伽羅語（Sinhala）記載，在西元四五世紀時又由佛音尊者（Buddhaghosa）翻譯回巴利語。

此次《法句義注》的中譯始於 2018 年在彬悟嶺帕奧禪林

參加古瑪拉阿毗網薩老師（Sayadaw Kumārābhivamsa）開授的一次巴利語課程。老師以《法句義注》第一品中的一篇

《修摩那天女的故事》（Sumanādevā vatthu）作為課文進行講解。當時善吉祥尊者（Bhadanta Sumaṅgala）建議我參照英文譯文翻譯成中文。翻譯出來後，覺得還可以，並且發現《法句》的義注原文比我們以往看到的簡要版的中譯《法句經故事》要多很多細節，內容也更加完整，因此善吉祥尊者建議可以繼續把其他的部分也都翻譯成中文。於是以此作為學習巴利和佛法的輔助，開始了這次《法句義注》的翻譯。後來又陸續邀請了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研究宗教學的劉麗文博士、童一桐賢友，法住禪林的法護尊者，帕奧禪林的法如尊者、珠吉法師等人加入，一起完成了後續內容。

希望這個譯文作為一個參考能夠幫助大家瞭解《法句義注》的內容，也作為一個拋磚引玉的工作，希望更多的人能參與到巴利典籍的翻譯中來。

由於譯者在佛法和巴利語上都還處於學習階段，翻譯過程中難免出現錯漏之處，望讀者們能夠包涵和指正。

感謝法住禪林的善吉祥尊者促成此書的完成，感謝仰光佛教大學的巴利語老師 Issariya 西亞多幫忙解答一些語法上的疑難。

本書初譯人員有：文喜比丘（Sunanda）、法護尊者（Dhammapāla）、劉麗文博士。其餘參與者還有：珠吉法師（Visārada）、童一桐賢友。

主要校對人員有：文喜比丘、法如尊者

（Dhammatatha）、劉麗文博士、王一婷賢友。其中文喜比丘完成了全書的第一輪校對和全書的統稿，法如尊者進行了全書的校讀，劉麗文賢友完成了偈頌及解釋部分的校對，王一婷賢友進行了部分章節的潤色，柳昱君賢友進行了部分章節的通讀。其他參與校對的還有善吉祥尊者、法護尊者、靜樂尼師、法尊貴尼師、金色尼師、傳法尼師、玄鑒、付廣勤、謝卿、福田尼師、許興義、huhu 等。

感謝李濤賢友、黃旦霞賢友、巴利賢友進行排版，閔婕賢友幫忙設計印刷版封面，文喜比丘、金磊賢友設計的網路流通電子版封面，還有快樂尼師（Sukhitā）作為緬語依詞釋的顧問。也感謝維琪巴利網站所提供的翻譯平臺。

本次翻譯以緬甸第六次經典結集的巴利版本為底本，並參考了 pts 版。

願正法久住！願以此功德成為所有人證悟涅槃的助緣！

善哉！善哉！善哉！

文喜比丘（Sunanda）

2023.12 緬甸彬悟嶺帕奧禪林

序言

於此廣大無明暗覆的世間，他見其盡頭，以神通之光點亮正法之燈。

禮敬彼正覺者、吉祥者之足。

禮敬正法，向僧團合掌。

於種種方面，彼於法與非法善通達，含具正法分，大師開演妙法句。心為悲憫所激勵，為人天增喜樂。

“世代傳承之微妙義釋，於銅葉島¹（斯里蘭卡）以島語記載，不能令其餘之眾生獲利益，若能利益普天下就好。”心懷此願、善調禦、正行、心意堅定之童子迦葉長老為正法之久住，向我誠心邀，捨棄這散漫繁瑣的方言，[將其]譯成悅意之聖典語。諸偈頌之解釋，但凡未闡明之處，全部將其闡明，其餘也將根據含義而轉譯，依止義與法，為諸有智者帶來心之喜樂²。

¹ **tambapaṇṇidīpa**，銅葉島（因其土地為紅銅色），即斯里蘭卡，古代稱為銅鑠洲、赤銅鑠、獅子國（**Sihala-dīpa**）、僧伽羅、錫蘭、楞伽島（**Laṅka-dīpa**）等。

² 此序言記載了佛音尊者是在一位名為童子迦葉的沙門的祈請下將原本用蘭卡本土的僧伽羅語所記載的法句義注翻譯成了巴利文，以便能令其他地方的眾生獲益，在翻譯的同時他也將一些原文含義不明晰之處加以了闡明。

一、雙品

Yamakavagga

1. 護眼長老的故事

Cakkhupālattheravatthu

文喜比丘譯

“諸法意為先，意主意所生。若以染汙意，或語或行動，由此苦隨彼，如輪隨獸足。”此開示是在何處說的呢？在舍衛城（Sāvatthī）。就誰而說的？護眼長老（Cakkhupālatthera）。

據傳在舍衛城住著一位名叫多金（Mahāsuvaṇṇo）的家主，他是富貴之人，很多錢財，很富有，但沒有子嗣。一天，他在浴場洗完澡回來的路上看到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心想]這樹上一定住有大威力的天神。於是他將樹下打掃乾淨，建了一個圍欄並鋪上沙子，還豎了一面旗幡。做了這些裝飾後合掌進行禮敬，說：“如果能獲得一個兒子或者女兒，我將會來向您做大敬奉。”許完願他就離開了。

不久之後他妻子就懷孕了。妻子知道自己懷上以後就告訴了他，他為她做了孕期護理。十個月後她產下一個男孩。

在命名的那天，由於這個小孩是這位財主³自己通過為神樹提供保護以後獲得的，因此給他取名叫做“護者”（**Pāla**）。後來她又有了另一個兒子，就給他取名為“小護”

（**Cūlapāla**），另一個則叫“大護”（**Mahāpāla**）。等他們成年以後就給他們成家了。後來他們的父母都過世了，所有的財產就由他們繼承了。

那時佛陀已轉動起了尊貴的法輪，次第遊化到了給孤獨長者（**Anāthapiṇḍika**）耗資五億四千萬所建造的祇陀林大寺（**Jetavanamahāvihāra**），為眾生建立了生天之道和解脫之道。如來在他父系親族和母系親族各八萬家庭所共同建立的榕樹大寺（**Nigrodhamahāvihāra**）度過了一個雨安居，在給孤獨長者所建的祇陀林大寺度過了十九個雨安居，在毘舍佉（**Visākhā**）耗資兩億七千萬所建造的東園（**Pubbārāma**）度過了六個雨安居。如來為了這兩家的大功德在舍衛城度過了二十五個雨安居。

大施主給孤獨長者和毘舍佉每天兩次去侍奉佛陀，去的時候知道“年輕的[比丘]、沙彌們會看著我們的手”，因此從未空手而去。午前去時就會帶上各種主食和副食，午後則會帶上五種[七日]藥和八種果汁，並且在他們家恒常會準備兩千比丘僧團的座位，誰想要飲食藥物就會如他們所願地提供。

其中給孤獨長者從未問過佛陀任何問題。據說他[出

³ 從眾多故事中來看，《法句義注》中的“財主”（**setṭhi**）不僅僅是富翁，也是一個可經國王授予，並且可世襲的地位。能獲得這個稱號的首要條件是要處於在當地財富首屈一指的地位。

於]“如來、嬌貴的佛陀、嬌貴的剎帝利，若想著‘這位家主對我助益良多’而對我說法，他會疲倦”，出於對導師強烈的敬愛他不曾提問。

導師在他坐著時[心想]：“這位元富翁在不需要保護之處對我進行保護。我歷經四個不可數又十萬大劫，砍斷自己華飾的頭顱、挖出眼睛、挖出心臟以及施捨珍若生命般的妻兒而圓滿波羅蜜，就只是為了對他人開示佛法而圓滿的[這些波羅蜜]。他在不需要保護之處保護我。”於是[佛陀]就作了一場佛法開示。

那時舍衛城住了七千萬居民，他們當中有五千萬人聽了導師說法後成為了聖弟子，另外兩千萬人還是凡夫。其中的聖弟子只有兩項義務——飯前施予[鉢食]，飯後則手持香、花等，帶著衣服、藥物、果汁等前去聽法。一天，大護看到那些聖弟子們手裡拿著香和花前去寺院，[他問]：“這群人要去哪裡呢？”當聽說是去聽法後，他說：“我也要去。”去到後禮敬了導師，接著在人群的週邊坐下。

諸佛講法都是觀察了[聽眾的]皈依、持戒、出家等親依止（潛質）後根據需要開示佛法，那天佛陀觀察了大護的親依止後為他講述了次第論，即：布施論，持戒論，生天論，諸欲的過患、卑劣、雜染，闡明出離的利益。家主大護聽了以後心想：“去往他世時，兒女、兄弟、財產都不會跟著去，連身體也不會跟自己一起走，住於在家對我有何益呢？我要出家！”

在開示結束時他來到導師處請求出家。導師問他：“你有沒有需要徵求其許可的親戚呢？”

“尊者，我還有個弟弟。”

“那就去請求他的許可吧。”

他回答“好的”表示了同意。大護禮敬導師後回到家裡喚來弟弟，對他說：“弟弟，這個房子裡面的任何財物不管是活的還是沒有生命的，都歸你了，拿去吧。”

“那您要做什麼呢？”[弟弟]問。

“我將去導師那裡出家。”

“您在說什麼？哥哥，母親去世時您就如同我的母親，父親去世時您就如同我的父親。你家裡有很多財產，你住在家裡就可以做功德啊，不要這樣做！”

“弟弟啊，聽了導師的開示後，我已不能再過在家生活了。初中後善、微妙闡釋三相⁴之法被導師所開示，在家人要將其圓滿是不可能的，弟弟啊，我要出家去。”

“哥哥啊，您現在還年輕，等老了再出家吧。”

“弟弟啊，老人連自己的手腳都會不聽使喚，不受自己控制，更何況是親戚，我不會聽你的，我要圓滿沙門的行道。”

“年老體則衰，手腳不靈便；
氣力已衰竭，焉能修習法。”

“我要出家去，弟弟。”大護不顧他弟弟的哭號，來到佛陀面前請求出家，獲得了出家與受具足戒。在老師、戒師處住了五年，出雨安居自恣邀請⁵過後，他前去禮敬導師，說：
“尊

4 三相：無常、苦、無我。

⁵ 自恣邀請：pavāraṇā，雨安居最後一日舉行的羯磨，每位比丘都要依次邀請僧團基於見、聞、疑舉出自己的過失。

者，在此教法中有多少義務呢？”

“教理的義務和觀禪的義務，比丘只有這兩種義務。”

“尊者，什麼是教理的義務，什麼又是觀禪的義務呢？”

“根據自己的智慧學得一藏、兩藏或整個三藏佛語後，將其憶持、講述、教導，這就是教理的義務。生活簡樸並樂於居邊遠住處，於自身建立壞滅[想]，恒常修觀直達阿羅漢，這就是觀禪的義務。”

“尊者，我年老時才出家，要圓滿教理的義務是做不到了，但我要圓滿觀禪的義務，請教我一個禪修業處吧。”於是導師為他講述了直到阿羅漢的業處。

大護禮敬導師後，尋找同伴比丘，找到六十個同伴後就一起出發了。在走了一百二十由旬的路以後，他們來到一個邊遠的大村莊，然後他和同伴們就入村托鉢。

人們一看到這群具足行儀的比丘就心生淨信，敷設座位，請[他們]就座，供養了殊妙的食物，問道：“尊者，聖尊們要去哪裡？”

“[去]安樂之處，優婆塞們。”當他們這樣說時，這些賢智的人們就知道尊者們在尋找兩安居的住處。

他們說：“尊者們，如果聖尊們這三個月能住在這裡，我們將住立於皈依且獲得戒。”

比丘們也考慮到“我們如果依止這些家庭而住，將會出離諸有”，就同意了。

人們獲得他們的同意後就清理了寺院，建造並供養了夜間住處和日間住處。他們就固定在那個村子托鉢。當時一位

醫生前來向他們邀請道：“尊者們，許多人的住處會有疾病發生，當發生時就請告訴我，我將會製藥。”

在入雨安居那天，大護長老呼叫並詢問這些比丘：“賢友們，在這三個月期間你們將以幾種威儀度過呢？”

“尊者，四種。”

“賢友們，這樣合適嗎？不是應當不放逸嗎？我們從活著的佛陀面前獲得業處而來，通過放逸是不能取悅諸佛的，你們應以良善的心取悅他們。四惡趣如放逸者的家，願你們不放逸，賢友們！”

“尊者，那您將怎樣做呢？”

“我將以三種威儀度過，不躺臥，賢友們！”

“善哉，尊者，願您不放逸。”

此後長老就再沒有躺臥，過了一個多月，到了第二個月他得了眼疾。就像一個破裂的水罐漏水一樣，他的眼睛不停地淌下眼淚。他徹夜行沙門法（禪修），明相出現時進入房間坐下。

比丘們在托鉢時來到長老處說：“尊者，托鉢時間到了。”

“賢友，那帶上袈裟和鉢吧。”令人拿取自己的衣鉢後，他出發了。

比丘們看到他眼睛裡流出眼淚就問：“這是怎麼啦，尊者？”

“賢友們，我的眼睛被風所傷。”

“尊者，不是有位醫生邀請過我們嗎？我們去告訴他。”

“好的，賢友們。”

他們就去通知了醫生。醫生熬好藥油讓人送了過去。長

老就坐著將油從鼻子裡灌進去，灌完後進入村子。醫生看到就問他：“尊者，聽說聖尊的眼睛被風所傷？”

“是的，優婆塞。”

“尊者，我熬好送去的油，您有沒有灌進鼻子呢？”

“有的，優婆塞。”

“那現在怎麼樣了呢？”

“還是那麼痛，優婆塞。”

醫生心想“我送去的油用一次就能夠痊癒，為什麼病沒有好呢？”他又問：“尊者，您是坐下灌的油，還是躺下灌的呢？”

長老沉默了，即便一次又一次被問及時，他也不說話。醫生心想“我要去寺院看看長老的住所”，[他對長老說：]

“這樣的話，尊者，您請回吧。”送走長老後，醫生去到寺院觀察長老的住所，只看到經行和坐的地方，沒有看到睡覺的地方。就詢問道：“尊者，您是坐著還是躺著灌的？”長老沒有說話。“尊者，不要這樣，只有身體健康才能修行沙門法，請躺下來灌吧！”他一再地這樣請求。

“賢友，你先去吧，[找人]商量後，我將知道[該怎麼辦的]。”長老送走了醫生。

長老在那裡既沒有親戚，又沒有親人，他又能和誰商量呢？他就跟自己商量：“賢友護者啊，說說看，你是要顧及眼睛還是佛陀的教法呢？無始的輪迴中，你無數次瞎眼，而且數百千位佛陀已經過去了，你連他們中的一位佛陀都沒有親近過，現在[你已決意]‘在這三個月兩安居期間我將不躺臥。我將持續地精進三個月。’因此，就讓你的眼睛毀壞或破

裂吧！請你僅受持佛陀的教法而不是眼睛。”他教誡自身，並誦出以下偈頌：

“讓我眼睛衰弱吧，耳與身亦衰弱吧，
此身一切皆衰弱，護者汝何故放逸？讓
我眼睛老化吧，耳與身亦老化吧，此身
一切皆老化，護者汝何故放逸？讓我眼
睛毀壞吧，耳與身亦毀壞吧，此身一切
皆毀壞，護者汝何故放逸？”

如此以三首偈給予自己教誡後，長老就坐著灌完鼻入村托鉢去了。醫生看到他就問：“尊者，您灌鼻了嗎？”

“灌了，優婆塞。”

“怎麼樣了呢，尊者？”

“依舊痛，優婆塞。”

“尊者，您是坐著還是躺著灌的呢？”長老沉默不語，即便被反復問及時也什麼都沒說。於是醫生就對他說：“尊者，您不按照適當的方式做，從今以後請不要說‘某某為我熬過油’，我也不會說‘我為您熬過油’。”

長老被醫生放棄了，回到寺院後，[對自己說：]“沙門啊，即便你已經被醫生放棄了，也不要放棄威儀。”

“治療已拒絕，醫生亦放棄。

死亡成必然，護者，你何故放逸？”

長老用此偈教誡完自己後繼續修習沙門法。中夜結束時，他的視力和煩惱同時被摧毀了，成為了一名純觀阿羅漢

6，然後走進房間坐下。

當到了托鉢時間，比丘們前來叫他：“托鉢時間到了，尊者。”

“時間[到了]，賢友們？”

“是的，尊者。”

“那你們去吧！”

“那您呢，尊者？”

“賢友們，我的眼睛已經瞎了。”

看過他的眼睛後比丘們熱淚盈眶，“尊者，不用擔心，我們會照顧您的。”安慰完長老，他們做完應盡的大小義務後就入村托鉢去了。

人們沒有看到長老，就問：“尊者們，我們的聖尊在哪呢？”他們聽說事情經過後，讓人送去粥後，自己帶著鉢食去到長老那裡，禮敬後匍匐在長老足下哭泣，說：“長老，我們會照顧您的，不用擔心！”安慰完長老就離開了。

從此以後，他們就一直派人將粥飯送到寺院，長老則不斷教誡其他的六十位比丘。他們遵循他的教誡後，在雨安居結束邀請日來臨時，全部證得了連同四無礙解的阿羅漢。

出了雨安居，他們想去見導師，就跟長老說：“尊者，我們想去見導師。”

長老聽了他們的話，心想：“我虛弱無力，途中有被非人佔據的森林，我若與他們一同前往，所有人都會疲憊，也將不能得到食物，我要讓這些人先走。”於是對他們說：“賢友

⁶ 沒有證得安止定，通過近行定修觀證得的阿羅漢。

們，你們先走吧。”

“那尊者您呢？”

“我虛弱無力，並且途中有被非人佔據的森林，我要跟你們一起走的話，所有人都會疲勞，你們先走吧！”

“尊者，請不要這樣做，我們要跟您一起走。”

“賢友們，你們不要樂於如此[一起走]，這樣的話我就會不安樂的。此外，我弟弟看到你們後，將會問起，你們就把我眼睛瞎了的情況告訴他，他就會派人來到我這裡，我會跟他一起走，請以我的話禮敬十力（佛陀）和八十大長老。”說完後就送走了他們。

比丘們向長老請求原諒過失以後就入村了。人們看到他們，請他們坐下並供養食物後問：“諸位尊者，聖尊們看樣子是要走？”

“是的，優婆塞，我們想去見導師。”他們一再地哀求，當知道比丘們去意已決時，他們送了一段，哭泣一番，就回去了。

他們次第去到了祇陀林，以長老的名義禮敬了導師和八十大長老。第二天，他們去往長老弟弟所住的街道托鉢。那位富翁（長老弟弟）認出了他們，請他們坐下，致以歡迎，問道：“尊者們，我的長老哥哥在哪裡呢？”當時，比丘們把那事情經過告訴了他。他聽了那件事後，在他們足下打著滾哭泣並詢問：“尊者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長老希望這邊能有人過去，當那個人抵達時，長老就會跟他一起回來。”

“好的，尊者，這是我外甥，叫做波利達（Pālita），你們派他去吧。”

“不能這樣派過去，路上有危險，應該讓他出家後再派過去。”

“那這樣做了後再派他去吧，尊者。”於是將波利達剃度了，並花了半個月時間教他穿衣、持鉢等，然後告訴他道路就把他派去了。

波利達次第來到了那個村莊，在村口看到一位老人，問道：“這個村子附近是否有任何森林道場呢？”

“有的，尊者。”

“誰住在那裡呢？”

“一位名叫護者的長老，尊者。”

“請告訴我去的路吧。”

“您是誰呢，尊者？”

“我是長老的外甥。”

老人就把他帶到了寺院。他禮敬了長老，履行半個月的大小義務，並妥善地照顧長老後，說：“尊者，我的富豪舅舅希望您回去，來，我們走吧。”

“那就拿上我的這根拐杖吧。”

他拿上拐杖和長老一起進入村中。人們請長老入座後問：“尊者，看樣子要走？”

“是的，優婆塞，我要去禮敬導師。”他們用種種方法請求，未得[允諾]，就送長老走了一段路後悲泣而返。

沙彌用拐杖的一頭帶長老前行，在途中一個森林裡，來到長老曾住過的一個叫做木鎮（**Kaṭṭhanagara**）的村子。出了村子，森林裡一位采薪女唱完歌，在搬運木柴，沙彌被她的歌聲吸引住了。沒有其他聲音能像女人的聲音

一般能讓男人沉醉。世尊⁷曾說：

“諸比丘，我不見其他一種聲音有如女人的聲音般能抓取一個男人的心。”

（《增支部. 1. 2》）

沙彌在那被聲音吸引住了，放下拐杖[對長老說：] “尊者，您先等一等，我有事情要做。” 說完去到女人那裡，那女人看到他就不出聲了，接著他和她破了戒。

長老心想：“剛才聽到一陣歌聲，而那女人的聲音停了，沙彌也[去了]很久，想必他和她破戒了。”

沙彌完事以後就走回來，對長老說：“我們走吧，尊者。”

長老就問他：“你造惡了，沙彌？”

他沉默不語，即便長老一再地追問，他也什麼都不說。

長老就對他說：“像你這樣的惡人不要握著我的拐杖。”

沙彌生起了恐懼，脫下袈裟換上俗家衣服，說：“尊者，我之前是沙彌，然而現在是在家人了。並且我出家時不是因信而出家的，是害怕途中的危險而出家。來，我們走吧。”

長老回答：“賢友，無論在家惡人還是沙門惡人都是惡人，你身為沙門時連戒都不能圓滿，成為在家人後又怎會行善呢？像[你]這樣的惡人不要握著我的拐杖。”

“尊者，路上有非人的危險，您一個盲人且無人領路，怎麼能留在這裡呢？”

⁷巴利語 **bhagavā** 音譯，是巴利聖典中最常用的佛陀德號，有尊師、尊敬、功德殊勝、具祥瑞者等多種含義。古代曾意譯為世尊、有德、眾佑等，但任何一種意譯，都無法涵蓋此一詞的含義，故以“多義不翻”而採用音譯。

長老對他說：“賢友，你不用如此操心。不論我是躺在這裡死掉，還是來回打轉，我都不會和你一起走。”然後說出這些偈頌：

“嗚呼我眼盲，又至長險途，
寧臥不前行，不與愚作伴；嗚
呼我眼盲，又至長險途，寧死
不前行，不與愚作伴。”

聽了那話後，波利達生起了恐懼，[心想]：“我的確造了嚴重、粗暴、不當之業！”他舉起雙臂哭泣著跑入森林，就這樣離開了。

帝釋天帝那六十由旬長、五十由旬寬、十五由旬高的月季色寶座，當他要坐下時會自動降低、當他起身時會自動升高的橙毯石座，因長老的戒德之力而發熱了。帝釋[心想：]“誰要將我從這裡趕下去呢？”然後用天眼觀察看到了長老。因此古代的[老師們]說：

“千眼之天王，天眼得淨化；
斥惡之護者，活命遍清淨。千
眼之天王，天眼得淨化；敬法
之護者，樂教法而坐。”

當時天帝心想：“如果我不去到像這樣的斥責惡人、尊重教法的聖尊跟前，我的頭將會裂為七瓣，我要去到他跟前。”隨後，

千眼之天王，持天界輝煌，
頃刻便來到，護眼之跟前。

抵達後在長老不遠處發出腳步聲。於是長老就問他：“這是誰？”

“是我，尊者，一個旅行者。”

“你要去哪裡呢，優婆塞？”

“舍衛城，尊者。”

“去吧，賢友。”

“尊者，聖尊又要去哪裡呢？”

“我也要去那裡。”

“那我們一起走吧，尊者。”

“賢友，我虛弱無力，你與我一起走的話會耽誤的。”

“我沒有急事，我與聖尊一起走的話，十福業事會得其一，一起走吧，尊者。”

“這想必是位善士。”長老如此思惟後，就說：“既然如此，我會[跟你]一起走的，握住拐杖的一端吧，優婆塞。”

帝釋天帝照做了，然後（用神通力）將路途縮短，在黃昏時分將[長老]帶到了祇陀林。

長老聽到螺貝聲和鼓聲等，就問：“哪裡來的聲音？”

“舍衛城，尊者。”

“我們以前來的時候要很久才到啊。”

“尊者，我知道一條捷徑。”

此刻長老意識到：“這不是人類，想必是一位天神。”

千眼之天王，持天界輝煌，

縮短彼路途，速達舍衛城。

帝釋天帝將長老帶到[舍衛城]後，又帶他到他弟弟專門為他建的茅廬裡，請他在凳子上坐下後變化成他（長老弟弟）好朋友的樣子，前去對小護說：“小護兄弟！”

“怎麼啦，朋友？”

“長老來了，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長老到了嗎？”

“是的，朋友。我剛去到寺院，看到長老坐在你令人建的茅廬中，然後就來了。”說完就離開了。

小護去寺院後看到長老，在他的腳下打著滾哭泣，“尊者，我預見到這種情況，才不讓你出家……”，說完，使兩個小僕人成為自由民，然後讓他們在長老跟前出了家。並安排道：“從村裡帶來粥飯等奉養長老吧！”沙彌們履行大小義務而侍奉著長老。

有一天，住在其他地方的一些比丘[心想]“我們要看望導師”，他們來到祇陀林，禮敬佛陀和八十大長老後，當在寺院裡漫步時，到達了護眼長老的住處，說“我們也看看此處吧”。就在傍晚時來到該處前面。當時起了大雨雲。“現在太晚了，又起了雨雲，我們還是[明天]早上再去看吧！”於是他們就返回了。

初夜時分下起了雨，中夜就停了。長老是個精進的人，習慣於經行，因此後夜時分就下到經行道[經行]。當時很多小蟲從剛淋濕的地裡鑽了出來，長老經行時踩死了很多。

侍者們並未在清晨就打掃長老的經行處。其他比丘說：“我們去看長老的住處吧。”他們來到長老經行處，看到很多昆蟲屍體，就問：“誰在這裡經行了？”

“是我們的戒師，尊者們。”

他們譏嫌道：“賢友們，看看沙門的行為吧，在有視力的時候躺下睡覺，什麼也不做，現在失去視力時[卻想]‘我要

經行’，殺死這麼多昆蟲，[雖然出於]‘我要做有益的事’，[然而卻]做了無益[的事]。

於是，那些比丘前去稟報如來：“尊者，護眼長老出於‘我要經行’而殺死了許多昆蟲。”

“你們看到他殺了嗎？”

“沒有看到，尊者。”

“正如你們沒看到他[殺]，他也沒看到那些生命，諸比丘，漏盡者不會有殺生之心。”

“尊者，他有證得阿羅漢的親依止，為什麼會瞎呢？”

“是源於他自己所作的業，諸比丘。”

“那麼，尊者，他做了什麼？”

“既然如此，諸比丘，諦聽！”（然後佛陀說出了以下故事：）

曾經，迦尸國王（Kāsi）在統治波羅奈（Bārāṇasi）時，有位醫生行走於鄉村城鎮間行醫。看到一位視力衰弱的婦女，就問她：“你哪裡不舒服？”

“我眼睛看不見了。”

“那我幫你製藥？”

“做吧，先生。”

“你會給我什麼呢？”

“如果我的眼睛能復原，我和我的兒女就充當您的奴隸。”

他回答“好的”，配好了藥。只用了一次藥，她的眼睛就復原了。她心想：“我承諾過‘我會和兒女一起做他的奴僕’，但他不會善待我的，我要騙他。”

醫生前來問她：“賢妹，怎麼樣了？”

她答道：“以前我的眼睛只是略有疼痛，現在卻非常痛了。”

醫生心想：“此人欺騙了我，不想給任何[報酬]，我不要她給的報酬了。現在我要弄瞎她。”然後回家將此事告訴了妻子。他的妻子沒有說話。他調配了一種藥，去到她面前，[說：]“賢妹，把這個藥塗上吧。”讓她塗上藥。然後她的雙眼就像燈火熄滅般失明了。

那個醫生就是護眼。諸比丘！我兒子當時所造之業[從此]就跟隨其後。那惡業跟隨[愚人]就猶如車輪跟隨拉貨的公牛之足。

說完這個故事並指出關聯後，猶如[國王]在已敷上封泥的信箋上蓋上王印，法王（佛陀）說出此偈頌：

1.

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
manasā ce paduṭṭhena, bhāsati vā karoti vā,
tato naṃ dukkhamanveti, cakkamva vahato padaṃ.

諸法意為先，意主意所生；

若以染汙意，或語或行動；

由此苦隨彼，如輪隨獸足。

在此[偈頌中]，“意”（*mano*），[通常]是指欲界善心等類別的所有四地的心（*catubhūmikacitta*）⁸。但在本句，“意”只被限定、指定、特指當時那個醫生生起的憂俱瞋恚

⁸ 四地心：欲界心、色界心、無色界心、出世間心。

相應心。

“為先”（pubbaṅgamā），[諸法]具有以其（意）為主導[的性質]⁹。

“諸法”（dhammā），所謂法，以功德、教示、教理、非有情非生命而分為四種。其中：

1) “[正]法和非法，二者果報異。非法導地獄，[正]法至善趣。”（《長老偈》304，《本生》1.15.386）這[裡的“法”]名為功德法。

2) “諸比丘，我將向你們宣說初善……之法”（《中部》3.420），這[裡的“法”]名為教示法。

3) “在此[教法中]，諸比丘，一些良家子學得法：經，應頌……”（《中部》1.239），這[裡的“法”]名為教理之法。

4) “在彼時，有諸法，有諸蘊。”（《法集論》121）這[裡的“法”]名為非有情之法，它也是非生命之法。

在這些[含義]中，此處是指非有情非生命之法。它從含義上是指三種非色蘊，即受蘊、想蘊和行蘊。這些（法）因“意為先導”，故名“意為先”（manopubbaṅgamā）。

不過，意與這些[蘊]同一所依，同一所緣，不先不後而於同一剎那一起生起，為何卻被稱為先導？[心]通過作為[令其他三名蘊]生起之緣[而成為其先導]。正如當很多人共同造劫掠村莊等的業時，當問及“誰是他們的領導者？”時，誰

⁹ “為先”（pubbaṅgamā）有“前行”（purecārika）和“主導”（padhāna）兩種含義，在此是“主導”之義，因為心與心所同時生起，同時減去，沒有先後，然而心是作為主導。（根據摩訶甘達勇西亞多的解釋）

是他們的緣，依靠著誰，他們造的這個業，不管他是[名叫]“愚人”或“朋友”，他都被稱為他們的領導者。應按此完整的[例子]來理解。如此，意作為彼等[諸蘊]生起的緣而為先導者，故名“意為先”。它們（其餘心所）在心未生起時 確實不能生起，然而即便一些心所沒有生起時，心也能生起。

通過如此主導[其餘名法]，意成為它們（其餘心所）的主導者，所以[諸法被稱為]“意為主”（*manosettho*）。就如同在眾賊等中，盜賊首領等作為統領者而為主導者，同樣，彼等[諸法]也是以心為統領，心即是最上的。

就如用木頭等做成的種種器具被稱為“木製品”等，同樣地，它們（諸法）由意引起也就名為“意所生”（*manomayā*）。

“染汙”（*paduṭṭhena*），被外來的貪等過失（煩惱）所染汙。自然的心，就是有分心，它是無染汙的。就像清水被外來的青色等所染汙，而成為青色等種類的水，但[它]既不是新的水，也不是原先的清水；同樣的，它（意）雖然被外來的貪等過失所染汙，但[它]既不是新的心，也不是原先的有分心。因此世尊說：“諸比丘，此心明淨，它被外來的煩惱所染汙。”（《增支部》1.49）

如是，“若以染汙意，或語或行動”（*manasā ce paduṭṭhena, bhāsati vā karoti vā*），當他說時只說四種語惡行，行動時只做三種身惡行，既不說也不做時，因被貪婪等所染汙之心而履踐三種意惡行。這樣，他的十不善業道就盈滿了。

“由此苦隨彼”（*tato naṃ dukkhamanveti*），由於[身

口意]三惡行，苦跟隨著那個人。由於惡行的力量，身心異熟之苦以“基於身體及其餘（名蘊）”的方式跟隨他，到達其個體，無論他在四惡趣或人間。

如同什麼呢？“如輪隨獸足”（*cakkaṃva vahato padaṃ*），就像牛拉著輓，輪子跟隨套著輓的牛的腳。就如同牛拉著車一天、兩天、五天、十天、半個月乃至一個月，它也無法停止或者丟棄輪子。事實上，當它前進時，輓就從前面卡住脖子；當它後退，輪子就從後面撞到腿上的肉。通過這兩種方式折磨[牛]的輪子跟隨它的足。同樣，以染汙心盈滿三惡行而住的人，無論他前往惡趣等任何地方，以惡行為根源的身心之苦都跟隨著。

在偈頌結束時，三萬比丘證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開示對到場的聽眾也是有利益、有果報的。

第一、護眼長老的故事[終]。

2. 精緻耳環的故事

Matṭhakunḍalīvattu

劉麗文譯

“諸法意為先……”這第二首偈頌也是在舍衛城就“精緻耳環”（*Matṭhakunḍalī*）而說。

據說，在沙瓦提城曾有個名叫“昔不施”（*Adinnapubbako*）的婆羅門。他從未曾布施過任何東西給任何人，因此被稱為“昔不施”。他有一個非常珍愛可意的獨子。有一次，他想為兒子打造一件首飾，想“如果我讓金

匠來做，那麼還得提供食物和薪水”，於是他就自己鍛打金子，做了一副精緻耳環給兒子。因此，他的兒子被稱作“精緻耳環”。

在精緻耳環十六歲的時候，生了黃疸病，母親檢查了一下兒子，說道：“婆羅門啊，你兒子生病了，快讓人治療他吧。”

昔不施卻說：“夫人啊，如果我請來醫生，就得提供食物和薪水，你不知道那樣我就要破財嗎？”

“婆羅門啊，那你要怎麼對待他呢？”

“怎樣能不破財，我就那麼辦。”

於是他去到醫生那裡，問：“生了這樣的病，你們會用什麼藥呢？”醫生們就告訴了他幾種樹皮。他就去找來了樹皮為兒子做藥，不料兒子服了之後病情卻變本加厲，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

婆羅門知道兒子已經命懸一線，就找來了一個醫生。醫生看了之後說道：“我還有其他事要做，你還是請其他醫生來治療吧。”然後就放棄他離開了。婆羅門知道兒子快要死了，就想：“那些前來探望兒子的人會看到家中的財富，我把他放到外面吧。”於是他就把兒子挪了出來，讓他躺在外面的走廊裡。

那天清晨，世尊從大悲定中出來，用佛眼觀照世間，將智網撒向一萬個輪圍世界，以尋找在過去諸佛時曾發願、有著深厚善根的可引導者。精緻耳環躺在外面走廊裡的影像出現在了佛陀的智網中。導師看到他後，就知道他從家中被挪出來，躺在那裡。

“我去那裡是否有意義呢？”世尊觀察後看到：

“這個少年在對我生起淨信心後去世，會投生到忉利天三十由旬大的黃金宮殿中，將有上千個天女圍繞著他。婆羅門把他火化後會哭著在墳場中徘徊。天子觀察到自己有三牛呼¹⁰這麼高大，被六十車的首飾裝飾著，被上千個天女圍繞著，他就會想‘以何業我得到這麼輝煌的成就？’觀照之後他會知道，是因為對我生起淨信心而得到的。他會想：‘這個婆羅門因為怕破財而不醫治我，如今卻來墳場裡哭，我要來轉化他。’

“在父親哭泣的時候，他就會變成精緻耳環的樣子躺在墳場不遠的地方哭泣。於是婆羅門就會問：‘你是誰？’他會告訴說：‘我是你兒子精緻耳環。’

“‘你投生到哪裡了？’

“‘忉利天。’

“‘你是造了什麼業呢？’

“被這麼問了之後，他會說是因為對我生起了淨信心而投生天界。

“婆羅門會問我：‘對您生起淨信心就能投生到天界嗎？’於是我就說‘沒法計算確定是有幾百人、幾千人、幾十萬人（因此投生天界）。’然後我將誦出法句中的偈頌。偈頌結束的時候，將有八萬四千眾生領悟法¹¹，精緻耳環將成為入流者。昔不施婆羅門也同樣如此。”

¹⁰ 牛呼：gāvuta 即牛的叫聲所及的距離。一牛呼等於四分之一由旬，約三公里。

¹¹ Dhammābhisamayo，證得四種聖道之一。

如此觀照到眾人將因這個族姓子而領悟法。第二天佛陀就在完成了照顧身體的諸事之後，由大比丘僧團圍繞著到舍衛城托鉢，次第來到婆羅門的家門口。

在這個時候，精緻耳環臉朝屋內躺著。導師知道他沒有看到自己，就發出一道光芒。這年輕人想著“這是束什麼光？”就躺著翻過身看到了導師。“由於[我那個]愚暗的父親，我沒能親近這樣的佛陀，沒能以身侍奉、布施或者聽法，現在我聯手都動不了，別的什麼都做不了了。”他[對佛陀]生起了淨信心。導師[心想]“他生起的這些淨信心已經足夠了”，於是就離開了。當佛陀從視線中消失時，精緻耳環以淨信心去世了。就如從睡眠中醒來一樣，他投生在天界三十由旬的金色宮殿中。

婆羅門火化了兒子的遺體之後，在墳場中泣涕不已，他每天都來墳場哭號：“我的獨子在哪裡啊，我的獨子在哪裡？”天子看到自己的成就後也觀察道：“我因何業得到這樣的成就？”他尋思後知道了是因為對導師的淨信心。“這個婆羅門在我生病時不肯醫治我，現在卻來墳場裡哭號，我應當轉化他。”他這樣想著，就變成精緻耳環的模樣來到墳場不遠處，舉著手臂站在那裡哭。婆羅門看到他就想：“我是為兒子而悲傷哭泣，他是為什麼在那哭泣呢？我要去問問他。”他用偈頌問道：

“精緻耳環飾，佩花旃檀滿；展
臂哭嚎啣，因何林中悼？”

那個年輕人說：

“我有黃金車，金光燦耀耀；
悲不得其輪，是以命欲拋。”

（《天宮故事》1208；《餓鬼事》187）

於是婆羅門對他說：

“黃金寶珠輪，紅銅白銀輪；
賢卿但語我，為汝做雙輪。”

（《天宮故事》1209；《餓鬼事》188）

年輕人聽到他的話，就想：“這個婆羅門連兒子生病都不予醫治，現在看到變成他兒子模樣的我，卻哭著說要造黃金車輪。讓我來為難他一下。”於是問他：“你會做多大的車輪給我呢？”

“你想要多大，我就做多大。”婆羅門這麼說了之後，天子便要求道：“我想要太陽和月亮，把它們給我吧。”

“少年語他言，日月為雙輪；
飾我黃金車，是以得燦耀。”

（《天宮故事》1210；《餓鬼事》189）

婆羅門對他說：

“豎子實愚癡，所求非可及；
縱使爾去死，日月不能得。”

（《天宮故事》1211；《餓鬼事》190）

於是年輕人就對他說：“是為了能看見的東西而哭泣比較傻，還是為了不能看見的東西而哭泣比較傻？”

“[日月]二色質，往來道可見；
逝者不可見，孰泣更為愚？”

（《天宮故事》1212；《餓鬼事》191）

婆羅門聽了他的話就想：“他說的有道理啊！

“爾所言極是，我泣更為愚；
希求於逝者，如小兒泣月。”

（《天宮故事》1213；《餓鬼事》192）

這樣說完後，因為年輕人的話，婆羅門沒有了悲痛，他用偈頌稱讚少年道：

“昔我如燒灼，火焰澆酥油；
如以水潑灑，盡息我悲愁。昔
我為箭噬，箭是心中憂；爾療
我憂苦，消我喪子愁。我今箭
已除，清涼復平寂；聽爾少年
言，不悲亦不泣。”

（《天宮故事》1214-1216；《餓鬼事》193-195）

接著他問少年：“你到底是誰呢？

“天神甘特拔，帝釋城施者¹²？
爾是誰家子，我如何知汝？”

¹² 帝釋天帝從前做人時在城鎮中行布施，因此被稱為城施者。

（《天宮故事》1217；《餓鬼事》196）

年輕人對他說道：

“汝為我涕泣，葬子於墳場；
我昔造善業，生忉利天。”

（《天宮故事》1218；《餓鬼事》197）

於是婆羅門對他說：

“爾在自家時，不曾見布施；
亦無齋戒業，何業生天界？”

（《天宮故事》1219；《餓鬼事》198）

年輕人說道：

“昔我在家時，病軀苦難支；
見佛無疑漏，善至智圓滿。歡
喜生淨信，合掌禮如來；我造
此善業，故生三三天。”

（《天宮故事》1220-1221；《餓鬼事》199-200）

年輕人說這話時，婆羅門的全身充滿了喜悅，他將這喜悅表達出來：

“實不思議未曾有，合掌果報竟如此；
我亦歡喜心淨信，今即皈依於佛陀。”

（《天宮故事》1222；《餓鬼事》201）

於是年輕人對他說：

“汝今以淨信，皈依佛法僧。
復當受五戒，受持不破壞。速
離於殺生，不與物不取。不妄
語飲酒，自足於己妻。”

（《天宮故事》1223-1224；《餓鬼事》202-203）

婆羅門說了“好的”就接受了，他用偈頌說：

“夜叉啊！天神啊！
汝願我福祉，汝願我裨益；
我將行汝言，汝為吾之師。我
皈依佛陀，以及無上法。人神¹³
之僧團，我今將皈依。迅速
離殺生，不與物不取。不妄語
飲酒，自足於己妻。”

（《天宮故事》1225-1227；《餓鬼事》204-206）

於是天子對他說：“婆羅門，你家有很多錢財，你去到導師那裡布施、聞法、提問吧。”這麼說後他就在那裡消失了。

婆羅門回到家對婆羅門女說：“親愛的，今天我要邀請沙門喬答摩來，向他提問，請你恭敬招待他。”說完他去到寺院，既沒有頂禮也沒有和導師寒暄，就站在一邊說道：“朋友喬答摩呀！請同意今天與比丘僧團一起來用餐吧！”

¹³ 人神（naradeva）：佛陀。

導師同意了。知道導師同意了之後，他迅速回到自己家裡，令[妻子]準備了美味可口的飯菜。導師在比丘僧團的陪同下，來到他家裡，坐在準備好的座位上。婆羅門恭敬地用食物招待，有很多人都聚集在那裡。據說當佛陀被邀請的時候，有兩種人聚集。邪見者想著“今天我要看沙門喬答摩被提問為難”而聚集，而正見者想著“今天我要看佛陀的境界和風采”而聚集。

如來用餐過後，婆羅門走近他，坐在低位上提問道：“朋友喬答摩呀，如果有人不曾布施供養、敬奉您、不曾聽聞佛法，也不曾受持齋戒業，只生起了淨信心，能不能投生到天界？”

“婆羅門啊，你為什麼問我這個問題呢？你兒子精緻耳環不是告訴了你他自己在對我生起淨信心後投生天界了嗎？”

“什麼時候呢，朋友喬答摩？”

“你不是今天去到墳場哭泣，在不遠處看到了一個年輕人舉著手臂在哭泣，[你說]‘精緻耳環飾，佩花旃檀滿’？”佛陀就說出了他們兩個人說過的對話，將整個精緻耳環的故事都講了出來。因此就有了這個佛陀所講的故事。

佛陀講完之後說：“婆羅門啊，不只一百人、二百人，因對我生起淨信心而投生天界的人不可計數。”大眾聽了並非無疑議。導師知道了他們的疑惑，就決意“讓精緻耳環與他的天宮一起到此[現身]吧。”於是精緻耳環天子就親自從天宮中降下，有三牛呼那麼大，佩戴著天界的飾品，他頂禮導師後站在一旁。導師就問他：“你造何業，得此成就？”並誦出偈頌：

“天神爾佇立，具備極妙色。

光彩耀十方，如同藥草星。
我問大天神，人間造何福？”

這個天子說：“尊者啊，我這天子的成就是因對您生起淨信心而得到的。”

“你是對我生起淨信心後得到的嗎？”

“是的，尊者。”

眾人見到天子之後都歡喜言道：“不可思議啊，佛陀的功德！昔不施婆羅門的兒子不曾做過任何其他功德，只是對導師生起淨信心就獲得這樣的成就。”

在造這些善業或不善業時，心都是先導，心是作為主導。以清淨心造的業會像影子一樣跟隨著那個人，無論他去天界還是人間。法王（佛陀）說完這個故事並做了關聯後，就如同[國王]在已敷上封泥的信件上蓋上王印一樣，說了這首偈頌：

2.

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
manasā ce pasannena, bhāsatī vā karoti vā,
tato naṃ sukhamanveti, chāyāva anapāyinī.

諸法意為先，意主意所生；
若以清淨意，或語或行動；
由此樂隨彼，如影不離形。

雖然這裡的“意”（**mano**）通常是指所有的四地心，但在這一句的語境下，“意”被限定、指定、特指八種欲界善心。根據[這個]故事，[這裡的“意”]所特指的是那[八大善

心]中的悅俱智相應心。

“為先”（pubbaṅgamā），[諸法]具有以其（意）為主導[的性質]。

“諸法”（dhammā），是指受等三蘊。

由於悅俱相應心作為它們（諸蘊）生起的緣而為先導，因此是“意為先”（manopubbaṅgamā）。正如當許多人一起做功德時，向大比丘僧團布施袈裟、作殊勝的敬奉、聽法等或者用花、香作禮敬等等，如果問“誰是他們的領導者？”誰是他們的緣，依靠誰，他們做了這些功德，這個人不管是底沙（Tissa）還是弗沙（Phussa），他都被稱為他們的領導者。應按此完整的[例子]來理解。如此，意作為其生起之緣，而為它們（其餘心所）的領導者，因此是“意為先”。它們（其餘心所）在心未生起時確實不能生起，然而即便一些心所沒有生起時，心也能生起。

通過如此主導[其餘名法]，意成為它們（其餘心所）的主導者，所以[諸法被稱為]“意為主”（manosetṭhā）。就如同幫派等的領導人被稱為幫主、群主。同樣地，它們（諸法）也是以心為主導者。

就如用金做成的種種器具被稱為“金製品”等，同樣地，它們（諸法）由意引起也就名為“意所生”（manomayā）。

“清淨”（pasannena），是指由於無貪等素質而清淨的。

“或語或行動”（bhāsati vā karoti vā），以這樣的心，當他說時只說四種語善行，行動時只做三種身善行，既不說也不做時，由於那無貪等清淨的心而圓滿三種意善行。這樣，他的十善業道就圓滿了。

“由此樂隨彼”（*tato naṃ sukhamanveti*），由於那三種善行，樂跟隨著那人。這裡指的是三地的善，因此以三地善行的威力，基於身體或其餘（名蘊）或無所依的身心異熟之樂跟隨他，無論他投生在善趣，或處於惡趣中可體驗到快樂的[地方]，都不捨棄他，應如此了知其義。

猶如什麼呢？“如影不離形”（*chāyāva anapāyini*）。就如同影子依附於身體，身體走時它走，身體站時它站，身體坐時它坐。無論用溫柔或粗暴的語言說“停！”或是打它，都無法讓它停止[跟隨]。為什麼呢？因為它依附於身體。同樣地，以慣行、圓滿十善業道之善業為根源的欲界等身心之樂，如同影子一般跟隨著他不會離去，無論他走到哪裡。

在偈頌結束的時候，有八萬四千眾生領悟了法（獲覺悟）。天子精緻耳環證得入流果，昔不施婆羅門也同樣如此。[後來]他將如此多的財富都用於了佛教。

第二、精緻耳環的故事[終]。

3. 底沙長老的故事

Tissattheravatthu

文喜比丘譯

“[彼]罵我……”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jetavana*）時，就底沙長老而說的。

據說該尊者底沙（*Tissa*）長老是世尊姑母的兒子，年老了才出家，樂於享用[別人給]佛陀的利得和恭敬而變得身

體肥胖，穿著經捶打且熨燙得很平滑的袈裟，經常坐在寺院中央的集會堂。來拜見佛陀的外來比丘們看到他就想“這是一位大長老”，就走近前請求為他服務，給他揉腳等，他也就默然[地接受了]。

有位年輕的比丘就問他：“您有多少個僧臘了？”

“還沒有僧臘，我是年老才出家的。”他這麼回答。

“朋友，無知啊，老人家！不知道自己的份量，看到這麼多大長老你卻一點恭敬的表示都沒有，（提供給你）服務你問都不問，一聲不吭，你還一點悔意也沒有。”[年輕比丘說完]打了一個彈指。

他（底沙）生起了剎帝利的傲慢，問：“你們來這裡找誰？”

他們回答：“來找導師。”

“可你們對我，卻覺得‘這是誰啊！’我要把你們連根剷除！”說完，他就傷心痛苦地哭著跑到佛陀跟前。

於是導師問他：“底沙，你為何傷心難過、淚流滿面地哭著來了？”

那些比丘也（想）“他去了之後怕是會挑起什麼事端”，就跟著他一起前去，禮敬導師後，坐在一旁。

在被導師問及後，他說：“尊者，這些比丘辱罵我。”

“你當時坐在哪裡呢？”

“寺院中央的集會堂裡，尊者。”

“你有看到這些比丘們來嗎？”

“是的，尊者，看到了。”

“你有起身迎接嗎？”

“沒有，尊者。”

“有請求接過[他們]的資具嗎？”

“沒有請求，尊者。”

“有請求[履行]義務或[提供]飲用水嗎？”

“沒有問，尊者。”

“有沒有準備座位、禮敬和按摩腳呢？”

“沒有做，尊者。”

“底沙啊，應對這些大比丘們做這些義務，不做這些義務，而坐在寺院中央是不合適的。這是你的錯，去向這些比丘懺悔吧。”

“尊者，他們辱罵了我，我不向他們求懺悔。”

“底沙，不要這樣。是你的過錯，向他們求懺悔吧。”

“我不懺悔，尊者。”

比丘們就對佛陀說：“尊者，他好倔強啊！”[佛陀]說：“比丘們，他不僅現在才這麼倔強的，過去他也這麼倔強的。”[大家]問：“尊者，他現在這麼倔強我們是知道了，他過去是怎麼做的呢？”

“那麼比丘們，你們聽好了。”[佛陀]接著說出過去[的因緣]。

曾經在波羅奈（**bārāṇasi**），波羅奈國王統治時期有位叫做迭維洛（**devilo**）的苦行僧，他在喜馬拉雅山住了八個月後，為獲取鹽醋之物而想在靠近城市的地方住四個月，於是從喜馬拉雅山來到城門口，看到幾個年輕人就問他們：

“來到這個城市的出家人住哪裡呢？”

“在陶工工棚裡，尊者。”

這個苦行僧就到了陶工工棚，站在門口說：“陶工，如

果不麻煩，我想在這裡住一晚。”

陶工回答：“我們晚上在工棚裡沒有活，這工棚也蠻大，安樂地住吧，尊者。”就把工棚交給他。

他進去坐下來後，另一個叫做那羅陀（Nārada）的苦行僧也從喜馬拉雅山過來向陶工請求借宿一晚。“先來的[那位]是否願意與這位一起住，我讓[他們]自己解決吧。”陶工[這樣]想了後，說：“尊者，先到的[那位]如果同意，您就隨便住吧。”

那羅陀苦行僧走上前請求迭維洛：“尊師，如果您不介意，我們就一起在這裡住一晚吧。”

[對方]說：“很大的一間房，進來在哪邊住吧。”

他進去後在先到的迭維洛的另一面坐下。兩人談論了一番[修行中]應銘記話題就睡了。睡覺時，那羅陀留意了一下迭維洛躺的位置和門的位置，然後就睡了。然而，那個迭維洛在睡覺時，沒躺在自己睡覺的地方，[而是]橫躺在門中間。當那羅陀晚上出去時，踩在他的髮髻上，[他]問道：“誰踩我？”

（那羅陀）回答：“尊師，是我。”

“虛偽的結髮者，從森林裡來踩我的髮髻。”

“尊師，我不知道您睡在這裡。請原諒我吧。”說完，就在對方哭泣時出去了。

迭維洛[想：]“他進來時還會踩到我的。”於是頭腳交換位置，掉了個頭睡下。

那羅陀進來時心想：“之前我冒犯了尊師，現在我要從他腳那一端進去。”[結果]在進來時踩在了他的脖子上。

（迭維洛）問：“是誰？”

（那羅陀）回答：“是我，尊師。”

“虛偽的結髮者，第一次你踩我的髮髻，這次踩我的脖子，我要詛咒你！”他這樣說。

“尊師，我沒有惡意。我不知道您這樣躺著，我進來時是[這樣想的：]‘第一次我有冒犯，這次我要從腳那頭進。’請原諒我吧！”

“虛偽的結髮者，我要詛咒你！”

“不要這樣做，尊師！”

迭維洛沒有聽從他的話，如此詛咒：

“太陽眾光輝，驅散於黑暗。

朝陽升起時，汝頭裂七瓣。”

那羅陀說：“尊師，儘管我說了‘我沒有惡意’，您還是詛咒，[那就讓]那有惡意者的頭破裂吧，而不是無惡意者的。”然後也這樣詛咒：

“太陽眾光輝，驅散於黑暗。

朝陽升起時，汝頭裂七瓣。”

他（那羅陀）是位有大神通者，能憶念過去和未來各四十大劫，一共可憶念八十大劫。因此（思惟）“這個詛咒會落到誰身上呢？”知道將會落到（這位）老師身上時，就對他生起憐憫，於是運用神通阻止黎明的到來。

在[早晨]明相沒有升起時，民眾就來到國王的王宮門口哭訴：“大王，在您的統治下太陽沒有升起，為我們令太陽升起吧！”國王檢視自己的身行等時，沒有發現任何過失，心裡想“這是為什麼呢？”就懷疑可能是因出家人在爭吵。

就問：“城裡有沒有出家人呢？”

“昨天傍晚陶工工棚來了[出家人]，大王。”

國王馬上帶上火把去了，禮敬那羅陀後坐在一旁，說：

“請問那羅陀為何瞻部洲，

世界成黑暗，工作不開展？”

那羅陀講述了所有事情的來龍去脈，[說：]“因為這個原因，那時我被此人詛咒了，然後我也這樣詛咒說：‘我沒有惡意，誰有惡意，就讓詛咒落在誰身上。’詛咒後又探究：‘這個詛咒會落到誰的頭上呢？’得知在太陽升起時，[這位]老師的頭會裂為七瓣，我就對他生起憐憫，從而不讓太陽升起。”

“尊者，那如何令他的障難不發生呢？”

“如果他向我道歉，就不會發生。”

（國王就對迭維洛）說：“既然這樣，您就道歉吧！”

“大王，他踩了我的髮髻和脖子，我不向這虛偽的結髮者道歉。”

“您道歉吧，尊者，不要這樣做！”

“我不道歉！”

“您的頭會裂為七瓣的！”即使國王[這樣]說，他仍是不道歉。

然後國王對他說：“（看來）你是不會自願地道歉了。”於是令人抓住他的手腳、身子和脖子，讓他在那羅陀腳下頂禮了。

那羅陀就說：“起來吧，尊師，我原諒您！”

那羅陀接著對國王說：“大王，他不是自願道歉的。在城郊不遠處有個湖，到那裡在他頭上放上一個土塊，然後讓

水淹沒到他的脖子，令他站在水裡吧。”國王就這樣做了。

那羅陀就對迭維洛說：“尊師，當我釋放了神通，太陽升起時，你潛入水中從另一處出來，然後離去吧。”

當太陽光一觸到他頭上的土塊時，土塊就裂為了七瓣，他潛下水後從另外一處逃走了。

當導師說了此開示後，說：“比丘們，那時的國王就是阿難，迭維洛就是底沙，那羅陀就是我。他那時就是這樣的倔強。”說完後告誡底沙長老：“底沙，比丘這樣想‘某某罵我，某某打我，某某征服我，某某掠奪我的財物’，所謂的憎恨就不會止息。然而，不如此懷恨者，[怨恨]就會止息。”說完，誦出這些偈頌：

3.

akkocchi maṃ avadhi maṃ, ajini maṃ ahāsi me,
ye ca taṃ upanayhanti, veraṃ tesaṃ na sammati.

彼罵我打我，勝我劫奪我；
若人懷此恨，其恨不能息。

4.

akkocchi maṃ avadhi maṃ, ajini maṃ ahāsi me,
ye ca taṃ nupanayhanti, veraṃ tesūpasammati.

彼罵我打我，勝我劫奪我；
若人無此恨，其怨恨止息。

在此[偈頌中]，“罵”（akkocchi），即辱罵。

“打”（avadhi），即毆打。

“勝”（ajini），即是通過[法庭上]做偽證、言語反駁或通過做過人之事（如行賄）而獲勝。

“劫奪我”（ahāsi me），即奪走我的財產，[如]鉢等中的某些東西。

“若人[懷]此[恨]”（Ye ca taṃ），“誰”（Ye），即任何的天人、人類、家主、出家人，“此”（taṃ），即是基於“他曾罵我”等事的仇恨，像用皮帶反復包裹車輓一般，像用香茅草層層包裹臭魚一般懷揣著該仇恨。他們的仇恨一經生起後“不能止息”（na sammati），[不能]平息。

“若人無此恨”（Ye ca taṃ nupanayhanti）若人通過不憶念、不作意或思惟業果，（所謂思維業果就是）你想必也曾在過去生辱罵過某個無過失者，想必也曾毆打[某個無過失者]，也曾作偽證而勝過[某個無過失者]，你也曾搶奪某人的某物，因此[如今]雖然沒有過失也遭到辱罵等[對待]，如此[思維業果]而不懷揣那基於辱罵等事的瞋恨。那因放逸而生起的瞋恨就會因不懷恨而如沒有燃料的火一般熄滅。

開示結束後，十萬比丘證得了入流果等。此為一利益大眾之開示。倔強者（底沙長老）也變得溫順了。

第三、底沙長老的故事[終]。

4. 黑母夜叉的故事

Kālayakkhinīvatthu

童一桐譯

“非以恨……”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某一個不育的女人而說的。

據說，有一個地主的兒子在他父親死後獨自料理地裡和家裡所有事務，並照顧他的母親。當時，他的母親說：“兒子啊，我給你娶一個女孩[做妻子]吧。”

[兒子答道：]“媽媽，不要這樣講，我會照顧您一生的。”

[母親卻堅持說：]“兒子，你獨自料理地裡和家裡的事務，我因此不舒心，我要[給你]娶[一個妻子]。”兒子反反覆複拒絕了多次後，默然[同意]了。

她想去一個家庭而從家裡出去。這時兒子問她：“您要去誰家？”當[母親]說“我要去某某家”時，[兒子]不讓她去那裡，然後告知自己鐘意的一家。母親去了那裡，求得姑娘定下日子後，便把她帶回家為兒子成了親。她是一個不能生育的女人。

於是母親便對兒子說：“兒子啊！你讓[我]找來自己喜歡的姑娘，她現在不能生育。沒有子嗣的家庭將衰亡，家族也不能傳承，因此我要為你另找一個姑娘。”

“夠了，媽媽！”雖然他[這麼說]，她還是一再談起。

這個不育的女人聽到該談話後，[心想：]“兒子是不能違抗父母的話的。現在找來另一個能生育的婦人後，將會把我當奴婢使喚。不如我自己找一個姑娘來。”然後，她去到了一戶人家為他求取一名少女。[少女的父母]他們反對說：“姑娘，你這說的什麼話？”

[這個女人]懇求道：“我不能生育，沒有子嗣的家庭將

衰亡。但您的女兒如果生了兒子或女兒，就將成為一家的主婦。請將她給我丈夫吧！”獲得他們的同意後，將[少女]帶到丈夫家中安置下來。

這時，那個婦人想：“她要是生下男孩或女孩，她就將成為這家的女主人，[我]應當讓她生不出孩子。”於是，婦人就對她說：“姑娘啊，當你懷孕時，請告訴我。”

她說“好的”答應了，便在懷孕時把這事告訴了婦人。那個婦人便總是自己親手送來稀粥和飯食，並在給她的食物中放入墮胎藥。胎兒便被打掉了。第二次，[少女]又在懷上的時候告訴了[她]，於是婦人又那樣將其打掉了。

之後，鄰居婦女們便問她：“是不是你丈夫的大老婆在給你製造障礙呢？”少女告訴他們事情的經過後，[她們]說：“你真是蠢啊！為什麼這麼做呢？她是害怕你得勢，所以準備了墮胎藥給你，因此你的胎兒被打掉了。不要再這樣做了！”於是，[少女]第三次[懷孕]的時候沒有告訴[婦人]。

當婦人看見少女的肚子時，便說：“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你懷孕的事呢？”少女說：“是你將我帶到這兒，欺騙了我，你又兩次令我墮胎，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呢？”婦人心想：“這下我完了。”然後尋找少女疏忽的時機，當[少女]肚裡的胎兒快要長成時，婦人獲得了機會，給她下了藥。

由於胎兒已經長成的緣故，沒能墮下來，而是橫著墮在了[肚子裡]。少女生起了強烈的痛苦，生命垂危。她[說：]“我是被你害死的！是你把我帶來的，又是你三次殺死了[我的]孩子，現在我也要死了。如今我死後，願投生為一個能吃掉你的孩子的母夜叉！”她這樣發願過後死去了，

投生在這家裡成為一隻母貓。

男主人也抓住婦人，[說：]“你毀了我的家庭！”便用肘部、膝蓋等暴打她。她因這次傷病而死，投生為那[家]裡的一隻母雞。

母雞不久下了蛋，母貓就前來把那些蛋都吃了。第二次、第三次，也都吃了。母雞心想：“它三次吃了我的蛋，現在還想吃我。願我死之後也能吃它和它的仔。”

立下這個誓願後，母雞死後投生為森林中的一隻母豹，而母貓死後投胎為一隻雌鹿。在雌鹿生產的時候，母豹三次來吃掉了它的孩子。於是雌鹿死時想：“它三次吃了我的孩子，現在還要吃我，願我死後我也能吃它和它的仔。”發願後，雌鹿死去投生為一個母夜叉，而母豹也從那死後投生為舍衛城一個良家女。她成年後嫁到丈夫家，位於城門口的一個村莊中，後來生了一個兒子。

母夜叉變成這個女子好友的樣子，前來問道：“我的朋友在哪兒？”

“她在裡屋[剛]生完孩子。”當[人們]這麼說時，母夜叉說：“她生的是男孩還是女孩？我要去看看。”母夜叉進到屋裡後，像在看[孩子]一樣，一把抓過小孩，吃掉就走了。第二次，[母夜叉]故技重施又吃掉了[女子的孩子]。

第三次，女子懷孕後，對丈夫說：“夫君啊，在這個家裡一隻母夜叉吃掉了我兩個孩子之後走了，這一次我要回娘家去生孩子。”於是女子回到娘家，生下了小孩。

這時這個母夜叉被輪到去取水。毘沙門天（Vessavaṇa）

¹⁴的夜叉們輪流到阿耨達湖邊（**anotatta**）¹⁵用頭頂著傳遞取水回來。她們經過四五個月就自由了。其他取水的夜叉體力耗盡後都死了。

這個[母夜叉]取水結束後，迅速來到那[女子的]家裡，問：“我的朋友在哪兒呢？”

“你哪能見到她呢，她在這兒一生孩子就被一個母夜叉前來給吃了，所以她回娘家去了。”

[母夜叉]她[心想：]“無論她去到哪裡，也逃不過我。”在怨恨之力的驅使下，她沖向了那座城裡。

那個[女子]在[孩子的]取名日，給孩子沐浴、取名後，[對丈夫說：]“夫君，我們現在回家吧！”於是女子帶著孩子和她的丈夫一起，走在一條穿過寺院的路上的時候，女子把孩子交給丈夫，自己在寺廟的池塘裡沐浴完，在她丈夫沐浴的時候，她從水裡出來站著給孩子餵奶。這時女子看見那個母夜叉走了過來，認出了她，於是喊道：“夫君啊，你快來啊！就是這個母夜叉！你快來啊！就是這個母夜叉！”發出這樣大聲的叫喊後，女子等不及她的丈夫前來，就轉身跑向寺院裡。

這時，導師正在人群中說法。女子讓兒子躺在如來的腳背上，說：“我把這[孩子]送給您，求您救我兒子一命吧！”住在寺門口的蘇馬那天神（**sumanadeva**）攔住了母夜叉，不讓她進去。導師對長老阿難說：“去吧，阿難，你去把母夜叉喚來吧。”長老喚來了[母夜叉]。

¹⁴ 毘沙門天：**Vessavaṇa** 多聞天王。

¹⁵ 阿耨達湖：**anotatta**，無熱惱湖，位於須彌山。

女子說：“尊者，這個[母夜叉]來了。”

導師說：“讓她來，你別出聲。”然後對那前來站著的[母夜叉]說：“為什麼你要這麼做呢？你們如果不是來到像我這樣的佛陀面前，你們還會像蛇和貓鼬一樣，像熊和潘達拉樹[神]（Phandana）一樣，像烏鴉和貓頭鷹一樣，憎恨一整個大劫。你們為什麼要用憎恨來回應憎恨呢？憎恨只能用不懷恨來平息，而非用憎恨。”說完，[導師]誦出此偈：

5.

**na hi verena verāni, sammantīdha kudācanam,
averena ca sammanti, esa dhammo sanantano.**

於此世界中，非以恨止恨；
以不恨息恨，此乃互古法。

在此[偈頌中]，“非以恨”（**na hi verena**），如同一個被唾液、鼻涕等不淨物弄髒的地方不可能用那些不淨物將其洗淨，除去它的異味。實際上，這麼做只會讓那個地方更加的不淨、惡臭。同樣地，當用辱罵回應辱罵，以毆打回應毆打時，[這樣做]瞋恨並不能平息瞋恨，實際只會產生更多的仇恨。所以說，在任何時候，瞋恨不能用瞋恨平息，實際上[那樣做]只會增加[更多瞋恨]。

“以不恨息[恨]”（**averena ca sammanti**），猶如那些唾液等不淨物被清水洗淨便沒有了，那個[被弄髒的]地方也變得乾淨且清香；同樣地，憑藉不瞋恨、忍耐、慈愛之水、如理作意和省察[業果]，瞋恨走向平息、止息、蕩然無存。

“此乃互古法”（**esa dhammo sanantano**），這個所謂

以不瞋恨平息瞋恨的古法，被所有的佛陀、辟支佛和漏盡者所踐行。

偈頌結束時，母夜叉即證得了入流果¹⁶。開示對到場的聽眾也是有利益的。

導師對那個女人說：“把你的兒子給這個[母夜叉]吧。”

[女人說：]“我害怕，尊者。”

[導師說：]“別怕，她不會給你帶來危險的。”

她把兒子給了那個[母夜叉]。母夜叉親吻、抱了抱孩子，便還給了他的母親，接著啜泣了起來。

這時，導師問她：“你為什麼哭呢？”

[母夜叉說：]“尊者，我以前無論怎麼謀生，都不能吃飽。現在我怎麼過活呢？”

於是，導師安慰母夜叉說“你不要擔心”，然後對女人說：“你把她帶去、安置在自己家裡，用最好的粥飯來照顧她。”

女人把她帶去安置在後陽臺上，供給她最好的粥飯。到了打穀的時候，[母夜叉感覺打穀用的]連枷頂端會打到她的頭一般。她告訴朋友（那女人）說：“這個地方我是不能住了，請把我安排在其他地方吧！”這麼說了後，即便[依次把她]安置在這些地方：連枷棚、大水箱、灶台、屋簷排水槽、垃圾場和村門口，所有這些地方也都[被她]拒絕了：“在這兒連枷似乎要打到我的頭；小孩在這兒倒髒水；狗在這兒睡

¹⁶ 當知這裡的母夜叉並非惡趣的夜叉（夜叉），她有能力證得聖道，應屬於四天王天下的某種較低等的天女。

覺；青年們在這做不潔之事；人們在這倒垃圾；村童們在這裡練習射擊。”

於是，女人就把她安置在村外與世隔絕的地方，在那兒給她帶去最好的粥飯等照顧她。該母夜叉心裡這樣想：“如今這個朋友對我助益良多，現在我要做點什麼[表達]感謝。”她告訴朋友（該女子）：“今年會多雨，你把莊稼種在高地；今年會乾旱，你把莊稼種在低地。”其他人種的莊稼要麼被水淹，要麼乾旱都死掉了，她的獲得了極大的豐收。

其他人問女人說：“婦人啊！你的莊稼既沒有被水淹死，也沒有乾旱死，你（好像）知道什麼時候多雨，什麼時候少雨，然後再種莊稼，你是怎麼做到的呢？”

[女人回答說：]“我有個朋友是母夜叉，是她告訴我什麼時候多雨，什麼時候少雨，我是按照她的話把莊稼種在低地或高地。因此我的[莊稼]豐收。你們沒有看見嗎？我總是從家裡攜帶粥飯等，那些就是給她帶的。你們也把上等的粥飯等食物帶給她吧，她也會照顧你們的工作的。”

於是全體的村民都禮待母夜叉。從此以後，母夜叉就照看所有人的工作，她也得到了上等的供奉和大量隨眾。後來，她就設立了八種行籌食¹⁷。時至今日，它們還在被布施。

第四、黑母夜叉的故事[終]。

¹⁷ 譯者注：僧團通過抽籤來決定哪些人前往施主家應供的一種布施方式。

5. 橋賞彌的故事

Kosambakavatthu

劉麗文譯

“餘人不了知……” 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Jetavana）時，就橋賞彌比丘的事情而說的。

在橋賞彌的橋薩羅園（ghositārama），居住有兩位比丘，一位是持戒師，一位是說法師，他們各有五百弟子追隨。

一天，他們中的說法師在大解之後，把剩餘的清洗用水殘留在洗淨房的容器中就走了。後來持戒師進到那裡看見那些水，出來後便向對方問道：“賢友，水是你留在那裡的嗎？”

“是的，賢友。”

“你不知道這是犯戒的嗎？”

“是的，我不知道。”

“賢友啊，這犯戒。”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將對此懺悔。”

“賢友啊，如果你不是故意的，就沒有罪。” 於是他（說法師）對他的罪不見為罪。

持戒師就對自己的弟子說：“這個說法師犯了戒還不知道。” [他的]弟子看到說法師的弟子，就對他們說：“你們的戒師犯戒了都不知道有犯戒。” 他們就去告訴了自己的戒師。

說法師說道：“這個持戒師之前說無罪，現在又說有罪，他是個妄語者。” 弟子們就去說：“你們的戒師是妄語者。”

他們就這樣互相爭論起來。

之後持戒師獲得了機會，對說法師不見罪的行為做了舉罪羯磨。從此以後，連布施他們資具的施主們都分成了兩派，甚至聽從他們教誡的比丘尼、護法神、與他們親近友好的諸空居天神，直到梵天界的所有凡夫都分成了兩派。從四天王天到色究竟天都陷入了爭吵之中。

於是，某位比丘就走近如來，告訴他：舉罪的持戒師和他的弟子認為“該舉罪是如法如律的羯磨”，而被舉罪的說法師和他的弟子則認為“是被不如法的羯磨舉罪的”。儘管舉罪者阻止，那些弟子還是追隨著說法師。

世尊兩次送去消息“願他們和合”，卻聽到說：“尊者啊，他們不願意和合。”在第三次時，[導師]說：“比丘僧團分裂了，比丘僧團分裂了！”[導師]去到他們那裡，指出了舉罪方舉罪的過失，以及另一方不見罪的過失，然後世尊規定他們就在該地的同一界內舉行布薩等，並規定說陷入紛爭者在食堂等地“應隔開座位而坐”（《律藏·小品》456），制定了[分裂後的]食堂行儀。

聽到他們現在還是在爭吵，佛陀就去到那裡說：“夠了，諸比丘，不要爭吵了！……”他說：“諸比丘，爭吵、鬥諍、爭論、爭辯，這些都是無益之事。由於爭吵，連一隻小小的鵪鶉都能夠傷害一隻大象的性命。”他講了《小鵪鶉本生》¹⁸

¹⁸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357 篇），菩薩和提婆達多同為大象，菩薩領導眾多大象，彼時的提婆達多則為一殘暴的獨象。有一隻鵪鶉在它們的生活領地中下了蛋

（*Laṭukikajātaka*）。又說：“諸比丘，願你們和合，不要爭吵。由於爭吵，幾千隻鵪鶉喪了性命。”於是又他講了《鵪鶉本生》¹⁹（*Vaṭṭakajātaka*，《本生》1.1.118）。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沒有在意世尊的話。

某個說法者出於不願讓佛陀憂惱，就說：“等一下，尊者啊，世尊，法主，無為者，尊者，世尊啊，請您在現法住於安樂，就讓我們以爭吵、鬥諍、爭論、爭辯而展現

並孵化出雛鳥，為了保護雛鳥，鵪鶉向菩薩請求勿傷其子，菩薩答應並讓它所領導的象群小心通過，隨後鵪鶉又向殘暴的獨象請求，結果它與之爭執一番後一腳踩碎了所有的小鵪鶉。於是母鵪鶉為了報復，先籠絡了一隻烏鴉，請它啄瞎惡象的雙眼，然後請一隻綠頭蒼蠅在它雙眼中下蛋生蛆，在它尋找水時，請一隻青蛙先在山頂鳴叫，當惡象爬上山頂時，讓青蛙又下到懸崖處鳴叫，於是惡象循聲找水，最終墮下懸崖而亡。

¹⁹ 實際是《和合本生》（*Sammodamānājātaka*），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33 篇），菩薩投生為鵪鶉，與數千隻鵪鶉一同生活在森林中。那時有一獵人去到它們的棲息地，發出鵪鶉的叫聲，待鵪鶉聚集起來便撒網將它們逮住，然後賣了換錢維生。後來菩薩發現此事後，想到一個辦法，告訴它的同伴，今後如果被獵人用網罩住，大家就齊心協力上飛將網舉起帶到某處荊棘叢放下，然後各自從下面逃脫。大家都同意了這個辦法，於是從此以後獵人每天忙到天黑也一無所獲。幾天後，一隻鵪鶉在棲息地飛下來時不小心踩到另一隻鵪鶉的頭，它便生氣說道：“誰踩我的頭！？”對方也生氣地回應道：“我不是故意踩的，你不要生氣！”它們相互爭吵，說：“我想，[下次]你獨自去舉起網吧！”菩薩看到它們爭吵，想到爭吵下不會有安全，它們將讓獵人有可乘之機，將會遭遇毀滅。於是菩薩帶著自己的隨從去了其他地方。幾天後，獵人再來撒網將它們罩住，這時它們依舊互相爭吵，最終被獵人一網打盡。當時不聰明的鵪鶉就是後來的提婆達多。

吧。”（《律藏·小品》457；《中部》3.236）

於是佛陀就講了這個過去的故事：從前，諸比丘，在波羅奈（*Bārāṇasī*，如今的瓦臘納西）有一個迦尸國王名叫梵授（*Brahmadatta*）。梵授將長壽王（*Dīghīti*）的憍薩羅國（*Kosala*）吞併了。儘管長壽王子（*Dīghāvu*）知道是梵授王殺死了自己喬裝隱居的父親，但他還是饒了他的性命。從此之後，他們和合相處。

“諸比丘，這些持著杖和刀的國王們都有如此的寬容和溫和。諸比丘，請使之（教法）榮耀吧，你們在如此被善說的法與律中出家，你們應寬容而溫和。”這麼教誡了之後，他們還是無法和合。

出於對這樣散亂而住的不滿，佛陀想：“我如今在此混亂中苦住，這些比丘不聽我的話。我若遠離人群獨居而住會很好。”然後他去憍賞彌乞食完，沒有告知僧團，就拿著自己的鉢和衣獨自來到了小鹽村（*Bālakaṇṇaka*），在那裡他向婆咎長老（*Bhagu*）開示了獨居的行儀。然後他又去了東竹鹿園（*Pācinavaṃsamigadāya*），在那裡向三個良家子開示了和合的益處。然後他來到了巴利雷雅伽，在那裡，世尊在巴利雷雅伽附近的護林（*Rakkhitavanasaṇḍa*）中一棵美麗的沙喇樹下，被巴利雷雅伽的大象侍奉著，愉快地度過了雨安居。

在憍賞彌居住的優婆塞們來到寺院，沒有見到導師，他們就問道：“尊者啊，導師在哪裡？”

“去了巴利雷雅伽的樹林。”

“什麼原因呢？”

“他努力想讓我們和合，但是我們卻不和合。”

“尊者，你們在導師跟前出了家，他讓你們和合，你們卻不和合？”

“是這樣的，賢友。”

“這些人在導師跟前出了家，他讓他們和合，他們卻不和合。由於這些人的緣故，我們不能見到導師，我們將不給這些人提供座位，也不向他們頂禮等。”從此之後，[人們]甚至都不向他們表示尊重了。

由於只得到很少的食物，比丘們都萎靡不振。幾天之後，他們就端正了[內心]，向彼此懺悔了過失，並且請求原諒，然後[對居士們]說：“優婆塞們啊，我們和合了，請你們也還像從前那樣對我們吧。”

“尊者啊，你們有向導師請求原諒嗎？”

“還沒有呢，賢友。”

“那你們就請求導師原諒吧，當導師原諒你們的時候，我們就會像從前那樣對待你們。”

由於那時正處雨安居，他們沒法到導師跟前去，於是就很辛苦地度過了那個雨安居。而導師則被那頭大象侍奉著，舒適而住。

那只大象也是為了舒適地安住而離開了象群而來到那片樹林。如大象所說：“我與大象、母象、小象和象崽混住在一起。我吃著切斷了尖的草，他們吃掉我折斷的枝條，我喝著被弄渾濁的水。當我渡河的時候，母象們會跳入水中來摩擦我的身體。因而我想遠離象群，獨居而住。”（《律藏·小品》第 467 段；《自說》35）

於是這頭大象就離開了象群，來到了巴利雷雅咖護林美

麗的沙喇樹下的佛陀面前，然後向佛陀頂禮。它環顧四周，什麼也沒找到，就用腳擊打美麗的沙喇樹幹，再用象鼻握住劈下的樹枝掃地。從此以後，它就用象鼻拿著水罐，供奉飲用水和洗用水。需要熱水時，它就準備熱水。怎麼弄呢？它用鼻子摩擦木頭來生火，再把木柴投入火中燒，接著把石頭放在火裡加熱，再用木棍翻滾著石頭扔進岩石上的小水池裡，彎下鼻子試試水的溫度後，就去導師跟前行禮。導師說：“巴利雷雅咖，你的水熱了嗎？”然後[導師]就去沐浴。大象還找來各種水果給導師。

當導師去村中托鉢時，它就拿著導師的鉢和衣，把它們放在頭上，與導師一起去。當導師到達村落附近時就說：“巴利雷雅咖，從這再往前你就不能去了，給我鉢和衣。”導師就拿著鉢和衣去村中托鉢去了。它則站在原地，直到導師出[村]回來時，迎接過後，像先前那樣拿著鉢和衣放到導師的住處。

它履行[禮敬的]義務後，用樹枝給導師扇風。晚上，它為了防止有猛獸，就用鼻子拿著大棍子在林中走來走去，想著“我要保護導師”，直至明相出現。據說從此之後，這片森林就被稱為“巴利雷雅咖護林”了。明相升起時，它就奉上洗臉水等物，用這樣的方式履行所有義務。

當時，還有一隻猴子看到那大象每天起來為佛陀做[這些]善舉，它就想：“我也做些什麼吧。”有一天，它在遊蕩的時候看到樹枝上有一個沒有蜜蜂的蜂巢，它就把樹枝折斷，連著樹枝一起把蜂巢送到了導師跟前，它折了一片芭蕉葉，把蜂巢放在上面，給了[導師]。導師就拿了。猴子想著：

“他會不會享用呢？”它看到導師拿了蜂巢坐在那裡。猴子就想著：“這是怎麼回事呢？”它就拿著樹枝的一端把它翻轉過來檢查，發現了蟲卵，於是輕輕地把它們拿走，再把蜂巢獻給導師。導師就享用了。猴子心滿意足地抓著一根根樹枝跳舞。正在這時，它抓的和踏的樹枝都斷了，於是它掉到一個木樁上，紮穿了身體。它對導師生起淨信心而死，立刻投生到忉利天三十由旬大的黃金宮殿中，有一千個天女圍繞著它，於是它被稱為“猴天子”。

如來在那裡由大象侍奉而住的事情在整個南瞻部洲傳開了。舍衛城的給孤獨長者、大優婆夷毘舍佉等名門望族都向阿難長老傳話說：“尊者啊，請讓我們見導師吧！”住在各地的五百比丘也在雨安居結束之後走近阿難長老請求道：“賢友阿難啊，好久沒有當面聽到導師的法語了。賢友阿難啊，我們若能當面聆聽導師的法語就好了。”

長老（阿難）就帶著這些比丘去了那裡，想著：“如來已經獨自居住三個月了，和這麼多比丘一起去到他跟前是不適宜的。”於是他就讓諸比丘在外面，一個人走近導師。巴利雷雅咖看到他，拿著棍子就沖了出來，導師看到了就讓它走開，說：“讓開，巴利雷雅咖，不要阻止他，他是佛陀的侍者。”

它就原地把棍子丟了，要求取[阿難長老的]鉢和衣。長老沒有給它。大象想：“如果他學習過儀法，他就不會把自己的資具放在導師坐的石板上。”長老把鉢和衣放在了地上。具備行儀的人是不會把自己的資具放在敬重者的座位或者床上的。

長老走近導師，向他頂禮之後在一旁坐下，導師問道：

“阿難，你是一個人來的嗎？”

聽到回答說是與五百個比丘一起來的，世尊問道：

“他們在哪裡？”

“由於不知道您心中的想法，我就讓他們在外面，我自己進來了。”

導師說：“你招呼他們[進來]吧。”

長老照做了。那些比丘進來向導師頂禮後在一旁坐下。導師和他們互致問候後，那些比丘們說：“尊者啊，世尊是一個嬌貴的佛陀，是一個嬌貴的剎帝利，您三個月獨自坐立，想必一定很辛苦吧，沒有人履行大小義務，也沒有人給您準備洗臉水等。”

“諸比丘，大象巴利雷雅咖為我做各項事務。若得到這樣的同伴，就適合一起居住，當得不到這樣的同伴時，一人獨行更好。”這樣說完，導師說了“象品”中的三首偈頌：

“若得智者伴，善住並賢明；
克服諸險難，悅意與彼行。不
得智者伴，善住並賢明；如王
舍疆土，林中象獨行。寧可獨
自行，愚中無同伴；獨行不作
惡，如象隱深林。”

（《律藏·小品》第 464 段，《中部》第 3 品第 237 段，《法句》第 328-330 偈，《經集》第 45-46 偈）

在偈頌結束的時候，那五百比丘都證得了阿羅漢。

阿難長老也將給孤獨長者等人的訊息傳達給佛陀說：

“尊者，以給孤獨長者為首的五千萬聖弟子都請求您回去。”

導師說：“那你就拿著鉢和衣。”導師讓他拿著鉢和衣，就走了出來。大象前來橫著站在前去的道路上。

“尊者啊，大象在幹什麼呢？”

“諸比丘，它請求向你們供養食物，它侍奉了我很長時間，不好傷它的心，回去吧，諸比丘。”導師就帶著比丘回轉了。

大象也走入森林中，弄來了菠蘿蜜、香蕉等各種水果，擺放成一堆，在次日供養給了諸比丘。五百位比丘都沒法吃完。

飯食諸事已畢，導師就拿著鉢和衣走了出來。大象穿過了諸比丘，橫著站在導師前面。

“尊者啊，大象在做什麼呢？”

“諸比丘，它想送你們走，將我留下。”

於是世尊就對它說：“巴利雷雅伽，這次我非走不可了，你以此身不能得到禪那、觀智或者道果。你停下吧。”

聽到這話，大象將鼻子放在臉上哭泣著跟在後面。如若它讓導師回轉過來，它將終生持恒地守護他。導師到了村子附近，就對它說：“巴利雷雅伽，從這再往前就不是你該去的地方了，那是人住的地方，會有很多危險，你停下吧。”它就哭著停在那裡，望著佛陀消失在視線中，心碎而亡。它懷著對佛陀的淨信心而死，立刻投生到忉利天三十由旬大的黃金宮殿中，有一千個天女圍繞著他，名為“巴利雷雅伽天子”。

導師也次第地回到了祇陀林。憍賞彌的比丘們聽說導師回到了舍衛城，都前來向佛陀請罪。憍薩羅國王聽說那些製造

紛爭的橋賞彌比丘來了，就走近佛陀說：“尊者，我不會讓他們進入我的領地的。”

“大王啊，他們是具戒的比丘，只是由於互相爭執而不聽我的話，現在他們來向我請罪，請讓他們過來吧，大王。”

給孤獨長者也說：“我不會讓他們進入寺院的。”世尊也那樣拒絕了，[長者]便沉默了。

當他們到達舍衛城，世尊讓人給他們在一旁分開安排住處，其他比丘不與他們坐在一起，也不站在一起。

來人紛紛到導師面前問道：“尊者啊，哪些是製造紛爭的橋賞彌比丘？”

導師就指出來說：“就是他們。”

“就是他們啊，就是他們啊。”

被前來的人們紛紛用手指指指點點，[比丘們]羞愧得抬不起頭來，他們拜倒在世尊腳邊請求原諒。導師說：“諸比丘，你們犯了很重的罪，你們在像我這樣的佛陀跟前出了家，我讓你們和合，你們卻不聽我的話。那些古代的智者都聽從被判刑的父母的勸誡。即便父母的生命被剝奪，他們也不違背父母的話，然後統治兩個國家。”這麼說了之後，佛陀再次講了《橋賞彌本生》（*Kosambiyajātaka*，*《本生》* 1.9.10）：“諸比丘，如是長生王子在父母喪了命的情況下，依然不違背父母的教誡，之後他娶了梵授王的女兒，統治了迦尸和橋薩羅兩個王國。你們不聽從我的話，犯了很重的罪。”這樣說完，[佛陀]誦出此偈：

6.

pare ca na vijānanti, mayamettha yamāmase,
ye ca tattha vijānanti, tato sammanti medhagā.

餘人不了知，我等皆將死；
此中了知者，由此紛爭息。

此處的“餘人”（pare），是指除了智者之外的那些製造紛爭的人。他們在僧團中製造爭執，不明白“我們在持續不斷地走向死亡、終止、毀滅、趨近死亡。”

“此中了知者”（ye ca tattha vijānanti），此[僧團]中那些知道“我們正走向死亡”的智者們。

“由此紛爭息”（tato sammanti medhagā），他們如此了知後，生起如理作意，為平息爭論、爭執而修習。於是由於他們如此的修習，那些紛爭得以平息。

另一種說法是，“餘人”（pare），之前我說了“諸比丘，不要紛爭……”，即便[我這樣]教誡，依舊不接受、違反我的教誡的非信奉我之人，名為“其餘人”。他們不知道

“由於被貪欲等驅使，我們執持於錯見，在此僧團中努力增加紛爭等。”然而現在，你們中的智者通過如理省思明白了

“從前我們被貪欲等驅使，努力於不如理的修習”，於是在他們面前，依靠那些智者，現在那些所謂爭吵、爭執平息了。這是這裡的含義。

在偈頌結束的時候，在場的比丘們證得了入流果等果位。
第五、憍賞彌的故事[終]。

6. 摩訶迦羅長老的故事

Mahākāḷattheravatthu

劉麗文譯

“住於淨隨觀……” 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於謝答卞城（*setabyanagara*）附近的九裡香樹園（*siṃsapāvana*）²⁰時，就摩訶迦羅（*mahākāḷa*）和小迦羅（*cūlakāḷa*）而說的。

在謝答卞城，住著家主小迦羅、中伽喇和摩訶迦羅三兄弟。他們中最年長和最年輕的兩兄弟，帶著有五百輛馬車的車隊 在各地巡遊購買貨物，而中伽喇則把他們帶來的貨物拿去賣。

有一次，兩兄弟帶領著五百乘的車隊，帶著各種貨物前往舍衛城。他們在舍衛城和祇陀林寺中間把百乘車隊解 鞍[歇息]了。黃昏的時候，他們中的摩訶迦羅看到那些住在舍衛城的聖弟子們手持著香花等物前去聽法，他問道：“這些人是去哪裡啊？” 聽說了那原委過後，他想“我也要去”，就對小迦羅說：“兄弟啊，你注意一下那百乘車隊，我要去聽法。” 這麼說罷，他就前去，頂禮如來後坐在人群的邊緣。

導師看到他，就根據他的心理，次第而說法，引用《苦蘊經》（*Dukkhaḥkhandha*，《中部》1.163）等，用諸多方法講述了愛欲的過患、卑劣和染汙。聽到這裡，摩訶迦羅想：

“當人去往來世的時候，所有東西都必須捨棄。財富並不能跟隨[到來世]，親族亦不能相隨。我為何要過這居家生活呢？我要出家。” 於是在人們都向導師作禮離去的時候，他向導師請求出家。

導師說：“你需要從誰那裡獲得許可嗎？”

²⁰ 九裡香：印度黃檀。

“尊者，我有個弟弟。”

“那就去獲得他的許可吧。”

“好的，尊者。”這麼說了之後，摩訶迦羅就去對小迦羅說：“兄弟啊，請你接受這所有的財產吧。”

“你要做什麼呀，哥哥？”

“我要到導師跟前出家。”

小迦羅用了各種方式請求，都無法讓摩訶迦羅回心轉意。於是他說：“好吧，大哥，就按你的意願做吧。”摩訶迦羅前去在佛陀跟前出家了。小迦羅想著“我要帶著兄長還俗”，也就出家了。

後來摩訶迦羅獲得了受具足戒，他走近導師詢問教法中的種種職責，在導師說了兩種職責之後，他說：“尊者啊，由於我年紀大了才出家，不能完成學習經教的義務了，然而我將完成觀禪的義務。”讓導師講述了能達到阿羅漢果的禪修業處之後，他就接受了塚間住支頭陀行。在初夜時分大家都進入睡眠的時候，他就到墳場去，在黎明大家都還沒起床的時候，他再回到寺院。

有個看守墳場的燒屍人名叫迦利（Kālī），她看到了長老站、坐和經行的地方，就想：“是誰來到這裡？我要找到他。”她卻沒找到長老。一天，她在墳場的小房子裡點了一盞燈，帶著兒子和女兒在一旁躲起來。在中夜分時，她看到長老來了就向他頂禮，問道：“聖者啊，尊者啊，您住在這裡嗎？”

“是的，優婆夷。”

“尊者啊，住在墳場就應該遵守相應的儀法。”

長老沒有說：“為什麼我們要按你說的儀法做呢？”〔而

是]問她：“應該做什麼呢，優婆夷？”

“尊者，墓地住者應當把他住在墳場的事報告給墳場的看守者、廟裡的大長老和村長。”

“為什麼呢？”

“那些犯了案的盜賊在被財產的主人步步追蹤的時候，把贓物留在墳場逃走的話，人們就會為難墓地住者。然而當他們（看守者、大長老、村長）說‘我們知道這位大德在這裡住了那麼長的一段時間，他不是盜賊’時，災禍就會免除，所以您應該告訴他們。”

長老說：“還有其他要做的嗎？”

“尊者，住在墳場的聖尊還必須避免[吃]魚、肉、芝麻、麵粉、油和糖等物，在白天不得睡覺，不得懈怠，當勤精進，應無諂無誑，心懷善念。在晚上大家都睡了的時候從寺院前來，在黎明大家還未起來的時候回到寺院。

“尊者啊，若您如此住於此處，能夠達到出家人至上的目標的話，那麼當有人把死屍丟在這裡，我就把它放在毛制的靈柩臺上，用香花等物禮敬屍體，然後舉行喪葬儀式（火化）。若您未成功，我就把它放在柴木上，點起一堆火，用矛把它拖著扔到外面，用斧頭把它砍成一塊塊地扔到火裡燒。”

於是長老就對她說：“好的，賢妹，你要是看到了一個[適合禪觀的]色所緣，請告訴我。”她說好的，就同意了。長老就按照意願在墳場行沙門法。小迦羅卻一起床就想念居家的生活，懷念妻兒。他想到：“我哥哥所做之事非同小可。”

有一個良家女在那時疾病生起，傍晚時分，沒有任何的萎靡或者憔悴就死了。親族們就把她和木頭、油等物一起，在晚上送到了墳場，對墳場的看守者說：“把她燒了吧。”他們給了費用，交給[她]就走了。她將覆蓋著屍體的衣除去，看到這具在頃刻間突然死亡的身體飽滿呈金色，就想：“這具屍體可以作為合適的[色]所緣給聖尊看。”

於是，她到長老那裡頂禮說：“尊者啊，有這樣一個所緣，請聖尊察看吧。”

長老說好的，就移去覆蓋物，從腳底觀察到頭頂，說：“把這具飽滿呈金色的身體投進火裡吧，當熊熊火焰燃燒起來的那一刻，請告訴我。”說完他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坐下了。

她照做後告訴了長老。長老過去觀察，火焰所觸及的地方，就如同有斑點的母牛的身體樣貌一般，腿彎曲垂下，手也收縮了，大腿和前額沒有了皮膚。長老想：“這具剛才還可以讓看到它的人失去節制的身體，現在衰損破滅了。”他來到他的夜間住處，坐在那裡觀照衰損與破滅：

“諸行實無常，乃生滅之法。

生已復歸滅，其寂止為樂。”

（《長部》2. 221, 272；《相應部》1. 186；2. 143；《本生》1. 1. 95）

說罷偈頌，他培育觀，證悟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在他證得了阿羅漢的時候，導師正被比丘僧團圍繞著，游化至謝答卞，進入九裡香樹園。小迦羅的妻子們聽說導師已到九裡香樹園了，就想“我們要把我們的丈夫找回來”，派人去邀請導師前來。

對於諸佛未曾弘化之處，需有一個比丘先去告知[如何]施設座位。為佛陀在中間施設座位之後，他的右手邊應是舍利弗長老，左手邊是摩訶目犍連長老，然後從這開始在兩側施設比丘僧團的座位。於是摩訶迦羅長老站在放僧衣的地方，派小迦羅前去：“小迦羅，你提前去告知座位的施設吧。”

家裡的女人從看見他開始就嘲弄他，她們把低座鋪設在僧團長老那邊，把高座鋪設在僧團中的下座新學比丘那邊。小迦羅說：“不要這麼做，不要把低座安排在上首，要把高座安排在上首，把低座放在下首！”

女人們就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話那樣：“你在這裡晃來晃去幹什麼？不是應該給你鋪設座位嗎？誰許可你出家了？你跟誰出家的？你幹什麼來了？”說著就把他的下衣和上衣脫掉，給他穿上了白衣，在頭上戴上了花環。“去把導師叫來，我們要鋪設座位了。”她們就派小迦羅過去了。小迦羅因做比丘的時間不長，還沒有僧臘就還俗了，並不覺得羞恥，故而他以該[在家]形態大膽前去，向佛陀頂禮，帶著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回來了。

當比丘僧團用餐過後，摩訶迦羅的妻子們想：“她們把自己的丈夫找回來了，我們也要把我們的丈夫找回來。”於是，她們就在次日邀請導師。

當時是另外一個比丘前來告知[如何]施設座位，她們那時就沒有找到機會。她們請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入座，向他們供養食物。小迦羅有兩個妻子，中伽喇有四個，摩訶迦羅有八個。想要吃飯的比丘們就坐下用餐，想要離開的比丘們就起來走了。導師則坐下來用餐。當他用餐完畢，那些女人

們說：“尊者，摩訶迦羅為我們做完隨喜回向就會回去，您先走吧。”導師說“好的”，就先走了。

走到村子門口的時候，比丘們發牢騷說：“導師到底在幹什麼呀，他是知情才這樣做，還是不知情呢？昨天小迦羅預先去了，就遭遇了出家的障礙，今天是另一位比丘提前去的，就沒有發生障礙。現在[導師]把摩訶迦羅留在那裡回來了，[摩訶迦羅]他是個具足戒行的比丘，他會做障礙他出家生活的事嗎？”

導師聽到了他們的話，就轉身站住問道：“諸比丘，你們在說什麼呢？”

他們就告訴了導師。

“諸比丘，你們是認為摩訶迦羅會像小迦羅一樣嗎？”

“是的，尊者。小迦羅有兩位妻子，而摩訶迦羅有八位。如果八位妻子圍著他把他抓住，他會怎麼辦呢，尊者？”

導師說：“諸比丘，不要這樣說。小迦羅從一起床[心]就住於諸多淨所緣，就像長在斷崖上脆弱的樹一般。而我的孩子摩訶迦羅則住於不淨隨觀，如同堅固的岩山一般堅定不移。”說完，誦出這些偈頌：

7.

subhānupassim viharantaṃ, indriyesu asaṃvutaṃ,
bhojanamhi cāmattaññuṃ, kusītaṃ hīnavīriyaṃ,
taṃ ve pasahati māro, vāto rukkhaṃva dubbalaṃ.

住於淨隨觀，諸根未防護；
飲食不知量，懈怠少精進；
故魔羅勝之，如風摧弱樹。

8.

asubhānupassim viharantaṃ, indriyesu saṃvutaṃ,
bhojanamhi ca mattaññaṃ, saddhaṃ āradhaviṇṇaṃ,
taṃ ve nappasahati māro, vāto selaṃva pabbataṃ.

住於不淨想，諸根善防護；
飲食知適量，具信勤精進；
魔羅不勝之，如風吹岩山。

在此[偈頌中]，“住於淨隨觀”（subhānupassim viharantaṃ），隨觀於淨相，意思是將心投入可愛的所緣而住。若人抓取相與細相，抓取“指甲漂亮”，抓取“手指漂亮”，抓取手腳、小腿、大腿、腰、腹部、乳房、脖子、唇、牙齒、嘴、鼻子、眼睛、耳朵、眉毛、前額、頭髮漂亮，執著於頭髮、毛髮、指甲、牙齒、皮膚漂亮。（抓取）膚色漂亮，形體漂亮，這就是“淨隨觀”。這就是那住於淨隨觀。

“諸根”（indriyesu），於眼等六根。

“未防護”（asaṃvutaṃ），沒有防護眼門等。

由於在遍求、接受和受用[飲食]中他不知適度，[故說]“飲食不知量”（bhojanamhi cāmattaññaṃ）。或者說對於省察、分配的適度²¹，對這些適度也不知道，對這個食物是如法的或不如法的也不知道。

²¹ 根據緬甸摩訶甘達勇西亞多的解釋，分配適度指的分配資具時，最好的分配給僧團中的上座，然後是中座，其次是下座，最後是為僧團服務的淨人。按照這個優先順序名為知道分配的適度。

被欲尋、瞋尋、害尋所驅使故為“懈怠”（*kusītaṃ*）。

“少精進”（*Hinavīriyaṃ*），不精進，指在四威儀中沒有行精進。

“勝”（*pasahati*），征服、制服。

“如風吹弱樹”（*vāto rukkhaṃva dubbalaṃ*），猶如勁風[摧毀]生長在懸崖上的弱樹。正如風把弱樹的花、果和芽等吹落，折斷小的枝條，折斷大的枝條，把樹連根拔起，讓根在上面，讓枝在下面，而[吹]去。如同此般，這樣的人被心中的煩惱魔所征服，就如同強有力的風把弱樹的花、果和芽等[吹]落一樣，[煩惱魔]令他違犯細小的罪；就如同風折斷小的枝條一樣，[煩惱魔]令他違犯尼薩耆波逸提一捨懺等罪；如同[風]折斷大的枝條，[煩惱魔]令他違犯十三僧伽婆尸沙(僧殘)罪；就如同[風]把樹拔起來，使根在上面，枝在下面而倒下一般，[煩惱魔]令他違犯波羅夷(驅擯)罪，幾天就離開善說的教法，令其成為在家人。就是像這樣，這樣的人被煩惱魔置於它的控制之下。

“不淨想”（*asubhānupassi*），觀察十不淨中的某一種不淨，產生厭惡作意。將頭髮視為不淨，將毛髮、指甲、牙齒、皮膚、膚色、形體視為不淨。

“於諸根”（*indriyesu*），於六根，

“善防護”（*susaṃvutaṃ*），不抓取[淨]相等，關閉[根]門。

通過擯棄“不知量”，“飲食知適量”（*bhojanamhi ca mattaññuṃ*）。

“具信”（*Saddhaṃ*），是指具足以相信業果為特徵的世間信，和對三事（佛法僧）有深入淨信的出世間信。

“勤精進”（*āradhāvīriyaṃ*），已策勵的精進，圓滿的精進。

“不勝之”（*taṃ veti*），意思是，對於這樣的人，正如微風輕輕地吹並不能移動一整塊堅固的岩石，同樣，內心生起的微弱的煩惱魔不能戰勝、撼動或者動搖他。

摩訶迦羅的前妻們也圍住他說：“誰許可你出家了？現在你要不要做一個在家人呀？”說了這些話之後，就想要扯去他的袈裟。長老察覺到她們的行為，就從座位站起來，用神通飛起，將屋子的房頂破成了兩塊。他從空中飛去，在導師結束偈頌的時候從空中降下，稱讚導師的金色身，頂禮世尊的雙腳。

在偈頌結束的時候，在場的比丘們都獲得了入流果等果位。

第六、摩訶迦羅長老的故事[終]。

7. 提婆達多的故事

Devadattavatthu

文喜比丘譯

“未盡諸漏染……”這佛法開示是佛陀住在祇陀林（*Jetavane*）時，就提婆達多（*devadatta*）在王舍城獲得的一件袈裟而說的。

有一次，兩位上首弟子各偕同自己的五百同伴比丘向佛陀請求許可並致敬，然後從祇陀林前往王舍城（*Rājagaha*）。

王舍城的居民會兩個一組、三個一組或多個人組成一組來供養外來的比丘們。

有一天，舍利弗尊者如此做回向功德的開示：“優婆塞們，如果一個人獨自布施，而不邀請其他人一起布施的話，[將來]不論投生何處，他都會獲得財富成就，卻不會有隨從；如果一個人自己不布施，而奉勸他人布施的話，不論投生何處，他會獲得隨從，但不會有財富的成就；如果一個人自己不布施，也不奉勸他人布施的話，他未來世連一點果腹的酸粥也得不到，且孤苦無依；如果一個人自己布施，也奉勸他人布施的話，他不論投生何處，百世、千世、十萬世都享有財富以及擁有隨從。”

一位有智慧的人聽完法後，[心想]：“確實是不可思議、未曾有之法談，闡述了快樂之道，我應當去完成會帶來這兩種成就之業。”思惟過後，向長老邀請：“尊者，明天請接受我的供養吧。”

“你要[邀請]多少位比丘呢，優婆塞？”

“尊者，您有多少隨眾呢？”

“千位之多，優婆塞。”

“那就明天全部一起來接受供養吧，尊者。”長老同意了。

這優婆塞就走在城鎮的街道裡鼓勵大家[布施]：“女士們，先生們，我邀請了一千名比丘，你們能供養多少位比丘的鉢食呢？你們[能供]多少位？”人們依次根據各自足以[供養]的方式說：“我會供十位；我二十位；我一百位。”這優婆塞[這樣安排大家]：“那就把所有的東西聚集在一個地方吧，所有的芝麻、米、酥油、蜂蜜、糖等都拿來放到一

起。”讓他們把所有東西聚到一起。

當時有位家主供養了一件價值十萬錢且帶香味的袈裟布料，說：“如果你的布施物品不足，那就變賣這塊布料來補充不足的部分吧；如果足夠了，那就供養給想要供養的比丘吧。”

那時他的一切布施物品足夠，並無任何缺乏。他就問大家：“先生們，這塊袈裟[布料]是一位家主這樣說完給的，[現在施物]有很多，我們把它給誰呢？”

有些人就說給舍利弗長老，還有些人說：“[舍利弗]長老通常在收割季節來，然後就走了，提婆達多尊者在喜事、喪事時都和我們在一起，像固定的大水箱一般（隨時能提供水），我們供養給他吧。”通過廣泛的討論，大多數人說“應該給提婆達多”，然後他們就給了提婆達多。

他（提婆達多尊者）把它裁割開縫製完成，染色後穿著到處走。人們看到後說：“這對提婆達多尊者來說是不適合的，適合舍利弗長老。提婆達多穿了不適合自己的[衣服]到處走。”

那時有一個遊方的比丘從王舍城去到舍衛城，禮敬完佛陀，佛陀與他問候並詢問他有關兩位上首弟子[是否]住得安樂，比丘就從頭到尾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佛陀。導師說：“比丘啊，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穿不適合自己的衣服了，過去就這樣穿過。”然後說起了過去的事：

從前，波羅奈（**Bārāṇasi**）的梵授王（**Brahmadatta**）治國時，那裡住著一位獵象師，靠屠殺象賣象牙、象爪、象腸、象肉過生活。

那時在一個森林裡，數千隻大象覓食後遊走時見到了一些辟支佛。從那以後，不管來去它們都要先跪下禮敬完辟支佛才離開。一天，獵象師看到了這一幕，心想：“我要獵殺這些[大象]不容易，這些[大象]來去時都要禮敬辟支佛們，它們是看到了什麼才禮敬的呢？”得知是袈裟後心裡尋思“我也應該弄一件這樣的袈裟”，然後在一位辟支佛下到湖裡洗澡時，偷了他放在岸邊的袈裟。然後拿著長矛用袈裟連頭包裹起來，坐在那些大象途經的路上。大象們看到後以為是辟支佛，就禮敬[他]然後離開。他把它們中的最後一頭大象用矛擊殺，拿走象牙等，把剩下的部分埋起來然後離開。

後來菩薩投生為大象，成為了象王。他（獵象師）那時依舊那樣行事。大士（菩薩）得知自己的群體變少了就問：“這些大象都去哪裡了？變少了。”

[其他大象]回答：“我們不知道呢，大王。”

它就說：“不管去哪裡，沒有得到我的允許你們就不要去，可能會有危險。”

象王懷疑“有一個地方，即用袈裟包裹的[人]附近可能有危險”，[然後決定:]“應該要觀察他。”象王讓其他所有的象先走，自己在後面慢慢走過來。當其他所有的大象禮敬完走過了之後，獵象師看到大士過來了，就收起袈裟拋出了長矛。大士正提起正念而來，[看到拋出的長矛後]退避開了長矛。

[想到]“是此人殺死了這些大象”，它就沖上去抓他。獵象師在另一棵樹後躲了起來。正當[大士心想]“我要用鼻子連樹和他一起卷起來摔到地上”時，看到了獵象師露出的袈裟。它心想“如果我這樣傷害他，我對數千的佛與辟支佛

的慚恥心將會遭到破壞”，就克制住自己，問獵象師：“你傷害了我如此多的親族？”

“是的，大王。”

“為什麼做如此重的惡行？穿了跟自己不相應，和離染者才相應的袈裟來造這樣的業，你造下了嚴重的[惡業]。”如此說完，又進一步對他斥責道：“未盡諸漏染……彼方配袈裟。”說完這偈頌後說：“你做了不適宜之事。”然後把他放走了。

導師說完此開示後，將此本生[與現在]聯繫起來：“那時的獵人就是提婆達多，那斥責他的象王就是我。”然後說：“諸比丘，不僅僅今生，提婆達多過去就穿了與自己不相應的衣服。”說完誦出以下偈頌：

9.

**anikkasāvo kāsāvaṃ, yo vatthaṃ paridahissati,
apeto damasaccena, na so kāsāvamarahati.**

未盡諸漏染，而著袈裟衣；
離自制真實，彼不配袈裟。

10.

**yo ca vantakasāvassa, sīlesu susamāhito,
upeto damasaccena, sa ve kāsāvamarahati.**

已盡諸漏染，善住於諸戒；
具自制真實，彼實配袈裟。

《六牙本生》（《本生》1.16.122-123）也闡釋了此義。

在此[偈頌中]，“未盡漏”（*anikkasāvo*），帶有欲等諸漏染的有漏者。

“著”（*paridahissati*），以下衣、上衣、敷具的方式而受用。[其他地方]也有寫做“*paridhassati*”。

“離自制真實”（*Apeto damasaccena*），意思是不具備、捨離調伏諸根以及包括究竟諦在內的真實語。

“彼不”（*Na so*），這樣的人不配著袈裟。

“已盡諸漏染”（*vantakasāvassa*），通過四種聖道棄舍、斬斷、除滅漏染者。

“於諸戒”（*sīlesu*），於四種遍淨戒²²。

“善住”（*susamāhito*），很好地安住[於諸戒]。

“具……”（*Upeto*），具備調伏諸根及以上所說的真實。

“彼實”（*sa ve*），這樣的人才應受用那芬芳的袈裟衣。

開示結束時，那位遊方的比丘成就了入流果，其他也有許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是一個對大眾有益的開示。

第七、提婆達多的故事[終]。

8. 舍利弗長老的故事

Sāriputtattheravatthu

文喜比丘譯

²² 波羅提木叉律儀戒、根律儀戒、活命遍淨戒、資具依止戒。

“非核心思為核心……”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竹林（**Veluvana**）時，就兩位上首弟子報告關於刪闍耶（**Sañcaya**，兩位上首弟子之前的老師）不來[見佛陀]之事而說的。故事從頭到尾是這樣的：

我們的導師在距今四個不可數又十萬大劫以前，在不死城（**Amaravatiyā**）是一位名叫善慧（**Sumedha**）的婆羅門童子。他學會了所有技藝。在父母都過世以後，捨棄了數千萬的財產出家成為隱士，住在雪山（喜馬拉雅山）成就了禪那和神通。在空中飛行時，看到人們正在為了讓燃燈十力（佛）從善見寺（**Sudassanavihāra**）去往喜樂城（**Rammavatīnagara**）而清理道路，他自己也獲得了一片區域進行道路清理。在那個地方還沒清掃完時（佛陀就到了），他為前來的佛陀把自己做成橋躺在[尚未清掃的地上]，把[身上披的]豹皮鋪在泥灘上，[心想：]“願偕同弟子僧團的導師不要踩在泥灘上，從我身上踩過去吧。”導師看到後，預言：“這是一位未來佛，在未來四個不可數又十萬大劫以後將成為名為喬答摩（**Gotama**）的佛陀。”

在該導師（燃燈佛）後有“橋陳如（**Koṇḍañña**）佛、吉祥（**Maṅgala**）佛、善意（**Sumana**）佛、離婆多（**Revata**）佛、輸毗多（**Sobhita**）佛、最高見（**Anomadassī**）佛、蓮華（**Paduma**）佛、那羅陀（**Nārada**）佛、蓮華上（**Padumuttara**）佛、善慧（**Sumedha**）佛、善生（**Sujāta**）佛、喜見（**Piyadassī**）佛、見義（**Atthadassī**）佛、見法（**Dhammadassī**）佛、義成就（**Siddhattha**）佛、底沙（**Tissa**）佛、弗沙（**Phussa**）佛、毘婆尸（**Vipassī**）佛、

尸棄（**Sikhī**）佛、毘舍婆（**Vessabhū**）佛、拘留孫（**Kakusandha**）佛、拘那含牟尼（**Koṇāgamana**）佛、迦葉（**Kassapa**）佛”這二十三位佛陀依次出世照耀世間，他也在他們面前獲得了授記。

在圓滿了十種普通波羅蜜、十種隨波羅蜜、十種究竟波羅蜜共三十種波羅蜜後，投生為毘輸安多羅[王子]（**Vessantara**），做出了令大地為之震動的大布施，布施出了妻兒，命終之後投生到兜率天（**Tusita**），在那裡依其壽命而住立，然後十萬個輪圍世界的天神聚集在一起[勸請他]：

“是時大英雄，投生往母胎；
度脫諸天人，覺悟不死道。”

——（《佛種姓》1.67）

“時機地域洲，家系與母親；
觀此五事後，大威德降生。”

在進行完五大方面觀察後，[菩薩]於彼處命終投生於釋迦王族，十個月後從母胎出生了。他在那裡享受大富貴，十六歲時，逐漸成為一名美好少年，三個季節中每個季節都有適宜的宮殿，享受著天界般輝煌的王權。在他去公園遊玩時，依次看到了所謂“老人、病人、死人”的三位“天使”，他生起了恐懼感，於是折返了。第四次他看到一位出家人，“出家好啊！”激起了他對出家的嚮往，然後去到公園，在那裡度過了白天。在他坐在吉祥湖畔時，盛裝打扮的毘舍羯磨（**Vissakamma**）天子化成理髮師的模樣前來，從其口中聽到了兒子羅睺羅（**Rāhula**）出生的消息，察覺到自己對兒子的愛強有力地生起了，心想：“在這個束縛尚未強大

之前，我要將其斬斷。”於是在傍晚時分他進到城裡。

“母親已寂滅，父親也寂滅；
婦人已寂滅，如此之丈夫。”

菩薩聽到叔叔的女兒翅舍瞿曇彌（Kisāgotamī）所說的這個偈頌後，[心想]“她令我聽到這寂滅的語句”，於是把身上的珍珠串摘下來給了她。然後他進到自己的寢宮坐在豪華的床鋪上，看到舞女們睡著後的種種醜態，內心感到厭倦，於是他把車匿（Channa）叫起來，讓他把犍陟（Kaṇḍaka）馬牽過來，騎上馬，和車匿一起在一萬個輪圍世界的天神的圍繞下行大出離（出家去了）。

然後他在阿奴摩（Anomā）河邊出家了，次第來到了王舍城，在那裡托完鉢坐在般荼婆山（Paṇḍava）的山洞裡。摩揭陀國（Magadha）國王用王位邀請他，他拒絕了，跟國王立下約定在證得一切知智後會再來他的國家。接著，[菩薩]去到阿羅邏迦藍（Ālāra）和優陀羅羅摩子（Udaka）那裡[修行]，對所取得的成就不滿意，然後行了六年艱難的苦行。

在毘舍佉滿月日的早晨喝了須闍多（Sujātā）供養的粥，讓黃金鉢在尼連禪河（Nerañjarā）中漂浮後²³，在尼連禪河邊的大森林中入種種禪定，度過了白天。黃昏時分，娑帝亞（Sottiya）供養了草，受到黑龍王稱讚他的德行後，[菩薩]在菩提樹下將草鋪好坐上去，發誓：“只要我未離執著，未解脫有漏之心，我就不下此座。”然後面朝東方坐下，在

²³ 他決意如果能成正覺則令鉢漂在河中逆流而上，結果如其所願。

日落前擊敗了魔軍，初夜時分獲得了宿住隨念智（宿命通），中夜時分獲得有情死生智（天眼通），後夜時分進入緣起智，在明相升起時證得了具備十力、四無畏等一切功德的一切知智。

然後在菩提樹下度過了七個星期，第八個星期在牧羊人的孟加拉榕樹下坐著思惟極深奧的法，心傾向於不活動（不願說法）。大梵天王娑婆主（**Sahampati**）在一萬個輪圍世間的大梵天神的圍繞下請求[佛陀]講法。[佛陀]用佛眼觀察這個世間後，同意了大梵天王的請求。

“我第一個應該對誰講法呢？”觀察後知道阿羅邏迦藍（**Ālāra**）和優陀羅羅摩子（**Udaka**）（曾經的兩位老師）已經死了，然後想起五比丘曾對他多所饒益，便起來前往迦尸國

（**Kāśi**）首府（波羅奈），在途中與優波迦（**Upaka**）²⁴交談過後，在阿沙荼月（**Āsāḥa**）的滿月日（陰曆 6 月月圓日）來到了位於仙人降處——鹿野苑的五比丘的住處。當五比丘用不恰當的方式招呼他時，[佛陀]告訴他們[這是不當的方式]，然後轉動法輪，令憍陳如（**koṇḍañña**）為首連同一億八千萬的天神得飲不死的甘露。轉動殊勝法輪者在那個半月的第五天，令所有的五比丘都證得了阿羅漢。

當天[佛陀]看到良家子耶舍（**yasa**）的證悟的因緣成熟了，當晚他就因厭離而離家出走了。[佛陀]看到他後就以“來吧，耶舍！”召喚他，當晚就教導他證得了入流果，第

²⁴ 一位放棄苦行準備還俗的苦行者，聽了佛陀自稱成就了正自覺後不以為然，後來結婚後生起了厭離心，想起了佛陀又來找佛陀出家，最後成就了阿羅漢。

二天就證得了阿羅漢。隨後[佛陀]又以“來吧，比丘”令他的五十四位朋友出家，並令他們證得了阿羅漢。如此世間就有了六十一位阿羅漢。

雨安居自恣邀請結束後²⁵，[佛陀]就以“去行腳吧，諸比丘”將六十位比丘遣往各個方向，他自己則前往優樓頻螺（*Uruvela*，優樓頻螺），在途中的木棉林中教導了三十人組成的一群賢善青年，他們中最低的成為了入流者，最高的成為了不來者。[佛陀]將他們全部以“善來比丘”身份而出家，接著將其遣往各處，自己獨自到了優樓頻螺，顯示了三千五百次神變，調教了優樓頻螺迦葉三兄弟以及他們的同伴一千位結髮外道，將他們以“善來比丘”身份出家。然後，讓他們坐在象頭山以燃燒為主題為之說法（即《燃燒經》，《律藏·小品》54；《相應部》4.28）令他們證得了阿羅漢。

[佛陀想到]“我要去履行對頻婆娑羅王（*Bimbisāra*）許下的諾言”，於是在這一千位阿羅漢的圍繞下，前往王舍城附近的棕櫚林園。在聽說“據說導師來了”後，國王和十二萬婆羅門家主一同前來。[佛陀]在向他們講述甜美的[法語]時，令國王和十一萬家主證得了入流果，一萬的家主則住立於皈依。

第二天，帝釋天帝化成一個青年的樣貌盛讚了[佛陀的]德行。然後[佛陀]進入王舍城，在王宮裡用完餐，並接受了竹林僧園，就住在了那裡。舍利弗（*Sāriputta*）和目犍連

²⁵ 如果按照律藏的記載，這個時候應該還沒有確立雨安居和自恣。

（Moggallāna）就在那裡遇到了佛陀。關於此事，依次說來是：

在佛陀還未出現時，在王舍城附近有兩個婆羅門村莊，優波提舍村（Upatissa）和拘律陀村（Kolita）。其中的優波提舍村一位名叫舍利（Sārī）的婆羅門婦女懷了一個孩子，同一天，拘律陀村名叫目犍利（Moggalī）的婆羅門婦女也懷了一個孩子。據說這兩家之間七代都是至交好友。他們在同一天給她們兩位[孕婦]做了孕期護理。十個月後她們倆都誕下了兒子。在命名那天，舍利婆羅門女的兒子因是優波提舍村的族長之子，因此命名為優波提舍；另一位是拘律陀村族長之子，就命名為拘律陀。

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倆學會了一切的技藝。優波提舍青年不管是去河裡還是去公園遊玩，都有五百頂金色轎子的隨從者，拘律陀青年則有五百輛良馬馬車[作為隨從者]。他倆各有五百名青年隨從。

在王舍城一年一度有個名為山頂慶典的活動。[人們]為他倆在一處搭建了[觀看演出的]床座。兩人也坐在一起觀看演出，好笑的地方他們就笑，緊張之處他們就緊張，該獎賞之處就施與[獎賞]。他們就以這種方式觀看演出。一天，由於他們的智慧成熟了，不再像之前那樣在好笑的時候笑，緊張之處緊張，該獎賞之處施與[獎賞]了。

兩人如此思維：“這些東西有什麼好看的？所有這些用不了一百年都會到達連名稱都沒有了的狀態。我們應該去尋求一個解脫之法。”他們坐著[以此]為[思維的]目標。

隨後拘律陀對優波提舍說：“朋友優波提舍，你不像前些天那樣開心了，現在一副不高興的樣子，你想到了什麼

呢？”

“朋友拘律陀，觀看這些是沒有實質的，這些是沒有意義的，應該去為自己尋找解脫之法。我在坐著想這個。你又是為什麼不開心呢？”

[拘律陀]他也是這麼說。當優波提舍知道他和自己的想法一樣後就說：“我倆都已善思惟，然而尋求解脫之法應成為一名出家人。我們要去誰那裡出家呢？”

那時有位名為刪闍耶（**Sañcaya**）的遊方僧，和許多遊方僧隨眾住在王舍城。他們說：“我們去他那裡出家吧。”他倆對[隨從的]五百位年輕人說：“你們拿了這些轎子和馬車走吧。”這樣將他們遣散了。然後[他倆]一人乘轎子，一人乘坐馬車前去刪闍耶那裡出家了。

自從他們出家以來，刪闍耶就有了大量的供養和隨眾。他們僅僅幾天就將刪闍耶的所有教義都掌握了，他們就問他：“老師，您所知道的教義就只有這麼多，或者還有更進一步的[教義]嗎？”

“就這麼多，你們全都知道了。”

他倆心想：“這樣的話繼續在他這裡修梵行是徒勞的，我們是為了尋找解脫之法而出離的，在此人處是不可能引發那[解脫之法]的。然而瞻部洲（**Jambudīpa**）很大，我們去走訪諸村鎮、都城，一定會找到教導解脫之法的老師的。”

從那時起，每當人們說“哪裡有有智慧的沙門或婆羅門”，他們就去到那裡做討論。他倆所問的問題其他[沙門婆羅門]都不能回答，而他們問的問題他倆卻能作答。就這樣在整個瞻部洲參學過後，他倆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他們約定

道：“朋友拘律陀，我們誰先證得不死，就告訴另外一個。”

在他們做了這樣的約定後，導師[如前]所述，次第到了王舍城，接受了竹林並住在那裡。那時被[佛陀用]“諸比丘，為了眾人的利益去行腳吧”而遣散的六十位阿羅漢中五比丘之一的阿說示長老（Assaji）又回到了王舍城。第二天早上，他持衣鉢進入王舍城托鉢。

那時遊方僧優波提舍吃完早餐，在前往遊方僧園林時看到了長老，心想：“我從未見過如此般的出家人。那些世間的阿羅漢或者已達阿羅漢之道者，他一定是他們中的一位。我要上前向這比丘請教：‘朋友，您依誰而出家，誰是您的老師？您喜愛誰的法？’”

當時他又想到：“還不是向這位比丘請教問題的時候，他正在俗家間托鉢，如果我跟在這比丘後面就好了，[因為我]想要前往得知[解脫之]道。”

優波提舍看到長老獲得鉢食後去到一片空地，知道他要坐下，就把自己遊方用的小凳子鋪設好提供給了他，在他用完餐後又將自己水瓶裡的水提供給了他。在完成了這些對老師的義務後，優波提舍跟用完餐的長老進行了親切的問候，然後這樣問道：“朋友，您的諸根明淨，膚色清淨、皎潔，朋友您依誰而出家，您的老師是誰，您喜愛誰的法？”

長老心想：“這些遊方僧是此教法的反對者，我要向此人展示教法的深奧。”他想表明自己的新學[比丘]身份，於是說：“賢友，我是新學[比丘]，出家不久，才來到此法與律，我還不能詳盡地教導法。”

遊方僧心想：“我乃優波提舍，您根據能力說少或說

多，以百種、千種方式來理解是我的責任。”然後說道：

“少說或多說，請語我要義，
我唯需要義，何需話語多。”

當他這麼說時，長老說出偈頌：“諸法因緣生……”
（《律藏大品》60；《譬喻經》1.1.286）這個遊方僧在聽了前兩句後就證得了千般莊嚴的入流果，另外兩句是在他已是入流果時誦完的。他成為了入流者，當更高的成就沒有發生時，他思惟：“這肯定有原因。”就對長老說：“尊者，不用再說更多的法了，就這麼多吧。我們的老師現在住在哪裡呢？”

“在竹林，賢友。”

“這樣的話，尊者您先走，我還有一個朋友，我們互相做了約定‘我們當中誰先獲得不死，他就要去告訴另外一個。’我履行完這個諾言後，將帶著我的朋友順著您離去的道路來見導師。”他五體投地禮長老之足，作三次右繞後，送別了長老，然後朝遊方僧園林走去。

遊方僧拘律陀看到他遠遠地走來，[心想]“今天我的朋友臉色不同於往常，一定是獲得了不死”，就詢問他[是否]獲得了不死。

他也向其承認道：“是的，朋友，已經獲得了不死。”然後誦出了那首偈頌。

當偈頌誦完時拘律陀證得了入流果。他說：“朋友，我們的老師住在哪裡呢？”

“據說在竹林，朋友，我們的老師阿說示長老說的。”

“這樣的話，朋友，走吧，我們去見老師。”

舍利弗長老總是尊敬他的老師，因此對朋友這麼說：

“朋友，我們也去將我們所獲得的不死告訴我們的老師刪闍耶遊方者吧。當他理解就會洞悉，若不明白，出於對我們的信任，他會去導師那裡，聽了佛陀開示後他將會通達道果。”於是他倆來到刪闍耶面前。

刪闍耶看到他們就問：“親愛的，你們獲得教導不死之道的人了嗎？”

“是的，老師，找到了。佛陀已出現於世間，法已出現於世間，僧團已出現於世間。你們這是徒勞無益的行腳，因此，來，我們去見導師吧。”

“你們去吧，我不能[去]。”

“為什麼呢？”

“我成為了很多人的老師而到處遊方，對遊方的我而言，成為學生，就像大水缸變成了小水瓢一樣，我是不能再做學生的。”

“不要這樣做，老師。”

“好了，親愛的，你們去吧，我做不到。”

“老師，自從佛陀出現於世間，大眾都紛紛帶著香與花等前去恭敬供養他，我們也要去了。[接下來]您怎麼辦呢？”

“親愛的，在這個世間是愚笨的人多還是聰明的多呢？”

“愚笨的多，老師，有智慧的只有一點點。”

“既然如此，有智慧的將會去到有智慧的沙門喬答摩那裡，愚笨的將來到我這愚人這裡。你們去吧，我不會去

的。”

“老師，您將會清楚的。”說完他們就走了。

他倆一走，刪闍耶的徒眾就分崩離析了，彼時道場空空蕩蕩。他看到空蕩蕩的僧園後口吐鮮血。而和他倆一起離去的五百位遊方僧中有兩百五十位折返回到了刪闍耶那裡，於是他倆和自己的兩百五十位遊方僧弟子一起來到了竹林。

導師正坐在四眾弟子中說法，遠遠地看到他們，就告訴比丘們：“諸比丘，正走來的那一對朋友優波提舍和拘律陀，他們將會是我最賢善的一雙弟子。”

他倆禮敬完世尊後在一旁坐下，坐下後如此跟世尊說：“尊者，願我們能在世尊座下出家，願我們能獲得受具足戒。”

“來吧，比丘們！”世尊說：“法已被善說，善修梵行以滅苦吧。”這時，所有人都神變成如同身披袈裟、持著鉢的六十歲大長老一般。

導師根據性行給他倆的隨眾增加了開示，除了兩位上首弟子外，其他的人都證得了阿羅漢，兩位上首弟子沒有獲得更高的三個道果，是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弟子波羅蜜智慧很大[尚未圓滿]。

摩訶目犍連尊者在出家後的第七天住在摩揭陀國（Magadha）的咖喇瓦喇子村（Kallavālaputta）時出現了昏沉，導師幫他除去昏沉後，他聆聽了如來教他的界

業處²⁶，就完成了更高的三個[聖]道，達到了弟子波羅蜜智的頂峰。

而舍利弗長老出家半個多月後，當他跟佛陀一起住在王舍城附近的野豬窟時，佛陀為舍利弗長老的外甥長爪梵志開示《受攝受經》，長老以智慧跟隨所聽聞的開示（隨文入觀），就如享用為別人準備的食物一般，達到了弟子波羅蜜智的頂峰。

尊者[舍利弗尊者]不是有大智慧嗎？為什麼他花了比摩訶目犍連更長的時間才到達弟子波羅蜜智[的頂峰]？任務更大故。正如窮人想去哪裡可以很快就動身，而對於國王則要做裝配象乘等大量準備，應該這樣理解此事。

就在當天傍晚，佛陀在竹林召集了所有弟子，授予舍利弗和摩訶目犍連二人為上首弟子，然後誦了波羅提木叉。比丘們抱怨道：“導師看臉而給請求的[地位]，應該將上首弟子之位授予最早出家的五比丘，不選擇他們的話，也應該授予耶舍長老為首的五十五位比丘，不選擇他們的話，就應該給予賢善的三十比丘或優樓頻螺迦葉三兄弟，然而卻捨棄了這麼多的大長老，看臉而將上首弟子之位授予了所有人中最後出家的他們。”

佛陀問：“諸比丘，你們在說什麼呢？”

他們回答：“我們在說這個。”

“諸比丘，我不是看臉而給與請求的[地位]，我是根據

²⁶ 界業處（*dhātukammatthāna*）：觀察、思惟身體是由地、水、火、風四界所組成，其中並無實體的“我”存在，進而能斷除對此身的執著，而達解脫。詳見《清淨之道》第十一品。

他們各自所發的願而給的。阿若憍陳如（Aññātakoṇḍañña）過去在一收割季節做九次頭茬穀物布施時，不是在發願成為上首弟子後做的布施，而是先發願在所有人中第一個參悟最上法之阿羅漢，而布施的。”

“那是在何時呢，世尊？”

“聽好了，諸比丘！”

“好的，尊者。”

世尊說起了過去之事：

“諸比丘，在九十一劫前，毘婆尸世尊（Vipassī）出現於世間。那時有大黑和小黑兩位在家兄弟，種植了很大一片稻田。一天，小黑來到稻田，掰下一粒未熟的稻子，吃後發現異乎尋常地甜，於是他想用待熟的稻穀供養以佛陀為首的僧團。去到他哥哥那裡，說：‘哥哥，我們把這些待熟的稻穀適當地煮好供養佛陀吧。’

“‘兄弟，你說什麼呢？把未熟的穀子割來做供養，過去沒人這麼幹，未來也不會有人這麼做的，不要糟蹋糧食。’即便[哥哥]這麼說，他依舊一遍又一遍地請求。於是兄長對他說：‘那你就把稻田分成兩半，我那邊你別動，你自己的你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吧。’

“他說‘好的’，然後就將稻田分為兩半，請了很多來幫忙把稻子收割了，用純牛奶煮好過後加上酥油、蜂蜜和糖等，供養了以佛陀為首的僧團。在[僧團]用餐結束時他[對佛陀]說：‘尊者，願以我這個最初的供養，將來成為所有參悟最高法之人（阿羅漢）中的最初者。’

“導師隨喜道：‘願你如願！’

“小黑來到他的田地查看時，看到整片田裡如同層巒疊嶂般充滿了稻穀，他現起了五種喜悅，心想：‘這真是我的所得！’在打玉米時把最初打的玉米供養了，又和村民一起把[臨近收割的]頭茬穀物做了供養，以及在收割時、束稻子時、捆起來的時候、打谷時、打谷成堆時、入倉時的最初部分都做了供養，就這樣一片稻子做了九次頭茬供養。每次在他收割的地方都會[再次]長滿[穀物]，穀物獲得了豐收。所謂法者，它保護保護它的人（護法者，法護之）。因此世尊說：

“‘法行之人法護之，如法善修獲快樂；
此為法行之功德，不墮惡趣法行者。’

（《長老偈》第 303 偈；《本生》1.10.102）

“如此他在毘婆尸佛時期發願為了成為參悟最勝法的第一人而做了九次頭茬[穀物]的供養。在距今十萬劫前的杭沙瓦帝城（*Haṃsavatīnagara*）蓮華上佛

（*Padumuttara*）時期，他也做了七天的大供養，然後拜倒在該世尊足下，發願成為得見最勝法的第一人。如此，我只是給他所願的而已，諸比丘，並非我看臉而給。”

“以耶舍良家子為首的五十五人，他們是做了什麼樣的功德呢，尊者？”

“他們也是在某位佛陀前發願成就阿羅漢並做了很多福業。在後來佛陀未出世時，他們也成為了朋友，結伴以安置孤苦之人的屍首來積累功德。一天，他們看到一位孕婦死了，說‘我們[把她]火化了吧’就搬去了墳場。‘你們燒吧！’他們將其中五個人留在墳場，剩下的就入村去了。

“年輕人耶舍用矛將屍體刺穿翻來覆去地在火中燒時，獲得了不淨想。他也向另外四人展示說：‘看，夥計們，這屍體到處皮開肉綻像頭斑斑點點的奶牛一樣不淨、惡臭、噁心。’他們也在原地獲得了不淨想。他們五個也去到村裡告訴了其他的同伴。年輕人耶舍還回家告訴了父母和妻子，他們也都培育起了不淨想。這就是他們過去的業。也正因此耶舍（今生）在女人的房間裡生起了墳地想，憑藉這些親依止成就所有人都獲得了殊勝的成就。如此般，這些人也只是獲得了自己所希望的[成就]。並非我看臉而授予。”

“那麼互為朋友的賢善群體又是造了什麼樣的業呢，尊者？”

“他們也是在過去一尊佛前發願成就阿羅漢並做了功德。後來在佛陀沒有出世時他們成為了三十個惡棍，在聽了敦地臘（**Tuṇḍila**）的教誡後持守了六萬年的五戒。如此般，這些人也只是獲得了自己所希望的[成就]。並非我看臉而授予。”

“優樓頻螺迦葉（**Uruvelakassapā**）他們又是造了什麼業呢，尊者？”

“他們也是發願成就阿羅漢後造了善業。在九十二劫前有底沙佛（**Dissa**）和弗沙佛（**Phussa**）兩位佛陀出世。弗沙佛的父親是名為摩哂陀（**Mahinda**）的國王。在那[佛陀]證得正覺時國王的幼子是首席上首弟子，國師的兒子則是第二上首弟子。國王去到導師面前，看到他們‘我的長子是佛陀，我的幼子是首席上首弟子，國師的兒子是第二上首弟子。’‘只屬於我的佛，只屬於我的法，只屬於我的僧，禮

敬那位世尊、阿羅漢、正自覺者！’如是三稱後拜倒在佛陀足下請求：‘尊者，現在我已經到了九萬歲壽命的盡頭，到了該坐下來打瞌睡的時期一般，那麼只要我還活著，請別去其他人家門前，只接受我的四資具供養而住吧。’獲得許可後就持之以恆地護持供養佛陀。

國王還有另外三個兒子，其中最年長的有五百侍衛隨從，中間那個有三百，最年輕的那個有兩百，他們都想‘我們也要供養兄長飲食’，於是一次又一次地請求他們的父親，但沒有得到許可。

當國家的邊界處出現了暴亂時，他們被派去平息了那暴亂，然後回到父親面前，他們的父親擁抱並親吻了他們的頭，說道：‘兒子們，我要給你們獎賞。’

他們回答‘善哉，陛下’，接受了父親的獎賞[邀請]。

過了幾天，父親又對他們說：‘親愛的，接受你們的獎賞吧！’

他們說：‘陛下，我們不需要其他的，從現在起讓我們供養我們的兄長飲食吧，請給我們這個獎賞吧！’

‘[這個]我不能給，兒子們！’

‘不能准許恒常[供養]的話，就請准許七年吧，陛下！’

‘我不能給，兒子們！’

‘那就給六年、五年、四年、三年、兩年、一年吧，陛下！’

‘我不能給，兒子們！’

‘那就給七個月吧！’

‘給六個月、五個月、四個月、三個月吧，陛下！’

‘我不能給，兒子們！’

‘好了，陛下！我們每人一個月，給三個月吧！’

‘好的，兒子們！那你們就供養三個月吧。’

兄弟們滿意地向國王致敬後回到各自的住所。他們兄弟三人只有一個司庫和一個管家，管家有十二萬隨從人員。三兄弟把他們召集過來對他們說：‘在這三個月內，我們將持守十戒，穿上兩件袈裟（上衣、下衣）去跟佛陀共住。你們就做這麼多的供養，每天為九萬比丘跟一千個衛士準備飲食。從今天開始我們不會說什麼了。’他們三人就帶上一千個衛士，持守十戒，穿上袈裟住在寺院裡。

司庫跟管家就一起從三兄弟的庫房裡拿取物品輪流做供養。[供養過程中]工人們的孩子們為了得到粥飯等而哭起來，工人們就在僧團還沒到時將粥飯等給了小孩子。之前比丘僧團吃完時沒什麼剩的了。他們就[說]‘我們待會要給孩子們’自己也拿來吃了。看到美味的食物他們就克制不住了。他們有八萬四千人。他們食用了供養給僧團的食物，身壞命終後就投生到了餓鬼界。

那三個王子和他們的一千衛士死後則投生到了天界，從天界到人間，從人間到天界輪迴期間度過了九十二個大劫。他們三兄弟就是這樣發願證得阿羅漢並在那時做了善業。他們只是獲得了自己所發願的[成就]，並非我看臉而給的。”

那時他們的管家就是頻婆娑羅王（*Bimbisāra*），司庫就是毘舍佉²⁷（*Visākha*）優婆塞，三位王子就是那三位結髮

²⁷ 這裡並非著名的女施主毘舍佉，而是另一位大長者。

者，他們的工人則在那時死後投生到了鬼道，然後在善趣和惡趣中輪迴，在這個劫的四位佛期間他們都只投生在鬼道裡。他們去到這個劫的第一位出現的佛即壽長四萬歲的拘留孫佛（**Kakusandha**）面前詢問：“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得到食物？”

佛陀回答：“在我這個時期你們得不到，在我過後大地升高一由旬²⁸時拘那含牟尼佛（**Koṇāgamana**）將出世，你們去問他吧。”

他們過了那麼長時間後，在該[佛陀]出世時，他們向他詢問。

他也回答：“在我這個時期你們得不到，在我過後大地升高一由旬時迦葉佛（**Kassapa**）將出世，你們去問他吧。”

他們過了那麼長時間後，在該[佛陀]出世時，他們向他詢問。

他也回答：“在我這個時期你們得不到，在我過後大地升高一由旬時喬答摩佛（**Gotama**）將出世，那時你們的[一位]親戚將會成為名叫頻婆娑羅的國王，將供養導師並會將功德分享給你們，那時你們就能得到了。”

對他們來說兩尊佛之間的間隔猶如就在明日一般。他們在如來出世後，頻婆娑羅王第一天供養佛陀時，沒有得到功德回向，於是夜裡他們發出了恐怖的聲音，並將他們自己顯示給國王看到。國王第二天就去到竹林告訴了如來所發生的事情。

²⁸ 據說大地在佛陀出世前會逐漸升高。

導師說：“大王，他們是九十二劫前弗沙佛時期你的親族，他們偷吃了給僧團的供養而投生在餓鬼道，在輪迴期間問了拘留孫佛等諸佛後，[諸佛]他們說了這樣那樣[的話]，這麼久以來都在期待你的布施，昨天在你做布施時他們沒有得到功德，所以才那樣做的。”

“尊者，我現在也供養的話他們能得到嗎？”

“可以的，大王。”

國王邀請了以佛陀為首的僧團，在第二天做了大供養後，做了功德回向：“尊者，願自此那些鬼眾獲得天界的飲食。”他們確實就那樣獲得了。

次日，他們展現出赤身裸體的形相，國王告訴[佛陀]：“尊者，今天他們赤身裸體地現行了。”

“你沒有布施衣服，大王。”

國王次日供養了以佛陀為首的僧團袈裟後回向：“願自此那些鬼眾獲得天界的服飾。”剎那間，餓鬼們就出現了天界的服飾。他們脫離了餓鬼界成為了天神。

導師做了以“彼等立牆外……”（《小誦》7.1；《餓鬼事》14）為開頭的牆外（經）的隨喜回向。當回向結束時，八萬四千的眾生領悟了法。導師說完這結髮三兄弟的故事後就說了這個開示。

“尊者，那麼上首弟子他們又造了什麼（業）呢？”

“他們有為[成為]上首弟子而發願。”

在距今一個不可數又十萬劫前，舍利弗（Sāriputta）出生在一個富有的婆羅門家庭，是名叫薩拉達（Sarada）的青年，目犍連（Moggallāna）則是投生於一個富有的家主家，

是名叫吉運增（**Sirivaḍḍhana**）的家主。他倆成為了[從小]玩泥巴的朋友。

其中的薩拉達青年在父親過世時繼承了許多財產。一天，他來到一處僻靜處思惟到：“我只知道今生，不知來世。有生之眾生必有死，我應該成為一名出家人，然後尋找解脫之法。”他去到他朋友那說：“我的朋友吉運增，我要去出家尋找解脫之法，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出家？”

“我不行，朋友，你獨自去出家吧。”

薩拉達這樣思考：“去往來世時，不能帶著朋友和親戚前往，只有自己所造的[業]屬於自己。”

從那時起，他就命人打開他的藏寶室，給孤獨的旅客、窮人和乞丐做了大布施，然後去到一座山腳下出家成為一位隱士。一位、兩位、三位……這樣跟隨他出家的結髮者有了七萬四千人。他獲得了八定、五神通，並教導那些結髮者遍禪的遍作，他們也都獲得了八定、五神通。

那個時候名為最高見（**Anomadassī**）的佛出現於世。[出生的]城市名為旃達瓦帝（**Candavatī**），父親是名為耶舍瓦（**Yasavā**）的刹帝利，母親是耶輸陀羅（**Yasodharā**）皇后，菩提樹是阿見樹²⁹，雄者（**Nisabho**）和至上

（**Anomo**）為兩位上首弟子，瓦盧諾（**Varuṇo**）為他的[首要]施主，美顏（**Sundarā**）和善意（**Sumanā**）是兩位上首女弟子，壽命為十萬歲，身高五十八腕尺³⁰，身光散播十二由

²⁹ **ajjunarukkho**, 產於熱帶亞洲的欖仁樹屬。

³⁰ 一腕尺等於手肘至指尖的距離或兩個張手，1 腕尺=46~56 cm。

旬³¹，有十萬隨行比丘。

一天清晨，佛陀從大悲定中出定，觀察世間時看到了薩拉達隱士，了知：“今天我去到薩拉達隱士處講法，將會有大利益，他將發願[成為]上首弟子，他的好友吉運增將[發願成為]第二上首弟子，開示結束時，他的七萬四千結髮者隨從將成就阿羅漢，我應當前往彼處。”然後拿上自己的衣鉢，沒有告知其他任何人，如同獅子一般獨行。

在薩拉達的同伴們都去採摘各種水果的時候，佛陀決意“我要讓他知道我是佛陀”，然後在他的目視下從天而降，站在地上。薩拉達隱士看到佛陀的威力和相好，想起了關於看相的經典，知道：“具有這些相的人，在家就是轉輪王，出家就是在此世間打破輪迴屋頂（貪嗔等煩惱）的一切知智的佛陀。這個人無疑是佛陀。”他前往迎接並五體投地禮拜後，鋪設了最高的座位給了[佛陀]。世尊在準備好的最高的座位上坐下，薩拉達則在一旁找了一個與自己相匹配的座位坐下。

這時那七萬四千個結髮者拿了諸多美味營養的果實來到老師那裡，看到佛陀跟老師的座位，便說道：“老師，我們遊方時[一直認為]‘在這個世界沒有比您更偉大的人了’，但我們[現在]覺得這個人比您更偉大哦。”

“小子們，你們說什麼呢？你們想讓一粒芥菜籽跟六百八十萬由旬高的須彌山一樣？小子們，不要拿我跟一切智的

³¹ 由旬：長度單位。據佛音論師說，為一隻公牛走一天的距離，大約七英里，即 11.2 公里。也有說 14 公里的。

佛陀進行比較。”

這些隱士心想：“如果這是個無關緊要的人，我們老師不會用這樣的比喻，一定是位很偉大的人！”於是所有人都頂禮[佛]足。

此時他們的老師對他們說：“小子們啊，我們沒有什麼合適的東西可以供養佛陀的，導師在托鉢的時候到來，我們就根據自己的能力來供養吧，你們把那些種種美味的果實都拿過來吧。”

讓他們拿過來後他就洗了手，自己親手放到如來的鉢裡。佛陀接受了水果，天神們則將天界的營養素加入到裡面。該隱士（薩拉達）還親自將水過濾後供養[給佛陀]。當佛陀在座位上用完餐尚未起坐時，薩拉達召集所有弟子坐在佛陀面前做應銘記之談論。

導師心念道：“讓兩位上首弟子跟僧團一起前來吧。”（兩位上首弟子）他們得知導師的心念後，跟十萬位漏盡的同伴前來禮敬導師後站在一旁。

然後薩拉達隱士告訴弟子們：“夥伴們，佛陀的座位太低了，十萬沙門還沒有座位，今天你們應當向尊貴的佛陀表達敬意，去山腳采一些色香俱全的花過來吧。”由於談話花的時間較長，神通者之神通境界不可思量，一會兒的功夫這些隱士們就采來了色香具足的鮮花，為佛陀敷設了一由旬大的鮮花座，為兩位上首弟子[敷設了]三牛呼大小的[鮮花座]，為剩下的比丘們敷設半由旬等尺寸[的座位]，僧團最年輕[比丘]有一烏沙巴³²大小[的座位]。

³² Usabha，長度單位，一烏沙巴為 140 腕尺長。

不應想：“一個隱居處怎麼能施設這麼大的座位呢？”神通的境界，不可思議。當這樣施設好座位以後，薩拉達隱士在如來前合掌而立，說道：“尊者，為了我們長久的利益和快樂，請登上此花座吧。”因此有言：

種種花及香，準備在一處；

花座已敷設，誦出如是言：

大雄！

我設此花座，與您甚相宜；

我心存淨信，請入坐花座，

佛陀七晝夜，坐於鮮花座，

我心得淨信，天神共歡悅。

在導師如此坐著時，兩位上首弟子和其他的比丘們也都坐在為他們各自敷設的座位上。薩拉達隱士則站著手握一把巨大的花傘遮在如來頭上。導師[作意：]“願這隱士的恭敬能有大果報！”便進入了滅盡定。得知導師入定後，兩位上首弟子和其他的比丘弟子們也都入定了。在如來七天坐著入滅盡定期間，[薩拉達的]弟子們到了托鉢時間就食用森林裡的根莖和大小果實，其他時間就合掌立在佛陀面前。而薩拉達隱士則沒有去找吃的，他只是拿著花傘享受喜樂度過了七天。

當導師從滅盡定中出定後對坐在他右手邊的首席上首弟子雄者（Nisabha）長老說：“雄者！向這些行禮敬的隱士們做花座的隨喜祝福吧！”長老就有如從轉輪聖王處獲得賞賜的大將軍一般，充滿喜悅地住立於弟子波羅蜜智開始做布施花座的隨喜祝福。

在他結束時[佛陀]對第二上首弟子說：“比丘！你也開示法吧。”至上（**Anoma**）長老思維三藏佛語後做了佛法開示。沒有一個人憑藉兩位上首弟子的開示而開悟。這時，導師住於不思議之佛境界開始講法。開示結束時，除薩拉達隱士外的其餘七萬四千結髮者都成就了阿羅漢。佛陀伸手招呼：“來吧，諸比丘！”頓時他們全都鬚髮自落，[出家人的]八種必需品系著於身。

為什麼薩拉達隱士沒有證得阿羅漢呢？因為他的心有散亂。據說他從一開始聽聞坐於佛陀次座的上首弟子住立於弟子波羅蜜智開示的佛法時，他就生起了這樣的心：“啊，願我能在未來某尊佛陀的教法下獲得這位弟子所獲得的職責。”由於這樣的尋思他沒能證得道果。然後他禮拜了如來，當面問道：“尊者，坐在您傍邊的這位比丘在您的教法裡是什麼人？”

“他是我所轉起的法輪的接替轉起者、達弟子波羅蜜智的頂峰者、徹知十六種智慧的住立者、我教法中的上首弟子，名為雄者。”

他如此發願道：“尊者，以這七天我手持花傘所施的恭敬的果報，不求未來成為帝釋天帝或梵天，只求未來如此雄者長老一般，成為某位佛陀的上首弟子。”

導師心想：“這個人的願望能實現嗎？”然後通過發出未來分智查看時，看到未來一個不可數又十萬大劫後，他的願望會實現。由於看到了就對薩拉達隱士說：“你的這個願望將不會落空的。未來一個不可數又十萬大劫後喬答摩佛陀會出世，他的母親將是名叫摩訶摩耶（**Mahāmāyā**）的皇後，他的父親叫做淨飯（**Suddhodana**）的大王，他的兒子名

為羅睺羅（Rāhula），他的侍者叫阿難（Ānanda），第二位上首弟子叫做目犍連（Moggallāno），而你則將成為他的首席上首弟子，名為法將舍利弗（Sāriputta）。”在如此向隱士講解做完開示後，佛陀在比丘僧團的圍繞下乘空而去了。

薩拉達就去到與他同住的長老們面前指派他們給朋友吉運增送去消息：“尊者們，請去告訴我的朋友‘你的朋友薩拉達隱士已在最高見佛陀足下發願，未來成為喬答摩佛陀教下的首席上首弟子，請您去發願成為第二上首弟子吧。’”這樣囑託以後，他從另一邊前去在長老們之前站立在了吉運增家主的門前。

吉運增[招呼道]：“我的聖尊好久沒來了。”讓他在座位上坐下，自己則坐於較低的座位上，問道：“尊者，怎麼沒見您的弟子陪同呢？”

“是的，朋友，最高見佛來到我們的隱居處，我們盡自己的能力向他表達了尊敬，導師向所有人開示了法，開示完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證得了阿羅漢出家了。我見了導師的首席上首弟子雄者長老後，我發願成為未來喬答摩佛陀教下的首席上首弟子，你也發願成為他教法下的第二上首弟子吧。”

“尊者，我跟佛陀並不熟悉。”

“我來負責跟佛陀說，你準備大供養就好。”

吉運增聽了他的話，就在自己家門口以皇家規格準備了八伽利沙³³大小的一片平地，鋪上沙子，灑上黃檀花等五種鮮

³³ Karīsa：伽利沙，面積單位，大約一英畝。

花，以藍蓮花做屋頂設置了一個棚屋，命人擺置好佛陀的座位和其他比丘的座位，還準備了大量的供品等，就示意薩拉達隱士去邀請佛陀。

[薩拉達]隱士就帶著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一起來到他的住處。吉運增也前去迎接，從如來手中接過鉢，邀請其進入棚屋，當以佛陀為首的僧團在佈置的座位上入座後，他為他們供養了施水³⁴並招待以美味的食物，用餐過後還給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披上昂貴的衣料，說道：“尊者，此[次供養]並非為了小小的地位，請這七天裡都這樣行悲憫[接受供養]吧。”導師同意了。

他就這樣行了七天的供養，然後禮敬世尊合掌站著說道：“尊者，我的朋友薩拉達隱士發願要成為彼[喬答摩]導師的首席上首弟子，我也願成為他的第二上首弟子。”

導師觀察未來，看到他的願望會實現，就回答：“距今過一個不可數又十萬大劫後，你會成為喬答摩佛陀的第二上首弟子。”

聽了佛陀的回答，吉運增感到非常高興。導師做了餐食的隨喜回向後就在隨從們的陪同下回了寺院。

“諸比丘，我的這[兩個]兒子當時就是這樣發願的，他們根據[自己的]願而獲得[成就]，並非我看臉而給。”

當[佛陀]這樣說時，兩位上首弟子禮敬了世尊，說：“尊者，我們倆還是在家人時，一起去到山頂觀看節日慶典……”講述了直到遇到阿說示長老（Assaji）證得入流果以來當前的所有經歷。

³⁴ 滴水回向的水，古代是在用餐前滴在受施者手上。

“尊者，我們回到我們的老師刪闍耶那裡想把他帶到您座下，並告訴了他，他的見解毫無價值以及來這裡的功德。他說‘現在對我而言，作為弟子而生活就如同大水缸成了小水瓢一樣，我不能成為弟子而生活’。我們跟他說：‘老師，現在大眾都手拿香、花等前去禮敬佛陀，您要怎麼辦呢？’

“[他回答：]‘這個世界是智者多還是愚人多呢？’

“[我們]說：‘愚人。’

“[他]說：‘既然如此，有智慧的將會去到有智慧的沙門喬答摩那裡，愚笨的將來到我這愚人這裡。你們去吧。’他不想來，尊者。”

聽了此事，導師說：“諸比丘，刪闍耶由於自己的邪見抓取非核心的以為是核心，而把核心的當作非核心。而你們則因自己的智慧知道核心的是核心，非核心的為非核心，捨棄了非核心的只獲取核心的。”說完後，誦出這些偈頌：

11.

**asāre sāramatino, sāre cāsāradassino,
te sāraṃ nādhigacchanti, micchāsaṅkappagocarā.**

非核心思為核心，核心視為非核心；
行於邪思維之境，彼等不抵達核心。

12.

**sārañca sārato ñatvā, asārañca asārato,
te sāraṃ adhigacchanti, sammāsaṅkappagocarā.**

核心知其為核心，非核心為非核心；
行於正思維之境，彼等能抵達核心。

在此[偈頌中]，“非核心思為核心”（*asāre sāramatino*），意思是，四資具³⁵與十種邪見³⁶及作為它們的親依止的法談是名這裡的‘非核心’，於此誰視為核心。

“核心視為非核心”（*sāre cāsāradassino*），是基於十件事的正見及作為其親依止的法談，這名為核心，於此“這不是核心”誰視為非核心。

“彼等[不抵達]核心”（*te sāraṃ*），他們執取那邪見，通過欲尋等成為行於邪思惟行境者，不達於戒的核心、定的核心、慧的核心、解脫的核心、解脫知見的核心以及究竟核心之涅槃。

“[知]核心……”（*sārañcā*），知道那戒的核心等“這名為核心”，上面所說的非核心知道“這非核心”。

“彼等[能抵達]核心”（*te sāraṃ*），彼等智者獲得如此正見，以出離思惟等成為行於正思惟行境者，他們抵達如上所說的核心。

偈頌結束時眾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是一個利益會眾的開示。

第八、舍利弗長老的故事[終]。

9. 難陀長老的故事

Nandattheravatthu

³⁵ 衣、食、住、藥四資具。

³⁶ 無施、無祭祀、無供奉、無善惡業果報、無此世、無他世、無母、無父、無化生有情、世上無沙門婆羅門能以自己的智慧作證並宣稱此世與他世。

劉麗文譯

“屋不善覆蓋……”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尊者難陀（Nanda）而說的。

導師轉了至上的法輪之後就去了王舍城，住於竹林。
“你們把我的兒子帶來[給我]看看吧。”淨飯王派去的各有一千隨從的十個使者，其中最後一個迦留陀夷（Kāludāyi）前去並證得了阿羅漢果，他知道是該去[向淨飯王覆命]的時候了。於是他[向佛陀]讚歎了路途的景色，[佛陀]在兩萬個漏盡者的陪同下，被他帶領著來到了迦毗羅衛城（Kapilapura）。

在親族的集會上，[佛陀]降下花雨，講了《毘輪安多羅本生》（Vessantarajātaka，《本生》2.22.1655）。次日，他入城托鉢，講了偈頌“奮起勿放逸……”（《法句》第168

偈），令父親證得了入流果。講了偈頌“當行善法行……”

（《法句》第169偈）令大愛道（Mahāpajāpati）證得入流果，令國王證得一來果。在用餐結束時，他基於談論羅睺羅（Rāhula）之母的德行，講了《月亮緊那羅本生》³⁷

³⁷ 這是佛陀成佛後回到家鄉，與耶輸陀羅（耶輸陀羅）見面時，淨飯王先向佛陀講述兒媳之德：她在聽聞你穿袈裟後，她也穿袈裟；在聽聞你捨棄花蔓等[裝飾]後也棄之；在聽聞你睡地上後她也睡地上。你出家她成為寡婦後，她不接受其他國王的贈禮，如此對你堅貞不渝。佛陀說在此最後生她如此對我不足為奇，過去他們投生為畜生緊那羅（Kinnara，人頭鳥，善歌舞）時（本生第485篇），她

（Candakinnarijātaka，《本生》1.14.18）。

在這後的第三天，佛陀走進了難陀王子的灌頂、喬遷新居、婚禮儀式上托鉢，他把鉢放在難陀王子的手上，講了祝福的話後，就從座位上起來走了出去，沒有從難陀王子手上接過鉢。出於對如來的尊敬，難陀王子無法說：“尊者啊，拿著您的鉢吧。”他這樣想：“他在臺階上就會拿鉢了。”導師走到那個位置還是沒有拿。難陀心想：“到臺階下就會拿了。”導師到那裡也沒有拿。他心想：“他到王宮的庭院中就會拿了。”導師到那裡也沒有拿。很想回去的難陀王子不情願地走著，出於對導師的尊敬，他不能說：“您拿著鉢吧。”他邊走邊想著：“他到這裡就會拿了，他到那裡就會拿了。”

那時，其他的女人看到難陀，就報告給新娘國美（Janapadakalyāṇī）說：“貴女子啊，世尊把難陀王子給帶走了，他要讓你失去他。”於是她帶著還滴著水，梳了一半的頭髮急忙跑來說：“尊貴的公子啊，請趕快回來吧！”她的話如同梗在他心中一般。

導師沒有從他手裡拿鉢，把他領回了寺院說：“你要出家嗎，難陀？”

出於對佛陀的尊敬，他沒有說“我不出家”，而是說：

也對自己堅貞不渝，不被他人所誘去。當時他們快樂地生活在雪山中，被一國王（後來的提婆達多）看到，國王對緊那羅女生起愛欲，於是想射箭殺死菩薩，娶緊那羅女為王后。菩薩中箭後暈倒在地，緊那羅女看到後以為菩薩已死對國王大聲呵斥，不願跟隨他，國王於是心灰意冷而離去。隨後在緊那羅女的悲痛請願下，帝釋天（後來的阿那律[阿那律]）將菩薩救活。

“好的，我將出家。”

導師說：“既然這樣你們就給難陀出家吧。”導師去到迦毗羅衛城的第三天，就使難陀出家了。

在第七天，羅睺羅之母將王子[羅睺羅]裝飾打扮了之後，將他送到了世尊跟前：“看，孩子，這位被兩萬個沙門圍繞著，身泛金色，形象如同梵天的沙門就是你的父親。他有一個大寶壺。自從他離開之後，我們就沒有見到過了。去吧，你去請求繼承它，說‘父親啊，我是個王子，灌頂之後我要成為轉輪王，我需要財富，請給我財富吧。對於父親所有之物，兒子是它們的主人’。”

王子就走到世尊面前，他得到了父親的愛，內心十分歡喜，說道：“沙門啊，你的影子[讓我感到]舒服。”然後又站著說了其他許多適宜他說的話。世尊食事已畢，祝福了他之後就從座位起身走了。羅睺羅王子說著“沙門啊，把遺產給我吧，沙門啊，把遺產給我吧”，跟隨著世尊。世尊也沒有讓王子回去，隨從也無法阻止王子跟隨著世尊。就這樣，他跟著世尊一起來到了僧園。

於是世尊心想：“他想要那父親的財富，那是會帶來輪迴的禍患的。那麼，我就把在菩提樹下得到的七種聖財給他吧。我將使他成為出世間財富的主人。”於是世尊就對舍利弗長老說：“這樣的話，舍利弗，你給羅睺羅王子剃度出家吧。”長老就給王子剃度出家了。

王子出家之後，國王非常痛苦。他無法承受他的痛苦，就請求世尊說：“善哉，尊者，聖尊，不要給那些沒有得

到父母許可的孩子剃度出家。”世尊就給予了他這個恩典³⁸。有一天在王宮中，世尊用罷早餐，淨飯王坐在一旁說：“尊者啊，你在修苦行的時候，有一個天神走近我說：‘你的兒子死了。’我不相信他的話，就否定他說：‘我的兒子不會未得菩提就死的。’”

[佛陀說：]“如今你怎麼會相信[這樣的話]呢？在過去，連有人給你看了骨頭，說‘你兒子死了’，你都不相信。”為引出此義，[佛陀]說了《大法護本生》³⁹（Mahādhammapālajātaka，《本生》1.10.92），在偈頌結束的時候，國王證得了不來果。

佛陀令父親證得三果之後，他就在比丘僧團的圍繞下又來到王舍城，承諾了給孤獨長者（Anāthapiṇḍika）會去舍衛城，在祇陀林的寺院完成時，就去那裡居住了。

就在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尊者難陀心生疲厭，對比丘們這麼說道：“賢友，我不樂於修梵行，我不能堅持梵行，我要棄學（戒定慧三學）還俗。”

世尊聽說了這個事情，就派人找來難陀，對他說：

³⁸ 為此佛陀定制學處：不得給與未獲得父母許可者出家。若給與者，犯惡作。（《律藏大品·第一大篇》第54節第6段）

³⁹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447篇），菩薩投生在一個婆羅門家庭，由於這個家庭的人都持戒修善，七代中無一人夭折，都是年老才死。後來菩薩在一個著名的老師（後來的舍利弗尊者）那裡學習技藝，當他的老師得知此事後想要一探究竟，於是拿了一個山羊頭骨來到菩薩家中，出示給菩薩的父親（後來的淨飯王），告知他兒子已死。菩薩父親看罷拍手大笑，說絕無可能，並告知自己家族的人年青時不死之因。

“這是真的嗎？難陀，你對很多比丘說‘賢友，我不樂於修梵行，我不能堅持梵行，我要棄學還俗’？”

“是這樣的，尊者。”

“難陀，那你為什麼不樂於修梵行，不能堅持梵行，要棄學還俗？”

“尊者啊，釋迦女國美從家裡出來，帶著梳了一半的頭髮，抬頭對我說‘尊貴的公子啊，請趕快回來吧！’尊者啊，我想著[她說的]那話而不樂修梵行，我不能堅持梵行，我要棄學還俗。”

於是世尊就抓住尊者難陀的手臂，以神通力把他帶往 忉利天。在路上，佛陀讓他看在一片燒焦的土地上有一個 燒焦的樹樁，上面坐著一隻耳朵、鼻子和尾巴都燒爛了的猴子。然後佛陀又讓他看了忉利天宮中前來侍奉帝釋天帝的五百個鵠足天女。鵠足天女就是腳如鵠子一樣呈紅色的天女。

讓他看了之後，[佛陀]說：“難陀，你覺得怎樣？釋迦族的國美和這五百個鵠足天女，誰更漂亮、更美麗、更賞心悅目呢？”

[難陀]聽了這話答道：“釋迦族的國美和這五百個天女比，就如同是耳朵、鼻子和尾巴都燒爛了的猴子一樣，她比不上她們，也達不到她們的零頭，連零頭的零頭都達不到。這五百天女更漂亮、更美麗、更賞心悅目。”

“歡喜吧，難陀，歡喜吧，我保證你會得到五百個鵠足天女。”

“尊者啊，如果世尊保證我得到五百個鵠足天女，尊者啊，那我將在世尊面前樂修梵行。”

於是世尊就帶著尊者難陀從那裡消失，出現在祇陀林。比丘們聽說“據說世尊的弟弟，姨母之子尊者難陀是為了天女的緣故修梵行，據說世尊向他保證會得到五百個鵠足天女”。於是尊者難陀的比丘朋友們都以“傭工”和“生意人”來說他：“傭工尊者難陀，生意人尊者難陀。他是為了天女的緣故而修梵行。據說世尊向他保證會得到五百個鵠足天女。”

當時尊者難陀被比丘朋友們說的“傭工”和“生意人”弄得苦惱、羞愧、厭惡，於是他獨自遠離，不放逸而奮發、自我努力而住。不久之後，他於現法中親自證知並安住於彼無上的梵行目標，為了這個目標，良家子們徹底地離開家庭而出家。他徹知了“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再無後有”，尊者難陀成為了阿羅漢之一。

在夜裡，有個天神將整個祇陀林照亮，走近導師，向他頂禮之後說：“尊者啊，佛陀的弟弟，姨母之子尊者難陀因滅盡了諸煩惱，於現法中親自證知了無漏的心解脫和慧解脫而住。”

世尊也生起了智：“難陀因滅盡了諸煩惱，於現法中親自證知了無漏的心解脫和慧解脫而住。”

在那一夜結束時，尊者難陀也走近世尊，禮敬後說：“尊者啊，世尊曾保證我會得到五百個鵠足天女，尊者啊，我要向世尊解除這個諾言。”

“我也以心了知了你的心而得知‘難陀因滅盡了諸煩惱，於現法中親自證知了無漏的心解脫和慧解脫而住’。天神也告訴我此事：‘尊者啊，尊者難陀因滅盡了諸煩惱，於現法中親自證知了無漏的心解脫和慧解脫而住。’難陀啊，當你

無所取著，心從煩惱中解脫出來時，當時我就解除了這個諾言。”知道了這點之後，世尊在當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歎：

“該比丘！

他已度泥潭，征服於愛刺；
到達癡滅盡，苦樂不動搖。”

（《自說》22）

有一天，比丘們問尊者難陀：“難陀賢友啊，以前你說‘我[對梵行生活]疲厭了’，現在你還說嗎？”

“賢友，我已對在家的生活沒有執著了。”

聽到這話，比丘們去到世尊那，將此事告知說：“尊者難陀說謊話，聲稱究竟智。前些天他說‘我疲厭了’，現在又說‘我對在家的生活沒有執著了’。”

世尊說：“諸比丘，前些天難陀自己如同一個不善覆蓋的房子，現在則如同一個善覆蓋的房子。自從他看了天女之後，他就努力追求出家的至上目標，現在他達到了。”說完，誦出這些偈頌：

13.

yathā agāraṃ ducchannaṃ, vuṭṭhī samativijjhati,
evaṃ abhāviṭaṃ cittaṃ, rāgo samativijjhati.

屋不善覆蓋，雨水穿漏之；
如是未修心，貪欲滲透之。

14.

yathā agāraṃ succhannaṃ, vuṭṭhī na samativijjhati,

evaṃ subhāvitam cittaṃ, rāgo na samativijjhati.

如屋善覆蓋，雨水不滲透；

如是善修心，貪欲不滲透。

在此[偈頌中]，“屋”（agāraṃ），某個房子。

“不善覆蓋”（ducchannaṃ），粗劣地覆蓋，[屋頂]上面有很多洞。

“漏”（samativijjhati），雨水穿透[屋頂]。

“未曾修習”（abhāvitam），正如雨[穿透]房子，貪欲滲透沒有修習的心。不單單是貪欲，瞋、癡、慢等所有煩惱都會極大地滲透這樣的心。

“善修習”（subhāvitam），通過培育止、觀而善修習。就如同雨水不能打穿善覆蓋的房子一樣，貪染等諸漏無法滲透這樣的心。

在偈頌結束的時候，有很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這是一場對大眾有利益的開示。

於是比丘們在法堂中說到：“賢友啊，佛陀真是不可思議！因國美而悶悶不樂的尊者難陀，被世尊用天女做誘餌給調伏了。”

導師走進來問道：“諸比丘，你們坐在一起談論何事？”

他們回答：“說這個呢。”

“諸比丘，不但今世，在過去世他也曾被我以異性誘使而調伏。”說完，[世尊]就講了過去的事：

從前，在梵授王（Brahmadatta rajja）統治波羅奈（Bārāṇasi）的時候，有個住在波羅奈的商人，名叫伽婆陀（Kappaṭa）。他有一頭驢，馱著陶器等貨物一天能走七由

旬。有一次，他趕著馱著貨物的驢來到答格西喇（Takasila），在發貨的時候，他就把驢撇開讓它走走。

於是他的這頭驢就沿著河邊走，看見了一頭母驢就走近它。母驢向它打招呼道：“你從哪來呀？”

“從波羅奈。”

“做什麼事？”

“做生意。”

“你馱了什麼貨物？”

“陶器。”

“你馱著這麼多貨物[每天]走多遠？”

“七由旬。”

“在你走的各個地方，有人按摩你的腳和背嗎？”

“沒有。”

“這樣的話，你一定經受了很大的痛苦吧。”當然沒有人按摩畜生的腳和背，母驢這麼說是為了與它建立愛欲的聯繫。

它聽了母驢的話就悶悶不樂。伽婆陀發了貨物就來到它跟前說：“來吧，夥計，我們走吧。”

“你走吧，我不走。”

商人一次次地請求它之後，就心想：“它不願意，我就罵它帶它走。”然後說出偈頌：

“吾為爾做鞭，刺長十六指。

吾將割爾身，驢子爾當知！”

驢子聽到這話，便說：“這樣的話，我也知道該對你做什麼。”便說此偈：

“爾為吾做鞭，刺長十六指。
吾當前住立，吾當後飛蹄；吾
當落爾齒，伽婆陀當知！”

商人聽到這話，心想：“它為什麼說這話呢？”他四處張望，看到了那頭母驢。“它一定是被她教的，我就說‘我將為你帶來一頭這樣的母驢’，用異性來誘使它走。”便說此偈：

“驢子爾當知，我將給爾妻；
四蹄海螺面，遍體皆美麗。”

聽到這話，心滿意足的驢子便說偈頌：

“爾將給我妻，四蹄海螺面，
遍體皆美麗，伽婆陀當知，吾
當行更多，可十四由旬。”

伽婆陀說“這樣的話，來吧”，就帶著它來到自己[居住]的地方。幾天過去了，驢子對他說：“你不是跟我說‘我將給爾妻’嗎？”

“是的，我是說過，我不會食言的。我會給你帶來一個老婆，但是我只給你一頭驢的飼料。你的飼料可能夠也可能不夠你們兩個吃，這你得知道。你們倆一起生活之後，孩子們會出生。給你的飼料可能夠也可能不夠你和那很多的[驢仔]一起吃，這你得知道。”

驢子聽了他這麼說，就喪失了期待。

導師講了這篇佛法開示之後，就以此言結束了本生故事：“諸比丘，那時候的母驢就是國美，驢子是難陀，商人就是我。如是在過去世，他也曾被我以異性誘使後而調伏。”

第九、難陀長老的故事[終]。

10. 純陀屠夫的故事

Cundasūkarikavatthu

文喜比丘譯

“此世他悲哀……”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竹林（Veluvana）時，就殺豬屠夫）而說的。

據說他以宰豬，吃、賣[豬肉]為生度過了五十五年。在饑荒的時候，他用一輛四輪車裝著稻穀去到鄉間，用一吶礪⁴⁰或兩吶礪稻穀換取村中的小豬仔，裝滿一車後就回去，將後院一個像牛棚一樣的地方圍起來，在那裡飼養它們。

在它們吃著種種植物和糞便長大的過程中，他想要殺哪頭豬，就把它牢牢地綁在柱子上，在[豬]身上的肉腫脹起來後，用一根方木棍敲打令肉更結實，當他知道肉已經結實了就撬開它們的嘴巴，塞一棍子在裡面，然後用銅壺將開水從嘴巴裡灌進去，那[開水]進入肚子帶著滾燙的糞便從肛門排出來，只要肚子裡哪怕還有一點糞便，[開水]就會污濁地排出來，當肚子裡乾淨了，[開水]就清澈乾淨地排出來。這時，將剩下的開水潑在[豬]背上，那黑皮就會褪去。然後他用草做的火把將毛燒掉，再用一把鋒利的刀子把頭砍下來，

⁴⁰ 吶礪：nāli 一種管形的計量容器，約四分之一公升。

用一個盆把流出來的血盛住。用接到的血就著肉一起煮熟，然後坐在妻兒中[一同]享用，吃完剩下的就賣掉。

他就這樣生活了五十五年。即使如來住在旁邊的寺院裡，他也從來沒有做過像用一束花來向佛陀表達禮敬或者供養哪怕一匙鉢食以及其他任何的功德。

那時他身體生病了，他還活著，大無間地獄的火就燒了上來。無間地獄的火灼熱到能讓一百由旬之外的人光是看一看就能亮瞎眼睛。對此[佛陀]也曾說：

“彼處鐵為地，熊熊燃火焰；
整個百由旬，一切時遍滿。”

（《中部》3.267；《增支部》3.36）

由於它比普通的火要熱太多了，龍軍長老（Nāgasena）曾說此比喻：“大王，即便如尖頂屋那麼大的岩石丟進地獄之火中片刻就消融，而投生彼處之眾生，因業力的緣故卻如在母胎中一般不會被溶解。”（《彌蘭問》2.4.6）

當那灼熱出現在他[身上]時，與[他所造的]業相似的情況也出現了。他就在房子裡發出豬叫聲並用膝蓋在地上爬，也去往[屋子的]前面和後面。於是他的家人就將他牢牢抓住並堵住嘴巴。業果是誰也不能阻止的，他依舊嚎叫著到處爬。周圍七個家庭裡的人們都無法睡覺。由於不能阻止受到死亡威脅的他出去，所有家人為了讓他在裡面不能出去走，就把家裡所有的門都關上，並在外面團團守住。他就在房子裡被地獄之火燒得嚎叫著到處爬。這樣爬了七天，第八天時死去投生到了無間地獄。無間地獄[的情形]，如《天使經》所述（Devadūtasutta，《中部》3.261；《增支部》3.36）。

眾比丘從他家門口經過，聽到那些聲音以為是豬叫聲，去到寺院，坐在導師面前這麼說：“尊者，殺豬屠夫純陀的家門緊閉，在殺豬，今天是第七天了，我想他家是有什麼慶典。尊者，他殺這麼多豬，一點慈悲心都沒有，像如此般殘酷粗暴的有情我們還真是從來沒有見過。”

導師說：“諸比丘，這七天他不是殺豬，是與他[所造]的業相應的果報出現了，他還活著，無間地獄的火就出現了。因這個火的灼熱令他在家裡像豬一樣地嚎叫著爬了七天，今天死去，投生到了無間地獄。”

[比丘們說：]“尊者，他此世此般悲，死後投生亦是悲。”

[佛陀說：]“是的，諸比丘，不論在家或出家，放逸者兩處都悲哀。”然後說出以下偈頌：

15.

**idha socati pecca socati, pāpakārī ubhayattha socati,
so socati so vihaññati, disvā kammakiliṭṭhamattano.**

此世他悲哀，死後也悲哀；
造作惡事者，兩處皆悲哀；
見己染汙業，他悲他苦惱。

在此[偈頌中]，“造惡者”（**pāpakārī**），造作種種惡業的人。

“我確實沒做功德，造了惡業”，臨死時必定如此[思維]，[即]“此世他悲哀”（**idha socati**），這是他的業帶來的悲哀。

承受果報時即“死後悲哀”（*pecca socati*），這是他在另一個世間裡果報帶來的悲哀。

如此他“兩處都悲哀”（*ubhayattha socati*）。

正因此，還活著的殺豬屠夫純陀“他悲哀”（*so socati*）。

“見[己]染汙業”（*disvā kammakiliṭṭha*），見到自己的染汙業（惡業）後遭受種種悲泣。

偈頌結束時，許多人證得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十、純陀屠夫的故事[終]。

11. 如法優婆塞的故事

Dhammikaupāsakavatthu

劉麗文譯

“現世他歡喜……” 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jetavana*）時，就如法優婆塞而說的。

據說在舍衛城，曾有五百個如法的優婆塞，他們每個人都各自有五百名優婆塞隨從。他們中最年長的那個有七個兒子、七個女兒，他們每個人分別布施行籌粥⁴¹、行籌食、半月食、邀請食、布薩食、客至食、僧團食、兩安居食，他們所有人生性都與父親相似（樂善好施）。這十四個兒女和優婆塞以及他的妻子進行十六種行籌粥等[食物的]布施。

⁴¹ 僧團通過抽籤來決定哪些人前往施主家應供的一種布施方式。

如此他和妻兒們都是具戒的、善法、好樂布施之人。

後來，他生病了，命行衰減。他想要聽法，就派人去到導師那裡說：“請為我派八個或十六個比丘過來吧。”導師派了[比丘前去]。他們去到那裡圍繞在他床前，在施設的座位上坐下了。優婆塞說：“尊者，我將很難再見到聖尊們了，我很虛弱，請為我誦一部經吧。”

“優婆塞啊，您想聽哪一部經呢？”

“所有佛陀都不捨棄的《念處經》。”

他們就開始誦經：“諸比丘，這是眾生的唯一清淨之道。”（《長部》2.373；《中部》1.106）

就在這個時候，被各種飾物裝飾的，由千頭信度馬拉著的一百五十由旬大的六輛馬車，從六個天界而來。站在車上的天神說：“我們要帶你來我們的天界，我們要帶你來我們的天界。嘿！就如同打碎土制的容器之後，拿上一個金的容器一樣，請投生到我們的天界來享受吧，請投生到我們的天界來享受吧。”

優婆塞不願意佛法開示被打斷，就說：“等等，等等。”比丘們以為他在制止他們，就沉默了。

於是他的兒子和女兒就大聲哭起來道：“從前，我們的父親聽法從不饜足，現在讓請來比丘們誦經，自己又制止了[他們]，真是沒有不怕死的眾生啊！”

比丘們說“現在不讓[誦經]了”，就從座位上起身離去了。

優婆塞過了一會兒恢復了意識，就問孩子們：“你們為什麼哭？”

“父親啊，你把比丘們請來講法，自己卻制止了他們。於是我們想著‘真是沒有不怕死的眾生啊’就哭了。”

“聖尊們在哪裡？”

“他們以為‘不讓[誦經]了’就從座上起來走了，父親。”

“我不是在同聖尊們說話。”

“那您是和誰在說話呢？”

“從六個天界有天神乘著六輛裝飾華美的車來停於空中，說‘我們的天界確實快樂啊，我們的天界快樂’，我在和他們說話。”

“父親，車在哪裡啊，我們沒看見啊。”

“有為我串花嗎？”

“有的，父親。”

“哪個天界令人愉悅？”

“所有菩薩和佛陀的父母所居住的兜率天（Tusita）令人愉悅，父親。”

“這樣的話，你們就說‘讓它粘在從兜率天來的車上吧’，把花環扔上去。”他們就扔了。它粘在[兜率天的]車軛上，懸在空中。大眾只看得到花，看不到車。

優婆塞說：“你們看這花環。”

“是的，我們看到了。”

“它掛在了從兜率天來的車上，我將去兜率天。你們不要擔心。如果想投生到我那裡，就按我做過的方式修功德吧。”說完，他就去世了，登上了天車。他立刻投生為一位天神，身量有三牛呼那麼高大，被六十車的飾物裝飾著，由上千個天女圍繞著，一座有二十五由旬的黃金宮殿出現了。

那些比丘回到寺院，世尊問道：“諸比丘，優婆塞聽法了嗎？”

“是的，尊者，但是在中間他說‘等等’，制止了我們。然後他的子女就哭泣起來。我們以為‘現在不讓[誦經]了’，就從座位上起來離開了。”

“諸比丘，他不是在跟你們說話，是從六個天界來的六個天神駕著六輛天車來邀請優婆塞。他不願意講法被打斷，所以才和他們這麼說。”

“是這樣啊，尊者。”

“是這樣的，諸比丘。”

“現在他投生到哪裡了呢？”

“在兜率天，諸比丘。”

“尊者，此世他在親族中快樂地來往，現在他又投生到了歡樂的地方。”

“是的，諸比丘，不放逸的在家人或者出家人處處皆歡喜。”說完，誦出此偈：

16.

idha modati pecca modati, katapuñño ubhayattha modati,
so modati so pamodati, disvā kammavisuddhimattano.

現世他歡喜，死後亦歡喜；

做諸功德者，兩處皆歡喜；

見自業清淨，歡喜複悅意。

在此[偈頌中]，“做諸功德者”（katapuñño），是指做了各種善業的人，他想：“我確實沒做過惡業，我做了善

業”，他在此世因[善]業而歡喜，死後他因[善]果報而歡喜。如此名為“兩處皆歡喜”（ubhayattha modati）。

“業清淨”（kammavisuddhiṃ），是指如法的優婆塞看到自己的業清淨、具足福業而後去世，他之前在這個世界裡很歡喜，去世之後在來世也很歡喜。

在偈頌結束的時候，很多人證得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十一、如法優婆塞的故事[終]。

12. 提婆達多的故事

Devadattavatthu

劉麗文譯

“現世他受苦……”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Jetavana）時，就提婆達多（Devadatta）的事而說的。[佛陀]詳說了提婆達多從出家開始到他陷入大地相關的所有本生故事。在此略說：

有一個名叫阿奴夷（Anupiya）的末羅族（Malla）小鎮，導師住在小鎮旁邊的芒果林時，有一天，八萬個親族通過他的如來之[三十二]相認出了他，他們認為：“不管他是國王還是佛陀，他都將會被一群剎帝利圍繞而行。”選拔了八萬名[釋迦族剎帝利]子。

在他們大部分人都出家之後，看到名為跋提梨迦（Bhaddiya）的國王、阿那律（Anuruddha）、阿難（Ānanda）、婆咎（Bhagu）、金毘羅（Kimila）、

提婆達多（Devadatta）這六位釋迦子還未出家，人們就說：

“我們讓自己的孩子出家，這六個不是釋迦族的親族嗎？為什麼他們不出家呢？”

於是，釋迦族的摩訶男（Mahānāma）就走近阿那律說：“兄弟，我們家中還沒有人出家，是你出家，或是我出家？”阿那律是個嬌貴的少年，很富足，連“沒有”這句話都從未聽過。

有一天，他們六個剎帝利在玩彈珠遊戲（以蛋糕為賭注），阿那律輸了蛋糕，就派人去取蛋糕，他的母親就準備了蛋糕送去。他們吃了就再玩。然後他一次又一次地輸了，他母親一而再地給他送去了蛋糕，這樣送了三次之後，到第四次時他母親就派人告訴他：“沒有蛋糕了。”由於他從來沒有聽過“沒有”這句話，他就以為這也是蛋糕的一種類型，就派人說“給我拿來沒有蛋糕吧。”

母親聽到“太太啊，請您給沒有蛋糕吧”，就想：“我兒子從來沒聽說過‘沒有’這句話，通過這個方式，我就讓他知道‘沒有’的意思吧。”她就拿了一個空的金碗，用另一個金碗扣上，派人送過去了。

守護城市的諸天神想到：“釋迦族的阿那律作為安那跋拉（Annabhāra）的時候，曾經把自己的那份食物供養給辟支佛婆利吒（Upaṇiṭṭha），並發願：‘願我不再聽見‘沒有’這句話，願我不要知道生產食物的地方。’如果他看見了空碗，我們就不能進入天神的集會了，我們的頭會裂成七瓣。”於是他們就用天界的蛋糕把那個碗裝滿了。把碗放到球臺後，剛一打開，蛋糕的香味就彌漫了整個城市。蛋糕一放進嘴裡，

它就衝擊了七千條味覺神經。

他（阿那律）想：“我母親不愛我，因為她這麼久以來從沒給我做過這個沒有蛋糕，從此之後，我再也不吃除此之外的其他蛋糕了。”他回家就問母親：“母親，你愛不愛我呀？”

“孩子，就像眼睛之於獨眼者一樣，就像心臟一樣，你是我最珍愛的。”

“那您為什麼這麼久以來從未給我做過沒有蛋糕，媽媽？”

她就問侍童：“碗裡有什麼東西嗎，孩子？”

侍童就說：“太太啊，碗裡滿滿地裝著蛋糕，這樣的蛋糕我之前從未見過。”

她想道：“我的兒子一定是有功德的人，是發過願的人。一定是天神用蛋糕把碗裝滿送去的。”

於是兒子就說：“母親啊，從今以後，我再也不吃除此之外的其他蛋糕了，您就只給我做沒有蛋糕嘛。”

從此之後，他只要說“我想吃蛋糕”，她就將一個空碗用另一個碗扣上，然後命人送去。在他還在家中的時候，都是天神們給他送蛋糕。

他連這個都不知道，怎麼會知道出家是什麼呢？所以他問兄長：“這個出家是什麼呀？”

兄長說：“把頭髮和鬍鬚剃掉，穿著袈裟，睡在鋪開的木板或者竹板床上，托鉢乞食為生，這就是出家。”

他就說：“兄長啊，我是個嬌貴的人，我不能出家。”

“這樣的話，兄弟，你就學習工作，過居家生活。我們中不能一個出家的都沒有。”

他又問：“這個工作是什麼呢？”連生產食物的地方都不知道的良家子，怎麼能知道什麼是工作呢？

有一天，三個剎帝利討論道：“食物是從哪裡來的呢？”金毘羅說：“是從倉庫裡來的。”這時跋提梨迦對他說：“你不知道食物出現的地方呢，食物是從鍋裡來的。”阿那律說：“你們兩個都不知道，食物是從有寶蓋的金碗裡來的。”

據說有一天，他們中的金毘羅看到稻穀被從糧庫中搬出來，就認為“米是從倉庫裡來的。”有一天，跋提梨迦看到是食物被從鍋裡盛出來，就認為“米是長在鍋裡的。”阿那律既沒看過人們舂米，也沒見過人們煮飯或者盛飯出來，只看見過盛出來後擺在面前的食物。他就認為：“想吃飯的時候，食物就從碗裡來。”就像這樣，他們三個都不知道食物生長的地方。因此他問：“這個工作是什麼呀？”

聽到“首先，要犁地”等等年復一年要做的工作後，就說：“那工作什麼時候結束啊？什麼時候我們能不工作享受一下財富呢？”被告知說工作是無窮無盡的，“這樣的話，你過居家生活吧，我不要過這樣的日子。”

他走近母親說道：“媽媽，請允許我出家吧。”

她用各種方法拒絕了三次之後，就說：“如果你的同伴跋提梨迦國王出家了，你就和他一起出家吧。”

阿那律就走近跋提梨迦說：“我親愛的朋友啊，出家的就靠你了。”他用各種方法說服了他，獲得承諾七天之後和自己一起去出家。

於是釋迦族的國王跋提梨迦和阿那律、阿難、婆咎、金毘羅、提婆達多這六位剎帝利，以及理髮師優婆離（Upāli）

作為第七人，他們像天神一樣體驗天界般的享受，享受了七天，然後他們就像去花園一樣帶著四部軍隊進到他國的國境，然後他們讓軍隊回去，自己進入異域。在那裡，六位剎帝利將自己的裝飾都摘去，弄成一包，交給優婆離說：“好了，優婆離你回去吧，這些夠你生活了。”優婆離在他們腳邊輾轉哭泣，卻不能違背他們的命令，只好起身拿著東西回去。

在他們分別的時候，樹林彷彿都在哭泣，大地似乎都在震動。理髮師優婆離走了一小段路之後就想：“釋迦族的人很兇殘，他們會以為王子們被我殺了，他們會殺了我。這些釋迦族的王子將如此多的財富都拋下，將這些無價的首飾像唾液一樣丟棄後出家去了，我為什麼不去呢？”他就把那一包首飾拿下來掛在樹上，說：“想要的人就拿吧。”說完他去到他們面前，他們問道：“你怎麼又回來了？”優婆離說了原委。

於是王子們就帶著他來到導師跟前，說：“尊者啊，我們釋迦族人很傲慢，他給我們做僕人做了很長時間，請先給他剃度出家吧，我們向他頂禮，這樣我們的傲慢就可以變得不再傲慢。”於是先讓他出家，然後他們自己才出家。他們中的尊者跋提梨迦在那個雨安居就成就了三明⁴²，尊者阿那律證得了天眼通，後來聽了《大尋經》（*Mahāvitakkasuttaṃ*，《增支部》8.30）證得了阿羅漢，尊者阿難證得了入流果，長老婆咎和長老金毘羅後來也通過修觀而達到了阿羅漢果，提婆達多則得到了凡夫的神通。

後來，當導師住於憍賞彌（*Kosambī*）的時候，世尊

⁴² 宿命通、天眼通、漏盡通。

和僧團得到很多供養和尊敬。人們手持著衣和藥走進寺院，問“導師在哪裡？舍利弗長老在哪裡？摩訶目犍連長老在哪裡？大迦葉長老在哪裡？跋提梨迦長老在哪裡？阿那律長老在哪裡？阿難長老在哪裡？婆咎長老在哪裡？金毘羅長老在哪裡？”到處尋找著八十大弟子坐的位置，卻沒有人問：“提婆達多長老坐哪裡，在哪裡？”

他心想：“我是和他們一起出家的，他們是剎帝利出家，我也是剎帝利出家。人們手裡拿著供養品遍尋他們，卻沒人提我的名字。我該和誰聯合，使他生起淨信心，讓我獲得供養和恭敬呢？”他就想到：“這個頻婆娑羅（Bimbisāra）國王在第一次見導師時，就和十一萬人一起證得了入流果，我不能和他聯合，也不能和憍薩羅（Kosala）國王聯合。但是這個國王的兒子末生怨王子（Ajātasattu）什麼人的好壞都不知道，我要和他聯合。”

他就從憍賞彌去了王舍城，幻化作一位少年，他的手腳四肢上有四條蛇，脖子上也飾有一條蛇，還戴了一條蛇在頭上作為花環，還有一條蛇在肩膀上，他戴著蛇作為腰帶，從天而降，坐在末生怨王子的膝上。

王子驚恐道：“你是誰？”

“我是提婆達多。”這樣說了之後，為了消除王子的恐懼，他恢復自己的形相，穿著僧衣、持著鉢站在王子面前，使王子生起淨信，使之給出供養和恭敬。

提婆達多被名聞利養沖昏了頭，產生了“我要主持比丘僧團”的邪惡心。他這個念頭一生起，神通就退失了。導師正在竹林精舍向包括國王在內的大眾教授法，提婆達多向他

頂禮之後就從座位起身合掌道：“尊者，世尊如今衰老了，年事已高，請您安心於現法樂住，讓我來統領比丘僧團，請把比丘僧團交給我吧。”導師斥責他是食唾液者。他被拒絕後很高興，第一次對如來生起了怨恨，然後就離開了。

於是世尊就在王舍城（對提婆達多）舉行了昭示羯磨⁴³。提婆達多想著：“現在我被沙門喬答摩拋棄了，我要找他的麻煩。”他就走近未生怨王子說：“王子啊，從前的人們很長壽，現在的人短命。這樣的情況是可能出現的，即你可能還在做王子時就死了。所以，王子啊，你殺了父親做君主，我殺了世尊來做佛陀。”

當未生怨王子成為了君主，提婆達多就派人去刺殺如來，當被他派去的人都證得了入流果回來時，提婆達多就親自登上鷲峰山，想著：“我要親自奪走沙門喬答摩的性命。”他推下一塊石頭，造了出佛身血的業，但即使用這個方法，也未能殺死[佛陀]。然後他又讓人放了一頭名為那喇笈利

（Nālāgiri）的大象。在它[向佛陀]沖過來的時候，阿難長老捨命擋在導師面前。導師調伏大象後，出城前往寺院，享用了好幾千優婆塞供奉的大供養，在那一天給聚集起來的一億八千萬的王舍城居民進行了次第的開示，有八萬四千人領悟了法。

大家讚頌阿難長老，說：“啊，尊者阿難真是有大功德，在一頭那樣的大象沖過來時，他捨棄自己的生命，擋在導師的面前。”

導師聽了後說：“諸比丘，不但此世，在過去世他也曾

⁴³ 通知王舍城的居民，提婆達多已經變質了，其行為不再反映僧團的意願。

為我捨棄生命。”在諸比丘的請求下，導師講了《小天鵝本生》⁴⁴（*Cūḷahaṃsajātaka*，《本生》1.15.133；2.21.1）、《大天鵝本生》⁴⁵（*Mahāhaṃsajātaka*，《本生》2.21.89）、《金螃蟹本生》⁴⁶（*Suvaṇṇakakkaṭakajātaka*，《本生》1.3.49）。

提婆達多的行為並沒有因唆使殺死國王而被眾所周知，也沒有因派遣殺手或推下石頭而被人知，直到放了大象那喇笈利[才臭名昭著]。於是，大眾們都喧嘩說：“國王也是被提婆達多教唆殺害的，他還雇凶[殺佛]，還推動了石頭[殺佛]，現在他還放了那喇笈利，國王居然帶著這樣的罪人走來走去。”

國王聽到了大眾的話，就取消了五百鍋飯，不再去服侍

⁴⁴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502、533 篇），菩薩生為天鵝王，當菩薩被網所捕時，其他同伴皆飛走，唯有它的將軍（後來的阿難尊者）不肯離去，並說服獵人放了菩薩。

⁴⁵ 此本生（本生第 534 篇）情節也類似，當身為天鵝王的菩薩被捕時，它的將軍（後來的阿難尊者）甚至向獵人請求以自己的性命換取菩薩性命，最終感化了獵人。

⁴⁶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389 篇），菩薩是一個婆羅門，與池塘裡的一隻金色大螃蟹（後來的阿難尊者）友誼深厚，每當去田間勞作時菩薩都從池塘帶上螃蟹，勞作完了再放回池塘。後來一隻雌烏鴉（後來的少女旃遮）想吃菩薩的眼睛，於是慫恿它丈夫（後來的提婆達多）夥同一條毒蛇（後來的魔羅）殺死菩薩。在前去勞作的路上，菩薩被蛇咬傷後，螃蟹用它的鉗子夾住了烏鴉和蛇的頭，待蛇給菩薩解毒後，螃蟹用鉗子殺死了它倆。

提婆達多了。當提婆達多靠近時，城裡的人連食物都不給他。他得不到供養和恭敬，就打算靠欺詐度日。

他走近導師，要求五件事情，世尊拒絕道：“夠了，提婆達多，誰願意，誰就去做阿蘭若住者……。”

“賢友們啊，誰的話更殊勝呢？是如來的還是我的呢？我是出於殊勝而這樣說的：‘善哉，尊者啊，比丘們應當終生阿蘭若住、托鉢乞食、著塵堆衣、住於樹下、不食魚肉。’想從痛苦中解脫的人跟我一起來吧！”說完他就離開了。

聽了他的話，一些剛出家的、智慧愚暗的比丘想“提婆達多說得好，我們要和他一起行腳”，就和他站在一邊了。於是他和五百比丘一起，以那五事告訴對苦行生活有信心的人，在家家戶戶進行乞求，享受供養，致力於分裂僧團。

世尊問他：“這是真的嗎？提婆達多，你致力於分裂僧團，分裂法輪？”

他說：“是真的，世尊。”

世尊以“提婆達多，分裂僧團是很嚴重的”等話勸誡他，但是他將導師的話置之不理就離去了。看到尊者阿難在王舍城托鉢，他（提婆達多）說：“賢友阿難啊，從今以後，我要和世尊及比丘僧團分開舉行布薩以及僧團羯磨。”

長老將此話告訴了世尊，導師聽到後生起了法悚懼，想到：“提婆達多在做對人天無益、使自己在無間地獄中受苦之業。”

“不善事易作，然於己無益；
善及裨益事，彼實最難行。”

（《法句》第 163 偈）

講了此偈頌後，世尊又感歎道：

“善士行善易，惡人行善難；
惡人作惡易，聖人作惡難。”

（《自說》第 48 偈；《律藏·小品》第 343 段）

在布薩日，提婆達多和自己的隨眾坐在一邊，說：“誰認可此五事，就請取籌吧。”有五百個新學無知的跋耆族人取了籌，分裂了僧團，然後提婆達多帶著那些比丘來到象頭山（Gayāsisa）。

導師聽說他去了那裡，就派了兩位上首弟子去把那些比丘帶回來。他們去到那裡，就以教誡神變和神足神變來教導他們，使他們得飲不死甘露（證得了道果），然後帶著他們從空中回來了。

俱迦利（Kokālika）說：“起來，賢友提婆達多，那些比丘被舍利弗和目犍連帶走了。我不是跟你說過嗎？‘賢友，不要相信舍利弗和目犍連。舍利弗和目犍連有邪惡的意圖，他們被邪惡的意圖控制了。’”說完，他用膝蓋擊打提婆達多的心口，當時熱血就從提婆達多嘴裡噴了出來。

比丘們看到尊者舍利弗在比丘僧團的圍繞下從空中而來，就說：“尊者啊，尊者舍利弗去的時候只有一人同行，現在他被大眾圍繞著回來，十分光輝。”

導師說：“諸比丘，舍利弗不但如今很光輝，過去世他投生為畜生時，作為我的兒子，也同樣光輝地走來。”然後講了此本生：

“具友善習性⁴⁷，具戒者繁榮，
君見阿相來，後隨眾親戚，
又見彼阿黑，親友甚稀少。”

（《本生》1.1.11，《相鹿本生》
（*Lakkhaṇamigajāta*））⁴⁸

諸比丘又說：“尊者啊，提婆達多讓兩個上首弟子坐在兩邊，想著‘我要以佛陀的風範而說法’來模仿您。”

“諸比丘，他不只在今世，在過去世，他也曾致力於模仿我，但是模仿不成。”然後講了這些本生：

“維拉咖可見？有鳥音甚妙；
色如孔雀頸，我夫薩維他。”
“有鳥水陸棲，常食以鮮魚。
薩維他仿之，遭水草纏死。”

⁴⁷ 根據本生義注，“具友善習性”意思是習慣以法和物質利益幫助他人。

⁴⁸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1 篇），菩薩投生為鹿王，有一千隻鹿為隨從，它有兩個兒子，聰明的相鹿（未來的舍利弗尊者）和愚鈍的黑鹿（未來的提婆達多尊者），當菩薩年老時，它將鹿群平分給兩個兒子領導，為躲避人類捕殺，讓它們入住森林中，等穀物成熟時再下山。然而黑鹿愚笨，帶著鹿群早晚到處行走，途經村莊門口而行，最終它的鹿群被人類捕殺殆盡，而相鹿聰明伶俐，晝伏夜出，不路過村莊門口，它鹿群一隻不少，當幾個月後黑鹿隻身而來，相鹿被五百鹿群圍繞而來時，菩薩說了這首偈頌。

（《本生》1.2.107-108）⁴⁹

然後，在其他的日子裡，講了與此相關的本生：

“此鳥曾翔無實林，啄擊軟木於其中，
後遇本質堅木林，迦樓羅鳥顱骨裂。”

（《本生》1.2.120）⁵⁰

“汝之腦漿迸，以及頭顱裂，
肋骨皆已碎，爾今實輝煌。”

（《本生》1.1.143）⁵¹

⁴⁹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204 篇，《英雄本生》（*Virakajātaka*）），菩薩是名為維拉咖的水鳥，入湖中捕魚為生，當時提婆達多是一隻名叫薩維他的烏鴉，一開始它和妻子依靠菩薩的殘食為生，後來生起慢心，想模仿菩薩入水捕魚，結果被水草纏住溺水而亡。第一首偈頌是烏鴉的妻子向菩薩詢問它丈夫的下落，第二首偈頌是菩薩回答它丈夫的下場。

⁵⁰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210 篇，《堪達伽羅迦啄木鳥本生》（*Kandagalakajātaka*）），菩薩投生為一隻啄木鳥，生活在堅硬的兒茶樹林中，它有一個朋友（未來的提婆達多）同為啄木鳥，但生活在一種軟木林中。菩薩給它許多兒茶樹中取出的蟲子，它吃了過後覺得非常美味，於是想要在硬木林中自己啄食。菩薩勸阻無果，結果它啄擊硬木導致致喙破頭裂而亡。

⁵¹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43 篇，《輝煌本生》（*Virocājātaka*）），菩薩投生為獅子，提婆達多當時則是一頭依靠菩薩的殘食生活的豺，後來它生起慢心，想要像獅子一樣親自撲殺大象而食，經菩薩勸阻無果，被大象踏碎身骨而亡，然後菩薩說了這首偈頌。

又針對“提婆達多是忘恩負義的”，講了此本生⁵²：

“曾以我之力，為君成某事，
禮敬獸中王，願可得些許。”
“我以血為食，終日行兇殘，
汝入我牙間，倖存即獲多。”

（《本生》1.4.29-30）

又針對他致力於要謀殺[佛陀]，講了此本生⁵³：

“羚羊已知曉，爾投吉葉果，
我將往他樹，爾果我不樂。”

（《本生》1.1.21）

第二天，聽到眾人談論“提婆達多失去了供養恭敬和沙門身份兩者”，佛陀說：“諸比丘，提婆達多不但在此世損

⁵²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308 篇，《鳥本生》（*Sakuṇajātaka*）），菩薩投生為啄木鳥，提婆達多當時則是一頭被骨頭卡住喉嚨的獅子。菩薩為了救它，先用木片放在它嘴中防止它的嘴閉合以確保自己的安全，然後飛進它的嘴裡將骨頭弄下去，獅子便恢復了健康。隨後在獅子捕獲水牛時，菩薩為了試探它，向它誦出下面的第一偈，表示願與之結交，結果忘恩負義的獅子回答以第二偈，表示我當時沒吃了你就不錯了，菩薩便棄之而去。

⁵³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21 篇，《羚羊本生》（*Kuruṅgamigajātaka*）），菩薩是一頭在森林中食野果為生的羚羊，提婆達多當時則是一個捕獵為生的獵人。一天他在一棵樹下發現了菩薩的足跡，於是它帶著武器躲在樹上，想在菩薩前來覓食時伺機殺死它。菩薩前來發現了端倪便止步不前，於是獵人在樹上投出果子引誘它，菩薩便說出以下偈頌而離去。

失，在過去世也有所損失。”然後講了此本生⁵⁴：

“目破衣亦失，與鄰起爭執；
於水於陸上，爾業皆敗壞。”

（《本生》1.1.139）

如是佛陀住在王舍城，針對提婆達多講了很多本生故事，然後他從王舍城來到舍衛城，住在祇陀林寺。

提婆達多病了九個月，在最後的時刻，他想見導師，就對自己的弟子說：“我想見導師，你們讓我去見他吧。”

“你有能力的時候與導師敵對而行，我們不帶你去那。”

“你們不要毀了我，雖然我憎恨導師，但是導師對我連發尖那麼大的憎恨都沒有。”世尊他：

“於殺手提婆達多，以及對強盜指蔓，
財護⁵⁵以及羅睺羅，於一切一視同仁。”

（《譬喻經・長老譬喻》1.1.585；《彌蘭問》6.6.5）

⁵⁴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39 篇，《雙重損失本生》（*Ubhatobhaṭṭhajātaka*）），提婆達多當時是一個漁夫，一天他帶著兒子去河邊釣魚，魚鉤被河水中的一段樹枝掛住了，他以為是釣到了大魚，為了自己家獨享這條大魚，他派兒子回去告訴自己的妻子，讓她和鄰居家吵一架，這樣鄰居就不會想要分一份魚了。隨後，當他拉不動釣鉤，下水抓魚時被水中的樹枝弄壞了雙眼，放在岸上的衣服又被盜賊偷走。他妻子因在鄰居家惹是生非引起爭執而被村長處以罰款。當時，身為樹神的菩薩看到這一切後，誦出下面這首偈頌。

⁵⁵ *Dhanapāla*，護財，是攻擊佛陀的大象 *Nālāgiri* 之別名。

他一遍遍請求說：“讓我見世尊吧。”於是他們就用床抬著他出發了。

聽聞他來了，比丘們就對導師說：“尊者，據說提婆達多前來見您了。”

“不，諸比丘，他此生將見不到我。”提婆達多自從請求五事，就不能再見到佛陀了，這是法性。

“尊者啊，提婆達多走到這個、那個地方了。”

“他想做什麼就讓他做吧，他是見不到我了。”

“尊者，他距此只有一由旬了……只有半由旬了……只有一牛呼了，他已經來到祇陀林池塘附近了，尊者。”

“即使他進了祇陀林，他也見不到我的。”

他們帶著提婆達多前來，把床放在了祇陀林池塘的岸邊，就去池塘裡沐浴。提婆達多也從床上起來，把雙腳放在地上坐著，雙腳就陷入了地裡。他逐漸陷入地中，從腳踝到膝蓋，到腰、胸、脖子，在他的下顎陷入地中的時候，他說了這首偈頌：

“我以此身骨，皈彼至上人；
皈彼天中天，人間調禦師；
一切具眼者，百種功德相；
我以此生命，皈依彼佛陀。”

正是預見到了這種情況，所以世尊才讓提婆達多出家。如果他沒有出家，以在家人造了重業，則不能做出在未來能脫離於有（證得涅槃）的因緣。但是如果是出了家而造了重業，那還可以做未來能脫離於有的因緣，所以導師讓他出了家。從現在起的十萬劫之後， 他會成為名為阿提薩拉

（Aṭṭhissara）的辟支佛。

他陷入地中之後，投生到無間地獄。由於他侵犯了不動的佛陀，所以他也一動不動地在百由旬的無間地獄中被燒煮，他的身體有百由旬那麼高。他的頭一直到耳孔都在上面的鐵鍋裡，下面的腳一直到腳踝陷在鐵地裡，有一棵像大棕櫚樹的樹幹那麼粗的鐵矛從西面的牆壁中出來，刺入他的背，從胸出來，紮進東牆。另外，還有一根是從南牆出來，從右側紮進他[的身體]，從左側出來，紮進北牆。此外還有一根，從上面鐵鍋出來紮進頭部，從身體下面出來紮入鐵地中。他就這樣在那裡一動不動地受煎熬。

比丘們紛紛議論道：“提婆達多前來到了這麼遠的地方，他沒能見到導師，就陷入地中了。”

導師說：“諸比丘，提婆達多不但在此世侵犯我之後陷入地中，在過去世他也曾陷入[地中]。”導師講了在過去世做象王時讓一個迷路的人休息好了後，把他放在自己的背上，送他到安全的地方。那人三次回來鋸斷了象牙的尖端、中段和根部。第三次他離開大士視線的時候，就陷入了地中。

“忘恩負義者，恒伺於機緣，
大地盡予之，亦不得滿足。”

（《本生》1.1.72;1.9.107）

講了這個本生⁵⁶後，由於這個話題再次生起，佛陀又講了

⁵⁶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72 篇，*SilavahatthiJātaka* 《具戒象本生》），菩薩是一頭生活在森林中的有德之象。一日，它遇到一位在森林中迷路之人（後來的提婆

他做堪忍仙人時，迦藍浮（**Kalābu**）國王侵犯了他之後，陷入地中的《堪忍主義者本生》⁵⁷（《本生》1.4.49，**Khantivāḍijātaka**），以及[菩薩]是小護法時，大輝王侵犯了他之後陷入地中的《小護法本生》⁵⁸（《本生》1.5.44，**Cūḷadhammapālajātaka**）。

提婆達多陷入地中後，大眾們都興高采烈地高舉著幢幡

達多），菩薩好心將其引出森林。後來他得知象牙值錢，於是生起貪心，三次回來妄稱難支生計向菩薩討要象牙。菩薩為了獲證一切知智，三次將象牙的尖端、中部、根部都給了他。在他第三次用鋸子鋸下象牙根部時，大地裂開將這個不知足的忘恩之人吞沒了。

⁵⁷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313 篇），菩薩是一位修習堪忍的出家人，當時提婆達多是一位國王。一日，菩薩在國王的園林中禪修，國王則和眾多舞女在林中飲酒歌舞。後來國王睡著了，舞女們來到菩薩跟前聽法。國王醒來得知後異常憤怒，當聽說菩薩奉行堪忍時，他命人將菩薩打得皮開肉綻，然後菩薩告知自己的堪忍並不在皮肉之中，而在心中，於是國王相繼命人將菩薩的手足耳鼻全砍斷，最後腳踏其胸而離去。即便如此菩薩對他依舊沒有絲毫恨意，還祝福他長壽，但當他離開菩薩視線時，大地裂開將其吞沒了。

⁵⁸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358 篇），菩薩為一名叫護法的王子，提婆達多當時則是國王。在菩薩七個月大時的一天，王后（後來的佛姨母大愛道）在寢宮逗弄小王子，沒有注意到國王的到來，因而沒有起立。國王於是異常憤怒，命人依次將王子的手足和頭斬斷，再用尖刀穿刺其屍體。在這過程中菩薩始終保持慈心堪忍此苦，王后則傷心而絕。隨後國王即被大地吞沒。

旗幟，設置了滿罐⁵⁹，舉行盛大的節日慶祝，說“這真是我們的大收穫。”

[比丘們]將此事告訴世尊，世尊說：“諸比丘，不但在此世提婆達多死了，大眾很高興，在過去世他們也很高興。”說完，[又說]在波羅奈有個名為黃王的王，他兇惡無情，被人所憎惡，他死了大眾都很高興，為此[佛陀]講了這《大黃王本生》（*Mahāpiṇḍalajātaka*）⁶⁰：

“眾人皆被黃王害，他死眾人皆覺喜，
莫非黃眼親善爾，緣何哭泣，守門人？”

“黃眼對我非親善，唯懼今後他複來。
此去他將整閻王，閻王複派他來此。”

（《本生》1.2.179-180）

諸比丘問導師：“尊者啊，現在提婆達多投生至哪裡了？”

“在無間大地獄中，諸比丘。”

“尊者，在此世他很痛苦，複又投生去到痛苦的地方。”

⁵⁹ 滿罐（*puṇṇaghata*），印度進行祭祀或節日時設置的一種吉祥物，在水罐口放芒果葉、椰子等。至今可見，並常作為神廟的裝飾物。屬於吉慶類儀式的常用物品。

⁶⁰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240 篇），提婆達多為一名叫大黃王的國王，菩薩是他的兒子。大黃王充滿貪欲，對他人無絲毫同情心，一生壓榨百姓如同壓榨甘蔗。他死後菩薩繼位，全國人民皆大歡喜，唯有一守衛在一旁啜泣。於是菩薩以第一首偈頌問他為何哭泣，他以第二首偈頌回答，他是擔心惡王還會再來。

“是的，諸比丘，放逸而住者，無論是出家人還是在家人，在兩處皆痛苦。”說完，誦出此偈：

17.

**idha tappati pecca tappati, pāpakārī ubhayattha tappati,
pāpaṃ me katanti tappati, bhiyyo tappati duggatiṃ gato.**

現世他受苦，死後亦受苦；
造諸惡業者，兩處皆受苦；
苦於‘我造惡’，生惡趣愈苦。

在此[偈頌中]，“現世他受苦”（**idha tappati**）是說在此世他遭受業的煎熬，遭受憂受之苦。

“死後”（**pecca**），在來世他因果報之苦，遭受極其猛烈的惡趣之苦。

“造諸惡業者”（**pāpakārī**），造了各種各樣惡業的人。

“兩處”（**ubhayattha**），由於上述所說的痛苦，他在兩處都受苦。

“我[已造]惡”（**pāpaṃ me**），由於業的煎熬而受苦，[想到]“我造了惡業”而感到痛苦，這只是少量的痛苦。而因果報的煎熬而受苦，即“生惡趣愈苦”（**bhiyyo tappati duggatiṃ gato**），是非常猛烈的痛苦，備受煎熬。

偈頌結束的時候，很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果位。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十二、提婆達多的故事[終]。

13. 修摩那天女的故事

Sumanādevīvattu

文喜比丘譯

“現世他歡喜……”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修摩那天女（Sumanādevī）而說的。

在舍衛城，每天有兩千位僧人在給孤獨長者（Anāthapiṇḍika）家用餐，大優婆夷毘舍佉（Visākhā）[家裡]也如此。

在舍衛城誰想要做供養，他先獲得這兩位的許可然後才做。什麼原因呢？[如果有人]問：“給孤獨長者和毘舍佉有來你做供養的地方嗎？”當你回答“沒有來”時，儘管你花了十萬金做供養，還會被責備說：“這供的都是些什麼？”

他們兩人都十分瞭解比丘僧團的喜好，很清楚地知道該怎麼服務。當他們在照料時比丘能吃得滿意。因此所有人想要供養時就會叫上他們前去。

這樣他們[二人]就不能照顧自己家的比丘了。因此毘舍佉就想：“誰能替我照顧僧團呢？”看到她的孫女，就叫她代替自己，於是在毘舍佉家裡就由她孫女招呼比丘僧團。

給孤獨長者則叫他的大女兒大須摩提（Mahā Subhaddā）負責，她服務比丘聽聞佛法時證得了入流果，然後[嫁]去了夫家。於是[給孤獨長者]就任命[另一個女兒]小須摩提（Culla Subhaddā），她也那樣做，成為了入流者，然

後[嫁]去了夫家。於是就讓最小的女兒修摩那（Sumana）擔任，她聞法後證得了二果，她只是個[未婚]女孩，得了這樣的[未婚女]有的病，停止進食，然後她想見父親，便派人去叫。

[給孤獨長者]他在一個做布施的地方聽到了她的消息，回去問女兒：“閨女，修摩那，怎麼啦？”

她則對他說：“什麼，親愛的弟弟？”

“閨女，你在說胡話？”

“弟弟，我沒說胡話。”

“閨女，你害怕嗎？”

“我不害怕，弟弟。”只說了這麼多，她就死去了。

雖然這位財主已經是入流果聖者了，但他還是忍受不了對女兒生起的悲傷。當他為女兒的遺體舉行完葬禮就哭著去見佛陀。[佛陀]說：“怎麼回事，家主，你怎麼痛苦、傷心、淚流滿面而來？”

“尊者，我女兒修摩那去世了。”

“那你傷心什麼，不是所有人都會死嗎？”

“尊者，這我知道。但我女兒這麼有慚有愧，卻在臨終時不能保持正念，胡言亂語而死，這令我生起了很多悲傷。”

“大財主，她說了些什麼呢？”

“尊者，我以‘閨女，修摩那’稱呼她，這時她對我說‘怎麼了，親愛的弟弟？’

“[我說：]‘閨女，你在說胡話？’

“[她回答：]‘弟弟，我沒說胡話。’

“[我說：]‘閨女，你害怕嗎？’

“‘我不害怕，弟弟。’這樣說完她就死了。”

於是世尊就對他說：“大財主，你女兒沒有胡說。”

“尊者，那她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你是她的弟弟，家主，你女兒在道果上成就比你更大，你還是入流果，你女兒已經是一來果了。她在道果上比你更大，所以她這麼說。”

“是這樣嗎，尊者？”

“是這樣的，家主。”

“那她現在投生哪裡了呢，尊者？”

“兜率天，家主。”

“尊者，我女兒在此世於親族中快樂地往來，從這走了後，也出生在了快樂之地。”

導師對他說：“是的，家主，不論在家或出家，不放逸者在此世和他世都快樂。”說完，誦出此偈：

18.

idha nandati pecca nandati, katapuñño ubhayattha
nandati,
puññaṃ me katanti nandati, bhiyyo nandati suggaṭṭi
gato.

現世他歡喜，死後亦歡喜；

做諸功德者，兩處皆歡喜；

喜‘我已修福’，生善趣愈喜。

在此[偈頌中]，“現世”（**Idhā**），此世因造的[善]業而快樂。

“死後”（*Pecca*），來世因果報而快樂。

“已作功德”（*katapuñño*），造作了種種善業的人。

“兩處”（*Ubhayattha*），今生[想到]“我造了善業，沒有造惡業”而快樂，來世體驗果報而快樂。

“我[已修]福”（*Puññaṃ me*），今生歡喜是[想到]“我做了善業”而基於業的歡喜而感到快樂。

“更加”（*Bhiyyo*），去往善趣後，五十七億六百萬年在兜率天體驗果報的快樂，而極其歡喜。

偈頌結束時許多人證得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十三、修摩那天女的故事[終]。

14. 二比丘朋友的故事

Dvesahāyakabhikkhuvatthu

童一桐譯

“雖多誦經典……”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兩位比丘密友而說的。

舍衛城居住的兩個良家子，互為朋友，他們前去寺院，聽聞導師說法後便捨棄了欲樂，獻身於教法出家了。在老師和戒師身旁生活了五年後，他們去到佛陀那兒，詢問教法中的義務。聽完修觀與學經教義務的詳細講解後，其中一個就說：“尊者，我老了才出家，將不能完成學經教的義務，我將圓滿修觀的義務。”[佛陀]便為他講解了直到阿羅漢的修觀義務，經過不懈的努力，他證得了具備無礙解的

阿羅漢。另一個比丘說：“我將圓滿經教。”他便次第學習了三藏佛語。所到之處，他都會說法誦經。教導五百比丘法而四處遊走，成為了十八個大團體的老師。

後來有一眾比丘，在導師那兒學完了禪修業處後，來到修觀的長老的住處，遵循他的教導後證得了阿羅漢果。他們向長老禮敬後說：“我們想去見導師。”

長老說：“你們去吧，賢友們，以我的名義向導師禮敬，向八十大長老禮敬，也向我的朋友（學經教的）長老說‘我們的老師頂禮您’。”

這些比丘去到了[佛陀所在的]寺院，向導師和八十大長老禮敬過後，去到學經教的長老處，說：“尊者，我們的老師頂禮您。”

對方問：“他叫什麼名字呢？”

他們回答：“尊者，和您是朋友的那位比丘。”

但[學經教的]長老還繼續講法，該比丘忍了一會兒，後來忍不住了就說：“我們的老師頂禮您。”

“他是誰呢？”

“您的朋友比丘。”

“你們從他那兒學到了什麼？《長部》等某一部，或三藏中的一藏？”[學經教的比丘]心想：“他都不知道一首四句的偈，就穿著塵堆衣一受具足戒就去阿蘭若了，他獲得了許多的學生，我應該在他回來的時候向他發問。”

後來[修觀的]長老想拜見導師就回來了，將他的衣鉢放在他的比丘朋友那兒後，就去參拜了導師和八十大長老，之後回到了他朋友比丘那裡。學經教的比丘完成對他的義務

後，拿了一張相同的座位，坐著心想：“我要提問了。”

這時導師心想：“他為難我如此般的兒子後，將會投生地獄。”於是出於對他的悲憫，導師像在寺院中散步一般去到他們坐的地方，坐在備好的殊勝佛座上。比丘們無論在哪裡就坐，總會先佈置一個佛陀的座位，然後才就坐。

佛陀在已準備好的座位上安坐後，便問學經教的比丘有關初禪的問題。在他無法對此作答時，導師又問他從二禪開始的八定，及色界、無色界的問題，學經教的比丘一個也不能作答，修觀的比丘卻都能答出。導師又問他有關入流道的問題，學經教的比丘也無法作答，然後詢問漏盡的長老，長老回答了。導師於是說：“善哉！善哉！比丘！”導師表達愉悅後，又依次問了剩下的聖道，學經教的比丘一個也答不出，而[修觀的]漏盡者卻能悉數作答。

導師在四個回合都對他表示了贊許。聽到這個後，從地居天直到梵天界的所有天神、龍、金翅鳥都發出讚歎。

聽到這些讚歎後，學經教的比丘的內住弟子和共住弟子便向導師抱怨：“導師這做的啥事情？對什麼也不懂的年邁長老在四個回合上給與讚歎，我們的老師受持所有的經教，是五百位比丘的領袖，卻連贊許都沒有給他。”

於是導師便問他們：“諸比丘，你們在說什麼？”當他們告知此事時，[佛陀]說：“諸比丘，你們的老師在我的教法中就像是領薪水的牧牛者一般，而我的兒子如同隨意享受牛的五味（牛奶及酥油等乳製品）的主人一般。”說完誦出這些偈頌：

19.

bahumpi ce saṃhita bhāsamāno, na takkaro hoti naro

pamatto,

gopova gāvo gaṇayaṃ paresaṃ, na bhāgavā
sāmaññaṃ hoti.

雖多誦經典，放逸不實行；
如牧數他牛，不得沙門分。

20.

appampi ce saṃhita bhāsamāno, dhammassa hoti
anudhammacārī,
rāgañca dosañca pahāya moḥaṃ, sammappajāno
suvimuttacitto.

anupādiyaṃ idha vā huraṃ vā, sa bhāgavā sāmaññaṃ
hoti.

雖誦經典少，依法而實行；
舍斷貪瞋癡，正知解脫心；
不執此他世，彼享沙門分。

在此[偈頌中]，“所持”（saṃhita），是名三藏佛語。在親近了老師、學習、聽聞後行者應實行的那些法，即便多為他人“誦說”（bhāsamāno）教導，他[自己]不去做，就算連雞扇動一下翅膀這麼短的時間他都没努力去以無常（苦、無我）來如理作意。他就像為了一日的工錢而看牛的牧牛者，在早上將牛悉數接收，在晚上又將其全部交還給主人，得到一日的薪水，卻不能隨意享用牛的五味（五種乳製品）。正如這樣，[不去踐行教法的人]僅僅能在弟子前[享受]所履行的大小義務，而不能享有沙門分。正如只有牛的主人才能

享受牧牛者交還的牛[所產]的乳製品，實修者聽聞那[老師]所講的佛法後依教奉行，有的證得初禪等，有的培育觀智後證得道果。就像牛的主人享受牛乳一樣，他們得享沙門分。

導師說第一首偈頌是對戒行圓滿，且學了許多教理，住於放逸，不在無常等上如理作意的放逸比丘而說的，不是對惡戒比丘說的。第二首偈頌是對雖然少聞[經典]，卻在如理作意上有做工作的實修者而說的。

在此，“雖[誦]少量的”（*appampī ce*），即便[聽聞]很少的一章或兩章之量的[經典]。

“依法而實行”（*dharmassa hoti anudhammacārī*），理解了義、理解了法，實行與九出世間法相應之法，名為前分行道的四種遍淨戒、頭陀支、不淨業處等，即隨法而行。他渴望著“今天、就在今天要通達[於法]”而行。以這樣正確的修行，斷除貪、瞋、癡，用正因與正確的方法，徹知了應被徹知之法，通過彼分解脫⁶¹、鎮伏解脫⁶²、正斷解脫⁶³、止息解脫⁶⁴、出離解脫⁶⁵而心善解脫。

“不執此他世”（*anupādiyāno idha vā huraṃ vā*），在包括此世與他世的內在和外在，蘊、處與界中都不執著於四種執取（欲取、見取、戒禁取、我語取）的大漏盡者，他享

⁶¹ 彼分解脫（*tadaṅgavimutti*），通過對各個[煩惱]做相反的觀照，以觀無常等七種隨觀解脫於常見等。（這五種解脫的解釋取自《中部義注》）

⁶² 鎮伏解脫（*vikkhambhanavimutti*），通過禪定鎮服五蓋等。

⁶³ 正斷解脫（*samucchedavimutti*），通過聖道粉碎煩惱。

⁶⁴ 止息解脫（*paṭippassaddhivimutti*），聖道完全止息煩惱後的聖果。

⁶⁵ 出離解脫（*nissaraṇavimutti*），已熄滅一切煩惱遠離煩惱而住的涅槃。

有因聖道的沙門之力而來的沙門果與五無學法蘊（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的沙門分。就如同得到了屋子的寶石頂，他通過證得阿羅漢，獲得了教法的頂端。

偈頌結束時，許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十四、二比丘朋友的故事[終]。

第一品雙品釋義終。

二、不放逸品

Appamādavagga

1. 差摩婆帝的故事

Sāmāvativatthu

文喜比丘譯

優填國王的來歷⁶⁶

“不逸不死道……”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憍賞彌（Kosambī）附近的美音精舍時，就以差摩婆帝（Sāmāvatī）為首的五百侍女以及摩犍提（Māgaṇḍiya）與她的五百親戚之死而說的。

[這個故事]次第說來是這樣的：從前在阿拉咖巴（Allakappa）國有位阿拉咖巴國王，在毘留提（Vethadīpaka）國有位毘留提的國王，他倆從小就是朋友，在同一個老師那裡學習技藝。在他們的父親去世後，他們分別繼承了王位，統治著十由旬的國家。他們時常相聚，形影不離。[當他們]看到了許多人的生老死後[就思維]：“當去到

⁶⁶ 這篇故事下的故事小標題是巴利原文所沒有的，譯者為了閱讀方便而添加。

下一個世界時，沒有隨行者，即便是自己的身體也不會相隨，[只會]捨棄一切後前往，在家生活對我們有何意義？我們出家吧。”考慮之後，[他們]將王位託付給妻兒，然後出家為隱士。[出家後]住於喜馬拉雅山區域時，他們商量：“我們是放棄了王位的出家人，並非不能生存。我們還住在一處的話就不像是出家人了，因此我們分開住吧。你住那座山，我住在這座山上，每半個月的布薩日一起相聚吧。”後來他們又商量：“即便如此，我們還是群聚一起。你就在你的山上點一團火，我在我的山上點一團火，通過那標記我們就將知道[對方]還活著。”然後他們就這樣做了。

後來毘留提隱士死了，投生為一位有大威勢的天王。過了半個月，沒有看到那邊的火，另一位[隱士]就知道“我的朋友死了”。[毘留提隱士]就在投生的一剎那看到自己天界的榮光，省察[投生之]業時看到了自己自出家以來[所修]的苦行，[於是想]“讓我去見見我的朋友”，就隱去了自己的形象，化作一個旅客的樣子去到他朋友面前，禮敬後站在一旁。對方就問他：

“你從哪裡來？”

“尊者，我是位旅客，從很遠的地方來。尊者，您怎麼一個人住在這裡，還有其他同伴嗎？”

“我還有一個朋友。”

“他在哪裡呢？”

“住在那座山上，但布薩日沒有點火，他應該死了。”

“真的嗎，尊者？”

“是的賢友！”

“我就是他，尊者。”

“你投生到哪裡了呢？”

“投生成了天界有大威勢的天王，尊者。我之所以再回來
是[因為]‘我想來見聖尊’。您住在這裡有沒有什麼不便之處
呢？”

“有的，賢友，大象令我疲勞。”

“尊者，大象對您做了什麼？”

“它們在我掃過的地方拉屎，腳踩在地上弄得塵土飛揚，
我因清理糞便以及平整地面而疲勞。”

“您想讓它們不要來嗎？”

“是的，賢友。”

“那我就讓它們不要來。”

他就給了隱士召喚大象的一把琵琶⁶⁷和咒語。在給他琵琶
的時候，[毘留提]向他展示了三根琴弦並教給他三個咒語：

“在彈這根琴弦並念這個咒語時，大象會連頭都不回地離去。
彈這根琴弦並念這個咒語時，大象會轉身並不時地回頭看看而
離去。彈這根琴弦、念這個咒語時它們的象王會走過來將它的
象背獻給您。”這樣告知以後，[毘留提]就說：“您樂意怎樣，
就怎樣做吧。”然後禮敬這位隱士後就離去了。隱士就通過彈
奏驅趕弦和念誦驅趕咒將大象趕走而[愉快]度日。

那個時候憍賞彌國的國王叫普啞答巴（Pūrantappa）。一
天，他與懷孕的王后一起露天坐於初升的太陽下取暖。王后
披著國王的價值十萬錢的紅毛披風，與國王一起坐著交談，

⁶⁷ Vīṇā：又名維納琴，古印度盛行的一種撥絃樂器。

並把國王價值十萬錢的王印戒指摘下戴在了自己的手指上。這時一隻象鼻鸛⁶⁸在空中飛行，遠遠地看到披著國王紅毛斗篷的王后，以為她是一塊肉，就展開翅膀往下俯衝過來。國王被它沖下來的聲音嚇到了，趕緊起來進了屋裡。懷孕的王后生性膽怯而不能迅速進[屋]。這時那只鳥到了，將她放在爪子裡然後飛向空中。據說這種鳥有五頭大象那麼大的力氣，因此它們可以把肉帶著飛到它們喜歡的地方去吃。她被它這樣抓走時出於對死亡的恐懼，心想：“動物都害怕人的聲音，如果我大聲叫的話，它聽到[我的叫聲]後就會把我丟掉。那樣的話我和我肚子裡裡的[孩子]都會死，那我就在它落下準備吃我時再發出聲音來趕跑它。”她就以自己的智慧而忍耐。

那時在喜馬拉雅山區有棵初長成的榕樹，如遮陽蓬般住立。那只鳥習慣把[捕獲的]野獸帶到這棵樹上吃，因此它也把她帶到那裡放在一個樹杈上，然後檢視了一下來時的路。據說“檢視來時的路”是它們的習性。就在那時，王后心想：“現在是時候把它趕走了。”於是她就拍打著雙手叫喊著發出聲音，把它[嚇]跑了。然後在太陽下山的時候，她動了胎氣，肚子開始劇痛。四方出現了雷暴雨，爛淑的王后痛得一晚上都沒有睡覺，連“不要怕，姑娘！”這樣一句話[的鼓勵]也沒得到。就在天開始亮了，烏雲也開始散去的黎明時分，她的孩子出生了。由於她是在雷雨的時候、在山上的時候、在黎明的時候生下的兒子，因此就給他取名為優填（Utena，時候）。

[隱士]阿拉咖巴的住處剛好離那裡不遠。他通常在雨季的

⁶⁸ Hatthilingasakuṇa：一種喙長得像大象鼻子一樣的鳥，又叫鸛。

時候因寒冷而不去森林裡採摘大小水果，而是去到那棵樹下撿那只鳥吃完肉後剩下的骨頭，拿回去打碎煮湯喝。因此那天他[想著]“我要去撿骨頭”而去到了那棵樹下，在找骨頭時聽到了上面嬰兒的聲音，抬頭看到了王后就問：

“你是誰？”

“我是一個女人。”

“你怎麼上去的？”

“一隻象鼻鸚把我帶上來的。”

他就說：“你下來吧。”

“我怕壞了種姓，聖尊。”

“你是什麼種姓？”

“我是剎帝利女。”

“我也是剎帝利。”

“那你說說剎帝利的秘術。”他就說出了剎帝利的秘術。

“那就爬上來把我兒子帶下去吧。”

他就在一側造了攀爬的通道，爬上去後將孩子接過。[王后說：]“手不要碰到我。”他的手沒有碰到她，把男孩帶了下去。王后也下去了。然後他就帶她到他的茅棚，不壞戒行而又慈憫地照顧他們，取出無蟲卵的蜂蜜和自生米

(*sayamjātasāli*)，[混在一起]煮粥給他們。這樣被他照顧著，一段時間後她心裡就想：“我既不知道來的路也不知道去的路，他跟我非親非故。假如他把我們拋棄去了其他地方，我們[母子]倆就要死在這裡了，應該做點什麼壞了他的戒行，然後怎樣讓他不會拋棄我就怎麼做。”然後她就衣冠不整地引誘他破了戒。從此以後他們倆就住在一起了。

後來，有一天這位隱士仰觀星象看到普啞答巴

（Pūrantappa）的星宿黯淡了就說：

“夫人啊，憍賞彌國的普啍答巴國王死了。”

“夫君，您為何這麼說？您跟他有什麼過節嗎？”

“沒有的，夫人，是看到了他的星宿變暗了才這麼說的。”

她[聽了]就開始哭泣。[他]就問她：“你哭什麼？”當她說出那是她自己的丈夫時，他說：

“別哭了，夫人，有生必有死。”

“我知道的，夫君。”

“那你為什麼還哭？”

“我的兒子理應[繼承]家族的王位，‘如果他在那裡，他將舉起白傘蓋（王位的象徵）。如今，這真是個巨大的損失。’我因此而悲泣。夫君！”

“會成的，夫人，別多慮，想要他獲得王位的話，我會讓他獲得王位。”

然後[隱士阿拉咖巴]就把召喚大象的琵琶和咒語給了[優填]。那時有幾千頭大象過來坐在了榕樹下。然後[隱士阿拉咖巴]就對他[優填]說：“你在大象尚未到來時爬上樹，等它們來了，誦出此咒後撥動此弦。所有[象]就會轉身頭也不回地落荒而逃，然後你再[從樹上]下來，然後回來。”

[優填]這麼做了，然後回來，並告訴了[他]那事情的經過。第二天[隱士阿拉咖巴]又教他：“今天念這個咒，撥這根弦。它們就會全部轉身不停地回望而逃走。”他又依此而行，然後回來彙報。

第三天[隱士阿拉咖巴]又教他：“今天念這個咒，撥這根

弦。[象]群首領會過來彎下身把背[給你]。”他又依此而行，然後回來彙報。

然後[隱士]就告訴他的母親：“夫人，給你兒子一些指示吧，他從這裡過去後就可以成為國王了。”她呼喚兒子後說：“兒子，你是憍賞彌國普啞答巴國王之子，我在懷著你的時候被象鼻鸚抓來了。”說完還把軍隊統帥的名字告訴了他，又說道：“向那些不信者展示出你父親的這件紅色毛斗篷和佩戴的印章戒指。”說完把他送走了。

小孩又去問隱士：

“現在我怎麼做？”

“坐到較低的樹枝上，誦出此咒後撥動此弦，象王就會走過來把背彎下來給你，你就坐到它背上去[你的]國家奪取王位。”

他禮敬完父母，那樣照做後，坐在前來的大象背上，在它耳邊說：“我是憍賞彌國普啞答巴國王之子，請把我父親的王位奪取給我吧，大王！”它聽了以後，[心想：]“召集數千頭大象吧。”[象王]發出象鳴後數千頭大象聚集了起來。[象王]又[想：]“讓年老的象回去。”它發出象鳴，老象都回去了。它又[想：]“讓幼象也回去。”它發出象鳴後，它們也回去了。[優填]就這樣在數千頭大象的圍繞下來到了國土邊界的村莊，宣稱：“我是國王之子，想要獲得財富的一起跟我來吧。”從此開始一路召集人馬，把城市（都城）包圍了後送去消息：“跟我開戰還是給我王位？”城民們說：“兩個都不要。我們的王后在懷孕的時候被象鼻鸚抓走了，我們不知道她是否還在人世。只要我們沒有得到她的消息，我們就不會跟你開戰也不會給你王位。”

據說那時的王位是世襲制的。男孩因此就說：“我就是她的兒子。”還說出了軍隊統帥等人的名字，對於那些即便這樣還不相信的人，他亮出了毛斗篷和印章。他們認出了毛斗篷和印章就沒有了疑惑，打開了[城]門，給他灌頂，立他為國王。這就是優填的來歷。

寇薩咖財主的來歷

阿拉咖巴國（Allakapparatt̥ha）處於饑荒而難以生存，[那裡]有一個叫做果都哈厘咖（Kotuhaliḥa）的人，他帶著小兒子咖畢（Kāpi）和妻子咖麗（Kāli），[心想：]“去憐賞彌謀生。”於是拿了旅途所需的資糧出發了。也有人說：“他是看到很多人因蛇風病（瘟疫，黑死病）而死所以離開的。”他們在路途中資糧用完了，受饑餓所迫，無法帶著孩子走了。這時丈夫就對他妻子說：“夫人，我們活下來的話還可以再要孩子，我們拋棄他再走吧。”母親的心是柔軟的，因此她說：

“我無法拋棄還活著的孩子。”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輪流抱他吧。”

母親在輪到自己時，如同[對待]花環一般，將他捧起，讓他躺在[自己]懷裡，然後用大腿托著他，將其交給父親。[果都哈厘咖]抱起孩子前行之時，饑餓的感覺越來越強。他就一而再地說：“夫人，我們活下來的話還可以再要孩子，我們拋棄他吧？”她則一再地拒絕，不予答覆。孩子被他們傳來傳去時累了，就在父親的手上睡著了。父親發現他睡著了以後

就讓孩子的母親先走，然後他把孩子放在一個灌木叢下面的一堆樹葉上，然後繼續前進。母親回頭查看未見孩子就問：

“夫君，我的孩子在哪？”

“我放在一個灌木叢下了。”

她捶胸頓足地哭喊道：“夫君啊，莫害我啊，沒了孩子我是活不下去的，把我孩子帶過來。”於是他就回頭把孩子帶來了。孩子在路上死了。他只在這樣的地方拋棄兒子，結果在另一生中被拋棄了七次。[因此人們]不應該如此輕視：“惡業就這麼少許。”

他們來到一個牧牛者的家裡。那天是牧牛者的母牛慶典。牧牛者家裡恒常有位辟支佛來受食。他供養完辟支佛後就準備慶典，預備了很多的奶粥。牧牛者看到了他們到來，就問：

“你們從哪裡來？”他們告訴了他整個經過，於是這個生性善良的良家子對他們生起了悲憫，給了他們很多酥油奶粥。妻子就說：“夫君，你活下來的話我也能活，你已經很久沒有吃飽肚子了，儘管放開吃吧。”她就把酥油和乳酪放他面前，而自己只吃了一點點酥油。對方（她丈夫）吃了很多，由於餓了七八天，他無法控制住食欲。牧牛者給了他們一些乳粥然後就自己開吃了。果都哈厘咖目視著他，[自己]坐下後，見到了座位下面躺著一條牧牛者養的母狗，正被喂以乳粥團，思維：

“此狗的確有福，常能獲得此等食物。”由於消化不了那些乳粥，他當晚就死了，然後投生在了那只母狗胎裡。

他妻子辦完喪事，就在此家中做工。在得到了一噸礪米後，她將其煮熟並放到了辟支佛鉢中，說“願[這功德]獻給您的僕人[果都哈厘咖]”，之後思維：“我應當住在這裡，聖尊經常來此，無論是否能做供養，我每天[都能]禮敬、做服務、

令心淨信，[如此]我將累積許多福德。”她就這樣留在那裡做工。

六七個月後，那只母狗產下了一隻小狗。牧牛者給小狗喂一些牛奶。不久它就長大了。辟支佛每當吃飯的時候都會給它一個飯團。因為飯團的緣故它對辟支佛生起了好感。牧牛者每天去服務辟支佛兩趟。在前往途中，於有野獸之地，他則以棍棒敲擊灌木叢或地面，並發出三聲“簌簌”以驅趕野獸。這只狗也跟著他一起前去。

一天，他跟辟支佛說：“尊者，當我不能來的時候我就派這只狗過來，[看到]它這個信號，您就過來吧。”之後有一天[他]沒空，就派狗去：“去，寶貝，把聖尊帶來。”它一聽這話就沖了出去，在主人敲擊灌木叢和地面之處吠了三聲，並知道那聲音已驅趕了野獸。清晨，它照料好自己的身體所需後，進入茅棚，去到辟支佛就座的住處，在茅棚入口叫了三聲，令其得知自己的到來，然後臥在一旁。意識到辟支佛[啟程]之時已至，它就在出發時到前方吠叫[引路]。有時辟支佛為了測試它，就走上另一條道路，那時，它就會橫立在前面吠，讓他走上另外那條[對的]道路。又有一天，[辟支佛]走了另一條道路，當它橫在前面阻擋時也不折返，並用腳踢開狗後[繼續]前行。這狗知道他沒有停止，就咬著[他的]下衣邊緣，拖著他走上另外那條[正確的]道路。它對他產生了這麼深的感情。

後來辟支佛的袈裟舊了，牧牛者就供養了一些袈裟布料，辟支佛就對他說：

“賢友，一個人製作袈裟是很困難的，我要去一個方便的

地方製作。”

“就在這裡做吧，尊者。”

“不行的，賢友。”

“既然這樣，那尊者，請不要在外面住太久。”

那只狗站在那裡聽他們的對話。辟支佛說：“留步吧，優婆塞。”辟支佛讓牧牛者轉身[回去]後就騰空而起朝著[喜馬拉雅的]香醉山（**Gandhamādana**）飛去。那只狗看到他從空中飛走就吠了起來，然後站在那裡看他離開了視線，就心臟破裂而死了。畜生據說確實是生來耿直不曲的，而人類則是口是心非。因此說：“尊者，那難以捉摸的（直譯為“叢林、草莽”），是人類[的心]；尊者，淺顯的，是那野獸[的心]。”

（《中部》第 51 經）

於是依靠它耿直不曲之心，死後它投生到了忉利天，被千名天女所圍繞，享受大福樂。他在耳邊密語的聲音可以遍佈十六由旬的範圍，自然說話的聲音則可以覆蓋整個一萬由旬的天城。因此被稱為“音天子”（**Ghosakadevaputto**）。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果報呢？是懷著敬愛為辟支佛吠叫的果報。他在那裡沒有過多久就死去了。

對於天界的天子有壽盡、福盡、食斷、忿恨四種原因導致的死亡。若以所作的許多福業投生，他生於天界並住立直至壽終後，[會]一步步地往上投生。這就是所謂壽盡而死。以造下少量的福業[而投生天界]，就好比將三四噸礪這麼多的穀物投進國王倉庫裡[迅速消失]一般，在彼福業耗盡時，也就命終了。這就是所謂的福盡而死。其次是在享受諸欲時失念而忘記進食，身體精疲力竭而死。這就是所謂的食斷而死。還有就是不能容忍他人的成就生起嫉恨後死去。這就是所謂的忿恨而

死。

他在享受諸欲的時候失去正念，食斷而死，死後結生於
憍賞彌一位城市美媛（高級妓女）胎中。分娩的那天她問女
僕：“是什麼？”

“是個兒子，夫人。”

她就說：“那麼你就把這個男孩裝在一個小簸箕裡丟到垃圾堆上吧。”令其[把他]丟棄了。因為城市美媛們養育女孩，不養男孩，因為女孩可以傳續她們的族系。

很多烏鴉和狗蹲坐著圍住了男孩，由於之前他對辟支佛的敬愛和為他吠的果報，無一敢靠近。此時，一個人出去時看到了烏鴉和狗圍成一團，“那是怎麼了？”往前看到了男孩，[對他]生起了對兒子般的喜愛，[心想：]“我得到一個兒子了。”就帶回了家中。

剛好那時憍賞彌的財主前往王宮，看到從王宮回來的國師，問他：

“老師，您今天有沒有觀察那星宿的連接呢？”

“有的，大財主。”

“我們要做其他什麼嗎？我們國家有什麼事情將發生嗎？”

“沒什麼其他事，不過今天城裡出生的一個男孩會是將來的首富。”

那時財主的妻子剛好懷孕了。因此他趕緊派了一個人回家：“你去，看生了沒有。”聽到“沒有生”以後，見完國王

迅速回到家裡，叫來一個叫做咖麗⁶⁹的女僕，給了她一千[錢幣]：“婢女，你去，在這城市裡搜尋今天出生的男孩，給一千[錢]帶回來。”她在搜尋時來到那個家庭看到了小男孩，問女家主：

“這個男孩是什麼時候出生的？”

[對方]回答道：“今天生的。”

“把他給我吧。”

從一錢開始增加一直增到一千[錢]後，把他帶了回去給了財主。財主心裡想：“如果我生下的是一個女兒，我就讓他們結婚，讓他成為財主。如果我生下的是個兒子，我就殺了他。”然後把他養在家裡。他妻子過了幾天生下一個兒子。財主心想：“沒有他，我兒子就將成為財主，那現在就應該殺了他。”便招呼咖麗：“喂，你去，在牛群出來的時候把他橫放到牛棚的門中間，牛就會把他踩死，而在得知他是否被踩踏後，回來[向我稟報]。”

她就去了，在牧牛者把牛棚的門一打開時，就把他（孩子）如此擺著。牛群首領牛王平時都是在最後才出去的，而那一天它在所有牛當中第一個出去了，四隻腳把男孩圍在中間站立著。[其他的]幾百隻牛從牛王的兩邊擦身而出。牧牛者心想：“這牛王以前在所有牛中最後才出去，而今天最先出去後站在牛棚門中間不動，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上前看到它下面躺著的男孩後，他生起了對兒子的愛意，“我得到一個兒子了”，就帶回家中去了。咖麗回去後，財主就問她，她把情況回答了，[財主]說：“去，再給一千[錢]把他帶回來。”又給了

⁶⁹ 這個是另外一個叫咖麗的，不是前面那位。

一千[錢]帶回來後給了[財主]。

然後又跟她說：“咖麗小姐，在黎明的時候這個城裡會有五百輛車出發去做貿易，你就把他帶過去放到車轍上，[這樣]牛就會踩踏他，或者車輪會碾軋他，看到以後你就回來。”她就把他拿去放到了[牛車的]車轍裡。當時領頭的車走在最前面。當牛來到那個孩子躺的地方時它就掙脫了車軛，在一次又一次給它套上[車軛]後它也不往前走。[車主]就這樣跟它一起努力到天亮。他想：“為什麼這頭牛會這個樣子？”在檢視道路的時候看到了男孩，心想：“我的確[造了]重業。”[然後想到]“我得到一個兒子了”，滿心歡喜地把他帶回了家。

咖麗回去後把發生的事情稟報了財主，[財主說：]“去再給一千[錢]把他帶回來。”她這樣照做了。然後他就對她說：

“現在你把他帶去放到棄屍林，在那要麼狗會吃了他，要麼非人會弄死他，發現死沒死都回來[告知]。”她把他帶到那裡放下後站在一旁。狗或烏鴉或非人都不能靠近他。他既沒有母親保護也沒有父親或兄弟等任何保護，是什麼在保護他呢？僅僅是他做狗的時候對辟支佛懷著敬愛[幫忙]吠[的業]在保護他。那時一位牧羊人趕著數千隻羊去牧場，從棄屍林旁經過。一頭母羊一邊吃葉子一邊走，進入灌木林中看到了男孩，然後跪下給他餵奶。牧羊人發出“嘿嘿”的聲音它也不出來。他想“我要用杖把它打出來”，進到灌木林看到山羊在跪著給男孩餵奶後，生起了對兒子的喜愛，[心想]“我得到一個兒子了”，就帶著離開了。

咖麗回去後財主問她，就將發生的事情回復了，“去，再給一千[錢]把他帶回來。”她照做了。然後他對她說：“咖麗姑

娘，帶著他爬上盜賊崖後扔下懸崖。他就會被山間的石頭撞得粉身碎骨，然後掉到地上。當你知道他死沒死後就回來。”她這樣把他帶到山頂後扔了下去。然而，那山谷裡順著山長了一大片竹林，山的頂端被濃密的灌木叢所覆蓋。男孩掉下去時就像掉在地毯上一樣。這一天一位年長的編織工得到一些竹子。他就跟兒子一起去砍那些竹子。那[竹子]晃動時，男孩發出了[哭]聲。他[想]“像個男孩的聲音”，從一面爬上去看到了他，“我得到一個兒子了。”很高興地帶走了。咖麗去到財主面前以發生的事情回答了他的提問，[財主]說：“去，再給一千[錢]把他帶回來。”她照做了。儘管財主東搞西搞，男孩還是長大成人了，取名叫做寇薩咖（Ghosaka）。他就像財主的眼中刺一般，財主無法直視他。

正當琢磨謀殺方式之時，他來到了其朋友陶工面前，問：

“你的陶窯什麼時候點火？”

“明天。”[陶工]答道。

他就說：“這樣的話這一千[錢]拿好，我有個事情你幫忙做一下。”

“什麼事，先生？”

“我有個劣子，我會把他送到你這裡來，然後你就抓住他帶到內室用利斧把他砍碎扔進壺裡，放到陶窯裡烤，這是一千[錢]的預付款。事後我將給你更多。”

陶工接受了，[說]：“好的。”財主第二天找來寇薩咖，打發他：“昨天我交代了陶工一件事，來，你到他那裡這麼說‘昨天我父親交代的什麼事情您完成吧。’”他[回答]“好的”就出發了。

就在去的時候財主的另一個兒子正在和一些孩子玩彈珠，看到他就叫住他，問道：

“你去哪裡，哥哥？”

他回答道：“帶著父親的口信去陶工那裡。”

[他弟弟]說：“我去那裡，這些孩子贏了我很多賭注，你給我贏回來。”

“我害怕爸爸。”

“別怕，哥哥，我把消息送過去。我輸了很多，[你]給我吧賭注贏回來，直到我回來。”

據說寇薩咖玩彈珠很在行，所以才這麼強求他。他就囑咐他[弟弟]：“那你去了後跟陶工說‘聽說我父親昨天有安排[給您]一件事情，您完成它吧。’”然後把他送走了。他[弟弟]去到陶工那裡就這樣說了。

然後陶工就按照財主交代的方法把他殺死後丟進陶窯裡。寇薩咖玩了一整天，傍晚時回到家裡，[財主]問道：“兒子，你怎麼沒有去？”他就回答了自己沒有去，是小弟弟去的。財主聽了這個消息大聲地哭喊著：“我去！”整個身體的血液像沸騰了一樣，“喂，陶工，你別要了我的命啊，別要了我的命啊！”揮舞著雙臂哭喊著來到陶工面前。陶工看到他這樣來了，說：“先生，別吵，您的事情已經完成了。”他充滿了如泰山壓頂般巨大的悲傷，感受到巨大的憂惱。

正如惱害無過惡者，世尊因此說道：

若人以棍棒，憤怒而對待，
無害無惡者，十事中一種，
迅速將到來，或遭受劇痛，

或身被損害，或生重疾病，
或失心狂亂，或為王加害，
或遭重誹謗，或喪失親族，
或破滅財產，或家被火焚，
愚者身亡後，投生於地獄。

——法句 137-140

發生這些事情後財主再也無法直視他了。“我怎樣才能殺死他呢？”他思索著，“送他去我的百個村莊的總管那裡，[讓他幫我]殺死他。”他想到了這個主意。為他寫了這樣一封信：“這是我的劣子，請把他殺死然後丟到糞坑裡，這樣辦妥後我知道該如何犒勞舅父[您]的。”

“親愛的寇薩咖，我們有一個百村莊的總管，你把這封信拿去給他。”說完[財主]把信系在他衣服的邊沿上。他[寇薩咖]不識字。他從小就被財主謀殺，[但]沒有殺成，又怎麼會教他識字呢？他就這樣在衣服上系著要自己命的信出發時，說：

“爸爸，我沒有旅費。”

“你不需要旅費，在途中某某村莊有一個我的財主朋友，你在他家用完早餐再出發。”

他說：“好的！”禮敬完父親就出發了。到了那個村莊打聽財主的家後前往見到了財主的夫人，她問道：

“你從那裡來？”

他回答：“從城裡來。”

“是誰的兒子？”

“您財主朋友的，阿媽。”

“你是叫寇薩咖嗎？”

“是的，阿媽。”

她一看到他就生起了對兒子般的喜愛。財主恰好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兒，貌美端正，為了她的安全，給她安排了一個婢女服侍，把她安頓在七層樓的頂樓，一個豪華的私房裡。就在那時財主女兒打發那婢女去市場。然後財主夫人看到她就問：“你去哪裡？”她回答：“[去辦]您女兒給的差事。”[夫人]說：“那你先過來，差事先放一放，給我兒子敷設座位，把他腳洗了塗上油，鋪好床給他，然後再去做你的差事。”她這樣照做了。由於她很久才回來，財主女兒就責備她。她就對財主女兒說：“別生我氣，財主兒子寇薩咖來了，我為他做了這樣這樣的事情，才去那裡然後回來的。”財主女兒聽到“財主之子寇薩咖”的名字後愛意從皮膚直透骨髓。她在他[過去世名為]果都哈厘咖時是他的妻子，供養過一吶礪的米飯給辟支佛，以這個[功德的]威力投生到了這個財主家裡。於是，她被那舊情所籠罩。因此世尊說：

“或以往昔緣，或因當下利，
如是愛意現，如蓮浮水面。”

（《本生》1.2.174）

她就問那[婢女]：

“他在哪，阿媽？”

“他躺在床上睡覺。”

“他手裡有什麼東西嗎？”

“他衣服上有一封信。”

她[尋思]：“那會是一封什麼信呢？”她就在他睡著時，趁

她父母在忙其他事情沒注意時，下來靠近他把那信取下來帶到自己房間，關上門打開窗戶，憑藉她良好的語文能力把信讀了。“哎呀，真是個笨蛋，在衣服上系一封要自己命的信到處跑，假如不是我看到了，他就沒命了。” 她就把這封信給撕了，用財主的語氣寫了另一封信：“這是我的兒子寇薩咖，百個村莊送來的禮物讓他帶走，再給他和這個地區財主的女兒舉辦婚禮，然後給他在自己住的村莊中央建一棟兩層樓房，用圍牆圍住，安排守衛善加保護，最後給我送個消息說‘這樣這樣的事我已經辦妥了。’ 這樣辦妥以後我知道該如何犒勞舅父的。” 她寫完後疊好，[從樓上]下來系在他的衣服上。寇薩咖睡了一天後起來吃完飯就出發了。

隔天早上他去到那個村莊看到了剛好在辦理村莊事務的總管。總管看到他後就問：

“小夥計，什麼事？”

“我父親給您送了一封信。”

“什麼信，小夥計，拿來。”

他拿過信讀完後心裡很高興：“你們看，大夥，我主人喜愛我，送信來[吩咐]我‘給我長子舉辦婚禮吧。’” 他就告訴家主們：“迅速送來木材等[材料]。” 然後在村子中央按照[信裡]描述的樣子建造了一棟房子，把從百個村莊來的禮品也都給了他（寇薩咖），招來該地區財主女兒舉行完婚禮，然後給財主送去書信“這一樁樁的事情我已經辦妥了。” 財主聽到這個消息生起了極大的憂愁：“我讓做的，不是那個啊！[他做的]那個，不是我讓做的啊！” 這憂愁連同喪子之痛一起生起，導致他的胃部生起灼燒感後產生了痢疾。

財主之女給[家裡的]人們下了一個命令：“如果有從財主那

來的人，沒有告訴我，就不要先跟財主之子說。”

財主心想：“現在我不要讓那個劣子成為我財產的主人。”
然後叫來一個管家：“舅父，我想見我兒子，派一個腳夫去把我兒子叫來。”他回答“好的”然後給了一封信派一個人去了。

財主女兒聽到他（送信的）前來站在門口了，就派人把他叫過去問：

“兄弟，什麼事？”

他回答：“財主病了，要見兒子，因此讓召喚他，夫人。”

“兄弟，[財主]還有力嗎，還是沒力了？”

“目前還有力，尚能進飲食，夫人。”

她沒讓財主兒子知道此事，讓人給信使安排了住處並給了盤纏，吩咐他：“我叫你回去的時候你再回去，先留下吧。”財主又跟管家說：

“舅父啊，怎麼沒有派人去我兒子那裡啊？”

“已經派了，主人，去的人目前還沒有回來。”

“那就再派一個人去吧。”

他[又]派了[一個人]。財主女兒對他也[按之前]那樣安排了。然後財主的病變嚴重了，一個盆子送進去，另一個盆子就端出來。財主再次問管家：

“舅父，怎麼沒有派人去我兒子那裡阿？”

“派了，主人，去的人還沒回來。”

“那就再派。”他就[又]派了[一個人去]。

第三次來人時，財主女兒又詢問了一下財主的情況。來人回答：“病得嚴重了，夫人，財主已經停止進食了，死定了，

一個盆出來一個盆就進去⁷⁰。”財主女兒[心想：]“現在是去的時候了。”她告訴財主兒子：

“你父親據說病了。”

“怎麼說的，夫人？”

“[說]他不舒服，夫君。”

“那現在怎麼辦？”

“夫君，我們帶上百個村莊來的禮物去看他吧。”

他回答了“好的！”就把禮物裝在車上出發了。這時她對他說：“你父親衰弱了，帶著這麼多的禮物去的話會耽誤了，把這都放回去吧。”說完把所有的這些禮物都送回到自己家裡後又對他說：“夫君，你[到時候]就站在你父親腳那一邊，我呢就站在他枕頭那邊吧。”到家時她安排自己的人：“你們去屋前和屋後守好。”進去後，財主之子站在了父親的腳那一頭，她在枕頭那頭。就在這時，財主仰面躺著，管家在給他按摩腳部，告訴他：

“主人，你兒子來了。”

“他在哪呢？”

“站在[您]腳那邊。”

[財主]看到他以後叫人把管理財務的管家找來問：“我家裡有多少財產？”[財務管家]回答：“主人，錢財有四億，受用的物品、財產以及林地、村莊、二足的（人畜）、四足的（牲畜）、車乘分別有這麼多。”[財主心裡]本想要說：“這些財產我都不給我的兒子寇薩咖。”[結果]說成了：“我給[寇薩咖]。”財主女兒聽到這個後，心想：“他再說話的話可能會改

⁷⁰ 指端屎尿、嘔吐物的盆一個接一個。

口。”她就披頭散髮好像很悲傷的樣子哭喊道：“爸爸啊，怎麼說這些，你說的這些我們聽了確實是不幸啊！”說完就用頭在他胸口捶打，這樣財主就沒法再說話了，她就這樣用頭在他胸口中間捶打顯得很悲傷的樣子。財主就在這時去世了。

他們前去把“財主死了”的消息告訴了國王優填。國王叫人火化了他的屍首後問道：

“他有沒有兒女？”

“有的，陛下，他兒子叫寇薩咖，他把所有的財產都給了他就去世了，陛下。”

後來國王召見財主之子[寇薩咖]。那天下著雨，國王的院落裡到處是積水。財主之子[聽說]“國王要見我”就出發了。國王從打開的窗戶裡看著他過來了，看到他跳過王宮院落裡的積水過來，到了以後[向國王]行完禮然後站在那裡。[國王]問：“小夥子，你叫寇薩咖？”

“是的，陛下。”

[國王]說：“請別悲傷於‘我的父親死了’，我會把你父親的地位授予你。”這樣安慰他以後就[說：]“去吧，小夥子。”打發他離開了。國王站著看他離開。他來的時候是從積水上跳過去的，走的時候他踏入積水徐徐而行。於是國王命人把他從那裡召來問道：

“小夥子，為什麼你來見我的時候從水上跳過去，而走的時候踏入水中徐徐而走呢？”

“是的，陛下，我那時候還是個少年，是玩耍的年紀，而現在陛下答應給我一個特別的職位，因此我沒有像以前那樣走，應沉著而行。”

國王聽到這話[心想]：“這是一個聰毅之人，現在我就要把職位給他。”在他父親把財富給了他後，[國王]連同百[村莊]的財務官也授予了他。他就登上馬車在城裡巡遊，他望去的地方都引[發震動]。

財主之女跟婢女咖麗坐在一起談論：

“阿媽，咖麗啊，你兒子的這些成就都是通過我才得到的哦。”

“為什麼呢，姑娘？”

“他的衣服上系著要自己命的信來到我們家，那時是我把他的那封信撕毀了，再寫了另一封安排我們婚事的信，還在那麼多的時候做了這樣的保護。”

“姑娘，你知道這麼多，然而這個財主從他小的時候就謀害他，[但]沒有成功，為了這個花費了很多錢呢。”

“阿媽啊，財主的所作所為確實罪大惡極啊。”

[寇薩咖]遊完城回到家中，她看到他，[心想：]“他這些成就都是依靠我得到的。”就在那笑。然後財主之子看到她笑就問：

“你笑什麼？”

“由於某個原因。”

“說出來。”

她不說。他就拔出刀劍嚇唬她：“不說的話，我就把你砍成兩半。”

她就說：“想到你的那麼些財富都是依靠我得到的，就發笑。”

“然而我的財產是我父親當面給我的，關你什麼事？”

據說寇薩咖這麼長時間以來什麼也不知道，因此他不相信

她所說的。然後她就所有事情都說了出來：“你父親給了你一封要你命的信打發你出去，是我如此這般地保護了你。”他不相信，[說：]“你胡說。”心想：“我要去問問媽媽咖麗。”

“這是真的嗎，媽媽？”

“是的，親愛的，從小他就為了殺你沒殺成而浪費了很多錢，七次你都死裡逃生，現在你獲得了從百個村莊來的財富以及財主的地位。”

他聽了這話以後想：“[我]確實[有]很重的業啊，如此這般死裡逃生，放逸地生活對我而言是不適宜的，我將不放逸。”他開始每天布施一千[錢]，布施給旅客、窮人等。一個名叫彌達（Mitta，朋友）的家主作為布施的代理人。這就是寇薩咖財主的來歷。

差摩婆帝的出生和童年

此時在跋達瓦帝（**Bhaddavati**）城有一位寇薩咖財主未曾謀面的朋友，名叫跋達瓦帝（**Bhaddavati**）財主。寇薩咖財主從來自跋達瓦帝城的商人那兒聽了關於跋達瓦帝財主的財富和年紀之後，想要與他結交就派人送去了禮物。而跋達瓦帝財主從來自憍賞彌城的商人那兒聽了關於寇薩咖財主的財富和年紀之後，也想要與他結交，而派人送去了禮物。就這樣，他倆成了彼此未曾謀面的朋友。

後來跋達瓦帝財主家裡發生了蛇風病（**Ahivātarogo**，瘟疫）。一開始疾病發生時是蒼蠅死了，隨後是昆蟲、老鼠、公雞、豬、牛、女僕、男僕，然後是所有的家庭成員依次死

去。只有那些破牆而逃的人保住了性命，那時跋達瓦帝財主和他的妻子女兒就這樣逃了出來，（他們）想去見寇薩咖財主，於是出發前往憍賞彌城。他們在路上就把旅費耗盡了，在風熱和饑渴[的逼惱]下身體疲憊不堪，辛苦地來到了憍賞彌。他們在一處水源地洗了個澡後，進入城門口的一個[旅客]廳。

財主就對他妻子說：“夫人啊，這個樣子去的話，即便是對於親生母親也是不可意的，據說我[在這裡]的那位朋友每天派人布施一千[錢]給旅客和窮人。我們派女兒去那裡把食物帶回來，在這裡這樣休養身體一兩天，然後再去見[我的]朋友吧。”她[回答：]“好的，夫君。”

他們就在[旅客]廳裡住下了。第二天，當通知窮人、旅客等去取食物的時候，父母[倆]就派女兒去：“親愛的女兒，去幫我們把食物帶回來吧。”

這個富家女被不幸征服了羞怯，大大方方拿著鉢和窮人一起去取食物。然後被問道：“你要幾份，姑娘？”“三個人的份量。”她回答道。於是就給了她三個人的量。她把飯帶了回去，他們三個就坐在一起吃。

然後母親和女兒就對財主說：“主人，現在大家庭也遭遇了不幸，不要顧及我們，您[儘量]吃吧，什麼也別想。”在被數次勸請以後，他就吃了。他吃完後不能消化，在黎明時死去了。母親和女兒十分悲痛地哭泣。女孩第二天哭著去取食物，被問道：“你要幾個人的份量？”她回答：“兩個。”她把食物帶回去後懇請母親吃。她母親也在她的懇請下吃了，然後不能消化，就在那天死去了。

女孩獨自哭泣、哀悼。第二天，由於那痛苦以及強烈的饑

餓之苦，她哭著跟乞丐們一起去拿食物，被問道：“要幾個人的份，姑娘？”“一個。”她回答道。一個叫做彌達（Mitta，朋友）的家主發現她一連三天都來取食物，就對她說：“走開，賤人，今天你總算知道你的飯量了？”

這個具足慚愧的良家之女就像被一根長茅刺入了心臟，又像鹽水撒在了瘡口上一般[難過]，問道：

“為什麼，大人？”

“三天前你拿了三個人的份量，昨天兩個，今天你拿一個的量。今天你知道了自己的飯量了哦。”

“大人，別以為我‘是為自己拿的’。”

“那麼你為什麼這樣拿呢？”

“大人，之前我們有三個人，昨天兩個，今天只有我一個了。”

他問道：“怎麼回事呢？”

當聽了她講述從一開始的整個事情經過後，他無法忍住眼淚，非常的悲痛，說道：“姑娘，事已至此那就不要多想了。你是跋達瓦帝財主的女兒，從今天開始也就是我的女兒了。”他親吻了她的頭，然後把她帶回家當成自己的長女。

[一天]她聽到施食處傳來很嘈雜很大的聲音，就問：

“爸爸，為什麼你不讓那些人安靜下來再給他們布施呢？”

“做不到的，姑娘。”

“能做到，爸爸。”

“怎麼做到呢，姑娘？”

“爸爸，把施食處圍起來，留兩扇夠一個人通過的門，

然後告訴他們‘從一個門進，[另]一個門出’，這樣他們就會安靜地領取[布施的食物]了。”

他聽了過後，[說]：“這個辦法很好啊，姑娘。”就這樣照做了。她以前的名字叫做差摩（Sāmā），然後由於建造了圍欄（Vati），就被稱為差摩婆帝（Sāmāvatī）了。從那以後施食處的嘈雜聲就沒有了。

寇薩咖財主以前聽到這聲音[就知道]“是我施食處的聲音”，很是悅意。然而過了兩三天他都沒有聽到聲音，於是在彌達家主來給他服務時就問他：

“有布施那些窮人、旅客等人嗎？”

“有的，大人。”

“那怎麼兩三天都沒有聽到聲音了？”

“我採用了那樣一個方法，他們就如此安靜地領取[布施的食物]了。”

“那你之前怎麼不採用呢？”

“[以前]不知道啊，大人。”

“現在你怎麼知道了呢？”

“我女兒告訴我的，大人。”

“我不知道你還有一個女兒啊。”

他就從出現蛇風病開始將跋達瓦帝財主的整個經過都講述了一遍，並告訴了他自己認她為長女的事。然後財主就對他說：“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怎麼不告訴我呢？我的朋友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他叫人把她叫過來問道：

“姑娘，你是[跋達瓦帝]財主的女兒？”

“是的，父親。”

“那就別多想了，你就是我的女兒了。”

他親吻了她的頭後給了她五百個女子做隨從，把她認作自己的長女。

然後有一天那個城市宣佈要舉行一個慶典。在那天，平時不怎麼出門的良家女子都會跟她們的隨從一起步行去到河裡洗澡。因此那天差摩婆帝也為了去洗澡，而在她五百個侍女的圍繞下來到了王宮前的庭院附近。優填[國王]站在窗戶前看到了她們就問：

“這些舞女是誰？”

“不是什麼舞女，陛下。”

“那麼[那個]是誰的女兒？”

“那個是寇薩伽財主的女兒，陛下，名叫差摩婆帝。”

他就這樣一見鍾情了，派人給財主送去書信：

“請把[你]女兒送給我。”

“我不能送，陛下。”

“別這樣，請送[來]。”

“我們家主害怕女兒被欺辱、刁難後被拖走，所以不給，陛下。”

國王生氣了，叫人把財主的房子查封了，並讓人抓住財主和他妻子的手把他們趕出了屋子。差摩婆帝洗完澡後回來[發現]進不了屋，就問：

“這是怎麼回事，爸爸？”

“姑娘，國王叫把你送去。然後[我]回答了‘我們不給’，[國王]就叫人就把房子查封了，把我們趕了出來。”

“爸爸，你們做得非同小可啊，國王叫送去就不要說‘我們不送’嘛，應該說‘如果你們會把我女兒和隨從一起帶上，

我們就給’，爸爸。”

“好的，姑娘，既然你願意，那我就這麼做了。”就叫人這樣送信給國王。國王[回復說]：“好的！”同意了，然後把她和隨從一起接了過來，灌頂後立為王后，其他的[隨從]就成為了她的侍女。這就是差摩婆帝的來歷。

優填贏得瓦蘇喇達答

然而優填還有另外一個王后叫做瓦蘇喇達答（Vāsuladattā），她是猛光（Caṇḍapajjota）的女兒。猛光是鄔闍衍那（Ujjeni）國的國王。一天，他[猛光]從公園回來查看了自己的財寶，說道：“還有沒有誰有這麼多的財富呢？”[隨行的]人們聽了後就說：“這算什麼財富呢，憍賞彌的優填國王有著巨額財富。”國王問：

“這樣的話我們能不能把他抓來？”

“沒法抓到他的。”

“我們用點什麼手段去抓呢？”

“不行的，陛下。”

“什麼原因？”

“他懂禦象術，他念完咒並彈奏禦象的琵琶後，就可以令大象們跑開或者抓住它們。沒有誰有像他這麼多的象車。”

“那我要抓住他是辦不到的嘍。”

“如果陛下您決心要[抓]他的話，可以叫人做個木象派人送到他附近去。他聽到有象車或馬車，就算很遠也會過去。在他來到的那個地方就可以抓住他了。”

國王：“就這麼做吧。”叫人做了一個木頭的機械象，外面

用碎布包裹塗上顏料，送去放到他[優填]國家邊境的一個湖畔。大象肚子裡有六十個人在來回走動，將大象的糞便扔的到處都是。一個護林人看到大象就想：“[這頭象]適合[給]我們的國王。”他前去告訴國王：“陛下，我看到一頭如開拉沙

（Kelāsa，喜馬拉雅山脈的一座山）山峰一樣通體白色的寶象，正適合您用的那種。”優填就以這個人為嚮導登上一頭象，帶著隨從一起出發了。密探知道他出發的消息後就去通知了猛光。他前來安排軍隊[埋伏]在兩側，把中間空了出來。優填不知道他們的到來，[繼續]追象。[木象]裡面的人令[木象]快速地奔跑，就像沒聽到國王念的咒語和彈奏的琵琶聲一樣逃走。國王追不上寶象就騎上一匹馬去追趕。這樣快速追趕的時候，把軍隊落在後面了。國王就這樣落單了。然後埋伏在兩邊的猛光的人就把他抓住獻給了他們的國王[猛光]。而他的軍隊知道[他]被敵人抓住了就在城外安營紮寨住下了。

猛光這樣把優填活捉了，令人將他關在牢房裡後，喝了三天慶功酒。第三天優填就問守門人：

“兄弟，你們的國王在哪裡？”

“[因]‘抓住了我的敵人’在喝慶功酒。”

“怎麼你們的國王所作所為像個女人？抓到了敵國國王不是應該要麼放了要麼殺了嗎？竟然把我這樣痛苦地安置下來就去喝慶功酒了。”

他就去把這事告訴了國王。[國王]來問他：

“聽說你有這樣說對嗎？”

“是的，大王。”

“好的，我會放了你，聽說你有這樣一個咒，你把它[教]

給我吧。”

“好的，我會教，[但是]在教的時候（你）要先禮敬我，然後（我）才教給你。但是你會禮敬嗎？”

“要我禮敬你？我不會禮敬。”

“那我也不會教你。”

“這樣的話我就頒下王令把你殺了。”

“殺吧，你可以左右我的身體，但不能左右我的心。”

國王聽了他的豪言壯語後心想：“我要怎樣才能得到這個咒語呢？這個咒語不能讓其他人學，不如讓我女兒在他那學了，然後我再從她那裡學。”

於是對他說：“其他人禮敬[你]過後你會教嗎？”

“會的，大王。”

“那我們家有個駝背女，她在簾子後面禮敬完後坐下，你就站在外面說吧。”

“好的，大王，[不管是]駝背還是跛子，禮敬了我就教。”

於是國王就去到他女兒瓦蘇喇達答那裡說：“親愛的女兒，有個麻風病人懂得無價的咒語，不能讓其他人去學。你坐在簾子裡面向他禮敬後學習咒語吧，他就會站在簾子外面念給你聽。我將從你這裡學習。”

（猛光）因害怕他們倆發生親密關係，所以把女兒說成是駝背，另一個說成是麻風病。當她在簾子裡面禮敬完坐下時，他（優填）就在外面站著教咒語。然而她在那一整天被反復教導，還是不能念出咒語，他就說：“喂，你這個駝背，你的嘴唇腮幫子真厚啊，嘴巴要這樣發音！”她生氣了，[說：]“喂！你這噁心的麻風病說什麼呢？像我這樣的人怎麼

會是駝背呢？”他拉起簾子問道：

“你是誰？”

“(我是)國王的女兒，名叫瓦蘇喇達答。”[她]回答道。

“你父親跟我說你是‘駝背女’。”

“他跟我說的時候也是把你說成‘麻風病’。”

於是他們兩個[就知道了：]“他怕我們兩個發生親密關係，所以這麼說。”[他們]就在那簾子裡面發生了關係。

從那以後就沒有學習咒語或[琴]技了，然而國王時常問女兒：“你在學[琴]技嗎，親愛的女兒？”

“在學，爸爸。”

然後有一天優填就對她說：“夫人，丈夫能做父母兄弟姐妹辦不到的事，假如你救我一命，我將給你五百個侍女，立你為王后。”

“假如你能實現這個承諾，我將救你一命。”

“我能做到的，夫人。”

她[回答：]“好的，夫君。”

她就去到父親面前，禮敬後站在一旁，這時國王就問她：“親愛的女兒，技術[學習]完了嗎？”

“技術還沒有[學]完，爸爸。”

然後他就問她：“為什麼，親愛的女兒？”

“我們需要一扇[可通行的]門和一輛車，爸爸。”

“為什麼要這個，親愛的？”

“爸爸，據說咒語的準備事項裡需要一種草藥，這種草藥需要在夜晚根據星象的指示來獲取。所以我們隨時需要一扇

[可出入的]門和一個交通工具。”

國王同意了：“好的。”他們就得到了一扇自己合意的門。

國王有五個交通工具：一頭叫跋達瓦蒂（**Bhaddavatī**）的母象，一天可以走五十由旬；一個叫咖果（**Kāko**）的奴隸，一天可以走六十由旬；兩匹名叫羯喇伽提（**Celakattī**）和木吒葛西（**Muñcakesī**）的馬，[一天]可以走一百由旬；一頭[名叫]那喇笈利（**Nālāgiri**）的大象，[一天可以走]一百二十由旬。

據說在佛陀還沒出世[的某個時候]，這位國王曾是一位官員的僕人。有一天在這位官員去到城外洗完澡回來時，看到一位辟支佛入城托鉢，當時城市裡的所有人都被魔王所操控，於是[辟支佛]一點鉢食也沒得到，[拿著]就像洗過一樣的（空）鉢出來了。就在他[辟支佛]來到城門口時，魔王化作另一個人的形象走上前，問道：“尊者，您得到任何（鉢食）了嗎？”

“那是你做了什麼讓我什麼也得不到？”

“這樣的話您再轉身進[城裡]去，這次我什麼也不做。”

“我不回去了。”

如果他回去的話，[魔王]他會再一次控制城市裡所有人的身體，讓他們拍手嘲笑他。辟支佛沒有轉身回去，魔王就在城門口消失了。然後那位官員就看到了這樣空著鉢走出來的辟支佛，禮敬後問道：“尊者，您得到什麼了嗎？”

“托鉢完出來了，賢友。”

他心想：“尊者答非所問，應該是什麼也沒得到。”然後看到他的鉢裡是空的。（官員）鼓起來勇氣想供養辟支佛，但因為不確定自己家裡飯菜準備好沒有，就不敢把辟支佛的鉢拿過來，便說道：“尊者，您稍等一會。”然後快速回到家

裡，問道：“我們的飯好了嗎？”[聽到]說“好了”，就告訴那個僕人：“親愛的，沒有人有你這樣的速度，你迅速去到尊者那裡，跟他說‘尊者，把鉢給我吧’，拿到鉢後迅速帶回來。”他得到這樣一句指示後就迅速趕過去將鉢拿回來了。官員就用自己的食物把鉢裝滿，然後說：“迅速去把這個拿給聖尊，我把這個功德[分享]給你。”

他就拿了[鉢]迅速去將鉢給了辟支佛，然後五體投地禮敬過後，說到：“尊者，[用餐的]時間快要過了，我以極快的速度往返，願以這快速[往來]的果報能令我獲得可以[日行]五十、六十、一百、一百二十由旬的五個交通工具。我來去的時候身體被太陽暴曬，願這個果報令我無論投生哪裡都有如這太陽光輝般的權威，願以我主人分享給我的這個鉢食功德的果報，令我得享您所證之法。”辟支佛回答：“願如此。”還做了如下功德回向：

“願你所欲求，一切得成就；
一切願圓滿，如十五月圓。”

（《長部義注》2. 95 過去親依止成就論；《增支部義注》1. 1. 192）

“願如你所欲，迅速得成就；
一切願圓滿，恰似如意珠。”

據說諸辟支佛只有這兩首隨喜偈。此[首偈頌]中，“如意珠”被稱為滿一切願的寶珠（摩尼寶）。這就是他（猛光）過去世的故事。現在的猛光即是他。他的那個業產生的果報帶來了這五個交通工具。

然後一天國王去公園裡遊玩了。優填（想）“今天可以逃了”，就用錢幣、黃金裝滿了大小皮袋後放於母象背上，帶上瓦蘇喇達答逃跑了。城門的守衛看到他跑了就去告訴國王。國王派遣軍隊：“速速前去[抓捕]！”優填知道有追兵後就打開錢袋子讓[錢]掉下去，人們就撿了錢以後才繼續追趕。然後又打開了另一個裝黃金的袋子倒出[黃金]，那些人由於貪愛黃金又拖延了[追捕]，於是[優填]就到達了自己[軍隊]駐紮在外的營地。然後他的軍隊看到他回來了就護衛著他進到都城。他到了以後就給瓦蘇喇達答灌頂，把她立為王后。這就是瓦蘇喇達答的來歷。

摩犍提初次懷恨佛陀

然而國王還有另一個叫做摩犍提（Māgaṇḍiyā）的王后。據說她是俱盧國（Kururaṭṭha）摩犍提（Māgaṇḍiya）婆羅門的女兒，她的母親也叫摩犍提（Māgaṇḍiyā），她的叔父也叫摩犍提（Māgaṇḍiya）。她長得像天女一般美麗，然而她父親卻找不到一個跟她般配的丈夫，甚至很多豪門望族來求親都被他用一句“你們配不上我女兒”給打發走了。

然後在一天黎明時分，佛陀觀察整個世界，發現摩犍提夫婦能夠證悟不來果，就拿上自己的鉢和衣，前往鎮外他們拜火的地方。他（摩犍提）看到如來特有的非凡足跡後，心想：“在這個世界上無人能與此人相比，他配得上我女兒，我要把女兒許配給他。”他[就對佛陀]說：“沙門，我有一個女兒，這麼長時間以來我都沒有看到過有一個配得上她的人，[然而]你是配得上她的，她也配得上你。你應該娶妻，她

也應該有一個丈夫，我要把她[許配]給你，你在這兒等我回來。”

佛陀一言未發地保持沉默。婆羅門迅速回到家裡，[對他妻子說：]“親愛的，親愛的，我看到一個和我女兒般配的人了，快，快，給她打扮一下。”把女兒妝扮好後，他帶著她和（妻子）婆羅門女一起前往佛陀那裡。整個城市都騷動了起來：“這個人[一直說]‘這麼久以來沒有人配得上我的女兒’，未許給任何人。聽說他‘今天看到一個配得上我女兒的人了’。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我們要去看看。”大眾就與他一起出發了。

當他帶女兒趕到之時，導師並未留在他所說之處，而是在那裡顯現腳印後，站立於另一處。諸佛的足跡只有在決意了過後才會在踩過的地方顯現，其他地方不會（顯現）。只有那些被決意[令看到]的人才能看到。為了使它們消失而令大象踩踏，或讓暴雨沖刷，或讓狂風吹襲，[上述]任何[一種方法]皆不能毀去它。

然後婆羅門女就對婆羅門說：“那個人在哪裡？”[婆羅門回答：]“我跟他說了‘待在這裡’的，他去哪裡了呢？”他四處查看時發現了足跡，說：“[這是]他的足跡。”婆羅門女精通相術和三吠陀，她根據相術查驗了那些足跡，說道：“婆羅門，這不是享受五欲者的足跡。”然後說了以下偈頌：

“貪者躡腳走，瞋者蹠腳行，
癡者拖拉步，此為覺者足。”

（《增支部義注》1.1.260-261；《清淨之道》1.45）

然後婆羅門就對她說：“夫人，你經常看術書就像在杯中尋找鱷魚，又像在房間裡尋找盜賊。保持沉默吧。”[她回答：]“婆羅門，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反正]這不是受五欲者的足跡。”婆羅門在到處找的時候看到了佛陀，說：“這就是那個人。”他上前去，（對佛陀）說：“沙門，我把女兒許配給你。”佛陀沒有說“我要你女兒”或“不要”，[而是]說：“婆羅門，我要告訴你一個理由。”

[婆羅門回答：]“說吧，沙門。”

[佛陀]講述了從大出離（出家）以來到牧羊人的榕樹下（ajapālanigrodha）被魔羅跟隨，然後在菩提樹下[魔羅因]‘他如今已脫離我的領域了’而憂愁苦惱，魔羅的女兒們前來為消除魔羅的愁苦而變化成少女等形象來引誘[佛陀]的經歷。[佛陀]說：“那個時候我就沒有愛欲了。”然後又說出這個偈頌：

“愛欲|不樂|貪，見彼[三魔女]，
我尚無淫欲，今此屎尿身，
又豈能奈何？足觸亦不欲！”

（《增支部義注》1.1.260-261；《經集》841）

偈頌結束的時候婆羅門夫婦就證得了不來果。而摩犍提則對佛陀生起了怨恨：“如果他不需要我，就說不想要，然而他卻把我說成‘屎尿所充滿’‘連用腳去碰她都不願意’，好的，我要靠我的種姓、家族、地域、財富、名聲和青春的成就來獲得一個如此般[相稱]的丈夫，然後我會知道該如何對付沙門喬答摩的。”

佛陀知不知道她會對自己生起怨恨呢？

他是知道的。

既然知道那為什麼還要說[那首]偈頌呢？

是為了另外那[婆羅門夫婦]倆人[而說的]。佛陀不會計較[別人對他的]怨恨，僅僅是為了那些可以成就道果的人開示佛法。

她父母將她託付給了[她叔叔]小摩犍提後，就前去出家，然後均證得了阿羅漢。小摩犍提就想：“低等的人是配不上我女兒的，只有國王才配得上。”就帶著她去了憍賞彌，用種種裝飾把她妝扮好後獻給了優填國王：“這個女寶和國王相配。”他看到她就生起了很強的愛意，為她灌頂並給了她五百個侍女，立她為王后。這就是摩犍提的來歷。這樣[優填]就有了一千五百個舞女和三個王后。

樹神和苦行者們的故事

那個時候在憍賞彌有寇薩咖（Ghosaka，播音者）、古固答（Kukkuṭa，公雞）、巴瓦利咖（Pāvārika，衣商）三位財主。當臨近雨季的時候，他們看到從雪山來的五百位苦行者在城裡托鉢乞食，他們心生歡喜，請其坐下後供養了飲食，然後征得許可後，請他們在這四個月中住在自己的附近。[雨季過後]又請[他們]答應了在下一個雨季時再回來，然後把他們送走了。從此以後苦行者們就[每年]八個月住在雪山，然後四個月住在[三位財主]他們附近。

後來他們從雪山回來時看到了阿蘭若中有一棵大榕樹，就坐在樹下。他們中最年長的那位苦行者就想：“住在這樹上的天

人非同一般，於此，應當有位大威勢的天王，要是能為這群隱士提供水就好了。”[樹神]就提供了飲用水。苦行者想洗澡，他又提供了。然後[苦行者]想要食物，他也提供了。然後[苦行者]他就有了這樣的[想法]：“這位天王，我們想什麼就提供什麼，哎呀，我們要見見他。”[樹神]他就破開樹幹而使自己顯現。然後苦行者就問他：

“天王啊，您有大成就，您究竟做了什麼而獲得了該成就呢？”

“別問了，尊者！”

“請說吧，天王。”

他自己所作[善]業微少，因此害羞而不敢說出。然而在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追問下，“若是如此，你們聽[我說]吧”，就說了出來。

據說他曾是一位窮人，找工作時在給孤獨長者那裡獲得了一份工作，然後靠這個維生。有一次到了布薩日，給孤獨長者從寺院回來問道：

“有告訴那位工人今天是布薩日嗎？”

“沒有告訴，主人。”

“那就給他煮晚飯吧。”

然後就給他煮了四分之一升米飯。他日間在森林裡幹了一天活，晚上回來後，當[家中]備好飯給與時，[明明覺得]“我餓了”，卻突然不吃，而是思考：“別的日子在這家中[此時]有‘請給飯！請給羹！請給菜！’這樣大喊大叫的聲音，今天所有人都靜悄悄的，只給我一個人準備了食物，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然後就問：

“其他人有沒有吃飯呢？”

“他們都沒吃，親愛的。”

“為什麼呢？”

“這個家庭在布薩日不吃晚飯的，所有人都是持齋 戒。即使是喝奶的小嬰兒也要漱口然後喂四甜品⁷¹，大財主讓他們[也成為]持齋戒者。男女老幼睡覺時都要在油燈的燈光下坐在床座上誦習三十二身分。但我們忘記告訴你今天是布薩了。所以只給你煮了飯，吃了它吧。”

“如果今天應當守布薩的話，我也要持守。” “財主知道這[行不行]。”

“那就幫忙問問他吧。”

他們就去問財主。他這樣回答：“那今天不吃飯了，漱完口決意[持守]布薩支的話可以獲得一半的齋戒[善]業。”他聽到後就這樣照做了。

他勞作了一整天，饑餓的體內風大不調。他就用繩子把自己胸膛捆起來，抓住繩子一端在那打滾。財主聽說了此事後，就拿著火把叫人帶上四甜品去到 he 面前，問道：

“怎麼了，小夥子？”

“主人，我的風大失調了。”

“那就起來吃了這藥吧。”

“您也吃吧，主人。”

“我沒病，你吃了吧。”

“主人，我沒能持守完整的布薩，不要讓我這一半的

⁷¹ 持不非時食戒的人過午可以吃的一種七日藥，用糖、油、蜂蜜、酥油等混合而成。

[善]業也失去啊。”而不願吃。

“不要這樣，親愛的。”

被如此勸說後，他還是不願吃。黎明時分，他就如花環枯萎了一般死去，投生到了那棵榕樹上成為了樹神。[樹神]告知了此事後，說：“那位財主信奉佛，信奉法，信奉僧，我依靠他而以所作的半[日]齋戒[善]業之果得到了[如此的]成就。”

五百個苦行者聽到說“佛陀”後，馬上站起來向樹神合掌問道：“你說的是‘佛陀’？你說的是‘佛陀’？”[樹神]向他們確認了三次：“我說的是‘佛陀’，我說的是‘佛陀’。”他們感歎：“在世間即便是這[‘佛陀’之]音也難以得聞啊！”完了又說道：“天神啊！你讓我們聽到了數十萬劫以來都未曾聽聞的聲音啊！”

然後[那些]弟子們就對他們的老師說：“那我們就去見佛陀吧。”[老師回答：]“徒弟們，三位財主對我們大有助益，明天我們去他們家托完鉢告知他們後再出發，忍耐一下吧，徒弟們。”他們就留下了。第二天財主們準備好了粥食和座位，知道“今天是尊者們歸來的日子”，就前去迎接，接到後就帶到家裡讓他們入座並供養了鉢食。他們吃完後就跟財主們說：

“我們要走了。”

“尊者們，你們不是答應過我們[在這裡度過]四個月的雨季嗎，現在又要去哪裡呢？”

“聽說佛陀出現在世間了，法出現在世間了，僧出現在世間了，我們要去見佛陀。”

“是不是只有你們適合去見導師？”

“也沒有禁止其他人的，賢友。”

“這樣的話，尊者們，你們先等等，等我們做好出行準備

後，我們[一起]去。”

“等你們準備好我們的行程就要被延遲，我們先去，你們隨後再來吧。”

說完他們就先出發了，他們見到佛陀後讚美禮敬，然後坐在一旁。隨後，佛陀為他們說次第論⁷²後，開示了佛法⁷³。講法結束時所有人都證得了連同四無礙解的阿羅漢，然後他們請求出家，[佛陀說：]“善來，比丘！”說完後立即成為持有神變所成衣、鉢的善來比丘

那三位財主每人用五百輛車裝上食物、布料、油、蜂蜜、糖等供養品去到了舍衛城，禮敬導師後聽聞佛法，在講法結束時都證得了入流果。然後住在導師身邊做了半個月的供養，隨後請求導師前往憍賞彌，導師答應了他們的請求，並說：

“家主們，諸如來樂於空閒處。”

“知道了，尊者，當我們送來資訊[您就]應過來。”說完他們就回憍賞彌去了。

回去後寇薩咖財主就建造了寇薩咖園，古固答財主建造了古固答園，巴瓦利咖財主建造了巴瓦利咖園，建成三所大寺院後就送信[通知]導師前往。佛陀聽到他們的消息後就去了。他們前來迎接並將佛陀護送到寺院，然後輪流侍奉佛陀。佛陀輪流在每個寺院住一天。住在哪個寺院就去那家門口托鉢。有一個叫做蘇瑪那（Sumana，善心）的花匠⁷⁴是他們三位財主的

⁷² 次第論即：講述布施、持戒、升天、欲望的過患和出離的利益。

⁷³ 即講述四聖諦。

⁷⁴ Mālākāra：製作花環的匠人

僕人。他就這樣跟財主們說：

“我長久以來為你們勞作，[如今]我想供養導師，請讓我供養導師一日吧。”

“既然這樣，那你就明天侍奉飲食吧，夥計。”

“善哉，主人們。”

他邀請完佛陀後就去準備招待用品了。

差摩婆帝因久壽多羅得飲法乳

當時國王每天給差摩婆帝八個咖哈巴那（Kahāpaṇa）⁷⁵ 錢幣買花。她的女僕名叫久壽多羅⁷⁶（Khujjuttarā），每天為她去花匠蘇瑪那那裡買花。那天花匠對前來的她說：“我邀請了佛陀，我要用今天的花禮敬佛陀，你等著，幫忙供養完飲食，聽完開示，然後剩下的花你就可以帶回去。”她同意了，說：“好的。”

蘇瑪那供養完以佛陀為首的僧團後，為了[聽佛陀做]隨喜功德的開示，就[幫佛陀]拿著鉢。佛陀就開始做隨喜功德的開示。久壽多羅一聽佛陀的開示就證得了入流果。她平常都是將四個錢幣據為己有，用四個錢幣買花回去，那一天卻買了八個錢幣的花回去。然後差摩婆帝就問她：

“阿媽，今天國王給了我們兩倍的錢買花嗎？”

“沒有，主人。”

⁷⁵ 一種貨幣單位。

⁷⁶ 庫竹達耆；由於“rā”在中文裡沒有相近發音，但它的呼格為“re”發音類似於“睿”，且她是大弟子中多聞第一的優婆夷，與“睿”含義也相應，故用此音譯。久壽多羅

“那為什麼有很多花呢？”

“其他日子我是私吞了四個錢幣，[只]帶回來四個錢幣的花。”

“那今天為什麼你不拿了呢？”

“聽了佛陀的講法後，[我]得達於法了。”

然而[差摩婆帝]沒有威脅她說：“嘿！你這惡奴！把你這麼久以來私吞的錢都給我交出來！”[而是]說：“阿媽，請把你得飲的不死[法乳]也給我們飲吧。”[久壽多羅]說：“那就讓我洗個澡吧。”[差摩婆帝]以十六罐香水為她沐浴後，又令人給她兩件柔滑的衣服。她將一件穿作下衣，一件穿裹在一肩後，命人備好座位並持來一把扇子，坐在座位上，握著彩扇，召喚五百位侍女，然後依照導師開示的方式為她們宣說了佛法。她們聽完她講的法後也全部都證得了入流果。

她們一起禮敬了久壽多羅後，對她說：“阿媽，從今以後你不要再做骯髒的活了，你就是我們的母親和老師，你去佛陀那裡聽聞佛陀說法，然後回來講給我們聽吧。”

[久壽多羅]她這樣做後就成為了三藏持者。後來導師就將她立為[說法]第一[的大弟子]：“諸比丘，在我優婆夷弟子中多聞、說法第一者，即久壽多羅。”

那五百侍女這麼跟她說：

“阿媽，我們想見佛陀，你讓我們看到他吧，我們要用香、花等禮敬他。”

“姐妹們，王宮[戒備]森嚴，沒法帶你們出去。”

“阿媽，別毀了我們，就讓我們看看導師吧。”

“那你們就在住的房間牆壁上鑿一個足夠大可以看見[外

面]的洞，找人拿來香、花等，當佛陀去那三個財主家時，你們就站在各自的地方瞻望，伸手禮敬供奉吧。”

她們就這樣做了，在佛陀往返的時候這樣瞻望、禮敬、供奉。

摩犍提的復仇

後來有一天摩犍提從她寢宮下來散步時來到（差摩婆帝）她們住的地方，看到房間裡的洞就問：“這是什麼？”她們不知道她對佛陀懷有怨恨，就說：“佛陀到了這個城市，我們站在這裡禮敬、供奉佛陀。”[摩犍提]心想：“沙門喬答摩來到這個城市了，我現在知道該怎麼做了。這幫人都是他的女信眾，我也知道該怎麼對付她們。”

她就前去向國王報告：“大王，差摩婆帝一夥對外面[的人]有欲望，過幾天她們會謀害[您的]性命。”國王不相信，[說：]“她們不會這麼做的。”當[她]再次[這樣]說，[國王]仍不相信。她這樣說了三次國王依舊不相信，[摩犍提]就對他說：“如果您不相信我，您就去她們住的地方附近[看看]，大王。”國王去了過後看到房間裡的洞，就問：“這是什麼？”當被告知原因後[國王]沒有生她們的氣，什麼也沒有說，讓人把洞都堵上，然後在所有房間做了上面帶孔的窗戶。據說上面帶孔的窗戶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有的。

摩犍提發現沒能把她們怎麼樣，[就想：]“我要對沙門喬答摩做應作之事。”她就賄賂了市民，指使[他們]：“當沙門喬答摩進城漫遊時，令[你們的]奴僕去辱罵、誹謗，趕跑他。”那些懷有邪見不信三寶的人就在佛陀進城後跟在後面，

用十種罵詈語來辱罵、誹謗佛陀：“你是小偷、愚者、癡者、駱駝、公牛、驢子、墮地獄者、墮畜生者、離善趣者、將墮惡趣者。”

聽了這些後，阿難尊者就對佛陀說：

“尊者，這個城市的人辱罵誹謗我們，我們離開這裡去其他地方吧。”

“[去]哪裡呢，阿難？”

“另一個城市，尊者。”

“[如果]在那裡又有人辱罵，那我們去哪兒呢，阿難？”

“那就離開那裡去另一個城市，尊者。”

“那裡也有人辱罵的話，我們去哪兒呢？”

“從那裡再去另一個城市，尊者。”

“阿難，不應該這麼做。問題在何處生起，就在那裡平息，然後才適合去其他地方。是誰在辱罵呢，阿難？”

“尊者，從奴僕開始，所有人都在辱罵。”

“阿難，我就像是衝鋒陷陣的大象一般，忍受來自四方之箭，[這]是衝鋒陷陣的大象應承受的，如此忍受眾多無德之人的言語是我應承受的。”說完後，誦出了龍象品中關於自己的三首偈頌：

“我如陣中象，堪忍離弦箭；
我將忍粗語，人實多無德。

馴獸可入市，堪任為王乘；
若忍粗言者，人中最調伏。

騾子馴服勝，駿馬信度勝，

昆嘉拉象勝，調己者尤勝。”

（《法句》320-322）

開示利益了到場的眾人。這樣開示完後，[佛陀對阿難尊者說：]“阿難，不要多慮，這辱罵只會持續七天，第八天就會平息。對諸佛生起的諍論不會超過七天的。”

摩犍提沒能通過派人辱罵而趕走導師。“我還能做什麼呢？”她就想：“這些人是他的護持者，我也要毀滅她們。”

一天[她]在飲酒處服侍國王時，派人給她叔叔送信：“我需要一些公雞，請他帶八隻死公雞和八隻活公雞過來，到了後站在樓梯口別進來，然後通知[裡面]他來了，當[裡面]說‘讓他進來吧’時也別進來，讓他派人先把那八隻活公雞送進來，然後是剩下的。”告訴送信的童僕：“按我的話去做吧。”並給了一些賄賂。

[她叔叔]摩犍提到了後，通知了國王，當[國王]說“讓他進來”時，他回答：“我不會進入國王的餐廳。”

[摩犍提]就派遣童僕：“孩子，去我叔叔那裡。”

童僕去了後把[摩犍提]他給的八隻活公雞拿了回來，說：“陛下，國師（摩犍提）送來了禮物。”

國王說：“我們有了一道好菜，誰來做呢？”

摩犍提說：“大王，差摩婆帝的五百個侍女沒事情做，在到處閒逛，[把這些雞]送到她們那兒，讓她們做好後送過來吧。”國王[同意了]，派人送去：“去，給她們，讓她們不要給其他人，自己殺了然後煮好。”

童僕[回答：]“好的，大王。”前去如此告知後，她們拒絕了：“我們不殺生。”[童僕]回來將此事告訴了國王。

摩犍提說：“大王，您看到了嗎？現在您將知道她們到底殺生還是不殺生了，就說‘給沙門喬答摩煮好後送去’，大王。”

國王這樣說了後派人送過去。那[童僕]就裝作好像把那些[活雞]帶去了一般，[實際]把它們帶去給了國師，而將死雞帶到她們跟前，說：“把這些雞煮好給佛陀送去吧。”

她們回答：“拿來吧，這是我們該做的。”就出來[把死雞]拿走了。

童僕回到國王那裡，國王問道：“怎麼樣，孩子。”

他回答：“當說是給沙門喬答摩煮好後送去時，她們就過來拿走了。”

摩犍提就說：“看吧，大王，她們不給您這樣的人做，說‘她們對外面有欲望’您還不信。”國王聽了這話還是忍住沒有說什麼。摩犍提就想：“我該怎麼辦呢？”

那個時候國王在差摩婆帝、瓦蘇喇達答、摩犍提三個人的宮殿輪流住，一個宮殿住七天。然後摩犍提知道：“明天或者後天他就要去差摩婆帝的宮殿了。”就給她叔叔送信過去：“送一條牙齒塗滿阿伽陀藥（**agada**，解毒劑）的蛇過來。”他按她說的做了，送了過去。國王去任何地方都會帶上他召喚象的那個琵琶，在那個琵琶上面有一個洞。摩犍提就把蛇塞進那個洞裡，然後用一束花堵住洞口。蛇就在琵琶裡面待了兩三天。

摩犍提在國王要去[差摩婆帝的宮殿]的那天就問：“今天大王要去哪個女人的宮殿呢？”[國王]回答：“差摩婆帝的。”[摩犍提就說：]“大王，今天我做了一個不吉祥的

夢，您不要去那裡好不好，陛下？”[國王回答：]“我還是要去的。”她這樣再三勸說過後，說：“既然這樣，我也要和你一起去，陛下。”[國王]攔她也沒攔住。“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陛下。”她說。她就這樣和國王一同去了。

國王穿戴上差摩婆帝她們給他的衣服、花、香以及裝飾後，吃了美味的食物，然後把琵琶放在枕頭旁，躺在床上睡下了。摩犍提就裝作在那裡走來走去，然後把琵琶孔上的那束花移走了。那條蛇已經兩三天沒有進食了，它從洞裡爬出來，發出嘶嘶的聲音，脖子脹得很大，趴在床頭。摩犍提看到它後就大喊：“嘿！嘿！陛下，蛇！”然後還辱罵國王：“這愚蠢的國王，倒楣的傢伙，不聽我的話！這些個不吉利的卑鄙小人，在國王面前什麼沒得到呢？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害死[國王]才能好過呢？[國王]活著你們就日子不好過！[我說了]‘我今天做了個噩夢，不應該來差摩婆帝的宮殿’不讓您過來，您不聽我的話啊，陛下。”

當國王看到蛇後，被死亡的恐懼所籠罩，怒火中燒：“這些女人連這樣的事都做得出來，真是太卑鄙了！我之前還不相信說她們卑鄙的那些話，先是在自己的房間鑿了洞坐著，然後又把我送去的公雞給退了回來，現在放蛇到我的床上。”

差摩婆帝這樣告誡她的五百個侍女：“姐妹們，我們沒有其他的庇護，對國王、王后以及自己生起同等的慈心吧，不要起任何瞋恨。”國王拿上一把千鈞之弓，拉滿並搭上一隻毒箭，讓差摩婆帝站在最前面，讓她們所有人排成一條線，然後朝差摩婆帝的胸口射過去。由於她們慈心的力量，箭掉過頭射了回來，就好像要射穿國王的心臟一般。國王心想：“我射出的這只箭連石頭都能穿透，空中並沒有什麼阻擋物，箭卻這樣

倒轉朝我的心臟射過來了，連這個無情無生命的箭都知道她的德行，我是一個人，卻不知道。”他扔了弓，然後合掌跪坐在差摩婆帝足前，說了以下偈頌：

“差摩婆帝！
我迷癡昏昧，諸方不能辨，
請你庇護我，為我皈依處。”

差摩婆帝聽了這話後沒有說“善哉，陛下，皈依我吧”，[而是]說：“大王，我所皈依之處，您也去作皈依吧。”然後佛陀的女弟子差摩婆帝說：

“你莫皈依我，我所皈依處，是為彼佛陀，大王啊，彼佛無上士，去皈彼佛陀，你乃我皈依。”

國王聽了這話後，說：“現在我更恐怖了。”誦了以下偈頌：

“差摩婆帝！
我今迷惑增，已徹失諸方；
請你庇護我，為我皈依處。”

然後她如前一般又拒絕了他。他說：“那我就既皈依你，也皈依佛陀，還給你獎賞。”[差摩婆帝]說：“獎賞我收下了，大王。”[國王優填]他去到佛陀那裡皈依，並邀請後，向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做了七天的大供養，然後對差摩婆帝說：“起來接受獎賞吧。”

[她就說：]“大王，黃金之類的我不需要，請給我這樣的賞賜：請許可，讓佛陀和五百比丘能夠時常來這裡，令我們能聽到佛法。”國王禮敬佛陀後，說：“尊者，請您和五百比丘時

常來這裡，差摩婆帝她們說‘我們要聽聞佛法’。”[佛陀回答：]“大王，諸佛常往一處實不相宜，許多人都希望導師前去。”

“既然如此，尊者，那就派一位比丘[前來]吧。”

導師就派了阿難長老去。阿難尊者從此就定期和五百比丘一起去皇宮。[差摩婆帝]皇后和[侍女]她們就定期供養長老和他的隨從飲食，聆聽開示。一天，她們聽了長老的開示後很喜悅，以五百件上衣敬奉法。每一件上衣都價值五百[金]。

國王看到她們只有一件衣服就問：

“你們的上衣哪去了？”

“供養給我們的聖尊了。”

“他全拿走了？”

“是的，拿走了。”

國王到長老那裡禮敬後問起了她們供養上衣的事，聽到長老接受了她們的供養，就問：

“尊者，那豈不是太多衣了嗎？這麼多你們怎麼處理呢？”

“我們拿夠自己需要的量以後，剩下的就給那些袈裟舊了的比丘，大王。”

“那他們自己的舊袈裟怎麼處理呢？”

“給那些袈裟更破舊的人。”

“那些人自己的破舊袈裟又怎麼處理呢？”

“用來做床單。”

“那舊床單怎麼處理呢？”

“用來做地毯。”

“那舊的地毯怎麼處理呢？”

“用來做擦腳布，大王。”

“那舊的擦腳布怎麼處理呢？”

“弄成碎片揉到泥裡，然後用來塗牆。”

“尊者，這樣做的話給聖尊們的供養沒有白費。”

“是的，大王。”

國王非常歡喜，又叫人拿了五百件衣服放到了長老足下。據說[這樣]價值五百[金]一件的五百件衣服的供養置於足下，長老獲得過五百次；價值一千[金]一件的一千[件衣服]的供養置於足下，獲得過一千次；價值十萬[金]一件的十萬[件衣服]的供養置於足下，獲得過十萬次。這樣兩三件、四五件、十來件的供養則不可計數。據說佛陀般涅槃後長老就在整個瞻部洲遊歷，[期間]把自己擁有的衣、鉢供養給所有寺院的比丘。

差摩婆帝之死與摩犍提的毀滅

那個時候摩犍提就想：“無論我做什麼，結果都事與願違，現在我該怎麼辦呢？有這樣一個辦法了。”在國王去花園遊玩的時候，[摩犍提]給她叔叔送去消息：“你去差摩婆帝的宮殿，打開衣物間和油庫，將衣服放到油罐裡蘸上油，然後綁在[差摩婆帝]宮殿的柱子上，再把她們所有人集中到一個地方，關上門從外面反鎖，然後用火把點著房子後你就離開。”[她叔叔]就登上[差摩婆帝的]宮殿打開倉庫，開始把衣服上都蘸上油綁在柱子上。

然後差摩婆帝為首的宮女們就走向前問他：“這是做什麼，叔叔？”[他回答:]“夫人，國王為了令這些柱子更牢

固，讓在上面綁上油布，王室的安排好還是不好真是很難理解，你們別待在我這附近，夫人。”說完，他讓她們進到一個房間，然後關上門，從外面反鎖了，然後從頭開始依次點火。

[這時候]差摩婆帝這樣告誡她們：“當我們於無始輪迴中流浪時，如此被火燒毀身體的次數即使以佛智也難以[了知]，請不要放逸。”她們在燃燒的房屋中作意受業處，有的證得二果，有的證得三果。

當時很多比丘托鉢用餐回來過後，前往佛陀那裡，走近後禮敬佛陀，然後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這些比丘就跟佛陀說：

“尊者，今天優填國王的後宮著火了，以差摩婆帝為首的五百女子都死了。尊者，那些優婆夷她們[投生]去了哪裡？她們的未來世怎麼樣？”

“諸比丘，這些優婆夷有的是入流果，有的是一來果，有的是不來果了，諸比丘，她們所有這些優婆夷死去時沒有誰沒有證果。”然後佛陀了知了此事後，就在這時發出此感歎⁷⁷：

“愚癡所縛之世間，看似猶如尚可意；
依著所縛之愚人，無明暗覆視為常；
具見之士則觀彼，任何一物亦無有。”

（《自說》70）

如此說後，[佛陀又]說法道：“諸比丘，有情在輪迴中流浪時，並非總是不放逸而造作福業，[他們也會]放逸而造作惡業。因此他們在輪迴中流浪時，[都會]經受苦與樂。”

國王優填聽到“差摩婆帝的房子著火了”的消息後，迅

⁷⁷ 自說偈：無問自說，佛陀的九分教法之一。

速趕去，但沒能在燒毀前趕到。趕到後，在命人為房舍滅火時，生起強力憂惱的[國王]為一眾大臣圍繞而坐，憶念著差摩婆帝的德行，思維：“此事究竟是誰做的呢？”然後知道了“一定是摩犍提做的”。他心想：“用恐嚇的方式問的話她是不會說的，我要用柔和的方式來問。”他就跟大臣們說：“哎呀，在此之前我時不時生起疑慮不安，差摩婆帝總是在尋求機會[謀害]我，如今我的心終於平靜了，可以高枕無憂了。”大臣們就問道：

“陛下，這是誰幹的呢？”

“一定是某個愛我的人做的。”

摩犍提站在旁邊聽到了這些，就說：

“不是其他誰幹的，是我幹的，大王，我命令叔叔做的。”

“除了你以外再沒有誰這樣愛我的了，我很高興，我要賞賜你，去把你的親戚都叫過來吧。”

她就給親戚們送去信息：“國王對我很歡喜，他要給予賞賜，你們趕緊都過來。”

國王令人隆重款待了所有來者。看到這個後，甚至那些不是她家親戚的人也通過行賄而來了，[說：]“我們是摩犍提的親戚。”國王就令人將他們全部抓起來，並在王宮庭院裡挖了一個齊腰深的坑，令他們全坐到裡面，再埋上土，上面鋪上稻草，然後命人放火點著。當[他們的]皮膚在燃燒時，就命人用鐵犁犁過，[將其]犁成了碎片。至於摩犍提的身體，就命人用一把利刃把她身上厚實的地方的肉割下來，放到一個燃燒的油鍋裡炸，炸得像糕餅一樣後令她吃下。

比丘們在法堂裡討論：“這確實是不應該啊，賢友們，像這般有淨信心的優婆夷如此死去。”導師來到了法堂，問道：

“諸比丘，你們坐在一起談論何事？”他們回答，正是此[語]。

[佛陀]說：“諸比丘，如果從今生來看以差摩婆帝為首的這些女人不應得到這種[死亡]，但是得到這個[結果]和[她們]過去所造的業相應。”

[他們就問：]“尊者，她們過去造了什麼[業]？請您講一講。”

[佛陀]在他們的邀請下就講出了過去[的因緣]。

差摩婆帝往昔火燒辟支佛

曾經在波羅奈（*bārāṇasi*）梵授（*brahmadatta*）王統治時，有八位辟支佛常在王宮裡用餐，五百位元侍女為他們服務。[後來]其中的七位辟支佛去了喜馬拉雅山，[剩下的]一位就在河邊一個豐茂的草叢裡打坐入定。後來有一天，國王在辟支佛走了以後，帶著這些侍女去河裡玩。這些侍女在水裡玩了一整天，上岸後由於感到寒冷，要生火暖身子，[就想：]“我們要找個生火的地方。”她們四處走動時看到了那個草叢，認為“[這是]一個草堆”，就圍成一圈後站著將其點著了。當草燒完、[草灰]落下後，她們看到了露出的辟支佛，[心想：]

“完了，我們把國王的辟支佛燒了，國王知道的話會殺了我們的，我們乾脆把他燒乾淨[算了]。”所有的女人就到處找來木柴堆在[辟支佛]他的[身]上，很大的一堆木柴。然後她們把它點著了，[心想：]“這下會燒掉了。”她們就離開了。

她們一開始是無心的，不構成業，而後面這次是有意的，就構成業了。

然而辟支佛在入定，即便是運來一千車的木柴燒他，也不能令他感到熱。因此他第七天起來輕鬆地走了。她們由於那所造之業，數十萬年於地獄中受煎熬後，以該業的餘報，數百生中就以這種方式在房屋起火時被燒。這就是她們往昔所造的業。

久壽多羅往昔業緣

說完這個，比丘們又問佛陀：“尊者，那久壽多羅又是什麼業導致天生駝背呢？因什麼業而有大智慧，因什麼業證得入流果，因什麼業投生為別人的僕人？”

〔佛陀這樣回答道：〕“諸比丘，還是那位國王統治波羅奈時，有位辟支佛稍微有點駝背。然後有位侍女披上一塊毛毯，拿著一個黃金的容器〔說〕‘我們的辟支佛就是這樣這樣到處走的’，駝著背模仿那位辟支佛行走的樣子給別人看。該業導致她天生駝背。

“但是在辟支佛們去王宮的第一天，她請他們坐下，拿過鉢盛滿乳粥供養他們。盛滿乳粥的鉢有點燙，辟支佛就拿著鉢不停轉動。她看到他們這樣做就把自己的八個象牙鐺子給了他們，說：‘你們〔把鉢〕放在這個上面拿著吧。’他們這樣做了過後就看了看她，然後站著，〔她〕知道了他們的意圖後，說：

‘尊者們，這些對我們來說不需要了，就給你們了，你們拿著去吧。’他們就拿著〔象牙鐺子〕去了難陀姆羅山

（Nandamūlaka）山谷。那些鋤子至今都還沒有毀壞。現在她因該業擁有通達三藏的大智慧。侍奉辟支佛[的業則給她]帶來了入流果的果報。這就是她在[兩]佛之間的宿業。

“然而在迦葉佛時期，她是波羅奈一位財主的女兒。[一天，]在暮色降臨時她拿著鏡子坐著梳妝打扮。那時，[與她]關係密切的一位漏盡比丘尼前去見她。比丘尼們，即便是漏盡者也喜歡在黃昏時分造訪護持者之家。然而就在這個時候，財主女兒身邊沒有僕人，她就[對這位比丘尼]說：‘禮敬尊尼，請您把那個梳妝盒遞給我吧。’長老尼心想：‘如果我不把這個遞給他，她會對我生起瞋恨而墮入地獄。然而如果我給她的話，將來她會投生成女僕。然而相比地獄之苦，做僕人更好些。’[長老尼]出於憐憫就將其遞給了她。這個業導致了她投生成為其他人的女僕。”

後來又一天，比丘們在法堂裡興起了這樣的討論：“差摩婆帝為首的五百女子在屋裡被火燒[死]，摩犍提的親戚們被鋪上稻草後用火點著，而後被鐵犁鏟碎，摩犍提則被油炸了，這到底誰算是生，誰算是死了呢？”

佛陀來了，問道：“諸比丘，你們坐在一起談論何事？”

他們回答，[說的]是這個。[佛陀]說：“諸比丘，對於放逸者，就算他活一百年，也名之為死。對於不放逸者，他們雖死猶生。因此，摩犍提他們雖生猶死，差摩婆帝為首的五百女子雖死猶生。諸比丘，所謂不放逸者不死。”然後[佛陀]誦出了以下偈頌：

21-23.

Appamādo amatapadaṃ, pamādo maccuno padaṃ;

Appamattā na mīyanti, ye pamattā yathā matā.
Evaṃ visesato ñatvā, appamādamhi paṇḍitā;
Appamāde pamodanti, ariyānaṃ gocare ratā.
Te jhāyino sātatikā, niccaṃ dalhaparakkamā;
Phusanti dhīrā nibbānaṃ, yogakkhemaṃ anuttara.

不逸不死道，放逸趣死徑；
不逸者不死，放逸者猶死。
如此徹知後，智者不放逸；
彼樂不放逸，喜悅聖行境。
彼禪者持恒，恒常力精進；
智者達涅槃，無上離軛穩。

在[此偈頌]中，“不放逸”（Appamādo）這句闡明了許多義理，涵蓋了許多義理。確實，傳來的整個三藏佛語都含括在不放逸偈中。因此彼[佛陀]說：

“諸比丘，猶如叢林生類之足跡，都攝於大象的足跡，象跡稱為最上，以其大故。如此般，諸比丘，凡諸善法，一切源於不放逸，一切攝於不放逸，不放逸稱為彼諸法之上首。”

（《相應部》5.140）

[不放逸]它的含義也就是不離正念，恒常保持心有正念。

“不死道”（Amatapada），涅槃稱為不死。彼不生故不老不死，因此稱為不死。[不死道的]意思是依此道而行得達不死。不死之道[即]“不死道”，是說到達不死的方法。

“放逸”（**pamāda**）為疏忽的狀態，以失念而捨離[正]念是名為彼。

“死的”（**Maccuno**），[趣向]死亡的。

“路徑”（**Pada**），方法、道路。放逸則不能超越生，因生而有老與死，[故而]放逸名為趣死徑，導致死亡。

“不放逸者不死”（**Appamattā na miyanti**），意為具有正念的不放逸者不死。不要認為是‘不會老不會死’，沒有任何眾生不會老，不會死，然而放逸者的輪迴無盡，不放逸者的輪迴有限。因此放逸者不能解脫於生[老死]等，雖生猶死。而不放逸者持之以恆地增進不放逸，迅速證得道果，不再有第二第三生，所以他們不論生死都如不死一般。

“彼放逸者如死了”（**Ye pamattā yathā matā**），那些放逸的眾生，他們放逸地死去，就像是命根被切斷死去的木頭一般，沒有意識，他們就像這樣。他們就像死了一般，對於在家人，“我們要布施，我們要持戒，我們要修布薩業”，這樣的心一個也生不起來；對於出家人，“我們要履行對老師、戒師的責任等，我們要受持頭陀支，我們要增進禪修”，[這樣的心]生不起來，那他們和死了有何區別呢？因此稱為“彼放逸者猶如死了”（**ye pamattā yathā matā**）。

“如此徹知後”（**Evaṃ visesato ñatvā**）即全面了知了‘放逸者不能脫離輪迴，不放逸者可以’。誰又能了知這差異呢？

“不放逸的智者”（**Appamādamhi paṇḍitā**）指那些智者、賢明者、有慧者，自己住立於不放逸後，更加增長不放逸，他們如此了知其中的差異。

“樂於不放逸”（Appamāde pamodantī），他們如此了知後，故而對自己的不放逸感到高興，面容喜悅，歡喜。

“喜悅聖行境”（Ariyānaṃ gocare ratā），意思是，他們如此喜悅於不放逸，而增長不放逸後，喜悅、恒喜、極喜悅於諸聖者——佛陀、辟支佛、佛聲聞弟子的行境，也即是四念處等的三十七菩提分法以及九種出世間法。

“彼禪修者”（Te jhāyino），彼不放逸的智者，即透過“專注所緣的八定，以及專注特相的觀禪、道、果”這兩種禪那而禪修者。

“持恒”（Sātatikā），從出家開始直到[證得]阿羅漢道為止，持續不斷激發起身心的努力。

“恒常力精進”（Niccaṃ dalhaparakkamā）是指凡是以人類的力量、以人類的精進力、以人類的努力可以達到的，他不會還沒達到就停止精進，以這樣的精進力，中途無有放棄，具備持恒推進、強大的精進力。

“觸達”（Phusantī）有兩種觸證：智觸證和果報觸證。於[這兩種觸證]中，四種道名為智觸證，四種果名為果報觸證。在這裡是指的果報觸證。依聖果而體證涅槃的賢智者們依此獲得果報觸證，親證涅槃。

“解脫諸軛達無上”（yogakkhemaṃ anuttara），於彼令大眾都沉淪的四種軛（欲軛、有軛、見軛、無明軛），從此等[諸軛中]安穩無畏。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中的最上[之法]，因此是無上[之法]。

開示結束時，很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一、差摩婆帝的故事[終]。

2. 昆拔寇薩咖財主的故事

Kumbhaghosakasetthivatthu

珠吉法師譯

“奮勉……”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竹林精舍時，就昆拔寇薩咖（Kumbhaghosaka）而說的。

據說，王舍城財主的家中爆發了瘟疫。當瘟疫爆發時，從蒼蠅至牛的動物最先死去，然後是奴隸和勞工；繼他們之後是家主。由此，疾病最後困住了財主及其妻子。染病的夫妻凝望著站在跟前的兒子，淚眼汪汪地對他說：“兒子，據說這種疾病爆發時，唯有破牆而逃者方能保全性命。你別管我們了，逃得性命後再回來。我們在某處埋藏了四億財產。你取出它們後，用以維持生計吧。”兒子聽聞父母的話語後，哭著禮敬了[他們]。隨後，畏懼死亡[的他]破牆而逃，並來到一處山野密林，在那裡居住了十二年，然後回到了父母[原來]的住處。

當年，他少小離[鄉]，鬚髮茂盛時才返回，故而無人認出他。他去到父母設立了標識的財寶埋藏處，發現寶藏沒有被動過。但他心裡想：“這裡沒有人認得我，如果我把這寶藏挖出來用，[他們會想]‘某個窮人挖出了寶藏’，抓住我後，會迫害我。我何不做工謀生呢。”於是他身披一件舊衣，“有誰需要工人嗎？”打聽著來到了勞工街道。

當工人們看到他時，他們說：

“如果你為我們做一項工作，我們將給與你飯食為報酬。”

“是什麼樣的工作？”

“叫[人]起床的工作。你要是勤勉的話，一大早起來，到處去通知：‘男人們，起來，把車準備好，給牛套上軛；現在是大象和馬去牧場的時候了。女士們，你們也起床煮粥和飯啦。’”

他說“好的”，接受了。於是他們給了他一所房子住，他每天都做這個工作。

然後有一天，頻婆娑羅王聽到了[他的]聲音。[頻婆娑羅王]能辨識一切音聲，因此他說：“這是一個大富之人的聲音。”一個站在附近的妃子心裡想：“國王不會貿然下結論，我應當去瞭解這[件事]。”於是，她派遣一人：“親愛的，去看看那是誰。”信使迅速走過去看了看那人，回來報告：“那是一個工人們的雇工，一個窮人。”

國王聽了他的話後，什麼也沒說。在第二天和第三天，聽到[昆拔寇薩咖]的聲音時，[國王]依舊那麼說。

那妃子也如同之前一樣進行思維，然後一再派人[去調查]，[都]回復“那是個窮人”，她心想，“國王雖然聽聞了‘這是個窮人’的說法，也還是不相信，而一再說‘這是大財富者的聲音’，其中必有緣由，我應當如實去探明他。她就對國王說：“大王，我若獲得一千[錢]，我將和女兒去把那財富帶來皇宮。”

國王給了她一千[錢]。她拿了錢，讓女兒穿上髒衣服，和她一起離開了王宮。她們假裝成旅客去到工人的街道，進

入了一所房子，[對女主人]說：

“女士，我們是旅客，想在這裡住一兩天再走。”

“女士，這房子裡住著許多人，[你們]不能住這裡。那個昆拔寇薩咖的房子是空的，去那裡吧。”

她們去到那裡，說：“家主，我們是旅客，想在這裡待一兩天。”被他一再拒絕後[她們]還是不肯走，[說]：“家主，我們今天就在這裡住一天，一大早我們就走。”

她們就在那裡住了下來。第二天，在昆拔寇薩咖去森林的時候，[她對他]說：“家主，把你的食材給[我]，我會用它為你烹製食物。”

他回答：“夠了，阿媽，我會自己做飯吃。”經再三催促，他給了[她]食材。她放置好收到的那些[食材]後，從集市[買]來餐具和上好的大米，用王宮中的烹飪方式煮好上好的米飯，以及兩三樣美味的咖喱和菜肴。在他從森林中返回後，[將其]呈給了他。

當他用完餐，知道[他的]心變得柔軟了，便說：“家主，我們累了，就讓我們在這裡[住]一兩天吧。”“好的。”他同意了。晚上和第二天，她同樣做了甜美的食物給他。當她知道[他的]心柔軟了，就說：“家主，我們會在這裡住幾天。”

在那住的時候，她用一把鋒利的刀子，在他繩床下麵的床架上到處割。當他回來一坐上去，床就塌了下來。他問：

“這張床怎麼被這樣割過？”

“家主，我無法阻止男孩子們，他們在這裡紮堆。”

“阿媽，正是因為你們，我才受到了這種苦。之前，每當我想去任何地方，我關門就走。”

“親愛的，我該怎麼辦？我無法阻止他們。”連續兩三天，她就這樣割[他床下的繩子]，當他生氣、憤怒並且指責她時，她還是這麼說。

然後，她割斷了[幾乎]所有的繩子，只剩一兩根。那天，他往床上一坐，整個繩[床]就掉到了地上，他的頭和膝蓋撞到了一起。他站起來說：“我該怎麼辦？我現在該去哪裡？我被你們弄得像連睡覺的床都沒有了的人一般。”

“孩子，我能做什麼？我不能阻止附近的男孩們[進來]。好了，別擔心。這個時候你能去哪兒呢？”她對她女兒說：“閨女，給你哥哥騰出睡覺的地方吧。”

於是她的女兒躺到床的一邊並對昆拔寇薩咖說：“家主，來這裡吧。”母親也對他說：“去吧，孩子，和妹妹睡一起吧。”因此，昆拔寇薩咖就和那個女孩睡在了同一張床上，就在那天晚上，他同她發生了關係。女孩哭了起來。然後她母親問她：

“閨女，你為什麼哭泣？”

“媽媽，發生了如此這般的事。”

“好了，親愛的女兒，又能怎麼辦呢？你得有個丈夫，他也要有個妻子。”她就讓他作了女婿。

過了幾天，她給國王送去了消息，說：“請發佈這樣的命令：‘令住在工人街道的人休假。誰家如果不舉辦慶典就會受到如是這般的懲罰。’”國王這樣做了。昆拔寇薩咖的岳母對他說：

“孩子，國王命令勞工街道舉行慶典。我們該怎麼辦？”

“媽媽，我掙的工資都不夠維生。我該怎麼辦？”

“孩子，可以向那些家主們借錢。國王的命令不得違抗，但債務可以有辦法擺脫，去吧，從哪裡拿一兩塊錢來吧。”

他憤憤不平地去到四億財寶所在之處，取來一咖哈巴那錢。王妃把這個錢送去給了國王，然後用自己的一塊錢舉辦了慶典。過了幾天，她又[給國王]送去了同樣的資訊。國王又下令說：“令他們舉辦節日慶典。對不執行者有這樣的懲罰。”她再次那樣對他說，他在其迫使下前去取了三塊錢。她把這三塊錢也送給了國王。又過了幾天，她又給國王發了一個消息，說：“現在請派一些人來，[讓他們]召喚這個人。”

國王派人來了。這些人到了後詢問：“誰是昆拔寇薩咖？”當他們正尋找時看到了他，他們就[對他]說：“來吧，朋友，國王召喚你。”心懷恐懼的他說著“國王不認識我”等話，不願意去。但是他們用暴力綁住了他的手等，把他拖走了。

當那個女人（他的岳母）看到那些人後，就威脅他們，說：“嘿，蠻夫們，你們不應該把我的女婿綁住手抓走。”[又對他說：]“去吧，孩子，不要害怕。見到國王後，我會讓人砍掉那些捆綁住你手腳者的手。”如此說後，她帶著她的女兒，先去了王宮，換了衣服，用她所有的飾品裝飾自己後，站在了一旁。

[昆拔寇薩咖]也被他們拖著帶進來了。昆拔寇薩咖向國王致敬後站著，國王就問他：

“你是昆拔寇薩咖？”

“是的，陛下。”

“你為什麼偷偷地使用巨額財富？”

“陛下，我哪裡有巨額財富？我靠做工為生。”

“不要這樣做。你幹嘛欺騙我們？”

“我沒有欺騙，陛下。我沒有財產。”

於是國王給他看了看那些錢，問他：“這些錢是誰的？”昆拔寇薩咖認出了這些錢幣。他想：“唉，我真傻呀！這些錢是怎麼落入國王手中的？”環顧四周，他看到了站在房間門口的那兩個盛裝打扮的女士。他想：“此事確實非同小可。這些女人恐怕是被國王收買的。”

國王對他說：

“說吧，朋友。你為什麼這樣做？”

“我沒有依靠，陛下。”

“我這樣的人難道不能作為依靠嗎？”

“陛下，若陛下能庇護我就太好了！”

“那我便是你的依靠，朋友，你的財富有多少？”

“四億，陛下。”

“應該怎麼樣取得？”

“用車，陛下。”他回答。

於是國王把幾百輛車套上輓，派去把昆拔寇薩咖的財富帶回來堆積在皇宮裡。然後他召集了王舍城的居民，問：

“這城裡是否還有人擁有這麼多的財富？”

“沒有，陛下。”

“應該給他什麼？”

“榮譽，陛下。”於是國王授予他崇高的榮譽，任命他為財務官，並把他的女兒嫁給了他。

然後國王把他帶到佛陀面前，向佛陀致敬，對佛陀說：“尊者，請看這個人。再沒有像[他]這樣沉穩的人了。雖然他擁有四億財富，卻沒有表現得興奮或表現出我慢，而是像窮人一樣穿著破衣爛衫，在工人的街道賺錢謀生。被我以這樣的方式得知了[他的情況]。知道後我就打發人去找他，叫他承認自己的財富，命人把他的財富抬到王宮裡來，任命他為財主並把我的女兒嫁給了他。尊者，我從來沒見過這麼沉穩的人。”

聽了這話，佛陀說：“大王，如此謀生者的生活名為依法謀生。然而，像偷竊這樣的行為在今生就令其苦惱，而且由此來世也不會有快樂。人在窮困的時候通過耕作或者做工而生活，就名為依法謀生。像這樣具足精進，具備正念，淨化身業、口業，以智慧謹慎行事，攝護身[口意]等，如法過活，住於不失念者，其權勢增長。”如此說後，[佛陀]誦出了以下偈頌：

24.

Uṭṭhānavato satīmato,
Suciḥkammaṣṣa niṣammakārino;
Saññātassa dhammajīvino,
Appamattassa yaṣobhivaḍḍhaṭṭi

奮勉具正念，淨業而慎行，
克己如法活，無逸名望增。

“奮勉者的”（Uṭṭhānavato），奮力精進者的[名望增]。

“具正念者的”（Satīmato），具備正念者的[名望增]。

“淨業者的”（Suciḥkammaṣṣa），持有清淨無過的身業等

者的[名望增]。

“行為慎重者的”（**Nisammakārino**），即“如果像這樣發生，我將這樣做”；或者“作了這種行為後，那種[果報]將會產生”，像這樣觀察了因緣後，如同治病一般，考察、推測所有事情後再行動者的[名望增]。

“克制者的”（**Saññatassa**），即在身[口意]等上克制的無缺點者的[名望增]。

“如法生活者的”（**Dhammajīvino**），即作為在家人，捨棄缺斤短兩等[欺詐行為]，而作耕種和畜牧等[工作]者的[名望增]；作為出家人，捨棄醫術、走使，而如法平等地托鉢活命者的[名望增]。

“不放逸者的”（**Appamattassa**），即不失正念者的[名望增]。

“名望增”（**Yasobhivaḍḍhati**），是指名為權位、財富及讚譽的名望增長。

偈頌結束時，毘拔寇薩咖證得了入流果。其他還有很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如此，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二、毘拔寇薩咖財主的故事[終]。

3. 朱利槃特長老的故事

Cūḷapanthakattheravatthu

文喜比丘譯

“奮勉不放逸……” 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竹林精舍時，

就朱利槃特（cūlapanthaka）長老而說的。

據說，王舍城中[有位]富豪家的女兒，在她成年時被父母精心保護於七層殿樓的頂層。由於沉醉於青春的驕慢，[這位]渴求男人[的女孩]與自己的奴僕發生了關係，畏懼“其他人也會知道我的這種行為”而如此說：“我們不能住在這裡了。假如我父母知道此罪的話，他們會把我撕碎。我們去外地生活吧。”他們帶上貴重物品從城門出來了，[心想：]“不管哪裡，我們去一個沒人認識的地方居住。”他倆就出發了。

他們在一個地方同居，[然後]她懷孕了。富家女進入了臨產期，就與丈夫商量：“我的胎兒即將出生，在舉目無親之處分娩對我們倆而言都是困苦的，我們還是回家吧。”他出於害怕“如果我這樣去的話，就沒命了”，於是，拖延時日，“我們今天去吧，我們明天去吧。”她心想：“這個蠢貨因為自己犯下的大錯不敢去，父母是恒常利益[子女]的，不管他去還是不去，我都要走了。”

在丈夫外出的時候，她收拾好家裡的生活用品後，告訴鄰居自己要回娘家去了，然後就上路了。丈夫回到家中沒看到她就問鄰居，聽到說“她回娘家了”後，他迅速追上去，在半路趕上了她。該[富家女]就在該處分娩了。他問道：

“是什麼，夫人？”

“夫君，我生了一個兒子。”

“現在我們怎麼辦？”

“我們回娘家的目的已經在半路完成了，我們還去做什麼呢？我們往回走吧。”

兩人就統一意見打道回府了。由於這個孩子是在路上生下來的，因此他們給他取名叫般特格（Panthaka，路生）。不

久以後她肚子裡又懷上了一個。一切[經過的]展開都跟前面一樣。由於這個男孩也是在路上生的，於是第一個孩子就取名作摩訶槃特（Mahāpanthaka，大路生），另一個就取名為朱利槃特（Cūḷapanthaka，小路生）。他們將兩個兒子都帶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他們在那裡住的時候，摩訶槃特聽到其他的男孩說“叔叔，伯父，爺爺，奶奶”後，就問媽媽：

“媽媽，其他男孩都說‘爺爺，奶奶’和‘伯父，叔叔’，我們沒有任何親戚嗎？”

“是的，孩子，我們在這裡沒有親戚。但是在王舍城有位富豪是你的外公，在那裡我們有很多親戚。”

“那為什麼我們不去那裡呢，媽媽？”

她沒有告訴兒子自己不回去的原因，在兒子一再說起後，她就跟丈夫說：“這些孩子令我很疲勞，難道爸媽見了我們，會吃我們的肉嗎？來吧，我們讓孩子們去外公家看看吧。”

“我不敢去見[他們]，但我可以送他們去。”

“好的，不管什麼辦法，應該讓孩子們去外公家看看。”

他們倆就帶上孩子依次來到了王舍城，進到城門口一間大廳裡[住下了]，孩子的母親就帶上兩個孩子告訴父母自己來了。他們聽到這個消息後，[就說：]“對於在輪迴中漂泊者而言，無人不曾做過[自己的]兒子、女兒，他們對我們犯下大錯，不能待在我們的視線內，讓他們兩人帶著這麼多財物去繁華處謀生吧！不過孩子就送到這裡來。”說完，取出財物並派去了信使。他們接受了送來的財產，把男孩們交到前來的信使手裡，然後把他們送走了。男孩們就住在外公家裡成長

了。

其中朱利槃特尚年幼，摩訶槃特和外公一起去聽十力者（佛陀）的講法。他常去佛陀那裡就生起了出家的心。他就跟外公講：“如果您允許的話，我要出家。”

“你什麼話，孫兒！對我而言，世間一切人出家都沒有你出家更好。如果可以的話，你就出家去吧。”他把他帶到導師面前，[佛陀]說：“家主啊，你得到一個男孩了？”

“是的，尊者，這是我的孫子，他想在您座下出家。”佛陀就命另一位乞食的比丘：“你給這個孩子出家吧。”[這位]長老就在教了他皮五法⁷⁸的禪修業處，然後給他剃度出家了。他學習了很多佛語後，在滿年歲（20 歲）的時候受具足戒了，如理作意地修習業處後，證得了阿羅漢。他安住於禪那和[阿羅漢]果，快樂地度日時，心想：“究竟能否將這快樂帶給朱利槃特呢？”就從[住的地方]那裡去到富豪外公那兒，說：

“大財主，如果您允許的話，我要讓朱利槃特出家。”

“剃度他吧，尊者。”

據說財主對[佛陀]教法充滿信心，並且在被問及“這是您哪個女兒的兒子？”時，他羞於回答“跑掉的那個女兒的”，因此他很高興地允許他們出家。長老給朱利槃特剃度後，令他在戒行上得以住立。

他一出家後就變愚鈍了。四個月也沒能夠背下這四句偈：

“猶如香紅蓮，晨開而芬芳；

⁷⁸ 禪修業處三十二身分的頭五種：發、毛、爪、齒、皮，稱為“皮五法”。

看彼光輝者⁷⁹，如日耀虛空。”

（《相應部》1. 123；《增支部》5. 195）

據說，他曾在迦葉佛時期出家，是個聰慧的人，當另一位愚鈍的比丘學習經教時，他嘲弄了對方。這位比丘因為他的嘲笑，感到羞愧，就不再學習經教，不再誦習了。由於這個業，他一出家就變得愚鈍了，每背一句就忘了前一句。他為了記住這首偈頌，努力了超過四個月。當時，摩訶槃特就對他說：“朱利槃特，你在此教法中不可能獲得成就，四個月都未學得一首偈頌，又怎麼能夠到達出家義務的頂峰呢？離開這裡吧。”將他趕出了寺院。朱利槃特出於對佛陀教法的喜愛，並不想[還俗]成為在家人。

那個時候，摩訶槃特是[僧團的]分派飲食人。名醫耆婆（Jivaka）帶上很多花鬘、香、塗香，去到自己的芒果園，供養佛陀，聽完法後，從座位起來禮敬十力者（佛陀），隨後去到摩訶槃特那裡，問道：

“尊者，導師身邊有多少比丘？”

“有五百比丘。”

“尊者，明天請帶著以佛陀為首的五百比丘在我家應供吧。”

“優婆塞，名叫朱利槃特的比丘是愚鈍的，在法上沒有增進，除了他，我接受對其他所有比丘的邀請。”長老回答道。

⁷⁹ 光輝者指佛陀。

朱利槃特聽到這話後，心想：“長老接受了對這麼多比丘的邀請，唯獨把我排除在外，毫無疑問他對我的兄弟之情已經沒有了，如今這教法對我來說，還有什麼用呢？我要還俗，做布施功德而生活。”

第二天清早，他就為了還俗而出發了。導師在清晨觀察世間時，看到了此事，就第一時間過去，然後站在朱利槃特正途經的門口。朱利槃特走著走著看到了佛陀，上前禮敬，然後站著。佛陀就對他說：

“朱利槃特，這個時候你要去哪裡呢？”

“尊者，我兄弟驅逐了我，所以我要去還俗。”

“朱利槃特，既然是在我面前出家的，你哥哥驅逐你的時候，為什麼不來見我，來吧，還俗做什麼，留在我這裡吧。”

[佛陀]用帶有輪相的手掌摩觸他的頭後，將其帶到香室前讓他坐下，[說：]“朱利槃特，面朝東方，在這裡[心念]‘去塵除垢，去塵除垢’擦拭這塊布吧。”用神通變化出一塊潔淨的布片給了他。通知的[應供]時間[到了]，[佛陀]就在比丘僧團的圍繞下，去到了耆婆家中，在準備好的座位上坐下了。

朱利槃特就看著太陽，[心念]‘去塵除垢，去塵除垢’，坐著擦拭那塊布片。在他擦拭的時候那塊布片變骯髒了。他就思維：“這布片[本來]極其潔淨，然而由於此自身的緣故，它失去了原來的本性，產生了如此的污垢，諸行確實是無常啊。”通過了知壞滅相，他培育起了觀。導師知道‘朱利槃特心中生起了觀’，“朱利槃特，你不要想‘只是這塊布被污垢所染汙’，你的內心也有貪等的污垢，把它們除去

吧。”說完後發出一道光，如同在前方坐著一般而現出形象，誦出了以下偈頌：

“灰塵非塵垢，貪欲名塵垢；
離貪諸比丘，教中離垢住。
灰塵非塵垢，瞋恚名塵垢；
離瞋諸比丘，教中離垢住。
灰塵非塵垢，愚癡名塵垢；
離癡諸比丘，教中離垢住。”

（《大義釋》209）

偈頌結束時，朱利槃特證得了連同四無礙解的阿羅漢。依靠四無礙解他也通達了三藏。

據說他過去曾是一位國王，在城裡巡遊的時候，汗水從他額頭上流淌下來，他用一塊潔淨的布片擦拭額頭，布片就變髒了，“由於這身體的緣故，如此潔淨的布片失去了它的本性，變得骯髒了，確實是諸行無常啊”，他獲得了無常想。此事成為了他離垢的因緣。

耆婆王子育給十力（佛陀）拿來施水（準備做滴水儀式）。導師[問：]“耆婆，你確定寺院裡沒有比丘了？”並用手蓋住了鉢。摩訶槃特回答道：“是的，尊者，寺院裡沒有比丘了。”導師說：“有的，耆婆。”耆婆就吩咐一個下人：“那你去，看看寺院裡還有沒有比丘。”就在這時，朱利槃特[心想：]“我哥哥說‘寺院裡沒有比丘’，我要讓寺院看上去有諸比丘。”於是令整個芒果園充滿了比丘，一些比丘在做袈裟，一些比丘在染[袈裟]，一些比丘在誦經。這樣變化出

一千位各各不同的比丘。那人看到寺院有許多比丘就回去稟告耆婆：“老爺，整個芒果園都充滿了比丘。”

長老就在那裡如此[說]：

“朱利槃特，化己為千般，坐
於芒果園，直至受召喚。”

然後佛陀就跟那人說：“去到寺院後你就說‘導師召喚朱利槃特’。”在他去了這樣說時，一千人都說：“我是朱利槃特，我是朱利槃特。”這人再次回來說：

“尊者，所有人都叫朱利槃特。”

“這樣的話，[你]去了過後，抓住第一個說‘我是朱利槃特’的人的手臂，其他的就都會消失。”

他這樣照做了，頓時一千比丘都消失了。長老就和這個人一起來了。導師在吃完飯後跟耆婆說：“耆婆，你拿著朱利槃特的鉢，他來為你做隨喜功德的開示。”耆婆這樣照做了。長老就如小獅子做獅子吼一般貫穿三藏做了隨喜功德的開示。

導師從座位起來，在比丘僧團圍繞下回到寺院，比丘們行完禮後，佛陀站在香室前為比丘僧團做了教誡，講說了禪修業處，然後遣走比丘僧團，進入熏有芳香的香室，以右肋作獅子臥。

隨後，黃昏時分，比丘們從各處聚集起來，如同以紅毛毯雲幕包圍一般坐下，開始談論佛陀的功德：“賢友們，摩訶槃特不瞭解朱利槃特的性情，[看他]四個月都背不下來一首偈頌，[認為]‘此人愚鈍’將其趕出了寺院。然而佛陀，由於他自己無上的法王，一頓飯的功夫就讓他獲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伴隨無礙解通達了三藏，佛力確實偉大啊。”

此時世尊知道法堂裡生起了這樣的討論，[心想]“現在我理應前去”，他從佛床上起來，穿上善著色的兩件衣（上衣和下衣），用一根閃電般的腰帶束好，披上像一個紅毛毯一樣的善至大衣，從香室出來，踏著高貴的龍象般的步伐，如獅王一般優雅，以佛陀無限的榮光，到了法堂。登上莊嚴的圓形會堂中間佈置莊嚴的佛座上，發出六色佛光，猶如能撼動大海深處從持雙山初升的太陽一般，坐在了座位中央。

佛陀到了，比丘僧團就停止了談話，變得安靜了。導師以柔軟慈悲之心環顧大眾，[心想：]“此大眾輝耀，沒有任何人的手足失威儀，無人咳嗽、打噴嚏，此等一切都對佛陀懷有敬意。懾於佛陀的威力，我坐在這裡即便一個壽元劫不說話，他們也不會首先發起談話。應由我來發起談話，那就讓我來引發話題吧。”以優美的梵天之聲向比丘們問道：“諸比丘，你們坐在一起談論何事，你們被中斷的話題是什麼？”他們答道，是這個。

“諸比丘，朱利槃特並非如今才愚鈍，過去也曾愚鈍。我也並非初次協助他，過去也曾協助他。然而過去我曾令他成為世間財富的主人，如今是出世間的。”說完後，比丘們想聽聞詳細解釋，在比丘們的請求下[佛陀]說出了過去之事：

曾經在波羅奈有一位年輕人，為了學習技藝，他去到坦叉始羅（**Takkasila**）城，成為了那裡一位著名老師的共住弟子。在五百個青年[學徒]中，他為老師服務非常多，洗腳等的一切義務他都履行。然而由於愚鈍，他任何的技藝都學不會。老師[想：]“此人幫助我很多，我要好好教導他。”歷經一番努力過後，卻什麼也教不會他。

他住了很久以後，還是一首偈頌也學不會，於是失望地向老師請求：“我要回去了。”老師就想：“此人對我有幫助，我想讓他成為智者，[但]我做不到，毫無疑問我應該給他回報，我將編纂一句真言教給他。”把他帶到森林教給他這個真言：

“你在敲打（**ghaṭṭesi**，這個詞有“敲打”“襲擊”“犯罪”等意思），你在敲打，你為何敲打？我也知道，我知道。”編纂了這句真言後，為了使他記住，讓他念了數百遍過後，問道：“你會了吧？”他回答：“是的，會了。”“愚鈍的人經過努力後熟練的技藝是不會遺忘的。”[老師]這樣想了過後，給了他路費：“去，依靠這個真言過活吧，但為了不忘記你要時時誦習。”說完把他送走了。當他回到波羅奈時，他媽媽[心想：]“我兒子學藝歸來了。”[為他]舉辦了一個盛大的禮敬慶典。

那個時候波羅奈的國王[心想：]“我的身業等是否有任何的過失呢？”經過檢視後，沒有發現自己有任何不適宜的行為，“自己的過失自己是看不到的，其他人可以看到，我要去民間探求”，這樣思維過後，在晚上喬裝打扮出發了。“吃完晚飯過後，人們會坐著談論種種事情，假如我以非法治國，他們就會說‘邪惡、非法的國王，用刑罰、賦稅等把我們害慘了’，如果我如法治國，他們就會說‘願我們的國王長壽’，然後談論我的德行。”他就這樣挨家挨戶去他們的牆外走訪。

這個時候，一夥通過地道盜竊的盜賊正在兩戶人家中間挖一個通向這兩家的地道。國王看到他們後就站在房子的陰影裡。他們在地道打通後，進到房間裡面，正查看財物的時候，那個年輕人醒來了，開始誦習那個真言：“你在犯罪

（**ghaṭṭesi**，這個詞有“敲打”“襲擊”“犯罪”等意思），你

在犯罪，你為何犯罪？我也知道，我知道。”他們聽到這個後，[以為：]“這個人知道我們了，我們要完蛋了。”

他們嚇得連穿在身上的衣服都掉了，慌不擇路地逃走了。國王看著他們逃走，聽到了他念真言的聲音，確定了[那]房子，然後[繼續]在市民居間探尋過後，回到了住處。

在夜色褪去天開始亮起來的早上，[國王]叫來一個人，說：“你，去，在某某街道有個房子那裡有個挖穿的地道，那裡有一位從坦叉始羅學藝歸來的年輕人，你去把他找來。”

他去到[那裡]，然後[對那年輕人]說：“國王召喚你。”就把那年輕人找來了。然後國王就問他：“小夥子，你是從坦叉始羅學藝歸來的那個年輕人嗎？”

“是的，陛下。”

“你把[學到的]技藝也教給我們吧。”

“好的，陛下，[和我]坐在同一個座位上學習吧。”

國王就這樣做了，學得了真言後，“這是你教學的報酬”，給了他一千錢。

這個時候，一位將軍問國王的理髮師：“國王什麼時候會剃鬚鬚？”

“明天或者後天。”

[將軍]給了他一千錢，說：“我有一項工作。”

“是什麼，大人？”他問道。

“[你]假裝為國王剃須的時候，用一把磨得極鋒利的剃刀割斷[他的]喉嚨，[然後]你來當將軍，我當國王。”

“好的。”他接受了。

到了[給國王]剃鬚鬚的那天，他用香水沾濕[國王的]胡

須，把剃刀磨好後，抓著放在[國王的]額頭旁，[他尋思]“剃刀的刀刃還有一點點鈍，應當一刀斷喉”，然後又在一旁磨刀。這個時候，國王想起了自己背下的真言，就念誦了起來：“你在犯罪，你在犯罪，你為何犯罪？我也知道，我知道。”理髮師額頭上開始冒汗了。他以為“國王知道我的事了”，嚇得把剃刀扔在地上，匍匐在國王足下。國王是聰明的，因此就這樣對他說：“嘿，你這邪惡的剃頭匠，以為‘國王不知道我’！”

“請饒恕我，陛下。”

“好吧，別害怕，說吧。”

“陛下，將軍給了我一千錢後，說‘[你]假裝給國王剃鬚鬚時，割斷他的喉嚨，我成為國王後封你為將軍。’”

國王聽到這個後，心想：“依靠老師我得以活命。”他叫人招來將軍，[對將軍說：]“嘿，將軍，你在我這裡什麼沒得到啊？現在我不能再見到你了，你離開我的國土吧。”[國王]把他從國土驅逐了。然後，招來那[年輕的]老師，[說：]“老師啊，依靠您我得以活命。”說完給他極大的尊敬，封他為將軍。

那時的他（年輕的老師）就是朱利槃特，那位譽滿四方的老師就是佛陀。

導師說完這個過去的因緣後，說道：“諸比丘，朱利槃特過去就曾如此愚鈍，那時我就支助他，令他在那世間的財富上成就。”

又有一天，[比丘們]生起了“哎呀，導師確實是朱利槃特的依止處啊”這樣的談話。[導師就聯繫此事]說了《小財主

本生》⁸⁰（Cūḷaseṭṭhijātaka），然後說出偈頌：

“聰慧賢能人，僅以少許財；
得令己發家，如風吹火苗。”

（《本生》1.1.4）

⁸⁰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4 篇），菩薩是一位聰慧的財主，能知一切預兆。一天，他看到一隻死老鼠，然後結合星象說：“有眼之良家子，拿此鼠可養育妻兒及從事事業。”於是一個窮困的良家子聽到後，撿起它到市場作為貓糧賣了一文錢。然後用它換糖，並用一個瓶子裝上飲用水。他看到從森林裡來的花匠，就給他們一點點糖和一勺水，他們每人給他一束花。他又用這花錢換了糖，拿了一壺水，第二天來到花園，花匠們將半成品花給了他。以這樣的方式他不久就獲得了八咖哈巴那錢幣。隨後一個下雨天從守園人那裡討要了一些幹樹枝和樹葉，轉手賣給國王的陶工，賺得了十六個咖哈巴那錢幣和一些陶器。隨後他又在城門口設置一水罐給五百割草人提供飲用水獲得了他們的好感。他又到處行走結交了水陸兩道的朋友。他後來從陸路的朋友得知將會來一馬商，攜帶有五百匹馬。於是他提前一天向割草人一人要了一束草，並且囑咐他們在自己的草沒有賣完前，他們不要賣。於是馬商在全城都找不到其他草料的情況下，以一千錢買走了他的草料。幾天後他又從水路的朋友得知港口將會來一大船。於是他花八錢臨時弄了一輛豪華馬車來到港口，以一個戒指給水手作為定金。當波羅奈的一百位商人前來賣貨時，先每人給他一千錢才得以和他一起進船，又每人給他一千錢才得以讓他放棄貨物的預購權。於是他獲得了二十萬錢。為了答謝菩薩，他拿了十萬錢作為謝禮給了菩薩，並告知自己聽了他的話用了四個月時間從一隻死老鼠獲得了這麼多。於是菩薩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了他，並讓他成為自己所有財產的主人，他也成為了該城市的財主。

然後將本生[與現在]聯繫起來：“諸比丘，我非此生才支助他，往昔就曾如此支助。過去我就令他成為世間財富的主人，如今[令他成就]出世間的。那時的年輕學徒就是朱利槃特，而那聰慧通曉星象的小財主就是我。”

又有一天，[比丘們]在法堂談論：“賢友們，朱利槃特四個月都學不會一首偈頌，卻沒有放棄努力，得達阿羅漢，如今成為了出世間法的主人。”導師來了，問道：“諸比丘，你們坐在一起談論何事？”他們回答，是此事。[佛陀]說：“諸比丘，在我教法中，發勤精進的比丘就會如此般成為出世間法的主人。”然後誦了以下偈頌：

25.

Uṭṭhānenappamādena,
saṃyamena damena ca;
Dīpaṃ kayirātha medhāvī,
yaṃ ogho nābhikīratī.

奮勉不放逸，克己自調禦；
智者應建造，洪水不淹洲。

那“應作洲”（dīpaṃ kayirātha），依精進力的“奮勉”（Uṭṭhānena），依不失正念的“不放逸”（appamādena），依四種遍淨戒的“自節制”（saṃyamena），和調禦諸根（damena），依這些因地的四種法，獲得法味之智慧的智者（medhāvī），在此難獲依止處的甚深輪迴海洋中，應當、應能建造自己的阿羅漢果之洲渚。什麼樣的[洲渚]？

“它不被洪水淹沒”（Yaṃ ogho nābhikīratī），它不可能

被那四種煩惱洪水⁸¹所淹沒摧毀。阿羅漢是不可能被[煩惱]洪水所淹沒的。

偈頌結束時，很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如是開示給眾人帶來了利益。

第三、朱利槃特長老的故事[終]。

4. 愚人節的故事

Bālanakkhattasaṅghuṭṭhavatthu

文喜比丘譯

“耽溺於放逸……”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愚人節而說的。在某一時候舍衛城宣佈[要舉辦]愚人節。在這個節日裡，愚癡劣慧的人們會在身上塗上灰燼和牛糞，在七天中一邊說粗惡語，一邊遊逛。他們見到任何親戚、朋友或出家眾也不覺得羞恥，站在家家戶戶門口粗語相向。那些忍受不了他們的粗魯言語的人就要根據自己的能力支付半個或四分之一個咖哈巴那錢。那些[愚人們]在他們的門口得到了[錢]就離開。

然而那個時候在舍衛城住有五十萬的聖弟子，他們給導師送去資訊：“世尊，請尊者和比丘僧團在這七天裡不要入城，留在寺院裡。”在這七天裡，他們就為比丘僧團準備粥飯等派人送去寺院，自己也待在家裡不出門。

⁸¹ 四種暴流：欲的暴流、有的暴流、邪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

在第八天節日結束後，他們邀請以佛陀為首的僧團入城，做了大供養後坐在一旁，說：“尊者，對我們來說這七天是極痛苦的，聽了愚人們的粗惡語，[我們的]耳朵都要炸了，[他們]面對誰都不感到羞恥，所以我們不讓您入城，我們也都沒有出門。”

導師聽了他們的話，說道：“愚癡的劣慧者的行為就是如此，而智者則如保護珍寶一樣保護不放逸，然後證得不死的大涅槃。” 然後誦出了以下偈頌：

26-27.

Pamādamanuyuñjanti, bālā dummedhino janā;
Appamādañca⁸² medhāvī, dhanam setṭhamva rakkhati.
Mā pamādamanuyuñjetha, mā kāmaratisanthavam;
Appamatto hi jhāyanto, pappoti vipulam sukha.

劣慧愚癡人，耽溺於放逸；
智者不放逸，如護最勝財。
莫耽溺放逸，莫喜近愛欲；
不逸禪修者，獲得大安樂。

在此[偈頌中]，“愚人們”（Bālā）是不知此世與他世利益的愚人。

“劣慧者”（Dummedhino）是無慧者。他們不見放逸的過患而沉溺於放逸，放逸地度日。

“智者們”（Medhāvī）則是具備法味智的智者，如護祖

⁸² Apamāda 一般翻譯為“不放逸”，也可以譯為“警覺”。

傳的最殊勝的七寶⁸³之財產一般護於不放逸。就如依靠最殊勝的財富“我將成就欲樂，我將養育妻兒，我將淨化去往來世的道路⁸⁴”見到財富的此般功德後他們善護財富，智者也如此般看到不放逸的功德：“我將獲得初禪等，我將體證道果等，我將成就三明六通。”他如守護最勝財富一般守護不放逸，[是此偈的]含義。

“莫放逸”（*Mā pamādamanuyuñjetha*），因此你們不要從事於放逸，不要放逸地度日。

“莫喜近愛欲”（*mā kāmaratisanthavaṃ*），莫從事、莫思維、莫接受名為樂於事欲⁸⁵、煩惱欲⁸⁶的親近貪愛[之事]。

“不放逸的”（*Appamatto hi*），具足正念不放逸的禪修者（*jhāyanto*）獲得（*pappoti*）廣大（*vipulaṃ*）殊勝的涅槃之樂（*sukha*）。

偈頌結束時許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四、愚人節的故事[終]。

⁸³ 根據《長部複注》七寶（*suvaṇṇarajatamaṇimuttāveḷuriyavajirapavālāni*）為：金、銀、寶石、珍珠、天青石、鑽石、珊瑚。

⁸⁴ 通過財富做布施等功德，鋪設去往來世善趣的道路。

⁸⁵ 有兩種解釋：1）作為欲望目標的五種感官目標；2）作為欲望目標的金銀、衣物、田地等。

⁸⁶ 心中的欲貪煩惱。

5. 大迦葉長老的故事

Mahākassapatttheravatthu

童一桐譯

“以不放逸[除滅]放逸……”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大迦葉長老而說的。

一天，長老住在蕞撥離洞（Pipphaliguhā），前往王舍城托鉢。在托鉢用餐後返回，修習了光[明遍]後，長老坐著用天眼觀察於水中、地上、山上死去與再生的眾生，放逸的和不放逸的。當時導師正坐在祇陀林，心想：“我的兒子迦葉現在正以何住而住？”便用天眼探究，得知了“[迦葉長老]正住於觀察眾生的死生。”於是[佛陀]說道：“眾生的死生以佛智觀察也是不可測度的。[他們]去到母胎結生之後，父母[也]不知曉，無法測度死去的眾生。了知眾生不是你的能力範圍，而[保持]不放逸是你的領域。知見全部的死生唯是佛陀的領域。”這樣說了過後，[佛陀]發出光芒，如同坐在[迦葉]面前一般，說了此偈頌。

28.

Pamādaṃ appamādena, yadā nudati paṇḍito;
Paññāpāsādamārūyha, asoko sokiniṃ pajam;
Pabbataṭṭhova bhūmatṭhe, dhīro bāle avekkhati.

智者以無逸，除去放逸時；
無憂登慧閣，觀憂愁愚人；
如登高山上，俯視於地面。

這裡，“除去”（*nudatī*）的意思是，如同蓮花池中新的水流入，蕩起陳水，不給陳水空間，從自己的一端往另一端驅除、排出流動的陳水；像這樣，智者，增長不放逸之相，不給放逸以機會，當以不放逸之力將放逸驅除、排出。然後這個除去了放逸之人，圓滿了適宜的行道，依靠此行道，如同以階梯登上樓閣一般，登上了因極崇高之義而遍淨化的天眼之智慧宮殿。

除去了憂之箭的“無憂者”（*asoko*）。

他用天眼觀察（*avekkhati*）、注視那些尚未除去憂愁之箭的“憂愁之人”（*sokinim pajam*）正在眾生部類中生死[輪轉]。

猶如什麼呢？“在山上[觀看]位於地上者”

（*Pabbataṭṭhova bhūmaṭṭhe*），那站在山巔者毫無困難地看著站在地面上的[人]，又或是站在宮殿之上的人毫無困難地看站在宮殿圍牆內的[人]。如此，那賢人、智者、大漏盡者也毫無困難地觀看尚未除去輪迴種子的愚人們在生死[輪轉]。

偈頌結束時許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

第五、大迦葉長老的故事[終]。

6. 放逸與不放逸的二朋友的故事

Pamattāpamattadvesahāyakavatthu

文喜比丘譯

“放逸中無逸……”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寺時，就兩位朋友比丘而說的。

據說他們在導師面前獲得禪修業處後就去到阿蘭若住處。他們當中一個很早就會[起來]，撿來柴火準備好炭火和鍋，坐著和年輕比丘、沙彌們聊天，在初夜時坐著烤火。一位不放逸地行沙門法，他告誡另一位：“賢友，不要這樣做，四惡趣就如同是放逸者的家。透過欺詐而令佛陀歡喜，是不可能的。”那位[放逸者]沒有聽從他的教誡。另一個就[想]“孺子不可教也”，就不再說他了，只是不放逸地修行沙門法。

怠惰的長老則在初夜時分[烤火]溫暖身子，在另一位[長老]經行完了進入房間的時候[也跟著]進去，[說：]“大懶漢，你進到阿蘭若就是為了躺在床上睡覺，難道從佛陀面前獲得禪修業處後不是要起來修習沙門法的嗎？”說完進到自己的住所躺下就睡了。

另一位則在中夜時分休息，後夜時分起來行沙門法。他如此不放逸而住，不久就證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那一位則只是這樣放逸地虛耗光陰。

他們在雨安居結束後去到導師那裡，禮敬導師過後坐於一旁。導師與他們互相問候了過後，問道：“比丘們，你們是否不放逸地修習了沙門法？你們是否證得了出家義務的頂端？”

第一個放逸的比丘就說：

“尊者，這個人哪裡稱得上不放逸，自打[從您這裡]回去了後他就躺著睡覺虛度時光。”

“那你呢，比丘？”

“尊者，我很早就會[起來]撿來柴火，準備好炭火和鍋，初夜時分坐著溫暖身子，沒有只是睡覺度日。”

然後導師就說他：“你放逸地度日[卻]說‘不放逸’，你把放逸當成了不放逸。”為了再次闡述放逸的過失和不放逸的功德，[導師]說道：“你在我兒子面前就像一匹遲緩的駑馬一般，而他在你面前就像一匹快馬一般。”說完誦出了以下偈頌：

29.

**Appamatto pamattesu, suttesu bahujāgaro;
Abalassaṃva sīghasso, hitvā yāti sumedhaso.**

放逸中無逸，眾睡中警醒；
智者如駿馬，超越駑馬行。

這“不放逸者”（**Appamatto**）是因念已廣大而具備不放逸的漏盡者。

“於諸放逸者中”（**Pamattesū**），是在失去正念而住的眾生中。

“眾睡[者]中”（**Suttēsū**），在眾多由於缺乏正念警醒，而在所有儀態中都昏昏欲睡的人當中。

“多警醒”（**Bahujāgaro**），正念廣大，警醒而住。

“如[較於]駑馬”（**Abalassaṃvā**），如快速的良種信度馬相較於遲緩的跛腳駑馬一般。

“智者”（**Sumedhaso**），最上的智者。

[智者]以教理⁸⁷以及證量超越了那樣[放逸]的人而行（**hitvā yāti**）。

⁸⁷ 巴利為 **āgama**，字面義為“傳來的[法]”，即三藏教理，舊譯“阿含”。

在鈍慧[者]還在為了學會一篇經文而努力時，點慧者甚至已經學會了一章[經文]，如此般以教理超越了[鈍慧者]而行。

而鈍慧者還在為建造夜間住處、日間住處而努力以及誦習學到的禪修業處時，點慧者就已進入過去由別人建造的夜間住處或日間住處修習業處了，舍斷了一切煩惱，著手於九種出世間法⁸⁸，如此以證量超越[鈍慧者]而行。[點慧者]在輪迴中超越、棄彼[鈍慧者]而從輪迴中出離而去。

偈頌結束時許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

第六、放逸與不放逸的二朋友的故事[終]。

7. 馬喀的故事

Maghavatthu

文喜比丘譯

“馬喀以無逸……”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毘舍離（Vesālī）附近的重閣講堂（Kūṭāgārasālā）時，就帝釋天帝（Sakka）而說的。

在毘舍離住了一位名叫摩訶利（Mahāli）的離車族（Licchavi）人，他聽了如來所講的《帝釋所問經》（《長部》2.344）後，心想：“佛陀將帝釋的成就說得很大，我要去問問‘[佛陀]是看到後而說，還是沒有看到？認識帝釋還

⁸⁸ 這裡緬甸版巴利原文是：neva lokuttaradhamme，與上下文無法銜接，多倫多大學的 Bryan Levman 學者對比 pts 版發現是“navalokuttaradhamme”（九出世間法）。

是不認識？’ ”

於是離車族人摩訶利就這樣前往世尊那，到了後禮敬世尊，然後坐於一旁，坐於一旁的離車族人摩訶利這樣問世尊：

“尊者，世尊見過帝釋天帝嗎？”

“摩訶利，我確實見過帝釋天帝。”

“尊者，您怕是見到了個假帝釋吧？尊者，帝釋天帝是很難見到的。”

“我確實認識帝釋，摩訶利，我還徼知他所做法，以及依此等法而獲得帝釋天帝之地位。

“摩訶利，帝釋天帝以前曾是一個名叫馬咯的年輕人，因此被稱為摩伽（**Maghavā**）。

“摩訶利，帝釋天帝從前做人時在城鎮中行布施，因此被稱為城施者（**Purindado**）。

“摩訶利，帝釋天帝以前做人時曾恭敬地（**sakkaccam**）施予，因此被稱為帝釋（**Sakko**）。“摩訶利，帝釋天帝過去做人時曾布施住所，因此被稱為施住者（**Vāsavo**）。

“摩訶利，帝釋天帝可以在剎那間思維一千件事情，因此被稱為千眼帝釋（**Sahassakkho**）。

“摩訶利，帝釋天帝的夫人是名叫善生（**Sujā**）的阿修羅女，因此被稱為善生夫（**Sujampati**）。

“摩訶利，帝釋天帝是忉利天諸天的統治者，因此被稱為天帝（**Devānamindo**）。

“摩訶利，帝釋天帝過去做人時曾完全地持守七個誓

願，由於持守了那[七個誓願]他成為了帝釋[天帝]。是哪七個誓願呢？

“盡形壽奉養父母；

“盡形壽尊敬家中長輩；

“盡形壽說柔軟語；

“盡形壽不挑撥離間；

“盡形壽以離慳之心居家，自在地施予，張開手掌，樂於捨離，有求必應，樂於布施；

“盡形壽說真實語；

“盡形壽不發怒，‘假設我生起憤怒，將迅速調伏⁸⁹’。

“摩訶利，帝釋天帝過去做人時完全地持守了這七個誓願，以此成為了帝釋天帝。

“若人孝父母，恭敬族中長，
口出柔和言，捨棄於離間，
調伏慳吝心，諦語抑忿怒，
忉利諸天眾，稱彼善男子。”

（《相應部》1. 257）

[聽導師]說完“摩訶利，這就是帝釋作為年輕人馬喀時所做的業”，[摩訶利]又想聽他實踐的詳情，問道：“尊者，年輕人馬喀是怎樣遵循[這些法]的？”

“摩訶利，那你聽好了。”說完，[佛陀]講述了過去的事情：

⁸⁹巴利原文為“*khippameva na paṭivineyyaṃ*”根據比對三藏中其他相同的段落，這裡的“na”應該是“*naṃ*”。

過去在摩揭陀國有位叫做馬喀（**Magha**）的年輕人住在一個叫做馬吒唎（**Macala**）的村莊，[一天]，他去到村裡的集會場所，在自己站的地方用腳把塵土清理走，把地面弄得很舒適。另一個人就用胳膊把他從那裡推開，然後自己站在了那裡。他沒有對那個人生氣，然後把另一個地方弄平整了站著。然後又來一個人用胳膊把他從那裡推開，自己站在那裡。他也沒有對那個人生氣，然後把另一個地方弄平整了站著。就這樣，人們一個接一個地從家裡出來，用胳膊把他從所站的地方推開。

他心想：“所有這些人都依靠我而獲得了快樂，這個業應該會成為給我帶來快樂的福業。”第二天，他帶來鐵鍬，平整出打穀場那麼大的一片地方。所有去的人就都站在那片地方。然後在涼季的時候他為他們生火，熱季就提供水。

然後他想：“[這裡]是一個可意的場所了，所有人都歡喜，沒有任何人不滿意的，從此我應該去平整道路。”他一早就出發，平整道路，把那些需要移除的樹枝砍下來搬走。然後另一個人看到了就問：

“朋友，你在做什麼？”

“我在鋪設通往天界的道路，朋友。”

“這樣的話，我也和你一起。”

“嗯，朋友，天界是[可容納]許多人的喜悅眾樂之所。”

從此就有了兩個人。又有另一個人看到他們後以相同方式提問，聽了[他們的解釋]後也加入到他們當中，就這樣一個又一個，一共有三十三位。他們所有人都拿著鐵鍬等工具，一由旬、兩由旬的距離往前平整道路。

村長看到他們就想：“這些人不幹正事，如果他們去森林裡獲取魚肉等，或者釀酒來喝，或者做其他類似的事情的話，我或多或少會有點收入。”然後把他們叫過來問：

“你們走來走去在做什麼？”

“[在鋪設通往]天界的道路，大人。”

“對住於在家生活而言這樣做是不適宜的，去森林裡獲取魚肉等，釀酒來喝，做種種[此類]事情是適宜的。”

他們拒絕了他的話，這樣被他一再地說，他們也還是拒絕了。他生氣了，“我要毀了他們”，去到國王面前說：“大王，我看到一夥強盜在四處遊蕩。”[國王]說：“去，把他們抓過來。”他就這樣去把他們都捆起來帶去交給了國王。國王未經調查就下了命令：“用大象踩踏他們。”

馬喀就教誡其他人：“朋友們，除了慈悲我們沒有其他依靠了，你們不要有憤怒，請對國王、村長、踩踏的大象和自己保有同等的慈心吧。”他們這樣照做了。這時，由於他們慈心的威力，大象不敢靠近他們。國王聽說了此事，[心想]：

“它看到了很多人，所以不敢踩。”就說：“你們去，把他們用草席蓋住，然後[放大象]踩他們。”即便他們被草席蓋住後送去[給大象]踩，大象也只是遠遠地退後。

國王聽說此事後，[心想：]“這應該是有原因的。”派人把他們叫過來問道：

“夥計們，因為我你們有什麼沒得到的嗎？”

“這話是什麼意思，大王？”

“聽說你們是一夥在森林裡遊走的強盜？”

“誰這麼說的，大王？”

“村長，夥計們。”

“我們不是強盜，大王，我們不過是在淨化自己通往天界的道路，做這樣這樣的事情而已，村長鼓勵我們去做不善之事，[我們]沒有照他的話去做，他生氣了，想毀了[我們]，才這麼說的。”

這時，國王聽了他們的話後很歡喜，[說道：]“朋友們，那畜牲都知道你們的德行，我作為一個人類卻不能得知，請原諒我吧。”

這樣說完後，把村長及其妻兒給了他們做奴隸，送給他們適合騎乘的大象，並將那個村莊賜給他們，讓他們怎麼舒服就怎麼受用。他們[覺得：]“就在今生我們已看到了所做功德的果報。”於是生起了許多的淨信心。他們輪流登上那頭大象，邊走邊商量：“如今我們應該做大量的功德，我們該怎麼做呢？我們在修繕四條大道後，將為大眾建造休息廳。”

他們找來木匠建造大廳。然而由於對女人離欲了，他們沒有給女人[機會參與]那大廳[建設]的功德。不過在馬喀家裡有歡喜（Nandā）、質多羅（Cittā，心）、善法

（Sudhammā）、善生（Sujāti）四位妻子。她們中的善法和木匠在一起，[說：]“兄弟，讓我成為這大廳的[功德]首領吧。”說完給了他賄賂。他[回答]“好的”同意了，他首先把要做屋頂[梁木]的樹弄幹，刨皮鑿成屋頂[梁木]後，再在上面刻上“此善法之廳”，然後用布包裹著放好。

然後木匠在大廳建造完成安置屋頂[梁木]那天，對他們說：

“哎呀！先生們啊，還有個該做的東西我們忘了。”

“是什麼，朋友？”

“屋頂[梁木]。”

“沒關係，讓我們把它弄來吧。” “現在才砍的樹是不能做的，應該找一根之前就砍倒，刨好鑿好了放在那裡的屋頂[梁木]。”

“現在該怎麼辦？”

“如果誰家裡有做好放在那裡要賣的屋頂[梁木]，應該把它找來。”

他們搜尋的時候在善法家裡看到了，開出一千錢[的價格也]沒能得到。她說：“如果讓我參加大廳[的建造]功德，我就給。”然而他們說：“我們不讓女人參加。”

於是木匠就對他們說：“先生們，你們說什麼呢，除了梵天界就沒有其他沒有女人的地方，要了[她的]屋頂[梁木]吧。這樣我們的工作就將完工了。”他們[說：]“好的。”收下了屋頂[梁木]，將大廳完工了，分成三個部分：一部分給官員做住處，一部分給窮苦之人，一部分給病人。

三十三個人準備了三十三塊木板[凳]，然後交代大象：“有客人來了後，坐在誰鋪設的木板[凳]上，就把他送到木板的主人家裡，木板的主人就要承擔為他洗揉足、背，提供飲品、主食、副食和床鋪的一切義務。”大象就把每次到來的客人都送到木板的主人家裡，[木板主人]他在那一天就給那個人提供相應的義務。

馬喀在大廳不遠處種了一棵黑檀，在樹下安置了一個石板座位。所有進到大廳的人看到屋頂上刻的字，都念出來，說：“這個大廳名叫善法。”三十三個人的名字則沒有出現。

歡喜就想：“建造這個大廳時沒有我們的份，而善法依靠她自己的智慧做了屋頂，就有份了，我也應該做點什麼，我

可以做什麼呢？”然後她有了這個想法：“來到大廳的人們應該要有飲用水和洗澡水，我要挖一個池塘。”她就建了一個池塘。

質多羅心想：“善法布施了屋頂，歡喜建了池塘，我也應該做點什麼，我可以做什麼呢？”然後她有了這樣的想法：“來到大廳的人喝完水洗完澡，走的時候應該用花鬘妝扮了才走，我要建一個花園。”她建造了一個迷人的花園。通常不會有人在這個花園說：“缺少了某某花樹、果樹。”

而善生心想：“我是馬喀的舅父的女兒，也是馬喀的妻子，他做的[善]業也就是我的，我做的也就是他的。”然後她什麼也不做，把時間都花在打扮自己上了。

馬喀則圓滿了奉養父母、恭敬族中長輩、真實語、遠離粗惡語、柔順語、調伏慳吝、克制憤怒這七個誓願。[正所謂：]

“若人孝父母，恭敬族中長，
口出柔和言，捨棄於離間，
調伏慳吝心，諦語抑忿怒，
忉利諸天眾，稱彼善男子。”

（《相應部》1. 257）

在到達如此可讚歎的狀態後，[馬喀在]生命終結之時投生到了忉利天成為了帝釋天帝，他的朋友們也都投生到了那裡，木匠則投生成了名叫“一切造者”（**Vissakamma**）的天子。

那個時候阿修羅住在忉利天界。他們[看到]“有新的

天子投生[過來]了”，就準備了天界的瓊漿。帝釋一點都不允許他的隨從們喝。阿修羅們喝了後都醉了。帝釋[心想：]

“為什麼我要和這幫人一起統治呢？”他示意自己的隨從們抓住他們的腳扔進大海裡。他們就頭朝下腳朝上栽進了大海。然後因為他們的福德威力，在須彌山山腳出現了阿修羅的宮殿，還有一棵叫做質多羅巴答離（**Cittapāṭali**，雜色喇叭花）的樹。

在天神與阿修羅之間的戰爭中阿修羅戰敗後，一萬由旬大的忉利天天宮就出現了。這座天宮東西城門間有一萬由旬，南北城門間也如此。而且它有一千個城門，以及花園、水池作為裝飾。在它中間有一座因[建造]大廳的果報產生的宮殿，名為勝利殿，七寶所成，有七百由旬高，裝飾有三百由旬高的旗幟。在黃金旗杆上有摩尼旗幟，摩尼旗杆上有黃金旗幟，珊瑚旗杆上有珍珠旗幟，珍珠旗杆上有珊瑚旗幟，七寶所成的旗杆上有七寶旗幟，中央的旗幟有三百由旬高。這就是因[建造]大廳的果報而出現了這一千由旬高的七寶宮殿，黑檀樹的果報帶來了一棵周長三百由旬的晝度樹

（**Pāricchattaka**，刺桐，又名香遍樹），石座的果報是在晝度樹下產生了一個六十由旬長、五十由旬寬、十五由旬厚、月季紅毛毯色的橙毯石座。當坐在上面時身體的一半會陷進去，站起來時凹陷的部分就完整[浮出]了。

而大象則投生成了名為欸拉瓦那（**Erāvaṇa**）的天子，天界沒有畜生。因此當他出去到花園玩的時候就隱去自己的形象，變成一百五十由旬大的欸拉瓦那大象。他為三十三（忉利天）[天子]建立了三十三個水壺，大小為三牛呼或半由旬，最中間則為帝釋建立了一個三十由旬名叫美觀的水壺。在它上方有一

個十二由旬的寶石華蓋，上面間隔地插著一由旬高的七寶旗幟，邊上掛著叮噹作響的鈴鐺網，微風吹拂下發出五種樂器混合般的天樂之聲。華蓋中央給帝釋設置了一個一由旬大的寶石座位，帝釋就坐在那裡。三十三位天子就坐在自己的水池裡的寶石座位上。三十三個水池上每個都有七根象牙。每根都有五十由旬長，每根象牙上都有七個池子，每個池中有個七叢蓮花，每叢蓮花長有七朵花，每朵花七片葉子，每片葉子上有七位天女在跳舞。整個五十由旬的象牙上就如此般歌舞昇平。帝釋天帝就這樣享受著巨大的榮光。

善法死後也投生到了那裡。[同時]出現了一個名為善法的九百由旬大的天神集會廳，屬於她。據說沒有比這更迷人的地方了，每個月中有八天[諸天]在那裡聽法。時至今日有人看到一個迷人的地方他們就會說：“猶如善法天廳一般。”

歡喜死後也投生到了那裡，她有一個五百由旬大，名為歡喜的水池。質多羅死後也投生到了那裡，她也有一個五百由旬大名為質多羅拉達的花園，生起[死亡]預兆的天子到了那裡都忘懷地遊走。而善生死後卻投生成了某個山洞裡的一隻母鶴。

帝釋查看自己妻子們[的投生]：“善法投生來這裡了，歡喜和質多羅也一樣，善生投生到哪去了呢？”正想著就看到她投生到了那裡，“這傻女人什麼功德也沒有做，如今投生到畜生胎中了，如今應該[令]她做功德後把她引到這裡來。”就隱去了自己的形象化身去到她面前，問道：

“你在這裡走來走去做什麼？”

“你又是誰，先生？”

“我是你的丈夫，馬喀。”

“你投生到哪裡去了，夫君？”

“我投生在忉利天天界。你知道你的同伴們都投生去了哪裡嗎？”

“我不知道，夫君。”

“他們也都投生到我身邊了，想見你的夥伴們嗎？”

“我怎樣去到那裡呢？”

帝釋：“我將帶你去那裡。”

說完把它放在手掌上帶去了天界，放在歡喜池岸邊後，告訴另外三個[妻子]：

“去看看你們的朋友善生吧。”

“她在哪裡，大王？”

“在歡喜池邊。”

她們三個就去了，“哎呀，妹妹這樣打扮自己的果報，看如今[她的]鳥嘴，看[她的]爪子，看[她的]腿，真是好漂亮的樣子哦。”她們嬉笑完就走了。

帝釋又去到她面前，說：“看到你的夥伴們了嗎？”[她]回答：“看到了，[她們]嘲笑完我就走了，請把我送回去吧。”[帝釋]把它送回原來那裡，放進水中，問道：

“看到她們的成就了？”

“看到了，陛下。”

“你也應當做投生那裡的因。”

“我要怎麼做呢，陛下？”

“你會遵從我給的告誡嗎？”

“我會遵從的，陛下。”

然後[帝釋]就給她授了五戒，“小心地持守吧”，說完就

走了。她從此後就只找自然死亡的魚吃。過了幾天後帝釋就去測驗她，[化作]一條死魚的樣子仰躺在沙灘上。她看到了，以為是“一條死魚”就去拿。在她吞食這條魚的時候魚尾巴擺動了。她[發現]“是條活魚”，就放回了水裡。他過了一會兒又在她面前[化作一條魚]朝上躺著。她又以為是“一條死魚”，抓住吞食的時候魚尾巴擺動了。她看到後[知道]“是條活魚”就放了。這樣測試了三次後[發現]“她守戒守得很好”，[帝釋]讓她知道了自己“我是來測驗你的，你守戒守得很好，這樣持守用不了多久你就將投生到我身邊，別放逸”，說完就走了。

她從此以後有時能得到自然死亡的魚，有時得不到。在幾天沒有得到[魚]後，她[身體]枯萎死去了，以她持戒的果報投生成為了波羅奈一位陶工的女兒。然後在她十五六歲的時候，帝釋觀察：“她投生到哪裡了呢？”看到後[想：]“現在我應該去那裡了。”他裝了滿滿一車外表像黃瓜一樣的七寶，把車開到波羅奈，沿街叫道：“大娘、大叔，來拿黃瓜啦，來拿黃瓜啦！”當[人們]拿著豆類等來時卻說：“拿錢不給的。”[別人]問：“你怎樣才給呢？”他回答：“我要給持戒的女士。”

“先生，所謂‘戒’是什麼樣的呢，是黑色嗎？或者是藍色等什麼顏色的嗎？”

“你們連‘戒是什麼樣的’都不知道，又怎麼持守它呢？而我要給持戒者。”

“先生，那個陶工的女兒到處[說]‘我持戒’，你給她吧。”

[陶工女兒]她也對他說：“那就給我吧，先生。”

“你是誰？”

“我是不舍五戒者。”

“這些我就是給你帶來的。”

[帝釋]把車開到她家裡，將它們變得讓其他人無法拿走後，將[這些]像黃瓜一樣的天界財寶給了[她]，並讓其知道了自己[的身份]：“這是給你過生活的財富，完好無損地持守好五戒吧。”說完就走了。

她死後投生到了阿修羅中一位和帝釋敵對的阿修羅王家裡做女兒。由於在兩世中都很好地持戒，她的容顏非常美麗，擁有黃金膚色這樣與眾不同的顯赫外貌。毗摩質多（Vepacitti）阿修羅王對前來[求婚]的阿修羅們[說：]“我女兒你們都配不上。”任何人也不給，“我女兒要自己找和她般配的丈夫”，召集了阿修羅軍，“你挑選一個適合的丈夫吧”，把一個花環給到她手裡。

這個時候帝釋正尋找她投生的地方，知道了這個情況，[心想：]“現在我應該去把她帶回來。”他化作一個年老的阿修羅去到人群的邊緣。她正四處觀察時剛一看到他，由於過去曾經一起生活過，心中的愛意如潮水般洶湧，“那個人就是我的丈夫了”，把花環拋向他的上方。“我們的大王這麼長時間都沒找到和女兒般配的人，如今找了一個比她爺爺還老的般配者。”阿修羅們都羞愧地走了。

帝釋抓住她的手後，大吼一聲“我是帝釋”，然後飛向空中。“我們被老帝釋騙啦”，阿修羅們都去追他。車夫摩頭羅（Mātali）駕著[帝釋天帝的]勝利戰車停在路中間。帝釋登上馬車朝天宮駛去。當[他們]來到棕櫚林時，聽到馬車聲的金

翅鳥幼崽驚恐地啼叫著。聽到它們的聲音後，帝釋就問摩頭羅：

“是什麼在那叫？”

“金翅鳥幼崽，陛下。”

“因什麼原因？”

“聽到馬車聲音後恐懼死亡的緣故。”

“不要因為我一個人的緣故令這麼多鳥被馬車碾碎，掉轉馬車吧。”

[車夫]他就朝千匹信度馬揮鞭令馬車掉了個頭。阿修羅們看到後[以為]“老帝釋正從阿修羅城逃離，如今掉轉了馬車，一定是獲得了援兵”，紛紛掉頭原路返回進了阿修羅城，頭都不敢再抬了。

帝釋則帶著阿修羅女善生去了天宮，把她立為兩千五百萬天女中的天后。她向帝釋請求道：“大王，我在這天界裡沒有父母兄弟姐妹，不管你去哪裡都請帶上我吧。”他[回答:]“好的。”答應了她的這個請求。

從此以後，當[阿修羅世界的]質多羅巴答離樹開花了，阿修羅們[就想:]“我們的出生地天宮的晝度樹開花時節[到了]。”都登上天宮去打仗。

帝釋在下面海裡任命了龍作為守衛，然後[其上面]是金翅鳥，然後[其上面]是甕臯鬼，然後[其上面]是夜叉，然後[其上面]是四大天王。在所有的最上面，為了防範危難，則在天宮門口放置了一個手拿金剛杵的因答天王⁹⁰像。阿修羅們

⁹⁰ Inda，帝釋天帝的別稱。

在打敗了龍等後，過來遠遠地看到因答天王像[就以為]“帝釋出來了”，都紛紛逃走了。

摩訶利，年輕人馬喀就是這樣不放逸地行道。由於這樣不放逸他獲得了如此的統治權，成為兩個天界的天王。不放逸是佛陀等所稱讚的。一切的世間、出世間成就都依靠不放逸而成就，然後誦出了以下偈頌：

30.

**Appamādena maghavā, devānaṃ setṭhataṃ gato;
Appamādaṃ pasamsanti, pamādo garahito sadā.**

馬喀以無逸，得為諸天主；
無逸眾人贊，放逸恒遭責。

“因不放逸”（**Appamādena**），[馬喀]通過在馬吒喇村平整地面為首，所行的不放逸。

“摩伽”（**Maghavā**），如今以“摩伽”而為人所知的年輕人馬喀，作為兩個天界的統治者，而“得達諸天主”（**devānaṃ setṭhataṃ gato**）。“眾稱讚”（**Pasamsanti**），不放逸為佛陀等智者所稱贊、讚美。為什麼呢？[它是]獲得一切的世間、出世間成就之因。

“放逸恒遭責”（**pamādo garahito sadā**），而放逸則恒常遭到聖者們的呵責、非難。為什麼呢？[放逸]是一切不幸之因。人們的不幸或投生惡趣，一切都是源於放逸。

偈頌結束時，離車族人摩訶利證得了入流果，在場的許多人都成為了入流果等。

第七、馬喀的故事[終]。

8. 某比丘的故事

Aññatarabhikkhuvatthu

童一桐譯

“樂不放逸比丘……”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某位比丘而說的。

據說他在導師處，請[導師]講述了可到阿羅漢的禪修業處後，進入林中，精進、努力，卻沒能證到阿羅漢。他想：“我要請[導師為我]講解特定的業處。”從那裡離開而前往導師跟前的途中見到生起了很大的林火。他迅速爬上禿山頂峰，坐著看焚燒森林之火，取其為所緣：“如同這火將大小燃料燃燒而去一般，也應如此般以聖道智之火將大小結縛燒毀而去。”

導師正坐於香室，得知了這位比丘的心行後，說：“比丘，正是如此，如同大小燃料[被燒盡]一般，此等眾生內心中生起的這些細微的和粗大的結縛，也應當用智火燃毀，令不復生。”說完，[導師]發出光芒，好像坐在那位比丘面前一般顯現[出自身形象]，說了這首光輝的偈頌：

31.

**Appamādarato bhikkhu, pamāde bhayadassi vā;
Saṃyojanaṃ aṇuṃ thūlaṃ, ḍahaṃ aggīva gacchatī.**

樂不放逸比丘，或見放逸可怖；
恰似烈焰前撲，燒盡大小結縛。

這裡，“樂於不放逸”（Appamādarato）的意思是：喜悅、極喜於不放逸，不放逸地度日。

“或見到放逸為可怖的”（Pamāde bhayadassi vā），將處於放逸中視為怖畏——投生於地獄等的危險；或者，因放逸是那些[危險]的根本原因而將其視為怖畏。

“結縛”（Samyojanam），與輪迴之苦束縛、捆綁在一起的十種讓眾生陷於輪迴的結縛⁹¹。

“細微和粗大的”（Aṇuṃ Thūlaṃ），大和小的。

“恰似烈焰前撲”（Ḍaḥaṃ aggīva gacchati），意思是，如同那火焰正焚燒著大小燃料而去。如此般，那喜悅於不放逸的比丘，通過不放逸獲得的智火燒毀這些結縛，令其不再生。

在此偈頌結束時，這個比丘坐著就燒盡了所有結縛，證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乘空而來，讚美、稱頌了如來的莊嚴美妙身後，懷著敬意離去了。

第八、某比丘的故事[終]。

9. 居村鎮之底沙長老的故事

Nigamavāsītissattheravatthu

文喜比丘譯

“樂不放逸……” 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

⁹¹ 十種結：有身見、戒禁取見、疑、欲貪、嗔恨、色貪、五色貪、我慢、掉舉、無明。

住村鎮的底沙長老而說的。

據說，在離舍衛城不遠的一座村鎮中出生、成長著一位良家子，他在導師的教法中出家後得以受具足戒，並以“名為村鎮住的底沙長老是少欲者、知足者、獨處者、勤精進者”而為人所知。

他一直僅在親戚的村莊裡托鉢，即使給孤獨長者等做大供養時，憍薩羅波斯匿王（Pasenadi）做無比的供養時，他也沒有去舍衛城。比丘們生起了這樣的談話並告訴了導師：

“那位村鎮住者底沙長老與親族密切往來，在給孤獨長者做大供養時，憍薩羅波斯匿王做無比的供養時他都沒有來。”

導師派人把他叫過來問道：“比丘，據說你如此做，[這]是真的嗎？”他回答：“尊者，我沒有和我的親族們密切往來，我只是依靠這些人而得到了剛好夠吃的食物，不論粗糙或勝妙。獲得了維持身體所需的量就不再去尋求任何食物了，我並沒有與親族作交際，尊者。”如此說時，導師瞭解了他的本意，[便說]“善哉，善哉，比丘”給予了他讚賞，“這還不算不可思議，諸比丘，你們獲得了像我這樣的老師而變得少欲。少欲是我的傳統、宿習。”說完在比丘們的請求下，說出了宿世之事。

在喜馬拉雅山恒河邊的一片無花果林中，曾經住著數千隻鸚鵡。當中有一隻鸚鵡王，當它自己住的那棵樹果子沒了時，不論只剩下嫩芽或者葉子或者樹皮，它就只吃剩下的這些，然後在恒河裡飲水，極其少欲知足，不去其他地方。由於它少欲知足的功德，帝釋的宮殿震動了。帝釋觀察的時候

看到了它，為了測驗它，就用自己的威力令那棵樹乾枯了，成了一個殘破的、佈滿窟窿的樹樁，風吹過時發出像敲打一樣的聲音，空隙裡還掉下來粉末。鸚鵡王就吃那些粉末，然後在恒河飲水，其他哪兒也不去，不顧風、熱，蹲在這棵無花果樹殘樁頂上。

帝釋知道了它極少欲後，“我要令它說出友誼之德後，施恩惠給它，令那無花果樹復生並充滿果實。”[他就]變成一隻天鵝王，讓阿修羅女善生在前，[一起]去到無花果林，坐在不遠處一棵樹的樹枝上，與其交談，說了以下偈頌：

“尚有眾多樹，葉綠果充裕；
鸚鵡何以故，鐘意枯乾木。”

（《本生》1.9.30）

整個的《鸚鵡本生》⁹²應如[本生]第九集中的方式展開。那裡跟這裡在事情的由來上不同，其他是一樣的。導師說了此開示後，[說]“那時的帝釋是阿難，鸚鵡王就是我。”又說：“諸比丘，如此般少欲是我的傳統、宿習，我兒子村鎮住者獲得了像我這樣的老師後少欲，並非不可思議，諸比丘應像村鎮住者那般少欲。這樣的比丘不可能退失止觀之法或道

⁹²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429、430 篇），菩薩是一隻住在恒河岸邊一棵無花果樹上的鸚鵡王，它十分的少欲知足。當它所住的樹上果實耗盡後它就食用剩下的嫩芽、樹葉、樹皮，飲用恒河水，不飛往其他地方。它少欲知足之德驚動了天帝。天帝為了測試它，弄枯了那棵樹，只剩一充滿孔洞的樹墩。鸚鵡王依舊不去其他地方，只是食用從樹墩的裂縫中掉下的粉末，不顧風吹日曬，坐在樹墩上。最後天帝有感於菩薩之德為它將那棵樹重新復活，變得枝繁葉茂充滿果實。

果，必定接近涅槃。”說完誦出了以下偈頌：

32.

**Appamādarato bhikkhu, pamāde bhayadassi vā;
Abhabbo parihānāya, nibbānasseva santike.**

樂不放逸比丘，或見放逸恐怖；
必定不會退墮，彼已臨近涅槃。

在此[偈頌中]，“必定不會退墮”（**Abhabbo parihānāya**），這樣的比丘不可能在止觀之法或道果上退墮，已證得的不會失去，未證得的也不會得不到。

“已臨近涅槃”（**nibbānasseva santike**），已經接近煩惱般涅槃（煩惱熄滅）、無取著般涅槃（無有執取而入滅）。

偈頌結束時，住村鎮的長老證得了連同四無礙解的阿羅漢。其他很多人也成就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九、居村鎮之底沙長老的故事[終]。

第二品不放逸品釋義終。

三、心品

Cittavagga

1. 彌醯長老的故事

Meghiyattheravatthu

劉麗文 譯

“輕躁變易心……”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加利卡山（Cālikāpabbata）時，就彌醯（Meghiya）長老而說的。要[完整]闡述他的故事，則應展開講解整部《彌醯經》（meghiyasuttantaṃ，《自說》第31經）⁹³。彌醯長老被三尋惱害，無法在芒果林中精進用功，前往導師處。導師對前來的長老說：“你做得太過分了。我跟你說了‘彌醯，我現在獨自一人，你等等，直到其他比丘到來。’你不聽我的要求，留下我一個人走了。這樣的比丘由於受心的支配，是不能夠修習的。心是輕浮的，應當將它置於自己的控制中。”

⁹³ 據《自說》和《增支部》中《彌醯經》的義注記載，彌醯過去曾連續500世在這個地方當國王，就在如今他坐的那個地方，曾和眾多親族隨從享受欲樂，因此他如今一坐在那裡就忘了自己是出家人，彷彿又是國王了，心中生起了欲尋。他還彷彿看到有士兵帶來了兩個盜賊，一個判處死刑，因發佈這個命令的影響他在那裡生起了瞋尋，另一個被處以捆縛（囚禁），由於發佈這個命令的影響他生起了害尋。他因此被這三尋所襲。

說完，導師說了這兩首偈頌：

33.

Phandanaṃ capalaṃ cittaṃ, dūrakkhamaṃ dunnivārayaṃ;
Ujumaṃ karoti medhāvi, usukārova tejanaṃ.

輕躁變易心，難護難禁制；
智者調直之，如匠直箭矢。

34.

Vārijoṇaṃ thale khittaṃ, okamokataubbhato;
Paripphandaṭṭhaṃ cittaṃ, māradheyyaṃ pahātave.

如魚擲陸地，脫離於水棲；
為捨離魔境，此心亦躁動。
（此心常躁動，應捨離魔境。）⁹⁴

在此[偈頌中]，“輕躁”（Phandanaṃ）指的是[心]在色等所緣中不停搖擺。

“變易”（capalaṃ），如同村童無法保持一種威儀，[心]不能僅停留在一個所緣上，所以是變易的。

“心”（cittaṃ）指的是意識。它被稱作心，是由於在地（欲界、色界等）、依處（眼、耳、鼻等）、所緣（色、聲、香等）和所作（行、住、坐等）等上的多樣性⁹⁵。

“難護”（dūrakkhamaṃ），由於心難以僅置於一個有益的

⁹⁴ 根據後面的解釋，最後一句可以有兩種理解。

⁹⁵ Citta 一詞本身有“心”和“雜色、多樣”等含義。

所緣上，所以難護，就如同吃莊稼的牛在莊稼茂密的田裡一樣。

“難禁制”（**dunnivārayaṃ**），很難阻止心趨向不同的所緣，因此難禁制。

“如匠直箭矢”（**usukārova tejanaṃ**），箭匠從森林中取來一個彎曲的樹枝，剝去樹皮之後，塗上米漿，在裝了炭渣的鍋中烤，在木鉗⁹⁶上掰壓，使它變直不彎曲，使其適宜狩獵。這樣做完，箭匠將自己的手藝展現給國王和大臣，贏得尊重與敬意。有慧者、智者、有識之士以同樣的方式對待這顆以輕躁等為天性的心，通過住阿蘭若和頭陀支使之“去皮”，去除粗大的煩惱；以信為油塗抹它；以身心的精進烘烤它，在止觀之鉗上按壓它，使之變直不彎曲，令其馴服。這樣做了後，他禪思諸行，破大無明蘊，獲“三明、六通、九出世間法”這些殊勝成就，成為最上應供者。

“魚（水生的）”（**Vārijova**），像魚一般被“擲於陸地上”（**thale khitto**），指用手或腳或網或其他方式[將魚]扔在地上。

“脫離於水棲”（**okamokataubbhato**）。“充滿水的衣”（**okapuṇṇehi cīvarehī**）⁹⁷，這裡的“oka”指的是水；“舍家無住處”（**okaṃ pahāya aniketasārī**）⁹⁸，在這裡（oka）指的是住所。在此[偈頌裡]（oka）這兩種[含義]都有包含。“脫離於水棲”（**okamokataubbhato**），在此，“從水棲”

⁹⁶ 一個木制的槽型工具，用於將箭杆掰直。

⁹⁷ 出自《律藏·小品》306。

⁹⁸ 出自《相應部》850經。

(*okamokato*)，意思是從名為水的棲息地。“脫離”

(*ubbhato*) 指拿出。

“以此躁動心”(*Paripphandatidaṃ cittaṃ*)，就如從水的棲息地拿出來扔在地上的魚，由於得不到水而躁動，如此般這個樂於五欲之家的心，從中抽離之後，為脫離魔羅之境的輪迴，投入在觀業處上，被身心的精進所燃燒而躁動，不能保持平靜。儘管如此，智者沒有放棄責任，用上述方法使之正直適業，是[此偈的]含義。

另一種解釋是，心沒有放棄魔羅之境的煩惱輪轉而住，就如同魚一樣躁動著。因此[應]“捨棄魔羅境”

(*māradheyyaṃ pahātave*)，心因那名為煩惱輪轉的魔羅之境而躁動，應將其捨棄。

在偈頌結束的時候，彌醯長老證得了初果，很多其他人也成為了初果等。

第一、彌醯長老的故事[終]。

2. 某比丘的故事

Aññatarabhikkhuvatthu

文喜比丘譯

“心迅疾難制……”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祇陀林時，就某比丘而說的。

據說在憍薩羅國一個山腳，曾經有一個人口稠密名為瑪帝嘎摩(*Mātikagāmo*)的村莊。一天，有六十位比丘在佛陀

面前請[佛陀為他們]講解了通往阿羅漢的禪修業處後進入到那個村莊托鉢。那個村莊的村長叫做瑪帝咖（**Mātika**），他母親看到[他們]後請他們到家裡坐下，然後供養了種種美味的粥食，隨後問道：

“尊者，[你們]想去哪裡？”

“某舒適之所，大優婆夷。”

“我想聖尊們是在尋求一個兩安居住處。”她得知後拜倒在他們足下，說道：“如果聖尊們在這裡度過這三個月的話，我將能得三皈五戒，持守布薩。”

比丘們[心想：]“我們住在這裡就可以輕易地[獲得]食物而能解脫於諸有[證得涅槃]。”他們同意了。她為他們負責[建造了]安居的寺院後，[把寺院]供養給了他們，他們就在那裡住下了。一天，他們集合到一起互相告誡道：“賢友們，我們放逸地行道是不適宜的，八大地獄就像我們自己的家一般敞開著大門，而且我們是在一尊健在的佛陀面前獲得了禪修業處後來的，即便是通過亦步亦趨的伎倆也不能取悅諸佛，只能以如其所好的方式來令其歡喜，請不要放逸。不要兩個比丘在一起站、在一起坐，晚上侍奉長老的時間、早晨托鉢時我們就聚到一起，其他時候我們就不要兩個人聚到一起了。但是若有比丘生病了就在寺院中間敲鐘，一旦有鐘聲之信號我們就[來]為他做藥。”

他們如此般做了約定，居住[在一起]的某天黃昏時分，那位優婆夷叫人帶上酥油、油、糖等，在男女僕從和工人等的陪同下前往寺院，在寺院裡沒有看到比丘，就問[那裡的]人們：

“聖尊們去哪裡了？”

[他們]回答：“他們在各自的夜間住處和日間住處打坐，夫人。”

“我怎樣做才能見到[他們]呢？”[她]問道。

這時知道比丘僧團的約定的人們就說：“敲鐘他們就會集合，夫人。”

她就命人敲鐘了。比丘們聽到鐘聲後[以為]“有誰生病了”，就從各自的住處出來，在寺院中間集合。甚至沒有兩個人從同一條道路走來。優婆夷看到他們從各自的住處分別而來，心想：“我的孩子們互相吵架了。”她禮敬了比丘僧團過後問道：

“尊者，你們是否吵架了呢？”

“我們沒有[吵架]，大優婆夷。”

“尊者，如果你們沒有吵架，那[剛才]怎麼沒有像來我們家一樣所有人一起來，[而是]一個個單獨來的？”

“大優婆夷，我們坐在各自的地方修習沙門法。”

“尊者，[您說的]這沙門法是什麼？”

“我們在修習三十二身分，建立對自身的衰損破滅[想]，大優婆夷。”

“尊者，修習三十二身分建立對自身的衰損破滅[想]僅適合你們，還是說我們也可以呢？”

“這個法不禁止任何人[修]的，大優婆夷。”

“既然這樣，尊者，請你們也教我三十二身分，解說怎麼建立對自身的衰損破滅[想]吧。”

“那就學習吧，大優婆夷。”

他們把所有的都教了。她從此開始修習三十二身分，建

立對自己的衰損破滅[想]之後，在這些比丘之前證得了三道和三果。伴隨道[智]她還獲得了四無礙解和世間的神通。她從道果的快樂中出來後用天眼觀察，探究“我的兒子們是什麼時候獲得了此法呢？”[發現]所有的這些人都還有貪瞋癡，他們連禪那、觀智都還沒有，“我的兒子們是否有[證得]阿羅漢的潛能呢？”觀察過後，看到“有的”，“有沒有適宜的住所呢？”觀察後也看到了[有]，“有沒有獲得適宜的同伴呢？”一經觀察也看到了[有]適宜的同伴，思維“有沒有獲得適宜的食物呢？”那時發現“他們沒有[獲得]適宜的食物。”

從此以後，[她每天]準備好種種粥，各種硬食，種種美味的軟食，請比丘在家裡坐下後供養完施水，就提供[給他們]：“尊者們，你們喜歡什麼就拿了儘管吃吧。”他們根據喜好拿取粥等吃了。他們獲得了適宜的食物，心就獲得了一境性。他們以一境性的心培育觀智，不久之後就證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他們想：“啊，大優婆夷幫了我們，如果我們沒有獲得適宜的食物，是不會成就道果的，現在兩安居和邀請結束了，我們要去見導師。”

他們向大優婆夷請辭：“我們想去見導師。”大優婆夷[說:]“好的，聖尊們。”[她]隨行了一段路後一再地說：“尊者，你們要回來看我們啊。”說了很多愛語後回去了。這些比丘去到舍衛城，禮敬導師後坐在一邊，[導師問道:]

“諸比丘，是否可安忍，是否可維生，不為飲食而疲勞？”

“安忍，尊者，可維生，尊者，也不為飲食而疲勞。有位名叫瑪帝伽母的優婆夷知道我們的心行，當[我們]想：‘哎

呀，但願給我們準備這樣的食物’的時候，她就準備了如意的食物供養。”他們讚美了牠。

某位比丘聽了[這些比丘]對她的讚美之詞後也想去那裡，在導師面前獲得禪修業處後向導師請辭：“尊者，我要去那個村莊。”然後從祇陀林出發一路來到了那個村莊，在進入寺院的那天他就想：“據說[別人]想什麼這個優婆夷都知道，我旅途勞累沒法整理寺院了，啊，但願給我派一個清理寺院的人來。”優婆夷正在家裡禪坐知道了此事，就派了一個人：“你去，把寺院整理了然後回來。”他又想喝水了，心想：“啊，但願為我做一些糖水送來。”優婆夷又派人送去了這個。

隔天他想：“但願她早上派人給我送來軟米粥和美味的小吃。”優婆夷就照這樣做了。他喝完粥後，想：“啊，但願她給我送來這樣的硬食。”優婆夷也派人把這個送去了。他想：

“這個優婆夷我想什麼就送來什麼，我想見見她，啊，但願她親自給我帶來種種美味的軟食。”優婆夷[想]：“我兒子想見我，他希望我去了。”她令人帶上諸多軟食後去到寺院給了他。他吃完過後問道：

“你是叫做瑪帝咖母嗎，大優婆夷？”

“是的，親愛的[孩子]。”“你知道別人的心？”

“為什麼問我[這個]，親愛的[孩子]？”

“我想什麼你就做了什麼，所以我才問的。”

“許多比丘都知道別人的心，親愛的[孩子]。”

“我不是問其他人，我是問您，優婆夷。”

即便如此優婆夷也沒有說“我知道別人的心”，她說：
“知道別人心的人他們這樣做，孩子。”

“此事非同小可，凡夫們美好的、醜陋的都會想，我要是想什麼不合適的東西的話，就像人賊俱獲的賊被抓住髮髻一般，會令我[羞愧]遭殃，我應該逃離這裡。”他這樣想了過後，說：“優婆夷，我要走了。”

“去哪裡，聖尊？”

“導師那裡，優婆夷。”

“您就在這裡住下來吧，尊者。”

“我不住了，優婆夷，我這就走。”他離開後來到導師面前。導師問他：“比丘，你不能在那裡住下來？”

“是的，尊者，不能住在那裡。”

“為什麼呢，比丘？”

“尊者，那個優婆夷她知道[別人]所有的念頭，我想到‘凡夫們美好的、醜陋的都會想，我要是想什麼不合適的東西的話，就像人賊俱獲的賊被抓住髮髻一般，會令我[羞愧]遭殃’，就回來了。”

“比丘，你就應該住在那裡。”

“我不行，尊者，我不會住在那裡。”

“這樣的話，比丘，你能否僅守護一件事？”

“什麼，尊者？”

“只要守護住心，心是難守護的，你只要克制住自己的心，其他什麼也不要，心是難以克制的。”[佛陀]說完後誦出了以下偈頌：

35.

Dunnigahassa lahuno, yatthakāmanipātino;

Cittassa damatho sādhu, cittaṃ dantaṃ sukhāvaha。

心迅疾難制，隨欲而涉入；
善哉調伏之，心調得安樂。

這“心”，要克制它是困難的，[因此稱它]“難抑制”（Dunniggahaṃ）。[它]迅速地生起和滅去，[因此稱為]“迅疾”（lahu）。它[因此被稱為]“迅疾難抑制”（Dunniggahassa lahuṇo）。

“隨欲而涉入”（yatthakāmanipātino），[心的]習性是隨處而涉入。它不知道這是應得的、還是不應得的、適宜的、還是不適宜的，不會考慮出身、種姓、年紀。想要什麼就涉入其中，[因此]被稱為“隨處而涉入”。

對於這樣的[心]，“心的調伏是善的”（Cittassa damatho sādhu）。以四種聖道而調伏，怎樣[令其]馴服，就應怎樣做，[如此為]善。為什麼？

因為這“調伏的心帶來快樂”（cittaṃ dantaṃ sukhāvaha），已馴服[的心]帶來道、果的快樂和究竟的涅槃之樂。

開示結束時，許多在場的人成為了入流者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導師為那位比丘做了這個教誡後，送他走：“去吧，比丘，什麼也別想就在那裡住下吧。”那位比丘在導師面前獲得教誡後回到了那裡，對於外在什麼也不想。大優婆夷以天眼觀察看到了長老，以自己的智慧得知“現在我的兒子獲得了給予教誡的老師後又來了。”她為他準備好適合的食物後供養

了他。他得到適宜的食物供養後幾天就證到了阿羅漢，在他以道果之樂度日時想到：“啊！大優婆夷幫助了我，依靠此[助緣]我實現了出離諸有。”然後想：“[她]只是今生幫助了我，還是在我輪迴中輪迴時的其他生中也曾經這樣幫助過我呢？”他憶起了[過去]九十九生。她在[他過去]第九十九生裡是他妻子，由於愛上了其他人奪取了他的生命。長老看到她如此大的罪惡後想到：“唉！我的大優婆夷造了重業啊。”

大優婆夷也正坐在家裡思維“我的兒子是否有實現出家的責任呢？”知道他證得了阿羅漢，然後繼續思維“我的兒子證得阿羅漢後，‘啊！這位優婆夷對我有很大幫助’[這樣]想了過後，思維‘過去[她]是否也對我有過如此的幫助呢？’的時候憶起了九十九生，然而我在第九十九生時和其他人在一起了，奪取了他的生命，他看到我如此大的罪惡後想‘啊！優婆夷造了重業啊！’”“我這樣在輪迴中輪迴時有沒有曾經幫助過我的兒子呢？”她繼續思維時在此之上憶起了第一百世，“在第一百世我是他的妻子，在他處於生命要被剝奪的境地時我救了他的命。啊！我之前有給我兒子幫過大忙。”她坐在家裡進一步知道[這些]後說：“你[再往前]查查看。”他以天耳聽到這個聲音後[進一步]辨識憶起了第一百世，看到在那時她救過自己的命後[想：]“啊，我的這個大優婆夷過去有幫過我。”他滿意了，就在那裡為她對四道四果所做的提問進行了問答後，依無餘涅槃界般涅槃了。

第二、某比丘的故事[終]。

3. 某疲厭比丘的故事

Aññataraukkaṇṭhitabhikkhuvatthu

珠吉法師譯

“[微妙]極難見……”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時，就一位心生疲厭的比丘而說的。

據說佛陀住在舍衛城時，有一財主之子去拜訪一位常來他家的長老並請教：“尊者，我欲脫離眾苦，請您告訴我一個離苦之道。”長老回答說：“善哉，賢友。如果你想從痛苦中解脫出來，請供養行籌食，供養月半食，供養兩安居住處，供養袈裟以及其他必需品。把你的財產分成三份：一部分繼續你的生意；另一部分撫養妻兒；第三部分供養給佛陀的教法。”

“好的，尊者。”財主之子按照[長老的]吩咐，依序做完了一切，然後再次請教長老：

“尊者，除此以外我還可以做什麼呢？”

“賢友，受持三皈依和五戒。”

這些都受持了之後，他又進一步請教。（長老回答說：）

“那你就受持十戒。”“好的，尊者。”他受持了。因為財主之子以這種方式次第地做了福業，所以他後來被稱為“次第財主子”。之後，他又問長老：“尊者，我還有什麼事應該做？”長老回答：“那你就出家吧。”他就離俗出家了。他

有了一位精通阿毗達摩的比丘老師和一位持律的戒師。在他受具足戒之後，當老師來到他面前時，[老師]就會說關

於阿毗達摩的問題：“在佛陀的教法中，這樣做是如法的，那樣做是不如法的。”當戒師來到他的面前時，會說關於戒律的問題：“在佛陀的教法中，這樣做是如法的；那樣做是不如法的。如此是適當的，如此是不適當的。”他just想：“哦，這是一項多麼繁重的任務啊！我出家是為了從苦難中解脫出來，而在這裡我連伸展手臂的空間都沒有了。過在家生活也可以從痛苦中獲得解脫，我應該成為一個在家人。”

從那時起，他開始感到疲厭和不快樂，不再誦習三十二行相（三十二身分），也不再接受教導。他變得消瘦、乾癟、筋脈盡現、充滿疲憊、渾身是瘡。年輕比丘和沙彌們就問他：

“賢友，為何無論你站在哪裡、坐在哪裡，你都像得了黃疸、消瘦、乾癟、筋脈盡現、充滿疲憊、渾身是瘡？你做了什麼？”

“賢友們，我感到疲厭。”

“為什麼？”他把那經過告訴了他們，他們則告訴了他的老師和戒師，他的老師和戒師帶著他去到導師面前。

導師問：“比丘們，你們為什麼而來？”

“尊者，這個比丘在您的教法中感到厭煩。”

“是這樣嗎，比丘？”

“是的，尊者。”

“為什麼呢？”

“尊者，我成為比丘只是為了解脫痛苦。老師給我講了阿毗達摩，戒師講了戒律。因此，尊者，我得出結論：‘在這裡我連伸展手臂的空間都沒有了。成為在家眾也能從痛苦中解脫。我要成為一個在家人。’”

“比丘，只要你能守護一件事，你就不必守護其餘的了。”

“那是什麼，尊者？”

“你能守護你的心嗎？”

“我能，尊者。”

“那麼，你就守護好自己的心，將能從諸苦中獲得解脫。”給了這個教導後，[佛陀]誦出了以下的偈頌：

36.

**Sududdasaṃ sunipuṇaṃ, yatthakāmanipātinaṃ;
Cittaṃ rakkhetha medhāvī, cittaṃ guttaṃ sukhāvahaṃ.**

微妙極難見，心隨欲而陷；
智者防護心，心護得安樂。

“極難見”（**Sududdasaṃ**），相當難以察覺。

“微妙”（**sunipuṇaṃ**），相當微妙，極其細緻。

“隨欲轉”（**yatthakāmanipātinaṃ**），不會考慮到出身等，[心]習慣性涉入應得、不應得、適宜、不適宜之諸事上。

“智者防護心”（**Cittaṃ rakkhetha medhāvī**），愚人、劣慧者不能防護自己的心，隨心所欲而落入諸多不幸與災禍中。而有慧的智者則可以防護心，因此你也要守護好心。

確實，此“心護得安樂”（**cittaṃ guttaṃ sukhāvahaṃ**），帶來道果、涅槃的安樂。

開示結束時，這位比丘就證得了入流果，其他也有很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三、某疲厭比丘的故事〔終〕。

4. 外甥僧護長老的故事

Saṅgharakkhitabhāgineyyattheravatthu

文喜比丘譯

“遠行……”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時，就一位名為僧護（Saṅgharakkhita）的比丘而說的。

據說在舍衛城有一位良家之子聽了導師講法後，離家而出家受具足戒，名為僧護長老，僅僅幾天後就成就了阿羅漢。他的妹妹有了兒子後以長老之名為他起名，名叫外甥僧護（Bhāgineyyasaṅgharakkhita）。在他長大成人後在長老座下出家受具足戒了。他在一個鄉村僧園裡入雨安居時，獲得了兩件安居衣布料，一件七肘〔長〕，一件八肘〔長〕，他計畫“八肘的這一件給我的戒師，七肘的這件給我自己。”這樣想好後，他在雨安居結束後〔想著〕“我要去見戒師”，就出發了，一路托鉢而行。

在長老還沒回寺院時他先到了，他進到寺院後打掃了長老的日間住處，準備好了洗腳水，鋪設好座位，坐著望向〔長老〕回來的路。看到長老來了，他就前去迎接，接過〔他的〕鉢和衣，“請坐，尊者。”請長老坐下後，他拿了一把棕櫚扇給長老扇風，然後提供了飲用水，幫長老洗完腳後把衣料拿出來放在長老足下，“尊者，請您受用這個。”說完後〔繼續〕站著扇風。然後長老對他說：

“僧護，我的衣已經齊備了，你就自己用吧。”

“尊者，從我得到它開始我就想好了是給您的，請您受用吧。”

“行了，僧護，我的衣已經齊備了，你就用吧。”

“尊者，請別這樣，您受用了我將會有大果報。”

即便他反復懇請，長老也還是不想要。他就這樣站著扇扇子時心想：“我是長老在家時的外甥，出家時的共住弟子，即便這樣戒師他也不願和我一起[享用]這受用物。既然他不和我一起共受用，沙門的身份對我還有何用，我要還俗。”然後他生起了這樣的想法：“在家生活是艱難的，我還俗後該如何生活呢？”

接著他想到：“把這八肘的布料賣了，我要去弄只母山羊，母山羊很快會產崽，它每次生產我就[把羊崽]賣了賺錢，[待]錢多了我就去娶個媳婦，她會生一個兒子。然後用我舅父的名字給他起名後，我會帶著我的兒子和妻子坐著小車來禮敬舅父，在來的路上我會這樣對我妻子說：‘且把我兒子遞過來，我來抱。’‘幹嘛要你來帶兒子？來，你駕這車。’她說完把兒子抱住說‘我來帶他’，她帶著沒能抱住，掉到了車輪下，然後車輪會從他身上軋過去，我便對她說：‘我兒子你都不讓我帶，你又抱不住，我要被你毀了。’然後我用棍子打在[她的]背上。”

他站著這樣一邊想一邊扇風的時候，用扇柄在長老的頭上打了一下。長老心想：“僧護幹嘛打我的頭呢？”他思索時知道了他的所有念頭，就說：“僧護啊，你要打婦人沒打著，如此般[我]這個老邁的長老有什麼過失呢？”他心想：“哎

呀，完蛋了，我的想法都被戒師知道了，沙門的身份對我還有何用？”丟了扇子就跑了。

然後年輕[比丘們]和沙彌們跟上去把他抓住帶到導師面前。導師看到這些比丘就問：

“諸比丘，你們來做什麼？抓了一名比丘？”

[他們回答：]“是的，尊者，這個年輕人生起了不滿，逃跑中被我們抓住帶到您面前來了。”

“是這樣嗎，比丘？”

“是的，尊者。”

“比丘你為什麼造這麼重的業呢？你難道不是一位奮發的佛陀的兒子？在像我這樣一位佛陀的教法中出家後沒有調禦自身成為入流者或一來者或不來者或阿羅漢，為什麼造這麼重的業呢？”

“我不高興，尊者。”

“你為什麼不高興呢？”

他就從他獲得安居衣布料開始到用棕櫚扇柄打了長老，把所有經過都說了出來，“由於這個原因我跑了，尊者。”然後導師對他說：“來吧，比丘，別想了，心就是這樣具有領受遠處所緣的性質，應努力從貪瞋癡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然後誦出了以下偈頌：

37.

Dūraṅgamaṃ ekacaraṃ, asaṃraṃ guhāsayaṃ;
Ye cittaṃ saṃyameśanti, mokkhanti mārabandhanā.

遠行與獨行，無形居心窩；
誰若調伏心，解脫魔羅縛。

“遠行”（**dūraṅgamaṃ**），心其實連向東[西南北]等方向往返蛛絲之量[的距離]都不會有，然而即便是位於遠處的所緣也能領受。[故而]稱為遠行。

而且也不能七八個心像蓮花瓣一樣彙聚一起在同一剎那生起，生起的時候，僅僅是一個心一個心[單獨]地生起，它滅後又一個一個生起，[所以]叫做“獨行”（**ekacamaṃ**）。

心既沒有形狀，也沒有青[黃赤白]等顏色的區分，[所以]叫做“無形[質]”（**asarīraṃ**）。

洞穴是四大的洞穴（心臟），[心]依於這心色而產生，[所以]叫做“居心窩”（**guhāsayamaṃ**，穴居者）。

“誰[調伏]心”（**Ye cittaṃ**）[是指]但凡任何人，男人或女人，在家人或出家人，他不讓未生起的煩惱生起，捨棄因失去正念而生起的煩惱，“他們將調伏心”（**cittaṃ samyamessanti**），他們將自制、不散亂。

“解脫魔羅縛”（**mokkhanti mārabandhanā**），由於沒有了惱縛，他們都將解脫名為魔羅縛的[欲界、色界、無色界]三地輪轉。

開示結束時，外甥僧護成就了入流果，其他許多人也成為了入流者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四、外甥僧護長老的故事[終]。

5. 質多訶踏長老的故事

Cittahatthatheravatthu

文喜比丘譯

“其心不安定……”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時，就質多訶踏長老（Cittahatthathera）而說的。

據說有位住在舍衛城的良家子為了尋找走失的牛而進入森林，在中午時找到了牛，便解散了牛群。[他心想：]

“我肯定可以從尊者們那裡要些食物。”他被饑渴所迫進到寺院裡，去比丘們面前禮敬過後坐於一旁。

這個時候比丘們的殘食盆裡有剩餘的飯，他們看到這個饑腸轆轤的人就告訴他：“你從這裡拿些飯去吃吧。”在佛陀時代[僧團]有大量的羹、菜、飯。他從那裡拿了滋身的量吃完，喝完水，洗過手，禮敬了比丘們，問道：

“尊者們，今天你們去受邀請[用餐]？”

“沒有的，優婆塞，比丘們一直像這樣得到[這麼多食物]的。”

他心裡想：“我們就是起床後從早到晚不停幹活也得不到這麼美味的食物，這些人一直吃[這樣美味的食物]，我為什麼還要做在家人呢，我要成為比丘。”然後他走近比丘們請求出家。然後比丘們[回答]“善哉，優婆塞”，給他剃度了。

他受具足戒後履行了所有各種義務。他[享用]因佛陀而來的利養和恭敬，幾天就變胖了。然後他想：“我為什麼要行乞過生活呢，我要做在家人。”他還俗回到了家裡。他在家裡幹了幾天活身體就憔悴了。因此他想：“我幹嘛要受這樣的苦，我要去做沙門。”然後又去出家了。他幾天過後又疲厭而還俗了。但他在出家的時候幫助過其他的比丘們。幾天過後他又疲厭了：“我為什麼要做在家人，我要出家去。”他去到比丘們那裡禮敬後請求出家。由於他幫助過大家，比丘們又給他

出家了。他就這樣六次出家然後還俗。“這個人被心控制著來回跑”，比丘們就給他起名叫做質多訶踏（Cittahattha，被心所控制者）長老。

就在他這樣來來回回的時候他妻子懷孕了。在第七次[還俗後的一天]，他從森林帶著農具回到家裡，放下東西後[心想]“我要拿上我的袈裟”，進到房間裡面。那個時候他妻子在躺著睡覺。[當時]她穿的衣服掉了，嘴巴流著口水，鼻子打著鼾，嘴巴張著，磨著牙，對他而言她就像一具腫脹的屍體一般。他生起了“此[身]無常、苦”之想後，[心想]“我這麼長時間以來[每次]出家後，因為這[女人]而不能繼續當比丘。”他抓住袈裟的邊沿綁在腰上離家出走了。

當時住在他隔壁屋的岳母看到他這樣走了，[心想：]“這個退心者，如今從森林回來後把袈裟綁在腰上離家往寺院門口去了，是怎麼回事呢？”她進到家裡看到了正在睡覺的女兒後知道了：“他看到這個生起了悔意離去了。”然後打了女兒一下，說：“快起來，混蛋！你丈夫看到你這個睡態後生起了悔意走啦，你從此就失去他啦！”[她女兒]回答：“走開，走開，媽媽，他哪裡走了，過幾天又會回來的。”

他說完“無常啊、苦啊”就出發了，就在前去的時候證得了入流果。他到了後禮敬完比丘們請求出家。他們回答：“我們不能給你出家了，你哪裡是要成為沙門，你的腦袋都跟磨刀石一樣了。”他說：“尊者們，如今請出於悲憫再剃度我一次吧。”由於他幫助過他們，他們就給他出家了。幾天後他就證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

[一段時間後]他們對他說：

“賢友質多訶踏，你知道你走的時機哦？這次你耽擱了啊。”

“尊者們，我曾在有依戀[之心]時離開，那依戀已被斬斷，現在生起了不動法。”

比丘們去導師面前說：“尊者，我們這樣跟這位比丘說，他如此表態，聲稱得究竟智（證阿羅漢），他所說並非真實。”

導師回答：“是的，諸比丘，我兒子他在心還不穩固的時候，不了正法的時候，他來來去去，如今他已捨棄了善與惡。”然後誦出了這兩首偈頌：

38.

Anavaṭṭhitacittassa, saddhammaṃ avijānato;
Pariplavapasādassa, paññā na paripūrati.

其心不安定，又不了正法；
信心不堅者，智慧不圓滿。

39.

Anavassutacittassa, ananvāhatacetaso;
Puññapāpapahīnassa, natthi jāgarato bhaya.

其心無欲漏，亦無擾亂；
捨棄善與惡，醒覺者無怖。

在此[偈頌中]，“對不安定的心[而言]”

（Anavaṭṭhitacittassa），這所謂的心，不論是誰的都不會固定不動。而人就像放在劣馬背上的葫蘆瓜一般，又如糠堆上

的舂米杵一樣，又如光頭上放的迦蘭波⁹⁹花一樣，在哪裡也都不能佇立不動，有時成為佛弟子，有時是活命外道，有時是尼乾陀（nigaṇṭha）弟子，有時是苦行者。這樣的人就名為“心不安定者”。那“心不安定者的”，“不明瞭正法者的”

（Saddhammaṃ avijānato），對此三十七菩提分之正法不明瞭的人，對於只有少量的信心，或具備淺表的信心的“信心不堅者的”（Pariplavapasādaṣṣa），對欲界、色界等的此等“智慧不圓滿”（paññā na paripūrati）。這說明連欲界的[智慧]都沒有圓滿的話，色界、無色界以及出世間的智慧又怎能圓滿呢。

“心無欲念者的”（Anavassutacittassa），對於心不被貪所浸潤者的。

“心未被[瞋恨]擾亂”（Ananvāhatacetaso），“心被擾亂者、生氣者”（《長部》3.319；《分別論》941；《中部》1.185），是說在面臨的處境中心被瞋恨所征服。而這裡是心沒有被瞋恨所影響的意思。

“捨棄了善與惡者的”（Puññapāpapahīnassa），以第四道（阿羅漢道）而捨棄了善與惡的漏盡者的。

“醒覺者無恐怖”（natthi jāgarato bhaya），就如同說漏盡的警寤者無怖畏。他具備信等五種警寤之法，因此有警寤者之名。因此不論他醒著還是睡著了都沒有煩惱的怖畏，因為煩惱不會再回來了。煩惱確實不會跟隨他，因為凡是以各個聖道而舍斷的煩惱都不會再現起。因此[佛陀]說：“以入流

⁹⁹ Kadamba：東印度群島的茜草科的一種遮陽喬木，花是圓形的。

道所斷之煩惱，它們不會再來，不會退轉，不會回來，以一來道、不來道、阿羅漢道所斷之煩惱，它們都不會再來，不會退轉，不會回來。”（《小義釋》慈俱童子所問釋

“mettagūmaṇavapucchāniddesa” 27）。

這是一場對大眾有利益有果報的開示。

然後一天比丘們在法堂生起了談論：“賢友們啊，這些煩惱確實是重大啊，像這樣一個具備阿羅漢潛質的良家子被煩惱所動搖，而七次在俗，七次出家。”導師聽到了他們的這個談話後就在這個恰當的時刻進到法堂，坐在佛座上，問道：

“諸比丘，你們坐在一起談論何事？”

[他們]回答：“是這個。”

“諸比丘，確實是這樣，煩惱是重大的，如果它們有形質可以放到某個地方的話，整個世界都會擁擠，梵天界都會矮過它，將不會有任何空間了。即便是像我這樣具有智慧的非凡之人都曾被它們弄混亂了，更不用說其他人了！我曾經因半管豆子和一把鈍鋤頭，六次出家後還俗。”

“什麼時候，尊者，什麼時候，善至？”

“想聽嗎，諸比丘？”

“是的，尊者。”

“那你們就聽好了。”

[於是佛陀]說出了過去之事。

過去在波羅奈梵授王統治時有一位名為鋤頭賢人（*kudālapaṇḍito*）的外道出家人，出家後在喜馬拉雅山住了八個月。下雨的時候地面很潮濕，[他想：]“在我家裡有半管豆子和一把鈍鋤頭，不要讓我的豆種子壞掉了。”他就還俗了，在一個地方用他的鋤頭把那些種子種了，還圍上了籬

筩。成熟後他拔起來[收割了]，留了一管種子，剩下的吃了。他想：“我如今為何待在家裡呢，我要再出家八個月。”然後去出家了。

就這樣由於一管豆子和一把鈍鋤頭，他七次成為俗人又七次出家。在第七次的時候他心想：“因為這把鈍鋤頭我六次出家後還俗，我要到哪裡把它扔了。”他走到恒河岸邊，[心想：]“[如果]看著它落在哪裡，扔完我可能還會去撈回來，我要不看它[落]的地方，把它扔了。”想好後把那管豆種用布包住綁在鋤頭上，抓住鋤頭的一頭站在恒河岸邊，閉著眼睛在頭頂轉了三圈，沒瞄準地扔在了恒河裡，轉過身來沒有看到落的地方，然後大喊了三遍：“我勝利啦，我勝利啦！”

這個時候波羅奈國王剛平息完邊界的叛亂回來駐紮在河邊，下到河裡洗澡時聽到了這個聲音。對於國王而言聽到“我勝利啦”這樣的聲音是不可意的，[國王]去到他面前，問道：“我方才把敵人鎮壓了，可以說‘我勝利了’，你是何故大喊‘我勝利啦，我勝利啦’呢？”

鋤頭賢人回答：“您戰勝了外在的盜賊，被您戰勝的會需要再次被征服，而我是戰勝了內在的貪欲之賊，它不會再次打敗我，這樣的勝利才是善的。”然後誦了以下偈頌：

“其勝會退失，彼勝非善勝；
其勝不退失，彼勝乃善勝。”

（《本生》1.1.70）

他就在此刻看著恒河修習水遍，獲得了神通，在空中盤腿而坐。國王聽了大士的法語，禮敬過後請求出家，[然後]

與軍隊一起出家了，隨從達一由旬這麼多。周邊另一個國王聽到他出家的消息，[就想]“我要去奪取他的王國”，來到那裡看到繁華的城市空空蕩蕩，“捨棄如此般的城市去出家，這國王並非處於劣勢而出家，我也應當出家。”這樣思惟過後去到大士那裡請求出家，[然後]和隨從們一起出家了。就這樣，[先後]有七位國王出家了。[出家人的]草屋綿延有七由旬，七位國王放棄了財富後帶領這麼多人出家了。大士修行梵行，後來投生到了梵天界。

導師說完這個開示後，說：“諸比丘，我就是那位鋤頭賢人，由此可見煩惱是如此重。”

第五、質多訶踏長老的故事[終]。

6. 五百比丘的故事

Pañcasatabhikkhuvatthu

文喜比丘譯

“如陶器……”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時，就一群致力於修觀的比丘而說的。據說在舍衛城有五百位比丘從導師面前獲得[導向]阿羅漢的禪修業處後，想著“我們要修習沙門法”，就走了一百由旬遠的路，去到一個大村莊。

那裡的人們看到[這些比丘們]，就提供座位讓他們坐下，然後供養了美味的粥食，問道：

“尊者們，你們要去哪裡？”

他們回答：“[我們在找]一個舒適的地方。”

“尊者們，這三個月就住在這裡吧，我們將在你們這獲

皈依並持守五戒。”[村民們]這樣請求，知道他們同意了過後，[說：]“不遠處有一大片茂密的森林，你們住那裡吧，尊者們。”然後把他們送去了。

比丘們就進入了那片茂密的森林。住在那片密林的樹神們[就想：]“持戒的聖尊們來到了這森林，那對我們而言，在聖尊們住在這裡時就不適合帶著妻兒到樹上去住了。”他們從樹上下來坐在地上想：“聖尊們在這裡住一晚後，明天肯定會離開的。”然而，比丘們第二天入村托鉢後，又回到了這片密林。樹神們[又想：]“比丘僧團明天有受誰邀請[去應供]，因此又回來了，今天是不會走了，我想他們明天會走。”就這樣[樹神們]在地上待了半個月。

自此他們就想：“我想導師們是要在這裡住三個月[兩安居]了，然而他們住這裡時，對我們而言就不適合到樹上去住了，這三個月我們就要帶著妻兒痛苦地住在地上了，應該做點什麼把這些比丘趕走。”他們就開始在比丘們各自的夜間住處和日間住處以及經行[道]的一端，顯現砍下的頭和沒有頭的身子，並發出非人的聲音。比丘們還出現了打噴嚏和咳嗽等疾病。

他們就互相詢問：

“賢友，你有什麼苦惱？”

“我打噴嚏。”

“我咳嗽。”

“賢友，我今天在經行道的一端，看到一個斷頭。”

“我在夜間住處，看到一具沒有頭的身體。”

“我在日間住處，聽到了非人的聲音。”

“我們應該離開這個地方，對我們來說這裡不安樂，我們去導師那吧。”

出發後他們一路來到導師面前，禮敬後坐於一旁。然後導師就對他們說：

“諸比丘，你們沒能在那個地方住下來？”

“是的，尊者，我們住在那裡時出現了如此般恐怖的對象，有如此的不安樂，因此我們[想]‘應該捨離這個不適宜的地方’，離開了那裡，來到您這裡。”

“諸比丘，你們就應該去那裡。”

“不行的，尊者。”

“諸比丘，你們之前沒有帶上武器去，現在你們帶上武器去。”

“什麼武器，尊者？”

導師說：“我將給你們武器，帶上我給的武器後去吧。”隨後（又說）：

“善求義利，領悟寂靜境界後應當做：有能力、正直、誠實、順從、柔和、不驕慢……”（《小誦經》9.1；《相應部》143）

誦出整部《慈愛經》後，[導師說：]“諸比丘，你們從密林外面開始念誦這個進入到寺院裡面。”[導師]讓他們離開。他們禮敬完導師後，就離開了，一路來到那個地方，在住地外面開始一起念誦，一邊念誦一邊進入林中。整個林中居住的樹神接收到慈心後，都出來迎接他們，請求為他們拿衣和鉢，請求[為他們]按摩手腳，為他們提供全方位的保護，[於是紛擾]像煮過的香油一般平息了。各處都沒有了非人的聲音。這些比丘們成就了心一境性。

他們坐在夜間住處和日間住處，進入了觀智的心，從自身的壞滅開始[觀照]：“此身體因其毀壞性、不長久性，而如同陶器一般。”增進了觀禪。佛陀坐在香室中知道了他們努力修觀智的情況，便對他們說：“是這樣，諸比丘，這個身體因其毀壞性、不長久性，而如同陶器一般。”說完發出光芒，雖然相隔上百由旬，卻像坐在[他們]面前一般，發出六色光芒，以可見的形象，誦出了這首偈頌：

40.

Kumbhūpamaṃ kāyamiṃma veditvā, nagarūpamaṃ
cittamidaṃ ṭhapetvā;

Yodhetha māraṃ paññāvudhena, jitañca rakkhe
anivesano siyā.

知身如陶罐，住心似城池；
慧劍戰魔羅，守勝莫染著。

在此[偈頌中]，“如陶罐”（Kumbhūpamaṃ）是指由於其脆弱性、不能長久的暫存性，而了知這由頭髮等種種部分[組成的]身體就猶如陶工所製造的陶罐一般。

“令此心如城池般住立”（nagarūpamaṃ cittamidaṃ ṭhapetvā），意思是，所謂城市，外部是堅固的，有深深的護城河和城牆所圍繞，設置有城門和瞭望塔；內部有善規劃的四衢街道、十字路口和市場。那外面的盜賊[想]“我們要去搶劫”來了後進不去，就像去攻擊山岩被打回來一般。

有智慧的良家子就像這樣，讓自己的觀智之心像堅固的城池一樣住立，然後住在城裡就如以單刀[刀具]等種種武器

來[對付]賊群一樣，以觀智和聖道的“智慧武器”

（paññāvudhena）來擊退那些只有通過[聖]道才能殺死的煩惱魔，“迎戰”（Yodhetha）、打擊那些煩惱魔。

“守護勝利”（jitañca rakkhe），勝利即已生起的初步的觀智，應通過利用[居住]適合的住處、適合的氣候、[吃]適合的食物、[結交]適合的人、聽適合的法等，心時不時入定然後出定，然後以清淨心禪思諸行，以此進行守護。

“無有染著”（anivesano siyā），應沒有執著。就猶如士兵在前線建起堡壘，與敵人戰鬥時，餓了或渴了，或者鎧甲松了，或武器掉了就進入堡壘，然後休息、進食、飲水、系好鎧甲拿好武器後，再次出去戰鬥，將敵軍擊敗，未勝者勝之，已勝者守護之。

如果他一直這樣待在堡壘裡休息享受，他將讓王國落入敵人之手。同樣地，比丘獲得初步的觀智後，能夠一而再地入定然後出定，以清淨心禪思諸行來進行保護，更進一步獲得道果來戰勝煩惱魔。然而如果他只是享受定，沒有以清淨心一而再地禪觀諸行，就不能通達道果。因此保護應保護的，沒有染著，入定後不要染著於其中，應無所住之義。

“請你們也務必這樣做。”導師如此給那些比丘們說法。開示結束時，五百比丘就在座位上坐著時證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然後前來讚美禮敬如來金身。

第六、五百比丘的故事[終]。

7. 腐臭底沙長老的故事

Pūtigattatissattheravatthu

文喜比丘譯

“此身實不久……”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時，就腐臭底沙長老而說的。

據說在舍衛城有一個良家子在導師面前聽了法後，獻身教法而出家了，他受具足戒後被稱為底沙長老（Tissatthera）。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的身體生了某種疾病，長出了一些芥子大的水泡。它們逐步地變得有綠豆般大、豌豆般大、棗核般大、余甘子般大、未成熟的孟加拉蘋果般大，再到孟加拉蘋果一般大就破了。他全身到處是瘡，就得名為腐臭底沙長老。後來他的骨頭也壞了。沒有人可以照顧他。他的下衣和袈裟都沾滿了膿血，像一個烤薄餅一樣。他的同住者們照顧不了他，將其棄之不顧。他就無依無靠地躺著。

諸佛[每天]會堅持觀察這個世間兩回。黎明時他們會生起智[眼]，從輪圍世界的邊緣開始直到香室前，觀察世間，晚上他們會生起智[眼]從香室開始往外觀察世間。就在這個時候，腐臭底沙長老出現在了世尊的智網裡。導師看到了這個比丘有成就阿羅漢的因緣，“這個人被他的同住者所拋棄，如今除了我沒有其他庇護所了。”[導師]從香室出來就像在寺院裡散步一樣走到火房，把水壺洗了後灌上水放在爐子上，站在火房等著水被燒熱。知道水熱了以後就去到那個比丘（底沙長老）那裡，抓住他躺臥的床的一端，這個時候[其他]比丘[就說：]“您且去，尊者，我們來搬吧。”他們抓住床搬到了火房。導師命人搬來一個水箱，倒入熱水，那些比丘把他的上衣脫下來放在熱水裡搓揉後在柔和的陽光下鋪

開。隨後，導師站在他面前用熱水將他的身體弄濕、擦拭，然後給他洗澡，在他洗完的時候他的上衣幹了。[佛陀]讓人將其作為下衣給他穿上，然後讓人把他的下衣放在水裡搓洗過後放在太陽下曬。當他身上的水幹了時下衣也幹了。他穿上一件袈裟[下衣]，裹上一件[上衣]後，身體輕快，[獲得了]心一境性，躺在床上。

導師站在他枕頭邊，說：“比丘啊，你的這個身體會變得沒有意識、毫無用處，將如木頭一樣躺在地上。”然後誦出了以下偈頌：

41.

**Aciraṃ vatayaṃ kāyo, pathaviṃ adhisessati;
Chuddho apetaviññāṇo, niratthaṃva kaliṅgara.**

此身實不久，將臥於地上；
被棄無意識，無用如碎木。

“實不久”（**Aciraṃ vata**），比丘啊，確實不久後“這個身體將躺臥在地上”（**ayaṃ kayo pathaviṃ adhisessati**），它將以自然躺臥的形態臥於地上。

“被棄”（**Chuddho**）[意思是]“被拋棄了”，表明“因沒有了意識而變得無用，將會躺著[在地上]”。

猶如什麼呢？“無用如碎木”（**niratthaṃva kaliṅgaram**），如同沒有用、沒有意義的碎木一般。需要木材的人們進入森林裡，直就直，彎就彎，砍下來獲取木材，而剩下的有孔的、腐爛的、非心材的、長結節的，砍下來後，就丟棄在那裡。其他需要木材的[人們]來了後也不會拿取那[沒用的碎木]，觀察後只獲取對自己有用的，其他的就仍舊

丟在地上。然而這些[無人拾取的碎木]還有可能通過種種方式做成床腳支架、洗足台或座板。而自身的這三十二身分中沒有哪一部分值得拿來做成床架或其他什麼有用的東西，幾天後這個失去意識的身體整個就像沒用的碎木一般躺在地上。

開示結束時，腐臭底沙長老證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其他還有許多人成為了入流者等。長老證得阿羅漢後就入涅槃了。導師命人將他的屍體火化了，得到舍利後命人[為其]建塔。

比丘們就問導師：

“尊者，腐臭底沙長老投生去了哪裡？”

“已般涅槃了，諸比丘。”

“尊者，這樣一位具備潛質可證得阿羅漢的比丘，是什麼原因而身體生爛瘡，是什麼原因骨頭壞掉，是什麼原因而成就了證得阿羅漢的潛質？”

“諸比丘，這所有一切都因他自己所造的業而發生。”

“尊者，那他[過去]做了什麼？”

“諸比丘，那你們聽好了。”[導師]說出了過去的事：他在迦葉佛時期是一位捕鳥者，殺死很多鳥供給有權勢的人。給了他們後剩下的就拿去賣了，[他想：]“賣剩下的殺死了放在那裡會腐爛掉。”為了讓它們不能飛，就把它們的腿骨和翅膀骨頭弄斷，堆成一堆存著，第二天再賣。當抓到特別多的時候他也會煮給自己[吃]。一天，當他煮好了美味的食物的時候，一位漏盡者（阿羅漢）托鉢來到他家門口。他看到那位長老心裡生起了淨信心：“我殺了許多生命吃

了，聖尊正站在我家門口，家裡有美味的食物，我要供養他鉢食。”拿過他的鉢裝滿美味的鉢食後給了長老，然後五體投地行了禮敬，說：“尊者，願我得達您所見之法的頂峰。”長老[回答]“願如此”，做了隨喜祝福。

“諸比丘，底沙那個時候造的業帶來了這些果報，弄壞鳥的骨頭的果報讓底沙的身體腐爛並且骨頭壞掉，供養漏盡者美味的鉢食的果報讓他得證阿羅漢。”

第七、腐臭底沙長老的故事[終]。

8. 牧人難陀的故事

Nandagopālakavatthu

文喜比丘譯

“仇敵見仇敵……”這佛法開示是導師在憍薩羅國時，就牧人難陀而說的。

據說在舍衛城家主給孤獨[長者]有一個叫做難陀（Nanda）的牧牛人幫他看管牛群，他很富有、有大量財產、大富貴。據說他作為牧牛者，以雞泥耶（*keṇiya*）結髮外道的形象[為掩護]，逃避國王的稅後，保護自己的財產。他時不時地帶著五種乳製品¹⁰⁰來給孤獨長者那裡見導師，聽法，向導師請求去他的住所。導師在等待他的智慧成熟期間沒有去，知道[他的智慧]完全成熟了以後的某天，和大比丘僧團一起走路過去，離開道路，進入他住處附近，在一棵樹

¹⁰⁰ 乳、酪、生酥、熟酥、醍醐。

下坐下。

難陀到了導師面前禮敬歡迎後，進行邀請，向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供養了七日五種美味的乳製品。在第七天導師做完隨喜祝福後，開示了布施論等部分[所組成]的次第論。在講法結束時牧人難陀成就了入流果，拿著導師的鉢陪導師走了很遠，[佛陀說：]“留步吧，優婆塞。”命他回去，他就禮敬完[導師]回去了。

然後一位獵人射殺了他。走在後面的比丘看到了就去告訴導師：“尊者，牧人難陀因您的到來做了大供養，送別之後，[您]讓他回去時被殺死了，如果您不來的話，他就不會死了。”導師說：“諸比丘，不論我來還是不來，他往四方（東西南北）或四隨方（東南、東北……）都不免一死。那並非盜賊或敵人所導致的，只不過是眾生內在腐敗、錯誤導向的心的所作所為罷了。”然後誦出了以下偈頌：

42.

Diso disaṃ yaṃ taṃ kayirā, verī vā pana verinaṃ;
Micchāpaṇihitaṃ cittaṃ, pāpiyo naṃ tato kare.

仇敵害仇敵，冤家對冤家；
錯誤導向心，危害更為大。

彼“仇敵[見]仇敵”（Diso disaṃ）[是指]強盜對強盜，“見到後”是省略的部分（即，仇敵見到仇敵後）。

“彼對他所作”（yaṃ taṃ kayirā），對方將對他造作的不幸與災難。第二句話也是同樣的。這就是說：彼此為對方的損友、盜賊，對方在子、妻、土地、牲畜等方面侵害這個

人，也如此將自己視為侵害之賊。“或冤家”（*verī vā pana*）由於某種原因而懷有敵意的冤家，相見後，由於自身的暴虐、殘酷可能會對其造作某些不幸災害，或壓迫妻兒，或毀壞田地，甚至奪取其生命。

在十惡業之道上，錯誤地安置[自己的行為]後“錯誤導向的心對其所作更為惡”（*Micchāpaṇihitaṃ cittaṃ, pāpiyo naṃ tato kare*）會對這個人產生比那[盜賊所帶來的]更大的惡。

如上所說的仇敵對仇敵或冤家對冤家會帶來如此般的種種苦，或奪取性命。而在不善業道上錯誤建立導向的這顆心，不僅在今生帶來不幸災害，還令自己墮入四惡道十萬生都沒有出頭之日。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比丘們沒有詢問[那位]優婆塞在[過去]另一世所造的業，因此導師就沒有講。

第八、牧人難陀的故事[終]。

9. 輸羅耶長老的故事

Soreyyattheravatthu

文喜比丘譯

“彼非父母造……”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祇陀林寺時，就輸羅耶長老而說的。

這個故事始於輸羅耶城，終於舍衛城。佛陀住在舍衛城時，輸羅耶城的財主之子輸羅耶（*Soreya*）和一位朋

友一起乘坐一輛舒適的車在一大群人的圍繞下出城去洗澡。那個時候摩訶迦旃延長老（mahākaccāyana）想要進輸羅耶城裡托鉢，就在城外披覆僧伽梨¹⁰¹。長老的身體是金色的。輸羅耶財主子見到他後心想：“哎呀，這位長老要是成為我妻子就好了，或者我妻子的膚色像這位長老的膚色就好了。”他一生起這個想法，他的男性器官就消失了，女性器官出現了。她羞愧地從車上下來跑了。[同車的]同伴沒有認出她來就問：“這怎麼回事？”

然後她踏上了去坦叉始羅（Takkasilā，印度西北的一座古城）的路。她的朋友們到處找沒有看到。所有人洗完澡後回去家裡。當被問及“財主子在哪裡”時，他們就回答：“我們以為他洗完澡就回去了。”當時，他的父母到處找了過後沒有看到，哭泣哀號一番後，[心想]“怕是死了”，進行了祭奠。

她看到一個去往坦叉始羅城的商隊首領，就緊跟在他的車後面。[商隊的]人們看到她後就說：“在我們車子後面跟著的，不知道是誰家的閨女。”她就說：“你們駕駛自己的車吧，我走路[跟著]去。”走著走著，她給了一個戒指[讓他們]在一輛車上給她騰了一個位置。人們就想：“坦叉始羅城我們財主之子還沒有妻子，我們要[把她]告訴他，[他]將會給我們很多禮物。”

他們去到[他]家裡說：“先生，我們給您帶來了一個女寶。”他聽到後就把她叫過去，看到和自己年紀相仿，樣貌非

¹⁰¹ 比丘三衣中的雙層外衣。

常漂亮端莊就生起了愛意，[和她]成家了。

沒有男人過去未曾做過女人，也沒有女人過去未曾做過男人。[若]男人和他人的妻子通姦過後，死後在地獄煎熬許多十萬年過後再來人間會百世淪為女身。即便是阿難長老，圓滿了十萬大劫的聖弟子波羅蜜，在輪迴中有一生投生為金匠，和他人的妻子通姦了，在地獄中被煮過後，餘業令他十四世成為他人的妻子，還有七世中被閹割。而女人們做完布施功德後發願脫離女身“願我們這個功德導向獲得男身”，死後就得到男身，賢淑的妻子正事[善待]自己的丈夫後也會獲得男身。

而這位財主子對長老生起了不如理的心過後當生就成為了女人。和坦叉始羅財主子一起生活時她懷孕了。十個月後她生下了一個兒子，在[這個兒子]會走路的時候又有了另一個兒子。這樣她懷裡懷過兩個，在輪羅耶城因他[作為父親]也生了兩個，[前後]有了四個兒子。

這個時候她的朋友財主子從輪羅耶城和五百輛車一起到了坦叉始羅，他坐在一輛舒適的車上進入城裡。那時，她在樓上打開窗戶，站著往下面街道中間眺望，看到並認出了他，然後派了一個女僕去叫他，在頂樓大廳請他坐下後很尊敬地行了大禮敬。然後他對她說：

“夫人，此前我並沒有見過您，然而[您]卻對我示以非常的尊敬，您認識我嗎？”

“是的，先生，我認識[您]，您不是住在輪羅耶城嗎？”

“是的，夫人。”

她詢問了[她的]父母、妻子、兒子們的健康狀況，他告

訴她：“是的，夫人，[他們]健康的。”然後問道：

“你認識他們？”

“是的，先生，我認識。他們有一個兒子，他在哪裡，先生？”

“夫人，別提了，有一天我們一起坐著舒適的車子外出去洗澡，[然後]我們就不知道他去哪裡了，到處都沒有找到他，我們就告訴了他父母，他們為他痛哭哀悼過後舉辦了喪事。”

“我就是他，先生。”

“去去去，夫人，說什麼呢，我朋友[他]是一個天子般的男子。”

“是的，先生，我就是他。”

“那這是怎麼回事呢？”

“那天您是不是見到了聖尊摩訶迦旃延長老呢？”

“是的，有見到。”

“[那天]我見到了聖尊摩訶迦旃延長老後，生起了這樣的想法‘哎呀，這位長老要是成為我妻子就好了，或者我妻子的膚色成為他這樣的膚色就好了’。就在這樣想的時候我的男性器官消失了，女性器官出現了。然後我羞愧得沒法和任何人說什麼，就從那裡逃走來到了這裡，先生。”

“哎呀，您確實造了重業，為什麼不告訴我呢，那您有沒有向長老懺悔呢？”

“沒有懺悔，先生。那您知道長老在哪裡嗎？”

“就住這城市附近。”

“如果他托鉢時能到這裡，我就將向我的聖尊供養鉢

食，先生。”

“那就趕緊籌備供養品吧，我們會懇請聖尊原諒[您]的。”

他就去長老住處禮敬後坐於一旁，說：“尊者，明天請您接受我的鉢食（供養）吧。”

“財主子，你不是[在這]做客嗎？”

“尊者，請不要問我是不是[在這裡做]客人，明天請來接受我的鉢食吧。”

長老同意了，[她]就在家裡為長老準備了豐盛的供品。長老第二天就來到了她家門口。當時長者子請他坐下，並以美味的飲食款待，然後把那女的帶來讓她匍匐在長老足下，說：

“尊者，請您原諒我的朋友。”

“這是怎麼了？”

“尊者，她之前是我的好朋友，看到您後生起了這樣的念頭，然後他的男性器官消失了，出現了女性器官，請您原諒[她]，尊者。”

“那就起來吧，我原諒你。”

長老一說“我原諒[你]”，[她的]女性器官就消失了，出現了男性器官。他剛恢復男兒身，但叉始羅財主子就對他說：

“親愛的朋友啊，這兩個男孩是你肚子裡生下來的，並且他們因我而出生，所以是我們倆的兒子，我們就住這裡吧，不要難過。”

“朋友啊，我一生經歷了這樣的巨變：一開始是男人，然後變成了女人，又變成了男人。一開始因我[作為父親]生

了兩個兒子，現在[作為母親]從我懷裡又生出了兩個兒子，我一生經歷了[兩次]巨變，不會再想著‘要住於家中’，我要在我的聖尊那出家。這兩個孩子是你的責任，別疏忽了他們。”說完親吻並撫摸了兒子們的頭，將他們抱在懷中後，交給了[他們的]父親，然後離開去到長老面前請求出家。長老給他出家受具足戒後帶著他一起行走一路來到了舍衛城。[後來]他被稱為輸羅耶長老。

[那個]地方上的居民得知了那件事的經過後感到震驚並產生了好奇，他們去他那問：“確實是這樣嗎，尊者？”

“是的，賢友。”

“尊者，有這樣的事情？據說從您的腹中生下了兩個兒子，還因您[作為父親]生了兩個，他們中您對誰愛意更強一些？”

“腹中懷的那些，賢友。”

來來去去的人總是這樣問。長老對一而再地回答“對[我]腹中懷的愛意更強”感到羞恥，就一個人獨坐，一個人獨自站立。他這樣進入獨處[的狀態]，於自身生起了壞滅[想]，然後證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然後來往的[人們]就問他：“尊者，確實是這樣嗎？”

“是的，賢友。”

“[您]對誰愛意更強一些？”

“我對任何人都無愛意了。”

比丘們[對佛陀]說：“他說謊，前些天說‘對[我]腹中懷的愛意更強’，現在說‘我對任何人都無愛意了’，[自]稱究竟智（證阿羅漢），尊者。”

導師說：“諸比丘，我兒子不是在聲稱究竟智，我兒子自從以正確導向的心見道以來就不在任何處生起愛意了，此成就並非由父母而得的，而是這些眾生內在轉起正確導向的心帶來的。” 然後誦出了以下偈頌：

43.

**Na taṃ mātā pitā kayirā, aññe vāpi ca ñātakā;
Sammāpaṇihitaṃ cittaṃ, seyyaso naṃ tato kare.**

善非父母造，亦非余眷屬；
正確導向心，所作勝於彼。

那“彼[善]非”（**Na taṃ**），彼所作[之善事]既非父母所能作，也非其餘的親屬所能作。“正確導向”

（**Sammāpaṇihitaṃ**），在十善業道上正確安置[心]。

“所作勝於彼”（**seyyaso naṃ tato kare**），它（正確導向的心）可以做比那[父母親人]所能做的對他更好、更殊勝之事。

父母可以給孩子此生不工作都能舒適地維持生計的財富。[例如]毘舍佉的父母那麼富有、富貴，給了她夠舒適生活一生的財富。然而沒有哪個父母能給孩子四大洲轉輪王的顯赫，更何況給天界的成就或初禪等的成就，出世間的成就就更不用說了。而正確導向的心可以帶來所有這些成就。因此說“所作勝於彼”。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九、輸羅耶長老的故事[終]。

第三品心品釋義終。

四、花品

Pupphavagga

文喜比丘譯

1. 熱衷地界談論的五百比丘的故事

Pathavikathāpasutapañcasatabhikkhuvatthu

“誰將知此地界……”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時，就熱衷於談論地界的五百比丘而說的。

據說他們和世尊一起在鄉間遊歷過後回到祇陀林，黃昏時候一起在集會堂共坐談論各自所到地方的土地：“從某某村去往某某村的地面平坦、不平坦、多泥巴、多碎石、土地是黑色的、土地是紅褐色的。”導師過來問道：

“諸比丘，你們坐在一起談論何事？”

“尊者，我們在談論遊經的地方的土地。”他們回答。

“諸比丘，那是外在的土地，你們應該在內在的地上做[定的]預備修行。”然後誦出了這兩首偈頌：

44.

Ko imaṃ pathaviṃ vicessati, Yamalokañca imaṃ
sadevakaṃ;

Ko dhammapadaṃ sudesitaṃ, Kusalo pupphamiva
paccassati.

誰將知此地，閻魔人天界；
誰如巧花匠，將解善說法。

45.

Sekho pathaviṃ vicessati, Yamalokañca imaṃ
sadevakam;

Sekho dhammapadam sudesitam, Kusalo pupphamiva
pacessati.

有學將知地，閻魔人天界；
有學如巧匠，將解善說法。

在此[偈頌中]，“誰[理解]此[地界]”（Ko imaṃ），誰[將辨識]此名為自身的地界。“理解”（vicessati），將以自己的智慧[進行]區分、識別、理解、親證之義。

“與閻魔界”（Yamalokañca），以及四惡趣。

“此連同諸天的”（imaṃ sadevakam），是問“這連同天界的人界，有誰能理解、區分、識別、辨識、親證？”

“誰解善說法”（Ko dhammapadam sudesitam），意思是，如實而說故為善說的三十七菩提分之法，“誰”（ko）如“善巧的”（Kusalo）製作花環的匠人挑選“花”（puppham）一般，“將[對其進行]理解”（pacessati）區分、識別、審查、辨識、親證？

“有學”（Sekho），因依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這三學而學，從入流道者直至阿羅漢道的七種人[名為]有學，[他們]將在這名為自身之地界上，以阿羅漢道除滅欲貪而理解、區分、識別、辨識、親證。

“閻魔界及”（Yamalokañca），就是對上述的閻魔界和

這與諸天俱的人界，他（有學）將進行理解、區分、識別、辨識、親證。

“有學”（**Sekho**），就是那七種有學，如同善巧的花匠進入花園後，捨棄幼小的花蕾，和被昆蟲[咬]破的、凋謝的、結節（變形）的花朵，然後選擇那些美麗的、長得好的花朵，[有學]如此般將對這善說、善示的菩提分法，以慧而理解、區分、審查、辨識、親證。

導師自己回答了[自己提出的]問題。

開示結束時，五百比丘證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開示也給在場的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一、熱衷地界談論的五百比丘的故事[終]。

2. 禪觀海市蜃樓的長老的故事

Marīcikammaṭṭhānikattheravatthu

“[知此身]如沫……” 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時，就某位禪觀海市蜃樓的比丘而說的。

據說那位比丘在導師面前獲得禪修業處後，“我要修習沙門法”進到阿蘭若裡，經過一番努力後沒能證得阿羅漢，[想著]“我將請[導師]辨別後告訴我一個[合適]的業處”，回去找導師的路上看到了海市蜃樓，“就如這熱季時出現的海市蜃樓，對於站在遠處的人來說好像顯現出景色，走近了就不見了，這個身體在生滅之義上也是如此。”一邊往回走一邊培育海市蜃樓業處，路上疲勞了就在阿致羅筏底河（**Aciravati**，

印度五大河之一）裡洗了個澡，然後在一處激流邊上的樹蔭下坐著，看到猛烈的流水撞擊生起許多泡沫，然後破滅，[心想]“這個身體也是如此般生起然後滅去”，取其為[禪修]所緣。導師在香室看到了這位長老，就說：“比丘，正是如此，自身如同這泡沫團一般，如同海市蜃樓一般，唯有生滅之本質。”然後誦出此偈頌：

46.

Pheṇūpamaṃ kāyamimaṃ veditvā, Marīcidhammaṃ
abhisambudhāno;

Chetvāna mārassa papupphakāni, Adassanaṃ
maccurājassa gacche.

知此身如沫，徹知如幻法；
折魔羅之花，越死王所見。

在此[偈頌中]，“如泡沫”（Pheṇūpamaṃ），是了知由發[毛爪齒皮]等所組成的這個身體，因其脆弱、不長久、暫存之義，如同一團泡沫一般。

“幻法”（Marīcidhammaṃ），正如海市蜃樓對於站在遠處的人而言好像有形質一樣，好像可以觸及，走到面前則變成空無、虛無、無可觸及。因這個身體也是暫存的、短暫出現的，故如同海市蜃樓一般。

“徹知”（abhisambudhāno），理解、知道的意思。

“魔羅之花”（mārassa papupphakāni），魔羅之花即三

界輪迴¹⁰²。以聖道將其切斷的漏盡比丘將去到死王所不能見到的境地：不死的大涅槃。

偈頌結束時，長老證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然後禮贊著導師的金身而回來。

第二、禪觀海市蜃樓的長老的故事[終]。

3. 毘琉璃的故事

Viṭaṭūbhavatthu¹⁰³

“採集諸花……”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Sāvatthī）時，就與隨從一起被洪水淹死的毘琉璃（Viṭaṭūbha）而說的。

這事情依次說來是這樣的：在舍衛城有位憍薩羅國國王之子名叫波斯匿（Pasenadi）王子。毘舍離（Vesālī）有位離車王之子離車王子名叫摩訶利（Mahāli）。拘尸那揭羅（Kusināra）有位末羅族（Malla族）王子名叫班荼喇（Bandhula）。這三人為了去一個著名的老師那裡學習技藝而前往答格西唎（takkaṣila），在城外的一個大廳裡相遇了，互相詢問了來的因由和家族姓名後成為了朋友，一起去到老師那裡學習技藝，不久之後就學會了技藝，向老師告辭後，一

¹⁰² 在一本僧伽羅古義注 “Heḷaṭuvā” 中將魔羅之花解釋為五欲之繩索，即煩惱。

¹⁰³ 其他地方也有寫作 Viḍūḍabha（毘琉璃）的。

起離開回到了各自的地方。

他們當中的波斯匿童子向父親展示了技藝過後，他父親很高興，給他灌頂成為國王。摩訶利童子向離車族人展示技藝時勇猛過度，[導致]他的眼睛失明了。離車王族們[就說:]“哎呀，我們老師的眼睛壞掉了，我們不要拋棄他，我們將照顧好他。”給了他一座有十萬[稅收]的城門。他就住在那裡教五百離車王子技藝。

末羅王族將每六十根竹子做成一捆，中間插上鐵釘，[做了]六十捆吊起來放著，說“讓他砍這個”，他升到八十肘的高度在空中拿著劍去砍。他聽到最後一捆的鐵釘[發出]“嘰銳”的聲音後，問“那是什麼？”知道了每一捆裡面都放置了鐵釘後，丟掉劍開始哭泣說：“我這麼多的親戚朋友，沒有一個對我有情意，而將這件事告訴我。假如我知道的話，我就不會在砍斷時讓鐵釘發出任何聲音。”然後跟父母說：“我要把所有這些人殺了做王。”他們跟他說：“親愛的，王位是世襲的，這樣做是得不到的。”被種種方式勸阻後，[他說]“那我就去我朋友那裡”，來到了舍衛城。

憍薩羅王波斯匿聽到他來了後就前去迎接，非常恭敬將他迎請入城立為將軍。他命人把父母請過來也在那裡住了下來。一天國王站在宮殿上層往街上看時，看到了正前往給孤獨長者、小給孤獨長者、毘舍佉、蘇巴瓦沙¹⁰⁴

(Suppavāsā) 他們家中固定應供的數千比丘，就問：

“聖尊們，你們去哪裡？”

“大王，每天有兩千比丘為了[接受]恒常食、行籌食、

¹⁰⁴ 佛陀八十大弟子中勝妙布施第一的在家女弟子。

病者食等等去給孤獨長者家，小給孤獨長者家五百，毘舍佉、蘇巴瓦沙家也一樣。”[他們]說。

於是[國王]自己也想招待比丘僧團，就去到寺院邀請了導師連同千名比丘，親手供養了七天，在第七天向導師禮敬過後說：

“尊者，[今後]恒常和五百比丘在我這獲取施食吧。”

“大王，諸佛不在一個地方恒常獲取施食，許多人期盼佛陀去[他們那]。”

“那就派一位比丘恒常[來]吧。”

導師把這個任務交給了阿難長老。國王在比丘僧團到來時拿了鉢後，沒有交代[其他人]“[誰]拿食物去招待這些[比丘們]吧”，就親自招待了七天，在第八天心煩意亂，怠惰而沒有服務。在王宮裡沒有敕令安排座位的話，比丘們是得不到[誰來]安排他們坐下而接受食物招待的，[想著]“我們不能留在這裡了”，許多比丘離開了。國王第二天又怠惰[沒有招待]，第二天也有很多比丘離開了。第三天還是怠惰，那天除了阿難長老一人外，其他比丘都離開了。具德者們是理性行事的，他們守護諸家的信心。舍利弗長老和摩訶目犍連長老是如來的兩位上首弟子，差摩（*Khemā*）和蓮花色

（*uppalavaṇṇā*）是兩位女上首弟子，優婆塞中質多（*Citta*）居士和住在阿羅毘的（*ālavī*）的如手（*Hatthaka*）是兩位上首優婆塞，優婆夷中有韋魯甘踏積難陀母

（*veḷukaṇṭhakī nandamātā*）、久壽多羅（*Khujjuttarā*）是兩位上首優婆夷。以這八人為首已達[聖弟子]之位元的所有弟子都是部分圓滿了十波羅蜜的大功德者，具備大願。阿難長老

也圓滿了十萬劫的波羅蜜，是已發願的大功德者，理性地站著守護俗家的信心。他們只給他一個人提供座位，然後用食物招待他。

國王在比丘們到來的時間前來，看到主食、副食都放在那裡沒動，就問：

“聖尊們怎麼沒有來？”

當聽到“只有阿難長老一個人來了，大王。”

“他們浪費了我這麼多食物。”他對比丘們生起了憤怒而去到導師面前：

“尊者，我準備了五百比丘的施食，只有阿難長老一個人來了，準備好的食物都原封不動地在那裡，五百比丘都不想來我家，這是為什麼？”

導師沒有說比丘們的過失，“大王，我的弟子們對你沒有信心，因此沒有去了。”然後，為了開示不親近和親近諸家之事，[佛陀]招呼比丘們，說了這部經：

“諸比丘，具足九分之家未前往者不宜前往，前往後不宜近坐。哪九分？他們不合意地起迎，不合意地禮敬，不合意地請坐，他們隱藏已有的，有很多也只給一點點，有殊妙的也只給粗鄙的，他們不恭敬地施予而非恭敬，不為聽法而近坐，他們不欲聽聞所說。諸比丘，具足這九分之家未前往者不宜前往，前往後不宜近坐。

“諸比丘，具足九分之家未前往者宜前往，前往後宜近坐。哪九分？他們合意地起迎，合意地禮敬，合意地請坐，他們不隱藏已有的，有很多他們就給很多，有殊妙的就給殊妙的，他們恭敬地施予而非不恭敬，為聽法而近坐，他們欲聽聞所說。諸比丘，具足這九分之家未前往者宜前往，前往

後宜近坐。”（《增支部》第 9 集第 17 經）

“如此，大王，我的弟子們對你沒有信心，因此就不會去。古時候的智者在不值得信賴的地方即便被恭敬地服侍，哪怕將死般的感受生起也要去值得信賴的地方。”

國王問：“什麼時候，尊者？”[佛陀]說出了過去的事。

從前在波羅奈梵授王統治時，有位叫做給薩瓦

（Kesava）的國王捨棄了王位後出家成為隱士。他的五百隨眾也跟隨出家了。他得名叫給薩瓦苦行者。為他製作首飾名叫咖巴果（Kappako）的隨從也跟隨出家，成為了[他的]侍者。給薩瓦苦行者和隨從一起在喜馬拉雅住了八個月後，在雨季到來時，為了獲得鹽、酸之物進入波羅奈托鉢。那時，國王看到他生起了信心，征得了他的同意，讓他四個月住在自己的附近。然後安排他們住在一個園林裡，國王早晚都親自去侍奉他。其餘的苦行者住了幾天後，被大象等聲音所煩擾，生起了厭煩，[說：]

“老師，我們煩了，我們要走了。”

“去哪裡，徒兒們？”

“喜馬拉雅，師父。”

“國王在我們來的那天就獲得了我們的同意，要我們在這裡住四個月，你們怎麼能走呢，徒兒們？”

“您都沒有告訴我們就給予了許可，我們沒法住在這裡，我們會住在離這不遠，能聽到您的消息的一個地方。”禮敬後他們就離開了，留下老師和侍者咖巴[果]。國王來侍奉時，問道：“[其他]聖尊們在哪裡？”[隱士]回答：“所有人說‘我們煩了’後去了喜馬拉雅山，大王。”咖巴果不久後也

煩了，老師數數挽留後，他也說“我不行了”便離開了。他去到其他人那裡，住在能聽到老師消息的不遠處。後來，老師想念侍者，得了胃病。國王派醫生去治療，病沒有好。苦行者就說：

“大王，您希望我的疾病痊癒嗎？”

“尊者，如果我可以的話，我要讓馬上就您安樂。”

“大王，如果您想我安樂，就把我送到我的侍者那裡去吧。”

國王：“好的，尊者。”

讓他躺在床上，派了那羅陀（Nārada）為首的四位大臣[護送]：“你們知道我聖尊的情況後，就送個信給我吧。”

當侍者咖巴[果]聽到老師來了，就前去迎接，[老師]對他說：“[大家都住在]哪裡？”他回答：“他們在某某地方。”他們聽到老師來了後，就在那裡集合，給老師提供熱水和種種水果。就在此刻他的疾病平息了，幾天後就[恢復了]金色的膚色。然後那羅陀就問他：

“捨棄彼人王，可滿諸願者，
何故具福僧，樂咖巴草屋。”

“甜蜜又愉悅，樹木悅心意，那羅陀啊，
咖巴之所說，善語悅我意。”

“曾嘗粳米飯，佐之以淨肉，
為何喜好此，無鹽稗子飯。”

“美味或寡味，無論多或少，
應於信處食，信賴最上味。”

（《本生》上冊第四篇第 181-184 偈）

導師說完這個開示後，聯繫本生說：“那時的國王就是目犍連，那羅陀就是舍利弗，侍者咖巴[果]就是阿難，給薩瓦苦行者就是我。”然後[對國王]說：“大王，如此般，過去的智者在遭受死亡的感受時，也都去到信賴的地方。我想我的弟子在你那裡沒有獲得信心。”

國王心想：“應該讓比丘僧團對我生起信心。我要怎樣做呢？應該從佛陀的親族中娶一個女兒到我家來，這樣年輕[比丘們]和沙彌們就會[想]‘佛陀的親戚國王’，從而對我生起信心，便經常會來。”於是他給釋迦族送去信息：“請給我一個女兒。”

“你們問了是誰家的女兒後，知道了就回來吧。”說完命使者[送信去了]。使者們去了後向釋迦族請求要一個女兒。他們集合到一起商量：“國王盟友眾多，如果我們不給的話他將摧毀我們，然而[他]和我們的家族種姓不相配，該怎麼辦呢？”大名王（Mahānāma）就說：“我有個婢女[和我]生了一個女兒，名叫雨日蓋剎帝利女（Vāsabhakhattiyā），相貌美麗，我們把她給[他]。”然後告訴使者：“好的，我們會給國王一個女孩。”

“她是誰的女兒？”

“佛陀的叔父之子大名釋迦子的女兒名叫雨日蓋剎帝利女。”

他們去告訴了國王。國王[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很好，你們迅速接來。剎帝利們很傲慢，可能會給一個婢女的女兒，你們[看到她]和父親在一個盤子裡吃飯就[把她]帶來

吧。”把[他們]派去。

他們去了後，說：“大王，[我們的]國王希望你們在一起吃飯。”

大名[說：]“好的，朋友們。”命人把她妝扮一番後，在自己吃飯的時候把她叫來，讓他們看到自己和她在一起吃飯過後，[把她]交給了使者們。他們帶著她去到舍衛城後，把事情經過告訴了國王。國王心滿意足地把她置為五百嬪妃之首，灌頂成為了王后。不久後她就生下了一個金色的兒子。

然後在給他取名的那天，國王給孩子的祖父送去資訊：“釋迦族公主雨日蓋剎帝利女生了一個兒子，我們給他起名叫什麼？”但帶信去的那位大臣有點耳背，他前去向太上皇彙報了，[太上皇]他聽了後說：“雨日蓋剎帝利女就是不生兒子也勝過了所有人，現在她更將成為國王極喜愛的。”耳聾的大臣錯把喜愛（*vallabha*）聽成了維嚩毒跋（*Viṭaṭūbha*），記好後去到國王那裡，說：“大王，聽說給孩子起名叫維嚩毒跋（毘琉璃）。”國王心想：“一定是我們家族的一個古老的名字。”然後就以此起名。在他還年幼的時候，國王[想著]“我要讓導師高興”就把他立為了將軍。

他以王子的身份長大到七歲的時候，看到其他孩子的外公家裡送來象、馬之類的玩偶，就問媽媽：“媽媽，其他人外公家[給他們]送來了禮物，怎麼我的[外公家]什麼也沒送？你是不是沒有父母啊？”然後她就騙他[說：]“寶貝，你釋迦王族的外公住的很遠，所以他們什麼也沒有送。”

十六歲的時候他又說：“媽媽，我想去外公家看看。”“夠了，寶貝，去那裡做什麼！”被阻止後，他還是一而再地乞

求。然後他媽媽就同意了：“那你就去吧。”他稟告父親後就和眾多隨從出發了。兩日蓋剎帝利女提前派人送去信息：“我在這裡住的很好，主人們請不要讓他們看到任何內幕。”釋迦族人知道毘琉璃來了後，[覺得]“我們不可能禮敬[他]”，於是他們把比他更年幼的孩子都送到了鄉下。當他來到迦毗羅衛城（Kapilapura）時，他們都在議事廳集合。男孩到了後在那裡站著。

然後他們讓他禮敬：“孩子，這個是你外公，這個是舅父。”他一邊走一邊禮敬了所有人過後，發現沒有一個人禮敬自己，就問：“怎麼沒有人禮敬我呢？”釋迦族人說：“孩子，比你年幼的孩子們都去了鄉下。”然後極好地款待了他。他住了幾天過後就和大隊隨從出發了。那個時候，一個婢女在議事廳罵罵咧咧地用牛奶和水洗他坐過的木板（座位）：“這是婢女兩日蓋剎帝利女之子的座位。”

有個人忘了他的武器，回頭去拿時聽到了[她]辱罵毘琉璃童子的聲音，然後他詢問了此事，得知了“兩日蓋剎帝利女是釋迦族的大名和婢女所生的”後在軍中談論，引起了很大的喧嘩：“聽說兩日蓋剎帝利女是婢女之女哦。”毘琉璃聽說後，在心裡發誓：“既然他們用牛奶水洗我的座位，那等我得登王位後，我要用他們喉嚨裡的血來清洗我的座位。”

當他們到達舍衛城時，大臣們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國王。國王對釋迦族人生起了憤怒“他們把婢女之女給我”，然後把授予兩日蓋剎帝利女以及她兒子的待遇都奪走了，以奴僕和婢女應得的方式來對待他們。

幾天過後，導師去到國王的住所，在為他準備的座位上

坐下。國王來禮敬過後說：“尊者，據說您的親族們把婢女之女給了我，因此我把她連同她兒子的待遇都奪去了，以奴僕和婢女應得的方式對待[他們]。”導師說：“大王，釋迦族人的所作所為是不適當，他們應該給你相同出身的[女孩]，但是，大王，我說雨日蓋剎帝利女是剎帝利王族之女，有在剎帝利王家中獲得灌頂。毘琉璃也是剎帝利國王所生，為什麼要依母親的族系呢，應以父親的族系為準。古時候的智者們將一個貧窮的采薪女立為王后，她所生的兒子成為了十二由旬的波羅奈的國王，名叫運薪王。”說出了《采薪女本生》¹⁰⁵（《本生》1.1.7, *Kaṭṭhahārijātaka*）。

國王聽了開示後對“應以父親的族系為準”感到滿意，恢復了雨日蓋剎帝利女和她兒子之前的待遇。

班荼喇將軍的妻子，是拘尸那揭羅城末羅王族之女，名叫茉莉（*Mallikā*），[結婚]很久都沒有生子。於是班荼喇就趕她

¹⁰⁵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7 篇），波羅奈國王（後來的淨飯王）一天去園林遊玩，看到一位采薪女（後來的摩訶摩耶，摩耶夫人），對其生起愛欲，與之同居，令其受孕。當采薪女告知她已懷孕之事後，國王在離開前給了她一枚戒指，告訴她，如果生下一名女孩就賣掉戒指撫養，如果生下的是男孩就帶著戒指來找他。後來采薪女生下了菩薩，當菩薩長大到能到處跑的時候，因沒有父親而在遊樂場被其他人打，於是他詢問母親自己的父親是誰。當他得知自己生世後，要求前往見父親。於是菩薩母親帶著菩薩和國王給的戒指來到國王面前，然而國王礙於臉面不願當眾承認菩薩是他的兒子。於是菩薩母親用真實語發誓“如果這是國王的兒子就讓他停在空中，如果不是就掉下來摔死”，然後抓住兒子的雙腳拋向空中，菩薩便坐在空中向父親說法。國王便接受了他，並立他為儲君，立菩薩母親為皇后。國王過世後菩薩便繼位為王。

走：“回娘家去吧！”她[想：]“見完導師我才走。”去到祇陀林禮敬完如來後站著，[佛陀]說：

“你去哪裡？”

[她]回答：“尊者，丈夫打發我回娘家。”

“為什麼？”

“說我不孕不育。”

“如果是這樣，就不必去[娘家]了，回去吧。”

她高興地禮敬完導師後回去家裡。[她丈夫]說：“你怎麼回來了？”[她]回答：“十力（佛陀）讓我回來的。”班荼喇[心想：]“具遠見者應該是看到什麼原因了。”就同意了。不久後她就懷上了，然後生起了一個欲望，說：

“我生起了一個欲望。”

“什麼欲望？”

“我想下到毘舍離城皇家灌頂池中去洗澡、喝水，夫君。”

班荼喇說：“好的。”然後拿上一把千鈞之弓，準備好戰車，從舍衛城出發，途經布施給了離車族人摩訶利的城門，進入毘舍離。離車族人摩訶利正住在城門附近。他聽到戰車撞擊[城門]門檻的聲音後說：“那是班荼喇的戰車的聲音，今天離車子們有怖畏要現起了。”

水池的內外都有重兵保護，上面鋪了一張銅網，連鳥都飛不進去。班荼喇將軍從戰車上下來，用杖把守衛們都趕走了，把銅網割開後，讓妻子進到池子裡去洗澡，自己也在裡面洗澡，然後再登上戰車出城後從原路返回。那些守衛的人們[把事情]告訴了離車王族們。離車王族們憤怒地登上五百

輛戰車後，[決心]“我們要抓住班荼喇末羅子”而出發了。他們把事情告訴了摩訶利。摩訶利說：“你們不要去，他會把你們都幹掉。”他們還是說：“我們依舊要去。”[摩訶利囑咐道：]“那你們看到他的戰車陷入大地到車輪軸的程度時就回頭吧，如果沒有回頭你們會聽到前面有霹靂般的聲音，就在那裡回頭。沒有在那裡回頭的話，你們將在你們的戰車車軛上看到一個孔，就在那裡回頭吧，不要再往前走了。”他們聽了他的話後沒有回轉，還是去追捕他。

茉莉看到[他們]後，說：“夫君，出現了一些戰車。”

“那就在[他們排成一行]看起來像一輛車的時候告訴我。”

到了所有的戰車看上去像一輛一般的那個時候，她說：“夫君，看上去就像只有一個車頭了。”

班荼喇[說：]“那你就抓住這韁繩。”把繩子給她後，他站在戰車上準備好弓，戰車的輪子就陷入大地到了車軸的程度。

離車子們看到這個後依舊沒有回頭。又走了一點距離後他把弓拉上，發出霹靂般的聲音。那時他們還沒有回頭，繼續往前追趕。班荼喇就站在車上射出一支箭，它在五百輛戰車車頭上留下一個窟窿並在綁腰帶的位置穿透了五百[離車]王，然後射入了大地。他們不知道自己被射中了，還喊著追趕：“站住，嘿，站住，嘿。”

班荼喇停下戰車後說：“你們一群死人，我不和死人打。”

“沒有死人像我們這樣的。”

“那你們把所有人中的第一個的腰帶解開吧。”

他們[把他的腰帶]解開了。他一解開就死了，然後倒下。這時他跟他們所有人說：“你們也都一樣，回到自己家裡安排[後事]吧，囑咐好妻兒後再解開盔甲。”他們這樣做了過後，所有人都死了。班茶喇就帶著茉莉到了舍衛城。

茉莉生了十六對雙胞胎兒子。所有人都勇武有力，學完了所有的技藝。每一個都有一千名隨從。他們和父親一起去到王宮時，把王宮都擠滿了。

然後有一天，在一個不公正的案件審理中敗訴的人們，看到班茶喇來了後，大聲哭喊著把斷案的大臣們不公正斷案的事情告訴了他。他去到法庭，仔細調查了該案件，將[所涉財產的]主人判為主人。人群發出了大聲的讚歎聲。國王[聽到後]問道：“這是什麼[聲音]？”聽說那件事情後很滿意，把所有那些[判案的]大臣們都免職了，就讓班茶喇來負責審理案件。他從此開始公正地審理著案件。從此後，之前那些判案的大臣們就收不到任何賄賂，變得收入微薄了。他們就在王宮裡[散播謠言來]製造分裂“班茶喇窺覬王位”。國王相信了他們的言論，心不能安定了。

“就在這裡[把他]殺死的話，[人們]會譴責我。”再三思索過後，雇人在邊界上製造暴亂，然後招來班茶喇，派遣他：“聽說邊界上有動亂，你和兒子們去，抓捕盜賊們。”還派了其他許多強力的軍人和他一起，並[命他們:]“在那裡把他和三十二個兒子的頭砍下帶回來。”他們一到達邊界，被雇傭的盜賊[聽到]“據說將軍來了”，就都跑了。他安定平息了那個地方後回程了。

就在離城不遠的地方，那些軍人把他連同兒子們的頭都

砍了下來。那天茉莉邀請了五百比丘連同兩位上首弟子。就在上午她收到一封送來的信：“你丈夫和兒子們被砍頭了。”她得知這件事情後什麼也沒有說，把信放在腰間，依舊招待比丘僧團。然後在她的婢女們給完比丘們鉢食後，拿來酥油罐子的時候，在長老面前把酥油罐子打破了。法將（舍利弗尊者）說：“破滅之法已破裂，請勿慮。”她從腰間取出信，說：“‘三十二個兒子連同[他們的]父親被砍頭了。’他們給我送來了這封信，我聽說了此事都沒有想什麼，酥油罐子破了我又怎會想什麼，尊者。”法將（舍利弗）以“無相、未了知，此為人之命”開頭（《經集》第 579 偈）開示過後，從座位起來回寺院去了。

她叫來三十二個兒媳婦，教誡道：“你們的丈夫們是清白的，[只是]領受了他們自己過去的業果，你們不要悲傷，不要哀痛，不要對國王懷有瞋意。”

國王的間諜們聽了這個談論後，去把她們無瞋的狀態告訴了國王。國王[得知後]震驚不已，去到她們住所，向茉莉和兒媳婦們請求原諒並許諾了茉莉一個恩賜。她說：“恩賜我已接受。”然後在他離開時祭奠了亡靈，洗完澡後去到國王那裡禮敬後，說：“大王，您給了我一個恩賜，我並無他求，請允許我和三十二個兒媳婦回到我們的娘家吧。”國王同意了。她把三十二個兒媳婦送回各自的家裡，自己也回到了拘尸那揭羅城的娘家。

國王把班荼喇將軍的外甥長作行（Dīghakārāyana）立為了將軍，然而他卻[想著]“這個人殺死了我的舅父”而伺機尋求[報復]國王的機會。國王自從殺了無辜的班荼喇將軍後就充滿懊悔，內心沒了快樂，也享受不到國王之樂。那個時

候導師住在釋迦族一個名叫彌婁離（*Medālupa*）的鎮子裡。國王去到那裡後，在離僧園不遠的地方紮營，“我要和少量隨從去禮敬導師”，去到寺院後將五個王權的標誌¹⁰⁶給了長作行，然後一個人進入香室。[接下來的]一切如《法潔地經》（*Dhammacetiyaṣuttaṃ*，〈中部〉）中所說。

在他進入香室時，長作行拿了那五個王權的標誌將毘琉璃立為國王，給[老]國王留下一匹馬和一個侍女後回去了舍衛城。[老]國王和導師歡喜地交談過後，禮敬完導師，出來沒有看到軍隊，詢問了那位婦女，聽說了所發生的事情後，[想]“我要帶上外甥去抓住毘琉璃”，去到王舍城時過了[關城門的]時間，城門關閉了，就在一個大廳裡躺下，由於風、熱和疲勞的關係夜裡就死在那裡了。天亮後，“大王，憍薩羅王您成為孤苦無依者了啊。”[人們]聽了這個女人悲歎的聲音後告訴了[馬格特國]國王（未生怨王）。國王為他舅父舉行了盛大的葬禮。

毘琉璃即位後，憶起了那個仇恨“我要殺死所有釋迦族人”，率領大軍出發了。那天導師在清晨觀察整個世間的時候，看到了親族們的破滅，想到“應為親族們做點什麼”，午前托鉢過後回到香室獅子臥[休息]，然後在黃昏時分乘空而去，在迦毗羅衛（*Kapilavatthu*）附近一棵樹蔭斑駁的樹下坐下。離那裡[不遠處]毘琉璃的國界上有棵樹蔭茂密的尼拘律（榕）樹。毘琉璃看到導師後上前禮敬，然後說：

¹⁰⁶ 王冠、寶劍、華蓋、拖鞋和犛牛尾拂。

“尊者，您怎麼在如此炎熱的時候坐在這棵樹蔭斑駁的樹下？去那邊那棵樹蔭茂密的尼拘律樹下坐吧，尊者。”

“是哦，大王，親族的庇蔭是涼爽的。”

[毘琉璃]心想：“導師是來保護親族的。”禮敬完導師過後就掉頭回了舍衛城。導師也飛身回了祇陀林。

國王憶起對釋迦族的瞋恨，第二次出發後又在那裡看到導師後掉頭回去了。第三次又是這樣看到導師後掉頭回去了。然而第四次他出發的時候，導師看到釋迦族過去有一天在河裡投毒的惡業，知道[這個業的成熟]已無法阻擋了，於是第四次就沒有去了。毘琉璃[想著]“我要消滅釋迦族”，和龐大的軍隊出發了。

然而佛陀的親族們是不殺生者，即便自己死去也不會奪取他人的生命。他們想：“我們都是武藝精湛善於射箭的弓箭手，但我們不可能為了自己而奪取他人的生命，我們要展示自己的技術然後趕走[他們]。”他們穿上盔甲出去開始戰鬥。他們射出的箭射進毘琉璃的隊伍中間，從盾牌之間和耳孔[旁邊]等穿出。毘琉璃看到後[想：]“他們不是說‘我們釋迦族人不殺生’嗎？然而卻在殺我的人！”

這個時候他的一個屬下說：“主人，你為什麼轉過來看？”

“釋迦族人在殺我的人。”

“您的手下沒有誰死了。來讓他們清點一下[人數]吧。”

他們清點時，發現一個都沒少。他掉轉過後說：“凡是那些說‘我是釋迦族人’的，你們全部殺死，但是外公大名釋迦子旁邊的人你們留下性命。”釋迦族們找不到可抓的東西，於是[其中]有一些咬住草，有一些握住蘆葦站著。被問及

“你們是釋迦族人不？”時，由於他們即便死也不妄語，因此站著咬住草的就說“[這個]不是釋迦，是草”。抓住蘆葦站著的就說“[這個]不是釋迦，是蘆葦”。大名[王]旁邊站著的也都活下來了。他們當中那些咬住草站著[活下來]的就得名“草釋迦”，抓住蘆葦站著[活下來]的就得名“蘆葦釋迦”。其餘的人毘琉璃連尚在喝奶的嬰兒都沒放過，把他們全都殺死了，引起血流成河，叫人用他們喉嚨裡的血洗他的木板（座位）。如此釋迦族就被毘琉璃給滅了。

他叫人抓住大名釋迦子後回去了。[然後他心想：]“早餐時間，我要用早餐了。”在一個地方[從坐騎上]下來。當食物端上來時，他命人去叫他外公“我們一起吃吧”。然而刹帝利們即便是捨棄生命也不會和婢女之子一起用餐。因此大名[王]看到一個水池後說：

“我的身體髒了，我要去洗一下，孫兒。”

“好的，外公，你去洗吧。”

他[心想：]“我不跟他一起吃飯的話會被殺死，我自己殺了自己更好些。”就散開頭髮在頂部打個結，把大腳拇指插進頭髮裡，然後潛入水中。由於他功德的威力龍宮都熱了起來。“這是怎麼回事？”龍王查看的時候知道了他，去到他面前讓他坐在自己的頸部把他帶進龍宮。他就在那裡住了十二年。

毘琉璃坐著[想：]“我外公就要出來了，就要出來了。”卻一直沒有出來。在那裡等了很久後，命人在池塘裡尋找，然後又憑藉燭光在人群裡查找，也沒有看到，[覺得]“他應該是走了”，就出發了。

晚上的時候，他來到了阿致羅筏底河，就駐紮在那裡。有一些人睡在河中間的沙灘上，有一些睡在外面陸地上，睡在[河]裡的人有的之前沒有造[殺害釋迦族的]惡業，而睡在外面的人有的之前有造[殺害釋迦族的]惡業。[晚上]他們睡的地方出現很多螞蟻。他們[由於]“我睡的地方有螞蟻，我睡的地方有螞蟻”就起來了，沒有做惡業的就上去到陸地上睡，有做惡業的就下到沙灘上去睡了。這個時候烏雲密佈下起了大雨。河裡發起了洪水把毘琉璃和他[沙灘上]的人們沖進了大海。所有人在那裡成為了魚鱉們的食物。

人們生起了這樣的談論：“釋迦族人死得不應該，‘釋迦族人像這樣被打擊搗毀後殺死’這是不應該的。”導師聽到這個談論後說：“諸比丘，從今生來看的話，釋迦族這樣死無論如何也是不應該的，然而他們得到的是和過去惡業相應的[果報]而已。”

“那尊者，他們過去做了什麼？”

“他們曾一起在河裡投毒。”

又一天，比丘們在法堂裡生起了談論：“毘琉璃殺了這麼多釋迦族人後，還沒達到自己心願的頂峰就和這麼多人成為了大海裡的魚鱉之食。”導師來問道：“諸比丘，你們坐在一起談論何事？”他們說：“[談論]此事。”[導師]說：“這些眾生們還沒達到他們欲望的頂端，就像洪水淹沒睡著的村莊一般，被死王切斷命根後，落入四惡道的海洋中。”然後誦出了以下偈頌：

47.

Pupphāni heva pacinantam, byāsattamanasam naram;
Suttam gāmaṃ mahoghova, maccu ādāya gacchati.

採集諸花者，其人心愛著；
如瀑流睡村，死神捉將去。

在此[偈頌中]，“其人心愛著”（*byāsattamanasaṃ naraṃ*）是對已獲得的或沒有獲得的[事物]心有愛著者。這是說，猶如花匠進入花園後[想著]“我要採集花”在那裡摘取花後，對其他植物生起欲望，在整個花園都生起欲求之心。[想著]“我要從這一堆、那一堆裡採集花”，還沒在那裡摘取就又把心轉向了其他地方，他就這樣放逸地走著採花。

如此般，某人下到好似一個花園的五欲當中，獲取了悅意的色過後，又渴望悅意的聲、香、味、觸中的某一個；或者在其他這些[聲、香、味、觸]當中獲取某一個後又渴望另一個；或者獲取色以後，不渴望其他的，只是享受這個；或者對於聲等中的某一個[也如此]。對於奶牛、水牛、女僕、男僕、田、土地、村莊、市鎮、國土等也是同理。對於出家人而言[則是]房舍、寺院、鉢、衣等。如此般，只是採摘所謂的五欲之花，對獲得了的或者沒有獲得的欲樂目標，懷有愛著的人[就是‘其人心愛著’所指的]。

“睡村”（*Suttaṃ gāmaṃ*），村莊的房子、牆壁等並無睡眠，而是以沉睡放逸的眾生，稱其為睡著的。

死神如同兩三由旬寬和深的洪水，將如此般的睡村沖走。正如洪水將整個村莊，女人、男人、奶牛、水牛、雞等，沒有任何遺留，全部沖進大海成為魚蟹的食物。如此般，心懷愛著的人被死神帶走，切斷命根後，沉入四惡道之海。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三、毘琉璃的故事[終]。

4. 敬夫童女的故事

Patipūjīkakumārivatthu

“[採集]諸花……”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時，就名為敬夫（**Patipūjīkā**）的女孩而說的。事情始於忉利天。

據說在那裡有位名叫佩華（**Mālabhārī**）的天子，在一千名天女的圍繞下進入到花園裡。五百名天女升到樹上摘花丟下來，五百名天女抓住花後妝扮天子。她們當中有一位天女就在樹枝上死了，身體如燈焰般消逝了。她投生在了舍衛城一個家庭裡，出生時就能憶起她的過去生，記得“我是佩華天子的妻子”。她長大時每當做完香、花等的供養後，都發願投生到[前世]丈夫的身邊。

十六歲的時候，她嫁到了另一個家庭，也是每當做了行籌食、半月食、安居[食]等的供養後，都說：“願此成為我投生到[前世]丈夫身邊的助緣。”然後比丘們[說：]“這個女孩子一舉一動只是發願[投生到]丈夫[身邊]”。就給她起名叫“敬夫”。

她經常照看食堂，提供水和座位。當其他人想要供養行籌食等，就說“女士，願您把這些也供養給比丘僧團”，帶來給她。她以這種方式來往一次就獲得五十六件善法（《法集

論》1；《法集論義注》1Yevāpanakavaṇṇanā）。[後來]她懷上了，十個月後生下一個兒子。在他會走路的時候又有了一個，[一共]得到了四個兒子。一天在她做完供養和禮敬，聽完法，受持了戒，在那天快結束的時候，生起了某種疾病死了，投生到了她[前世]丈夫身邊。其他[天女們]這麼長時間裡都還在妝扮天子。天子看到她後說：

“一早就看不見你了，你去哪裡了？”

“我死了，夫君。”

“你說什麼？”

“就是這樣，夫君。”

“你投生哪裡了？”

“舍衛城一個家庭裡。”

“你在那裡待了多長時間？”

“[懷了]十個月後從母胎裡生下來，十六歲的時候嫁到另一個家庭裡，然後生了四個兒子，做了布施等功德就發願來您這裡，然後就投生到您面前了，夫君。”

“人類的壽命有多長？”

“百年之久。”

“就這麼長？”

“是的，夫君。”

“投生為人獲得這麼長的壽命後，他們是睡覺、放逸地度日，還是[努力]做布施等功德呢？”

“你說什麼，夫君！人類就像生有無限的壽命一般，就像不會老不會死一般，恒常放逸。”

佩華天子生起了大悚懼“他們投生成人[僅]獲得百年之

壽，[還]放逸地眠臥，那他們何時才能從苦中解脫呢？”

而人間一百年是忉利天的一晝夜，這樣的三十個[晝]夜為一月，這樣的十二個月為一年，[他們]壽長為這樣的一千天年，以人間[的時間]計算是三千六百萬年。因此[人的壽長]對於天子而言，連一天都沒有，只相當於片刻的時間而已。對如此短壽的人類而言放逸是極不適宜的。

第二天比丘們入村[托鉢]過後，發現食堂沒人打理，沒人提供座位，也沒有提供水，他們就問：

“敬夫哪去了？”

“尊者，你們哪能見得到她，昨天在聖尊們吃完飯走了後，黃昏時分就死了。”

聽到這個後，凡夫比丘們想起她的幫助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淚。漏盡者們則生起了法悚懼。他們在用餐過後去到寺院，禮敬了導師，然後問道：“尊者，名叫敬夫的優婆夷做了種種功德都只發願[回到]丈夫[身邊]，現在她死了，她投生哪裡了呢？”

“就[投生到了]她自己的丈夫身邊，諸比丘。”

“沒有在[她]丈夫的身邊啊，尊者。”

“諸比丘，她不是發願這位丈夫，是在忉利天名為佩華天子的丈夫，[前世]她是從為他妝扮花的那裡死去的，[現在]又投生去了他身邊。”

“是這樣，尊者？”

“是的，諸比丘。”

“哎呀，尊者，眾生的生命短暫啊，早上還在招待我們，傍晚就生病死了。”

導師：“是的，諸比丘，眾生生命確實短暫，這些眾生在

諸多事欲和煩惱欲上尚未滿足就悲號哭泣著被死亡帶走了。”
說完誦出了以下偈頌：

48.

Pupphāni heva pacinantam, byāsattamanasaṃ naraṃ;
Atittamaṃeva kāmesu, antako kurute vasaṃ.

正如采諸花，其人心愛著；
諸欲未滿足，即為死魔伏。

在此[偈頌中]，“正如采諸花”（Pupphāni heva pacinantam），猶如花匠在花園裡[採集]種種花一般，（一個人）採集關涉自身和關涉資具（外在用品）的諸欲樂之花。

“其人心愛著”（byāsattamanasaṃ naraṃ），在尚未獲得的事物上熱望之，在已成就的事物上貪戀之，以種種方式，其人心執著。

“諸欲未滿足”（Atittamaṃeva kāmesu），在種種事欲和煩惱欲上，尋求、獲取、享受、儲存都未滿足。

“為死魔所伏”（antako kurute vasaṃ），意思是，名為終結者的死亡[將其]哀號哭泣著抓住帶到自己的控制領域。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成就了人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四、敬夫童女的故事[終]。

5. 慳吝橋尸迦財主的故事

Macchariyakosiyasetṭhivatthu

“猶如蜂採花……”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時，就慳吝憍尸迦財主（Macchariyakosiya）而說的。他的故事始於王舍城。

據說離王舍城不遠有一個名叫敬重（Sakkāra）的鎮子。那裡住著一個名叫慳吝憍尸迦的財主坐擁八億財產。他連草尖之量的油滴也不布施他人，自己也不享用。他的這些財富既沒有給兒女帶來利益，也沒有給沙門、婆羅門帶來利益，就像一個被羅剎鬼佔據的水池一般，在那裡毫無用處。

一天導師在黎明時分從大悲定中出定觀察整個世界尋找可證悟的親族時，看到了住在距離四十五由旬遠的財主和他妻子有證得入流果的近因。在那前一天，他為侍奉國王去到王宮，侍奉完國王回來的時候看到一個饑餓的鄉下人在吃一塊大麥煎餅，就在那裡他生起了想吃的欲望，回到自己家後，心想：“如果我說我想吃煎餅的話，許多人會想和我一起吃，這樣就將浪費我許多芝麻、米、酥油、糖等，我誰也不可告知。”於是他忍住貪欲四處走動。他走著走著[皮膚]變得蠟黃，全身筋脈畢現。後來他忍受不了貪欲了，就進入房間抱床而臥。即便都這樣了，由於害怕財產損失，他還是什麼也沒有說。

這時他妻子過來撫摸他的背問道：“您怎麼了，夫君，不舒服嗎？”

“我沒有哪裡不舒服。”

“那是國王對你生氣了？”

“國王也沒有對我生氣。”

“那麼是兒女們或者僕從、工人等對你做了什麼不如意

的事？”

“也沒有那樣的事。”

“那你是貪著什麼了？”

即便[他妻子]都這樣說了，他還是出於害怕損失財產什麼也沒說，靜靜地躺著，然後妻子對他說：“說吧，夫君，你是貪著什麼？”

他吞吞吐吐地說：“我是有所貪著。”

“貪著什麼，夫君？”

“我想吃煎餅。”

“那怎麼不跟我說呢，你是窮人不成？現在我就去煎足夠整個鎮子的人吃的煎餅。”

“你幹嘛[考慮]他們，他們應自食其力。” “這樣的話我就煎足夠一條街的人[吃]的量。” “我就知道你很富有。”

“那我就煎足夠這個家裡所有人[吃]的量。”

“我就知道你很有富有。”

“這樣的話我就只煎足夠你和妻兒們[吃]的量。”

“你幹嘛[考慮]他們？”

“那我就煎足夠你和我[吃]的量？”

“你怎麼還要？”

“這樣的話我就煎足夠你一個人的量。”

“在這裡煎的話很多人會看見。留下完整的米，你帶上碎米和爐子及鍋，拿上一點點奶、酥油、蜂蜜和糖，上到七層樓的頂樓煎吧，我就坐在那裡一個人吃。”

“好的。”她同意後叫人帶上該帶的東西上到樓上，遣走

了婢女後叫人去叫財主，他從[一樓]開始把門都關上，所有的門都拴上門門後上到第七層，把那裡的門也關上後坐下。他妻子則在爐子裡生了火，準備好鍋，開始為他煎餅。

早上導師招呼摩訶目犍連長老：“目犍連，那王舍城附近的敬重鎮裡的慳吝財主[想著：]‘我要吃煎餅’怕其他人看到正在七樓上煎餅，你去那裡把財主調伏令柔順後，讓他們兩夫妻帶著鍋、牛奶、酥油、蜂蜜和糖，然後以你的能力帶來祇陀林，今天我和五百比丘一起坐在寺院裡，將吃那餅餐。”

“好的，尊者。”長老領受了導師的話後，馬上以神通力去到那個鎮，在財主的樓房窗口，穿好下衣披好上衣，就在空中像個寶石雕像一樣站著。大財主一看到長老就膽戰心驚，“我就是怕被這樣的人看到才來這裡，[而]這個比丘從空中來了站在視窗。”他沒看到[隨手]可拿的東西，就像鹽粒丟進火裡一樣怒吼道：“沙門，站在空中要得到什麼？就算是在無蹤跡的虛空中顯示出足跡來回走也得不到。”長老就在那裡來來回回地走著。

財主說：“來回走要得到什麼？就算在空中盤腿而坐也得不到。”長老就盤腿坐著。然後他對長老說：“坐在空中要得到什麼？就是過來站在窗戶框上也得不到。”長老站在了[窗戶]框上。

[他]說：“站在[窗戶]框上要得到什麼？就是冒煙也得不到。”長老就冒出煙。整個樓都成了一團煙。財主的眼睛像被針刺一樣，然而害怕房子燒著就沒有說“你冒火也得不到”，[心想：]“這個沙門好執著，不得到是不會走的，我要給他一個餅。”對妻子說道：“賢妻，煎一個小小的餅給[這個]沙

門打發他走。”她只拿了一點點麵粉放到鍋裡，就成了一個大餅，膨脹到充滿了整個容器。

財主看到後[以為]“她抓了很多麵粉”，他就親自在勺子邊上抓了一點點麵粉放進去，出現了一個比之前更大的餅。他一再這樣地煎，而餅一個比一個大。他厭煩了，對妻子說：“賢妻，從這裡面給他一個餅吧。”她從籃子裡抓一個餅時，所有的[餅]都粘到了一起。她對財主說：“夫君，所有的餅都粘到一起了，我掰不開。”“我來。”[然而]他也做不到。他們兩人各抓一邊也扯不開。就在他和煎餅奮鬥時出了一身汗，食欲全無。然後，他就對妻子說：“夫人，我不需要這些餅了，就連籃子一起給他吧。”她帶上籃子上前給了長老。

長老給他們倆開示了佛法，講述了三寶的功德，“有施，有福（布施的功德）”令布施等的果報像空中的滿月一般顯現。聽了這個後財主內心變得明淨，說：“尊者，過來坐在椅子上吃吧。”長老說：“大財主，佛陀[計畫]‘將吃餅’和五百比丘坐在寺院裡，你要是願意，就吩咐財主夫人拿上餅和牛奶等，我引領你們去導師那裡。”

“那麼，尊者，導師目前在哪裡呢？”

“離這裡四十五由旬的祇陀林寺，大財主。”

“尊者，在不過午的情況下，這麼遠的路，我們如何去呢？”

“大財主，你們願意的話，我用我自己的神通帶領你們，你們樓房樓梯頂點是自己所在的地方，而樓梯的另一端就到了祇陀林門口，僅僅從樓上走到樓下這麼長的時間，我就[將你們]帶到祇陀林。”“好的，尊者。”他同意了。

長老令樓梯頂點保持原樣，然後決意“令樓梯底部就是祇陀林門口。”真的就成為那樣了。長老把財主和財主妻子送到了祇陀林，比從樓上下到樓下還要快。他們倆到導師面前告知了[吃飯的]時間。導師和比丘僧團一起進入到食堂，然後[導師]坐在了為佛陀準備的殊勝之座上。大財主為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供養了[滴水回向用的]施水。財主妻子也將餅放在了導師鉢裡。導師拿了夠自己滋身的量，五百比丘也都拿了[夠他們]滋身的量。財主在供養牛奶、酥油、蜂蜜、糖等時未見用盡。導師和五百比丘一起用完了餐。大財主和妻子也盡情地吃了。餅還沒見用盡。整個寺院的比丘以及吃殘食者都布施過了也不見用完。“尊者，餅沒有用完。”他們告訴世尊。[佛陀回答：]“那你們就扔到祇陀林門口吧。”然後他們將其丟在了離門口不遠的山谷裡。時至今日那個地方還以“煎餅穀”而為人知。大財主和妻子一起走近世尊，禮敬後站在一旁。世尊做了隨喜祝福。隨喜祝福結束時，兩人都證得了入流果，禮敬完導師後登上了[寺院]門口的樓梯就到了自己家的樓房裡了。

從此後財主把財產盡數用於了佛教。第二天傍晚，比丘們坐在集會堂講述長老之德：“看呐，賢友們，摩訶目犍連長老的威力，未損信、未損財，片刻之間就將慳吝的財主調伏令其柔順後，讓他帶著餅把[他們]帶到了祇陀林導師面前，令其得獲入流果，啊，大威力的長老！”

導師以天耳聽到這談話後前來，問道：“諸比丘，你們坐在一起談論何事？”他們回答：“這個事情。”

“諸比丘，不損信、不損財，調伏俗家之比丘，不令俗家疲勞、困苦，猶如花中采粉之蜂，前往後令其得解佛陀之

德，我子目犍連正如此。”稱讚完長老後，誦出了以下偈頌：

49.

**Yathāpi bhamaro pupphaṃ, vaṇṇagandhamahetṭhayaṃ;
Paleti rasamādāya, evaṃ gāme munī care.**

猶如蜂采華，不壞其色香；
取蜜而離去，牟尼亦如是，
遊經村落間。

在此[偈頌中]，“蜂”（**bhamaro**），是任何蜜蜂（字面為“制蜜者”）。

“花”（**pupphaṃ**），它在花園裡穿梭時不傷害不破壞花、[花的]顏色、[花的]香味而漫遊的意思。

“離去”（**Paleti**），這樣[飛]行過後如其所欲地喝了蜜汁後，再帶上其他釀蜜的[蜜汁]離去。它如此在密林中活動後，將那混有花粉的[蜜]汁放在某個樹洞裡，依次釀成甘甜的蜜。不因它在花園裡穿梭的緣故，而令花或者它（花）的顏色、香味受損壞。那時，[花園]一切都如初。

“如此般牟尼在村落行走”（**evaṃ gāme munī care**），意思是諸有學或無學，無家的牟尼（僧人）也如此般依次行經村落諸家間，獲取鉢食。不會因他在村落裡行走而導致諸家的信心衰退或財富衰減。[他們的]信心和財富都如初。首先，有學牟尼如此托鉢結束後，出去到村外有水的舒適處，敷展僧伽梨（雙層外衣）而坐，以[為車軸塗油以免]輪軸損壞、包紮傷口、子肉之喻等方式省思而食用[鉢食]，然後進

入如此般[適合禪修]的密林修習內在的業處，以證得四道與四沙門果。而無學牟尼則致力於現法樂住。應知他的這[入村托鉢]就如同蜜蜂釀蜜一般。然而在這裡意指的只是漏盡者。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導師說完這個開示後，為了進一步說明長老之德，又說道：“諸比丘，目犍連並非僅此次調伏了慳吝財主，過去也曾調伏他，讓他知道業與果的聯繫。”然後說出過去之事以闡明此事：

“兩個跛子俱曲手，兩人其眼皆歪斜；
二者頂上均生瘤，我不能識伊利薩。”

（《本生》1. 1. 78）¹⁰⁷

講述了這《伊利薩本生》（*illisajātakaṃ*）。

第五、慳吝僑尸迦財主的故事[終]。

6. 波婆活命者的故事

Pāveyyakājīvaka vatthu

¹⁰⁷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78 篇），慳吝財主當時是一位名叫伊利薩的慳吝財主，他手曲足跛，兩眼歪斜，頭上長有瘤子，形狀古怪。他中斷了家族布施的傳統成為了一名守財奴，他投生為帝釋天帝的父親得知後，化作他的形象去到國王那裡宣佈將其家財盡數布施，在外醉酒的伊利薩得知後極為悲憤，去到國王那裡申訴，國王將二人招來後不能區分孰真孰假，其妻兒、家僕等皆認定帝釋天帝為真財主，最後他找理髮師來認定，理髮師檢查二人頭頂後說出以上偈頌，也不能區分二人。財主極度憂悲當場昏厥。此時帝釋天帝現出真身，表明身份與來意，威脅他令其立誓“今後將多行布施”，因此而被調伏。當時的帝釋天帝就是目犍連，理髮師是菩薩，國王是阿難尊者。

“不[觀]他人過……”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時，就一名叫波婆（Pāveyya）的活命外道而說的。

據說在舍衛城有一位主婦像照顧兒子一樣，照顧著一位名叫波婆的活命外道。她鄰居家的人們聽了導師講法後回來，以種種方式讚歎佛陀之德：“啊！佛陀的開示真是絕妙啊！”她聽到對佛陀之德的談論後，想去寺院聽法，將此事告訴了活命外道：“我要去佛陀那裡，聖尊。”

“你別去！”他阻止她道。在她一而再地請求下，他還是這樣阻止[她]。她[想：]“他不讓我去寺院聽法，那我就邀請導師[過來]，然後[我]在這裡聽法。”黃昏時分把兒子叫來打發他：“去，兒子，你去邀請導師明天[來應供]。”他去的時候首先去了活命外道的住處，禮敬後坐[在一旁]。活命外道問他：

“你去哪裡？”

“媽媽叫我去邀請導師。”

“你不要去他那裡。”

“別，聖尊，我怕我媽，我要去了。”

“給他準備的供養我們倆來吃了，你別去。”

“別，聖尊，媽媽會罵我。”

“那你就去吧，但是去邀請完，不要告訴他‘我們家在某某地方或某某街道或應通過某某道路過來’，就好像[你家]住在附近一般，[假裝]從另一條道路離開，然後回來這裡。”

他聽了活命外道的話後，去到導師那裡，邀請過後，完全按照活命外道所說的方式執行，然後回到他那裡。[他]問

道：“你怎麼做的？”“都[按照您說的]做了，聖尊。”他回答道。

“你幹得漂亮，我們倆將吃給他準備的供養。”說完後，第二天一早，活命外道就去到他家裡，帶著那[小孩子]一起坐在後面房間裡。

鄰居們用新鮮的牛糞給那家塗抹過後，撒了包括黃檀花在內的五種花，給導師鋪設了十分昂貴的座位。不熟悉佛陀的人們不知道怎麼[為他]敷設座位。佛陀也不需要任何人為他指路，在菩提樹下撼動十萬個世界後成就覺悟的那天，對他而言“這條道路通向地獄，這條[通向]畜牲胎，這條[通向]鬼界，這條[通向]人間，這條[通向]天界，這條[通向]不死的大涅槃。”所有的道路都清楚明瞭。不需要有誰告訴他村莊城鎮等的道路。

因此導師清晨帶上衣鉢，去到了大優婆夷的家門口。她從家裡出來五體投地禮敬導師過後，送導師進入屋內，安排坐下後供養了水，然後呈上美味的主食和副食。優婆夷想要吃完飯的導師做隨喜回向，就拿著[導師的]鉢。導師就開始以悅耳的聲音做隨喜開示。優婆夷一邊聽法一邊讚歎：“善哉！善哉！”

活命外道就在後面房間裡坐著，聽到她聽法讚歎的聲音後無法忍受了，[心想]“如今這[優婆夷]不再是我的[信眾]了”出來後，“你完蛋了，混蛋，對他如此恭敬。”以種種方式辱罵優婆夷和導師後跑掉了。優婆夷因他的話而羞愧，變得心煩意亂，不能跟隨開示開發智慧。然後導師就對她說：

“優婆夷為什麼不能跟隨開示了？”“尊者，我的心被他的話攪亂了。”導師說：“對於如此般異類之人的言語不應在意，

對其不理會，只應看自己已做與未做的。”然後誦出了以下偈頌：

50.

Na paresaṃ vilomāni, na paresaṃ katākataṃ;
Attanova avekkheyya, katāni akatāni cā.

莫管他拂逆，以及做未做；
但觀自身行，已做與未做。

在此[偈頌中]，“莫[管]他拂逆”（Na paresaṃ vilomāni¹⁰⁸）是不要理會他人拂逆、粗惡、極其刺耳的言論。

“不[管]他人做與未做”（na paresaṃ katākataṃ），“某某優婆塞無信、無淨信，家裡連一勺施食也不布施，不[布施]行籌食等，不做袈裟等資具的布施；如此某某優婆夷無信、無淨信，家裡連一勺施食也不布施，不布施行籌食，不做袈裟等資具的布施；如此某某比丘無信、無淨信，既不做對戒師的義務，也不做對老師的義務，不做客住者的義務，不做旅程的準備，不做塔廟周邊義務，不做布薩堂的義務，不做食堂義務，不做桑拿浴室等等義務，他也不[持守]任何的頭陀支，也不喜樂於修行。”如此般他人已做與未做[之事]，不應去看。

“但觀自身”（Attanova avekkheyya），“出家人應時常省思：‘我是如何度過日日夜夜的。’”（《增支部》第 10 集第

¹⁰⁸ vilomāni 是 anuloma（隨順）的反義詞。

48 經) 憶念著這個告誡，具信而出家的良家子應如此觀照自身已做與未做[之事]：“我能否在作意‘無常、苦、無我’三相之後，從事禪修？”

開示結束時，那優婆夷證得了入流果，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六、波婆活命者的故事[終]。

7. 持傘優婆塞的故事

Chattapāṇiupāsakavatthu

“猶如鮮妙花……” 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時，就持傘優婆塞（Chattapāṇiupāsaka）而說的。在舍衛城一名叫做持傘的優婆塞是一位持三藏的不來者（三果聖者）。他早上持守了布薩後去服侍導師。對不來聖弟子而言沒有需要持守的布薩事，他們只有伴隨[聖]道而來的梵行與日中一食。因此[佛陀]說：“大王，陶工喀帝伽（Ghaṭikāra）是日中一食者、梵行者、具戒的善法者。”（《中部》中五十篇第 81 經）

不來者們就這樣自然地日中一食[過]梵行。那位優婆塞也是如此，他去到導師那裡禮敬過後，坐著聽法。這個時候，憍薩羅波斯匿王前來侍奉導師。持傘優婆塞看到他來了後，“該不該起身呢？”他心想：“我坐在至上之王面前，我看到這個次等的王，然後起身是不適宜的，國王將會對我不起身[承迎]而生氣，那即便他生氣，我也不起來。看到國王後起身就是敬重國王，而不是敬重導師了，因此我將不會

起身。”[他因此]沒有起來。

智者們看到在[他]尊敬的人們面前坐著不起身的人是不會生氣的。然而國王看到他沒有起身就懷著瞋意禮敬導師過後坐在了一旁。導師知道[他]生氣了，“大王，這個持傘優婆塞是智者、見法之人、持三藏者、有益與無益的善巧者。”[向他]講說了優婆塞之德。國王聽了關於他德行的講述後，心地就變得柔軟了。

然後有一天國王站在宮殿樓上看到持傘優婆塞吃完飯拿著傘，穿著鞋子在皇宮前的廣場上走，就派人把他叫來。他除去傘和鞋子走近國王禮敬後站在一旁。國王於是對他說：

“親愛的優婆塞，怎麼除去了你的傘和鞋子？”

“聽到‘國王召喚’後我就除去[它們]來了。”

“您一定是今天才知道我是國王。”

“大王，我一直知道您是國王。”

“如果是這樣，那為什麼前些日子在導師面前坐著時，看到我後沒有起身？”

“大王，我坐在至上之王面前，看到次等的國王後起身就是表示對導師的不尊重，因此沒有起身。”

“好吧，親愛的，就這樣吧。據說您是見法者，事關來世有益無益的善巧者，持三藏者，您來我宮中講法吧。”

“我不行的，大王。”

“為什麼？”

“王宮多過患，在那裡[講述關於]不善與善的[法]茲事體大，大王。”

“您別這麼說，不要追悔於前些天看到我沒有起身了。”

“大王，在家人[在宮中]到處走動過患很大，請派人去招請一位出家眾來講法吧。”

“好吧，親愛的，您去吧。”國王打發他走了後去到導師面前向導師請求：“尊者，皇后茉莉（**Mallikā**）和兩日蓋剎帝利女（**Vāsabhakhattiyā**）她們說要學法，請您和五百比丘時常來我住處給她們講法吧。”

“諸佛不常往一處，大王。”

“這樣的話，尊者，那就派一位比丘吧。”

導師把這個任務交給了阿難長老。長老時常去給她們講說開示。她們當中茉莉有認真學習然後誦習，能複述教示。而兩日蓋剎帝利女則沒有認真學習，不誦習，不能複述教示。

然後一天導師問長老：“阿難，優婆夷們學會法了嗎？”

“是的，尊者。”

“誰有認真學習呢？”

“尊者，茉莉認真地學習，認真誦習，能認真地複述教示。而您親族的女兒沒有認真學習，不誦習，不能複述教示。”

導師聽了長老的話後，說：“阿難，我所宣示之法，對於沒有恭敬地進行聽聞、學習、誦習、講說者，就如具足色而無香之花一般，徒然無果。然而對於恭敬地聽聞等的實踐者而言，有大果報、大利益。”然後誦出了以下兩偈：

51.

Yathāpi ruciraṃ pupphaṃ, vaṇṇavantaṃ agandhakaṃ;
Evaṃ subhāsītā vācā, aphalā hoti akubbato.

猶如鮮妙花，色美而無香；
如是善說語，不實行無果。

52.

Yathāpi ruciraṃ pupphaṃ, vaṇṇavantaṃ sagandhakaṃ;
Evaṃ subhāsītā vācā, saphalā hoti kubbato.

猶如鮮妙花，色美具芳香；
如是善說語，彼實行有果。

在此[偈頌中]，“鮮妙”（ruciraṃ）是美麗的。

“色美”（vaṇṇavantaṃ）是具足美麗。

“無香”（agandhakaṃ）沒有香味，[就如]紅葉花、牽牛花、紅月季等之類。

“如是善說語”（Evaṃ subhāsītā vācā），善說之語是三藏佛語。它好似具備色澤但無香的花。正如誰佩戴無香之花，他的身體不會瀰漫著芳香，如此般，若有人沒有實行恭敬聽聞等等[之事]，對於彼沒有實行恭敬之人，因沒有做那[三藏佛語所說的]該做之事，就不會帶來經之香、語之香、行道之香，無有果報。因此說“如是善說語，不實行無果”。

“具芳香”（sagandhakaṃ），素馨、青蓮等一類的。

“如是”（Evaṃ），如同佩戴彼[香]花者身上瀰漫著芳香，如此般，對於所謂三藏佛語的善說之語，“實行”

（kubbato），意思是，若通過恭敬聽聞等，按照[三藏佛語]做該做之事，彼等[佛語]對他就會有果報。因帶來經之香、語之香、行道之香，而有果報，大利益。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

了利益。

第七、持傘優婆塞的故事[終]。

8. 毘舍佉的故事

Visākhāvatthu

“如同諸花聚……”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附近的東園（Pubbārāma）時，就毘舍佉（Visākha）優婆夷而說的。

據說她是鴛伽國（Aṅgaratṭha）跋提梨迦（bhaddiya）城的門答伽（Meṇḍaka，公羊）財主之子積財

（Dhanañcaya）財主的第一夫人善意德衛（Sumanadevī）所生。在她七歲的時候，導師看到施羅（Sela）婆羅門等人和他們的親族有覺悟的潛能，就在大比丘僧團的圍繞下行腳到了這個城市。

那時，門答伽家主是該城五位大福德者中的最上者，獲得了財主之地位。這五位大福德者是門答伽財主，他的第一夫人月蓮（Candapadumā），他的長子積財，他的妻子善意德衛和他的僕人富樓那（Puṇṇa，福德）。在頻婆娑羅王的國內並非只有門答伽一位財主，而是有五位巨富之人：焦諦伽（Jotika）、闍祇羅（Jaṭila）、門答伽（Meṇḍaka）、富蘭那迦（Puṇṇaka）、迦迦瓦利耶（Kākavaliya）。

他們當中的門答伽財主得知十力（佛）到了自己的城市後，命人叫來自己的孫女——積財財主之女——少女毘舍佉，說：“孫女，[這是]你的吉祥也是我的吉祥，和你的五百少女一起登上五百輛車，在五百侍女的圍繞下去見十力

（佛）吧。”

“善哉！”她應允後如此照做了。她明達事理，坐車經過了可行車之地後，從車上下來步行謁見佛陀，禮敬後立於一旁。於是導師根據她的性行開示了佛法。講法結束時，她和五百少女一同證得了入流果。門答咖財主也謁見佛陀，聽法過後證得了入流果，然後為第二天[的應供]邀請了[佛陀]。第二天在自己家裡用美味的主食和副食招待了以佛陀為首的僧團，並以這種方式做了半個月的大供養。導師在跋提梨迦城隨意住了[一段時間]後離開了。

那時頻婆娑羅和憍薩羅波斯匿[王]互相娶了對方的妹妹為妻。一天，憍薩羅王思維：“頻婆娑羅的國內住有五位巨富的大福德者，我的國內一位這樣的人也沒有，若我去頻婆娑羅那求一位該如何？”然後他去了[頻婆娑羅]那裡，國王親切迎接過後問道：“您為何事而來？”

“我懷著‘您的國土內住有五位巨富的大福德者，我要去他那裡獲得一位’[這樣的念頭]而來，因此請您從他們當中給我一位吧。”

“[這些都是]顯赫之家，我無法移動他們。”

“我得不到就不走了。”

國王和臣子們商量過後說：“移動焦諦伽等顯赫之家就猶如移動大地一般，門答咖大財主有一位兒子名叫積財財主，我和他商量過後再答覆您。”

然後命人把他召來，[說：]“兄弟，憍薩羅國王說‘我要獲得一位財主才走’，你和他一起去吧。”

“您派遣我就去，大王。”

“那你就準備好出發吧，兄弟。”

他自己做了該做的準備。國王對他表示了極大的恭敬後，“您帶上此人去吧”，把波斯匿王送走了。他帶著他前行，在每一處都住一晚，然後來到了一個舒適之處，安頓好住處，積財財主問道：“這是誰的國土？”

“我的，財主。”

“這裡離舍衛城多遠？”

“七由旬的距離。”

“城內擁擠，我隨從眾多，如果您同意的話我們就在這裡住下了，陛下。”

“好的。”國王同意了，並在那裡建造了一座城市給他，然後離開了。由於在那個地方取得了自己的地方，因此該城就得名為沙祇（Sāketa）。

舍衛城彌伽羅（Migāra，鹿）財主的兒子，年輕人福增（Punṇavaddhana）成年了，他父母就對他說：“兒子，你要在你喜歡的地方找一個女子。”

“我不需要這樣的妻子。”

“兒呀，別這樣，一個家庭沒有孩子就不能繼承香火了。”

他在被反復勸說過後說：“若能獲得一個具備五美的少女的話，我就照你們的話辦。”

“這五美是什麼，兒子？”

“發美、肉美、骨美、膚美、青春之美。”

大福德的女性頭髮如同孔雀之羽，散開後不打結而觸及裙子邊沿，並且發梢往上回卷，這就是所謂的“發美”。嘴唇如同瓜萼一般色澤飽滿、均勻、對稱，這就是所謂的“肉

美”。牙齒潔白整齊不稀疏，像一排立著的鑽石，並如一排整齊切割的貝殼一般美麗，這就是所謂的“骨美”。沒有塗抹芬芳的沉香粉，膚色也光滑如青蓮花一般，又如同翅子樹

（*Kañikāra*）花一般潔白，這就是所謂的“膚美”。就算是生了十胎過後，也如同只生育了一胎一般仍顯年輕，這就是所謂的“青春之美”。

然後他的父母邀請了一百零八位婆羅門，用餐過後詢問道：“有沒有具備五美之女？”

“有的。”

“那麼請[你們中的]八人去尋找這樣一位少女吧。”給了很多錢財後[說：]“等你們回來的時候，我們知道該怎麼做[來報答]，你們去找這樣一位女孩吧，看到的時候，你們把這個飾品給[她]。”給了他們一個價值十萬的金花環，然後送走了他們。

他們去各個大城市遍尋以後沒有看到具備五美的少女，折返回來時，在開放節（情人節）來到了沙祇城。他們想：“今天我們任務要完成了。”在這個城市，一年有一次開放節。這個時候[平時]不外出的家庭也都和隨行人員一起，身體沒有[車輛等]遮擋，僅步行去往河邊。

在這一天，富有的剎帝利之子等也都站在路旁[計畫著：]“看到和自己出身相匹配且合意的良家少女後，我們要用花環套住她。”

那些婆羅門們也進到河邊一個大廳裡等待。這個時候，毘舍佉有十五六歲了，穿戴了所有飾品，在五百位少女的圍繞下，想要洗澡而來到河邊那個地方。彼時雲興雨降，五百

少女迅速進入了大廳。婆羅門們在她們當中沒有找到一位具備五美的。毘舍佉則步履如常地進入了大廳，衣服飾物盡濕。婆羅門們看到了她的四種美麗後想看看她的牙齒，就互相說：“我們[這]閨女生性怠惰，我想她的丈夫怕是連酸粥都得不到。”然後毘舍佉就問他們：“你們在說誰呢？”

“我們在說你，姑娘。”

她說話的聲音如銅鈴般悅耳。然後，她又以悅耳的聲音問他們：“為什麼這麼說？”

“你的侍女們衣物未濕迅速進入了大廳，你卻沒有如此迅速而來，衣服飾物都打濕了才來到。所以我們這麼說，姑娘。”

“先生們，別這麼說，我比她們都要強，我是經深思熟慮過後才沒有快速而來的。”

“為什麼呢，姑娘？”

“先生們，有四類人跑起來不得體，也還有其他原因。”

“哪四類人跑起來不得體呢，姑娘？”

“先生們，已灌頂的國王穿戴了所有的佩飾、束好腰過後在王庭裡奔跑是不得體的，會獲得這樣的譴責‘這位國王怎麼像家主一樣奔跑呢？’徐緩而行才是得體的。盛飾的禮儀之象（慶典上的大象）奔跑也是不得體的，以大象的優雅而走是得體的。出家人奔跑是不得體的，他只會被譏嫌‘這個沙門怎麼像俗人一樣奔跑呢？’鎮定地走是得體的。女人奔跑是不得體的，會被譏嫌‘這個女人怎麼像男人一樣奔跑呢？’這四類人奔跑是不得體的，先生們。”

“那其他的原因是什麼呢，姑娘？”

“先生們，父母都是根肢俱全地養育女兒，我們是為了

[嫁]給其他家庭而養的，[如同]是待價而沽的商品。如果奔跑時踩到裙子邊摔倒在地，摔壞了胳膊腿，對家庭而言就成了負擔，而服飾濕了則會幹。這就是我思考過後不跑的原因，先生們。”

婆羅門們在和她交談時看到了她牙齒的完美，“從未見過這麼好的牙齒。”對她給予了讚美過後說“姑娘，只有你配這個”，然後給她戴上了那個金花環。她就問他們：

“你們來自哪個城市，先生們？”

“來自舍衛城，姑娘。”

“是哪位財主家？”

“名叫彌伽羅財主，姑娘。”

“公子叫什麼？”

“名叫福增童子，姑娘。”

她[心想：]“和我們家出身相仿。”同意了[對方的提親]過後給父親送去資訊：“請給我們派馬車。”

雖然她來的時候是走路來的，然而一旦戴上黃金花環就不能那樣走了，為人婦者要乘車而行，其次則是登上一輛普通的車乘或者舉起一把傘或一片棕櫚樹葉[走]，要是這些都沒有的話就把下裙的系帶搭在肩上走。

她的父親派了五百輛車，她和隨從們一起上車後出發了。婆羅門們也一起去了。然後財主問他們：“你們從哪裡來？”

“來自舍衛城，大財主。”

“[你們的]財主叫什麼名字？”

“名叫彌伽羅財主。”

“[他]兒子叫什麼？”

“名叫福增童子，大財主。”

“有多少財富？”

“四億，大財主。”

“這點財富和我們的財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一旦女兒獲得了歸宿（直譯為守護者），其他的還管它做什麼呢。”就同意了[他們的提親]。他請他們住下，款待了一兩天后就將他們送走了。

他們去到舍衛城後，向彌伽羅財主彙報：“找到我們[要]的女孩了。”

“誰的女兒？”

“福增財主的。”

他[心想：]“我得到了一位顯赫家族的女兒，應該迅速把她接來。”把要去那裡的事向國王稟報了。國王[心想：]

“這個顯赫的家庭是我從頻婆娑羅那裡接來安頓在沙祇的，應向他表示出尊重。”就說：“我也去。”

“好的，大王。”說完他給福增財主送去信息：“我們來的時候國王也會來，國王軍隊龐大，能不能接待這麼多人？”

對方則回信[說：]“如果有十位國王要來，讓他們都來吧。”

彌伽羅財主留下了看家的人以外，把這麼大的都市的其他人都帶著去了，到了[距離沙祇]半由旬的地方停下來，送去資訊“我們來了。”福增財主送去許多禮物後和女兒一起商量：“閨女啊，聽說你公公和憍薩羅國王一起來了，應該把他安排在哪個房間，國王[住]哪一間？王儲等[住]哪一

間？”財主的女兒是位有智慧的人，以十萬劫的熱切願力成就了如鑽石尖端一般銳利的智慧。

“你們把我的家翁安頓在某某房間，國王某某房間，王儲等那些[房間]”，她這樣安排好了後命人把僕人和工人們都叫來，安排道：“你們中的這麼多人去照顧國王的所需，這麼多[照顧]王儲們等，還有你們照顧帶來的象、馬和隨之而來的馬夫們，他們到了後將盡情享受婚禮。”

“為什麼？”

“[這樣的話]誰也不會說‘我們去到毘舍佉的婚禮上什麼也沒得到，盡做照顧馬匹等之事了，沒有快樂地遊玩。’”

就在那天毘舍佉的父親召來五百位金匠[說：]“請你們為我女兒打造一件‘大藤首飾’¹⁰⁹”，給了一千枚赤金幣，以及與之相匹配的銀、寶石、珍珠、珊瑚、鑽石等。

國王住了幾天過後就給福增財主送去資訊：“財主沒法長久地招待我們的，現在他應知道女兒出發的時間了哦。”他則給國王回信：“現在到了雨季，四個月裡無法出行，您的軍隊需要什麼都由我來提供，在我送出[女兒]的時候大王就可以出發了。”

打此開始，沙祇城就像進入了一個長久的節慶一般，自國王開始所有人都被招待以花、香、衣服等。自此，人們都認為“財主唯獨款待我”。如此度過了三個月，首飾尚未完成。負責工作的監工們去到財主那裡彙報：“其他什麼也不缺，就是給軍隊煮飯的柴火不夠了。”

¹⁰⁹ 一件可以覆蓋全身的昂貴首飾。

“去吧，兄弟們，你們把這個城裡腐朽的象廄和朽壞的老房子[拆了]拿去做飯吧。”這樣[用拆下來的朽木]煮飯又度過了半個月。他們又彙報：“木材沒有了。”

“在這個時候無法獲得木材，你們去把存衣服的倉庫打開，把裡面的粗布卷起來放到油壺裡浸濕，然後拿去煮飯吧。”他們這樣又做了半個月。就這樣度過了四個月，首飾也完成了。

這個首飾用了鑽石四訥礪¹¹⁰，珍珠十一訥礪，珊瑚二十二訥礪，寶石三十三訥礪。用這些[金銀珠寶]和其他的寶物完成了[這件首飾]。首飾上沒有用線，要用線的地方他們都用銀子來做。這個[首飾]披在頭上，可延伸到腳背。它的各處用扣環固定，金質的紐結銀質的鉤環，頭頂一個扣環，兩個耳朵上各一個，喉嚨下一個，兩肩、兩肘、腰部兩邊各一個。

在這個首飾上他們還打造了一隻孔雀，它的右翼上有五百根赤金所成的羽毛，左翼[也有]五百根，喙為珊瑚所造，眼睛為寶石所成，脖子和尾翼也是如此，羽毛中間的杆為銀制的，腿也是一樣。它在毘舍佉的頭頂，看上去就像一隻立在山頂跳舞的孔雀。千根羽毛杆的聲音就像天樂一般，又像五種樂器在演奏。只有靠近了人們才知道它不是真的孔雀。這個首飾價值九千萬，人工費十萬。

是什麼[善業的]果報讓她獲得了這個首飾呢？據說在迦葉佛時，她以自己的財產供養了兩萬比丘衣料以及針線和染料。供養這些衣料的果報讓她獲得了這件大藤首飾。對女

¹¹⁰ 一訥礪（nāli，管）約四分之一升。

人而言最上的衣物施予是大藤首飾，對男人而言則是神變所成的衣鉢¹¹¹。

大財主這樣花了四個月給女兒製作嫁妝，給嫁妝時還給了滿載五百車的錢幣，滿載五百車的金器，滿載五百車的銀器，滿載五百車的銅器，滿載五百車的絲綢衣物，滿載五百車的酥油，滿載五百車的油，滿載五百車的稻米，犁等的工具也滿載五百車。據說他是這樣想的：“我女兒在所到之處不要[因夫家說]‘我需要某物’而被派去別人家門口[討要]。”因此命人給與了所有的工具。

給了五百輛車，每輛車上有三位盛裝打扮的侍女。“你們去伺候她洗澡、吃飯、梳妝打扮。”給了一千五百位侍女。然後他想：“我要給我女兒牛。”他就命令手下：“去，兄弟們，把小奶牛的牛棚門打開，然後在三牛呼¹¹²[的路上]安置三個鼓，你們站在烏薩巴¹¹³寬的[路]兩旁。不要讓牛從這個[範圍]出去。這樣站好後你們就敲鼓。”

他們這樣照做了。在奶牛走出牛棚一牛呼遠的時候，他們就敲了鼓，半由旬的時候再敲，三牛呼時又敲了，並阻止[它們]往兩邊去。在三牛呼這麼長，一烏薩巴這麼寬的地方，牛兒們接踵摩肩地站[滿了]。“給我女兒這麼多牛夠了，你們去把門關上”，大財主命人把牛棚的門關上了。即便門被關上了，由於毘舍佉福德的力量，強壯的公牛、母牛紛紛跳

¹¹¹ 那些“善來比丘”所擁有的。

¹¹² 一牛呼約四分之一由旬。

¹¹³ Usabha=140 肘。

出來往外走。儘管在人們的阻攔下，依舊有六萬頭強壯的公牛和六萬頭強壯的母牛出來了，同樣這麼多的牛犢也跟著那些母牛、公牛跳了出來。

是什麼[業的]果報令這麼多的牛[跟隨毘舍佉而]去呢？[過去被]數數阻止依舊施與的緣故。據說在迦葉佛時期，她是訖里計（Kiki）王最小的第七位女兒，名叫桑伽達熙（Saṅghadāsi），據說她在供養兩萬僧眾五種牛乳製品的時候，即便長老、年輕比丘、沙彌他們都把鉢蓋住說“夠了，夠了”，阻止[她繼續供養]，“這個美味，這個可意”，她依舊堅持施與。因為那個[業]的果報，在[人們的]阻攔下，牛兒們依舊跑出來了。

財主在贈送這麼多物品的時候，財主妻子說：“你給我女兒安排了所有的，但沒有安排做事的男僕和女僕，是為什麼？”

[財主]回答道：“是為了要知道誰對我的女兒有感情誰沒有。因為我不會抓住那些不想去的人的脖子[把他們]送去，我會在她登上車後，走的時候宣佈‘那些想和她一起去的就去吧，不想去的就別去。’”

當[想到]“今天我女兒就要出發了”，[財主]坐在房間裡讓女兒靠近坐下後囑咐道：“閨女，住在夫家應遵守這些規矩。”那時彌伽羅財主正坐在隔壁的房間裡，聽到了福增財主所叮囑的話。財主他是這樣囑咐女兒的：“閨女，住在公公家不要把裡面的火帶到外面；外面的火不要帶進裡面；給與那些給與者；不給與者就不要給與；[某些]給與者和不給與者都應給與；應快樂而坐；應快樂而食；應快樂而睡；應侍奉火；應恭敬家神。”

給了這十條告誡後，第二天，[財主]請人召集了所有的士兵，[站]在國王軍隊中，將八位家主任命為監護人：“如果我女兒在所到之處（夫家）出現過錯，請你們幫忙澄清吧。”然後給她穿戴上價值九千萬的大藤首飾，又給了她五億四千萬的澡浴粉資金。送她登上車。在沙祇周圍有十四個阿窣羅陀城¹¹⁴（Anurādhapura）這麼大的村莊屬於他，他命人在其間鳴鼓而行：“想要跟我女兒一起去的就去吧。”他們聽到後：“我們的小姐要走了，我們還在這作甚？”十四個村莊傾巢而出。積財財主款待了國王和彌伽羅財主後，陪他們走了一小段距離，然後送別了他們以及女兒。

彌伽羅財主坐在最後一輛車裡前進時，看到大隊人馬就問：“這些人是誰？”

“為您兒媳做工的男僕和女僕。”

“誰來養活這麼多人？把他們趕走，不走的就用棍子。”

毘舍佉卻說：“住手，你們不要阻攔，[這]大幫人會自食其力。”

財主則說：“姑娘，我們不需要他們，誰來養他們呢？”用土塊、棍子[把他們]趕走後，[財主說：]“我們這麼多人夠了。”把剩下的帶著出發了。

當毘舍佉來到舍衛城門口時，心想：“我是坐在被覆蓋的車裡進城還是站在車上呢？”然後她想到：“我坐在被覆蓋的車裡進去就不能顯示大藤首飾的富麗堂皇了。”她就站在車上向全城居民展示著自己進入城裡。舍衛城居民看到毘舍佉

¹¹⁴斯里蘭卡的古都。

的財富後說：“據說那就是毘舍佉，如此般的財富與她確實相稱。”她這樣攜帶大量財富進了財主家。

在她來到的那天，全城的居民[想到：]“積財財主在我們去到他的城市時極大地款待了我們。”就根據他們各自的能力和實力送去了禮物。毘舍佉把所有送來的禮物交換分給了這個城裡所有的家庭。在贈送禮物時她還根據他們每個的年紀說了悅耳的話：“把這個送給我媽媽；這個送給我爸爸；這個送給我兄弟；這個送給我姐妹。”就像整個城市的居民都是她親戚一般。

後來，她的一匹純種母馬夜裡要生仔了，她和女僕一起命人拿上火把去到那裡，叫人用熱水給母馬洗澡，然後用油塗抹，完了回到自己的住處。

彌伽羅財主正操辦兒子的婚事，完全沒有注意就住在旁邊寺院的佛陀，由於他長期以來對裸行沙門有好感，他敦促[並計畫]：“我要讓我的女眷們也禮敬[他們]。”

一天他命人煮了幾百碗濃乳粥，用新碗盛著，命人邀請了五百位裸行者進到家裡，給毘舍佉送去消息：“讓我兒媳來禮敬阿羅漢們。”她作為一位初果聖者，一聽到“阿羅漢”就滿心歡喜地來到他們吃飯的地方，看到他們後，“如此般無慚無愧者非阿羅漢，公公怎麼叫我來禮敬？呸！呸！”斥責了財主後就回了自己的住處。裸行者們看到這後，就異口同聲地斥責財主：“家主，你怎麼不找其他人，把喬答摩的弟子極其惡劣之人帶來這，快叫人把她從這個家裡趕出去。”

他心想：“她是大戶人家的女兒，我不能因這樣一些話就趕走她。”[說]：“聖尊們，女孩子嘛做事或有意或無意，請你們稍安勿躁。”把他們送走後，坐在自己極昂貴的座位上吃

金碗裡盛著的濃濃的蜜乳粥。這時候一位乞食的長老正在托鉢，進入到這個住處。毘舍佉正站著給公公扇風，看到後[心想]“不適合跟公公講。”當財主看向長老時，[她]就這樣避開在一旁站著。然而他這個愚人即便看到了長老，也跟沒看到一般繼續埋頭吃。毘舍佉知道了“即便我公公看到了長老也不會在意。”就說：“尊者，請往前走吧，我公公在吃剩餘的
115。”

他在[聽了]尼乾陀們的話時雖然忍住了，在[她]說“吃剩[飯]”的剎那[忍不住了]就把手拿開，說：“把這粥拿開，你們把她從這家裡趕走！在這樣一個喜慶的日子竟然把我說成吃穢物者。”然而這個家裡所有的僕人、工人都是毘舍佉的人，誰會去抓她的手或者腳呢，都沒人敢開口吱聲。毘舍佉聽了公公的話後，說：“爸，僅僅此般的理由不足以把我趕出去，我並非是您從碼頭找來的汲水婢女。父母還在世的女孩是不會以此般的理由被趕出去的。正因為這樣的原因，我父親在我來這裡時召集了八位家主，囑託‘如果我女兒有什麼過錯，請你們幫忙澄清’，然後把我交到他們手裡，請您派人去把他們召集過來澄清我是否有錯。”

財主[認為：]“她說得很好。”就派人把八位家主召集了，說：“在一個喜慶的日子裡我正用金碗吃著乳粥，這女孩

¹¹⁵ purāṇam，有“舊的、先前的、用過的”等含義，在這個語境下可以理解為“剩餘的”（即剩飯），毘舍佉在這裡似乎是將它用作一個雙關語，後面她解釋她的用意是“她公公在吃過去生遺留下來的福報”，但她公公顯然理解成了“在吃剩飯”。

說我是‘吃穢物者’，由於這個過錯你們把她從這家裡趕出去吧。”

“是這樣嗎，姑娘？”

“我不是這樣說的，是當一位托鉢的長老站在家門口時，我公公在吃濃濃的蜜乳粥，沒有理會長老，我想‘我公公此生不修福，只是吃過去的福報’，就[對長老]說‘尊者，請往前走吧，我公公在吃剩餘的’，我這樣有什麼過失嗎？”

“老爺，這沒有過失。我們的女兒言語得當，您生什麼氣呢？”

“先生們，這樣的話是沒有過失，但是有一天她半夜在婢女們的圍繞下去了後屋。”

“是這樣嗎，姑娘？”

“先生們，我不是無緣無故去的，那房間裡有一匹純種母馬要生產了，[我]想到‘坐視不理是不適宜的’，就命人拿了火把和熱水與婢女們一起去給母馬接生了。我這樣有什麼過失嗎？”

“老爺，這沒有過失。我們女兒在您家裡做了甚至連婢女都不要做的事情，您從中看到了什麼過失呢？”

“先生們，是這樣就沒有過失。然而她父親在她來這的時候在屏覆處秘密地給了這十個教誡，它們的含義我不知道，讓她把它們的含義告訴我。她父親這麼說‘不要把裡面的火帶到外面’，我們生活中怎麼可能不把火給左鄰右舍呢？”

“是這樣嗎，姑娘？”

“先生們，我爸爸說的不是關於這個。他說的是關於這個：‘姑娘，在公婆丈夫家看到不好的事情後不要在外面東家

西家到處說，因為沒有哪個火像這個火一般。’ ”

“先生們，這句話像這樣[解釋的話]就算了，但她父親還說‘外面的火不要帶進裡面’，當我們[家]裡面的火熄滅了怎能不從外面取火進來呢？”

“是這樣嗎，姑娘？”

“先生們，我爸爸說的不是關於這個。他說的是關於這個：‘姑娘，如果鄰居的女人們或男人們說公婆、丈夫的不好，不要把他們的話帶回去再說：誰誰誰說了你們這般這般的不好。因為沒有哪個火像這個火一般。’ ” 如此，由於這個原因，她也無過失。如此般，其他的[話]也是這樣。

它們的含義為：她父親說“給與那些給與者”，意思是說“那些借了東西後會歸還者，就給與他們。”

“不給與者就不要給與”這句話的意思則是“那些借了東西不歸還者，就不要給他們。”

“[某些]給與者和不給與者都應給與”這句話的意思是“那些貧困的親戚們前來[求助]時，不論他們能不能歸還都應給與。”

“應快樂而坐”這句話的意思是“當看到公婆、丈夫後應起來，不應坐在原處。”

“應快樂而食”這句話的意思是“在公婆、丈夫還沒吃飯前，應先伺候他們用餐，知道他們[所需]夠或不夠過後自己才吃。”

“應快樂而睡”這句話的意思是“在公婆、丈夫上床睡覺前不應睡，在所有應盡的大小義務都做了過後才睡覺。”

“應侍奉火”這句話的意思是“應將婆婆、公公、丈夫

視為像火一般，蛇王一般[細心照顧]。”

“應恭敬家神”這句話的意思是“應把婆婆、公公和丈夫視為天神一般[恭敬對待]。”

財主聽了這十個教誡的含義後無言以對，低頭坐著。然後家主們就問他：

“財主，我們的女兒還有什麼過失嗎？”

“沒有了，先生們。”

“那麼她毫無過錯，為什麼無緣無故要把她趕出家門呢？”

[八位家主們]這麼說時，毘舍佉說：

“先生們，雖然在我公公一開始發話時我不應走，然而我父親在我來的時候為了為我澄清過失，把我交代給了你們，你們也[讓大家]知道了我沒有過失，那現在我該走了。”

命令男女僕從們：“你們準備馬車等。”

財主抓住她和家主們並說：“姑娘，是我不知情才[那樣]說的，請原諒我吧。”

“爸爸，您應被原諒，我原諒您。但我是對佛教有淨信心家庭的女兒，我們不能沒有比丘僧團，如果能如我所願地侍奉比丘僧團的話，我就留下來。”

“姑娘，隨你所願地侍奉你的眾沙門吧。”

毘舍佉命人邀請了十力（佛陀），隔天來到家中[應供]。裸行沙門們也聽到了導師（佛陀）去到了彌伽羅財主家中，然後他們也去了，圍坐在屋子周圍。毘舍佉施完水後，送去消息“一切敬獻[之事]都已備妥，請我公公來供養食物吧。”當時他想去，活命外道們勸阻他：“家主，不要去沙門喬答摩那裡。”他送去消息：“就讓我的兒媳她自己供養吧。”

她供養了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在[僧團]用餐完畢時，又送去信息：“請我公公來聽法。”然後他[想]：“現在還不去就太不像話了。”在聞法欲的驅使下去了，[外道們]又對他說：“假如你要聽沙門喬答摩的法，就坐在簾子外面聽。”在他去之前他們就把簾子圍好了。他去了後就坐在簾子外面。

導師[決意：]“不管你坐在簾子後面還是牆後面，或者山岩後面，或者世界的另一邊，我作為佛陀都可以讓我的聲音傳到那裡。”就猶如抓住大瞻部樹的樹幹搖晃，下起了甘露雨一般，開始次第而說法。

在佛陀說法時，不論是站在前方還是站在後方，還是站在百千個輪圍世界以外，或者站在色究竟天[的聽眾]，[都會]說“導師只看著我，他只是在對我說法。”其實導師有如在看著每一個人一般，就像在和他們每個都[單獨]交談一般。諸佛猶如月亮，正如月亮當空而立時，所有的眾生都認為“月亮在我上面，月亮在我之上”，如此般無論站在何處的人，都認為[佛陀]就如站在面前一般。

據說這是他們切下盛飾的頭顱，挖出塗油的眼睛，挖出心臟，把像迦利（*jāli*）這樣的兒子和像甘哈姬娜（*kaṇhājīnā*）這樣的女兒和像瑪蒂（*maddī*）¹¹⁶這樣妻子送給其他人做奴隸，[而帶來]的果報。

¹¹⁶ 這三人分別是菩薩身為毘輪安多羅（*vessantara*）王子時的兒女和妻子。這一世是菩薩投生兜率天前的最後一世，在這一世他將他們布施出去，圓滿了他的布施波羅蜜。

彌伽羅財主在如來講法結束時，就坐在簾子外面證得了千般莊嚴的入流果，以不動的信心對三寶無有疑惑，然後他掀開簾子進來，用口咬住兒媳的乳房[說：]“從今天開始你就是我的媽媽。”將她認作母親。從此[毘舍佉]就有了彌伽羅母（鹿母）的稱謂。後來她有了兒子也取名叫彌伽羅底沙（migārotissa）。

大財主鬆開兒媳的乳房，上前以頭禮觸世尊之雙足，用雙手撫摸其足，並以嘴親吻，“尊者，我是彌伽羅。尊者，我是彌伽羅。”三稱自己的名字後說：“尊者，我這麼久以來不知布施何處得大果報¹¹⁷，如今因為我兒媳而得知了，解脫了一切惡趣之苦，我兒媳來到這個家裡為我帶來了義、利和快樂。”說完誦出了以下偈頌：

“如今我方知，施哪獲大果；
實屬吾之福，賢媳來此屋。”

毘舍佉又為第二天[的應供]而邀請了佛陀。於是第二天，她的婆婆也證得了入流果。從此以後她家就為教法敞開了大門。然後財主心想：“兒媳對我助益良多，我要做點讓她高興的，她那沉重的首飾無法一直戴著，我要給她做一件輕便的，可以在整天中的各種姿態中都能穿戴的首飾。”命人做了一件價值十萬錢名為“雅致”（Ghanamaṭṭhaka）的首飾，完成時邀請了以佛陀為首的僧團，恭敬地供養了鉢食，然後他讓毘舍佉用十六種香水混合沐浴過後，站在導師面前佩戴好[首飾]禮敬了導師。導師做了隨喜後就回去寺院了。

¹¹⁷ 根據下文這裡的原文巴利 dvinnam 應是 dinnam 的錯寫。

從此以後毘舍佉就做布施等種種功德，在導師面前獲得了八項恩賜¹¹⁸（《律藏·小品》第 350 段），猶如天空之月[逐漸]顯現一般，她[逐漸]變得兒女眾多。據說她有十個兒子和十個女兒。[兒女]他們每人又有十個兒子和十個女兒。[孫輩]他們也每人有十個兒子和十個女兒。就這樣她兒子、孫子、曾孫相續，一共有八千四百二十人。因此古人雲：

“毘舍佉兒女二十，孫輩四百，曾孫輩八千，瞻部洲眾所周知。”

她壽長一百二十歲，頭上連一根白髮都沒有，一直都像十六歲的樣子。當人們看到她在兒孫、曾孫的圍繞下去到寺院時，都會問：“那裡誰是毘舍佉？”凡是看到她在走的人都會想：“但願她再多走一會，我們的女士走時確實美麗。”凡是看到她站立、坐下、躺臥的人都想：“但願她再多躺一會，我們的女士躺臥時確實美麗。”無人說她在四威儀當中有哪種威儀不美麗。

而且她還擁有五頭大象那麼大的力量。國王聽說“毘舍佉有五頭大象那麼大的力量”後，想要測試她的力量，就在她去寺院聽完法回去的時候放了一頭大象，它舉起鼻子直朝毘舍佉而來。她的五百婢女有的跑掉了，有的沒有逃，她問：

“這怎麼了？”

“夫人，據說是國王要測試你的力量，命人放了大象。”

¹¹⁸ 即為僧團提供兩浴衣，為病者、來往旅行僧提供飲食等八項特殊布施許可。

她們回答。毘舍佉看到此景，心想：“為什麼要跑呢，我該如何抓住它呢？如果我牢牢地抓住它，它會受傷。”就用兩根手指抓住它的鼻子令其往後退。大象無法保持站立，跪倒在國王的庭院裡。大眾紛紛喝彩。她和隨從們安全無虞地回到了家中。

那個時候在舍衛城，彌伽羅母（鹿母）毘舍佉因多子多孫，兒孫都無病，她被認為特別吉祥的人，兒孫都還沒一個死去的。每到吉慶的日子，舍衛城的居民都要首先宴請毘舍佉。然後在一個節慶的日子裡，人們都盛裝打扮前往寺院聽法，毘舍佉也在受邀之處用餐過後，穿戴好大藤首飾和大眾一起去到了寺院，然後把首飾脫下用上衣包裹好給了婢女。關於這個（在《律藏·波逸提（懺悔）》第 503 段裡）記載 道：

“某個時候，在舍衛城有一個節日，人們盛裝打扮後去往園林（寺院），彌伽羅母毘舍佉也盛裝打扮了前往寺院。然後彌伽羅母毘舍佉脫下首飾用上衣包裹後給了婢女：‘來，丫頭，你拿著這包裹。’”

據說在她前往寺院時她心想：“用如此般昂貴的首飾戴在頭上，一直裝飾到腳背後，進入寺院是不合適的。”將其脫下捆好，交到了一位因其自身福德而擁有五頭大象的力量的婢女手中。據說她可以拿得動。因此[毘舍佉]對她說：“阿媽，你拿著這件首飾，從導師那裡回來的時候我會戴上它。”把它遞交過後就把“雅致”首飾戴上，然後去到導師那裡聽法。

聽法過後禮敬了導師，然後起身離開。而她的婢女把首飾給忘了。當時聽法過後離去的人們如若有忘失任何東西，阿難長老就會將其收起[暫為保管]。他在這天看到了“大藤

首飾”後告訴導師：“尊者，毘舍佉忘拿首飾走了。”“你放在一旁吧，阿難。”長老就將其撿起掛在了樓梯旁。

“我要看看可以為來訪者、遠行者和病者等做些什麼。”[帶著這樣的想法]毘舍佉和蘇碧婭（suppiyā）[時常]一起在寺院裡行走。當想要酥油、蜂蜜、油等的年輕[比丘]或沙彌看到她們[兩位]優婆夷在寺院裡時，就會拿著碗等[容器]過來。那一天她們也在這麼做。然後看到了一位病比丘，蘇碧婭就問¹¹⁹：

“尊者需要什麼？”

“肉湯。”

“好的，尊者，我會叫人送來。”

第二天找不到適合的肉（三淨肉）她就用自己大腿的肉完成了[湯的]製作，後來因對導師的信心她的身體恢復如初了。

毘舍佉則在照看了所有的病者[比丘]、年輕的[比丘]、沙彌過後從另一扇門出去了，站在寺院的近郊處[對她婢女]說：“阿媽，把首飾拿來，我要戴。”此時婢女才知道出來時[把首飾]忘了，說：

“夫人，我給忘了。”

“那你去取來吧，假如我尊敬的阿難長老已經拿起來收在某個地方了的話，你就不要拿了，我就給尊者了。”

據說她知道“長老會把人們遺留的物品收起來”，所以她這麼說。長老看到那婢女後就問：

¹¹⁹ 見《律藏·小品》第 280 段。

“你怎麼回來了？”

“我把夫人的首飾忘了，[因此]我回來。”她回答道。

“我放在那個樓梯旁了，去拿吧。”[長老]說道。

“尊者，我夫人說了東西被您的手碰觸過了就不帶走了。”說完她就空著手走了。

“怎麼樣，阿媽？”在毘舍佉的提問下，[婢女]告知了[她]該事經過。

“阿媽，我不會穿戴我的尊者碰觸過的物品，我捨棄它，但對尊者們而言保存[它]是不便的，我要把它變賣成如法物品後供養，去，把它拿來吧。”

她前去拿來了。毘舍佉沒有穿戴，命人叫來工匠讓他們估價。他們說：“價值九千萬，人工費值十萬。”她命人把首飾放在一輛車上說：“那你們就把它賣了吧。”[結果]沒有人能夠支付這麼多錢來購買。能夠佩戴該首飾的女士是難得的。整個地球上只有三位女士擁有“大藤”首飾：大優婆夷毘舍佉、末羅族班荼喇將軍的妻子茉莉、波羅奈財主之女。

因此毘舍佉就自己為其支付了價錢，命人將九千零十萬的錢放在車上運到寺院，禮敬導師過後，[說：]“尊者，我的阿難長老碰觸了我的首飾，從碰觸那刻起我就不可再佩戴它了。[我計畫：]‘我要將其變賣成如法物品後供養。’出售時沒有找到能夠購買它的人，我就命人帶上[購買]它的錢來了。我應供養四資具中的哪些資具，尊者？”

“你宜在東門為僧團建立住所，毘舍佉。”

“[這是]適合的，尊者。”毘舍佉滿心歡喜地用九千萬購買了土地，又用另外的九千萬開始建寺院。

後來有一天，導師在黎明時分觀察世間時，看到一位名叫跋提梨迦（**bhaddiya**）的財主之子有[證悟的]潛能，他從天界降生到了跋提梨迦城的財主之家。導師在給孤獨家中用完餐，就向北門[出發]了。

通常導師在毘舍佉家中獲得鉢食後，就從南門而出，住於祇陀林¹²⁰。在給孤獨家中獲得鉢食後，就從東門而出，住於東園。當[人們]看到世尊走北門就知道“[佛陀]要去行腳了”。那天毘舍佉聽說“導師朝北門去了”，就迅速前往禮敬並問道：

“您想要去行腳嗎，尊者？”

“是的，毘舍佉。”

“尊者，我花了如此多的財產在為您建造寺院，請回去吧，尊者。”

“此行不得返，毘舍佉。”

她思維：“世尊必是見到什麼原因了。”就說道：“既然如此，尊者，那請您為我遣返一位知道何事該做何事不該做的比丘後再出發吧。”

“你鐘意哪位，就拿住他的鉢吧，毘舍佉。”

雖然她喜歡阿難長老，但想到“摩訶目犍連長老有神通，有他在我身邊事情會很快完成”就拿了長老的鉢。長老看著導師，導師說：“那你就帶著你隨行的五百比丘回去吧，目犍連。”他如此照做了。

依靠其[神]力，去往五六十由旬遠的地方尋求木材和石

¹²⁰ 祇陀林是給孤獨長者所造，東園則是毘舍佉優婆夷所造。

材的人們，得到了很大的樹木和石頭後當天就回來了。他們既沒有因把樹木、石頭搬上車子而疲勞，也沒有[壓]壞車軸。不久就建好了一棟兩層樓。樓下有五百間房，樓上有五百間房，該樓有一千間房。命人在清理好的八伽裡沙¹²¹的地皮上建造了樓房後，[想到：]“一棟獨樓並不美觀”，命人圍繞它建造了五百間禪房、五百棟小樓、五百長亭。

隨後導師在完成了九個月的行腳後，又回到了舍衛城城。毘舍佉耗時九個月的樓房建造也完成了。建造了六十個尖頂樓狀的赤金鍛造的水罐。

聽到“導師來到祇陀林寺了”後，進行了迎接，然後邀請導師去到自己[建造]的寺院，請求許可道：“尊者，請帶領比丘僧團在這四個月中住在這裡吧，我將舉行樓房落成典禮（供養儀式）。”導師允諾了。她從此開始就在這個寺院裡供養以佛陀為首的僧團。

然後她的一位朋友帶了一塊價值十萬的布料來了，說：“朋友，我想把這塊布料鋪在你的樓裡做地毯，請告訴我可鋪的地方。”

“善哉，朋友，如果我對你說‘沒有地方了’，你會想‘[她]不想給我機會’，你就自己到樓的兩層一千個房間查看，然後你就知道[有沒有]鋪的地方了。”

她就拿著價值十萬的布料到處走，在哪都沒有看到[比她的]更廉價的布料，想到“我在這樓得不到功德”就站在一個地方憂傷地哭泣。隨後阿難長老看到了她就問：“你為什麼哭？”她告知了原委。長老說：“別哭，我告訴你鋪哪裡。”

¹²¹ Karīsa，一個正方形的土地單位，大約有一英畝。

然後告知：“把它做成一塊擦腳墊鋪設在樓梯腳洗足處，比丘們洗完腳後，首先在那裡擦完腳才進到裡面，這樣你將有大果報。”據說毘舍佉遺漏了這個地方。

四個月裡毘舍佉在寺院裡供養了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最後一天供養了比丘僧團衣料。僧團的新學[比丘]獲得的衣料也價值一千錢。所有人的鉢中都供養了一滿鉢的藥。供養物品花了九千萬。這個寺院的地皮[花了]九千萬，寺院建造九千萬，寺院落成慶典九千萬，她一共為佛教花了兩億七千萬。作為女性，沒有其他誰[如她般]住在邪見者的家裡還供養了如此之多。她在寺院落成慶典結束的那天的午後在兒子、孫子、曾孫的圍繞下，[想到：]“我的夙願皆已實現”，在樓下環繞以動聽的聲音誦出這五首感興之偈：

何時我得供寺院，
迷人樓殿塗灰泥，
吾之意願已達成。

何時我得供傢俱，
床椅墊子及枕頭，
吾之意願已達成。

何時我得供飲食，
配以淨肉行籌食，
吾之意願已達成。

何時我得供衣物，

迦尸布料¹²² 亞麻棉，
吾之意願已達成。

何時我得供藥物，
熟酥生酥蜜油糖，
吾之意願已達成。

比丘們聽到她的聲音後告訴了導師：“尊者，這麼長時間以來，我們之前都沒有見過毘舍佉唱歌，她今天在兒孫、曾孫的圍繞下在繞著樓唱歌，她是膽汁失調還是發狂？”

導師說：“諸比丘，我女兒不是在唱歌，她的夙願圓滿了，她因‘我的夙願已達成’在心滿意足地走著發出感慨。”

“尊者，那她是何時發的願呢？”

“你們要聽，諸比丘？”

“我們要聽，尊者。”[比丘們]說。

[佛陀]說出了過去之事：

“過去，諸比丘，距今十萬劫，蓮華上佛出現於世。他壽長一萬歲，隨行漏盡弟子一萬人，[他居住的]城市名為杭薩瓦帝（*haṃsavatī*），父親名為善喜（*sunanda*）國王，母親名為善生（*sujātā*）王后，他的上首女侍奉者，一位優婆夷，求取了八項恩賜，成了如母親一般以四資具照顧導師者，早晚都前往侍奉。她的一位朋友經常和她一起前去寺院。她看到她和導師親密地交談和喜愛的樣子，就想‘[她]是做了什麼才如此受佛陀喜歡？’然後向導師問道：‘尊者，這女士是您的什麼？’‘上首女侍奉者。’‘尊者，做了什麼才成為上首

¹²² 產於迦尸（*kāśi*）國的布料。

女侍奉者的？’ ‘發願十萬劫。’ ‘[我]現在發願能成嗎，尊者？’ ‘是的，能夠。’ ‘尊者，那和十萬比丘一起來接受我七天的供養吧。’ 導師同意了。她供養了七天[飲食]，最後一天供養了衣料後，禮敬導師，拜倒在足下發願：‘尊者，我的這些供養並非為了獲得天神的統治權等任何這樣的果報，而是願在一位像您一般的佛陀面前獲得八項恩賜後，成為如母親一般以四資具照顧[佛陀]的上首女侍奉者。’

“‘這個願能否實現？’ 導師觀察了未來，看了十萬劫後，說道：‘十萬劫之後喬答摩佛將出現[於世]，那時你是名為毘舍佉的優婆夷，會在他面前獲得八項恩賜，成為母親一般，以四資具照顧[佛陀]的上首女侍奉者。’ 她就如明天就要獲得這個成就了一般。

“她盡行壽做功德，死後投生到了天界，然後在人天輪迴，在迦葉佛時期她是迦尸國國王訖里計（Kiki）王最小的第七位女兒名叫桑伽達熙（saṅghadāsī）。她沒有嫁人，和她的姐姐們一起長時間做供養等功德，也在迦葉佛足下發願：

‘願未來成為如您一般的佛陀的如母者，以四資具照顧[佛陀]的上首女侍奉者。’ 她從那以後就在人天中輪迴，此生投生為了門答伽財主之子積財財主的女兒。在我教法中做了眾多功德。諸比丘，故而，‘我女兒不是在唱歌，而是看到夙願達成了在發出感慨。’ ” 然後導師開示道：

“諸比丘，猶如熟練的花匠以種種花聚製作成種種花環，如此般，毘舍佉的心造作種種功德。” 然後誦出此偈頌：

53.

Yathāpi puppharāsimhā, kayirā mālāguṇe bahū;

Evaṃ jātena maccena, kattabbaṃ kusalaṃ bahu.

如同諸花聚，得造眾花鬘；

如是生為人，當做諸善事。

在此[偈頌中]，“由花聚”（puppharāsimhā）是用種種花組成的花堆。

“造”（kayirā），可制做。

“眾花鬘”（mālāguṇe bahū），把諸多帶莖之花放在一起編制成種種花環。

“為人”（maccena），註定會死故而得名為“人”（macco，會死的）的眾生，“應做”施衣等種種的“諸多善事”（bahuṃ kusalaṃ kattabbaṃ）。

這花聚意指有許多的花。假如只有少許的花，即便是嫺熟的花匠也不能製造眾多的花鬘，而拙劣的[花匠]即便許多花也不能[造眾多花鬘]。正如有許多的花則嫺熟、能幹、善巧的花匠可製作許多花鬘；同樣的假如某人信心微弱，而財富眾多，並不能造作諸多善事，而信心微弱財富也貧乏之人也不能[造作諸多善事]；信心足但財富貧乏[之人]也不能；信心足並且財富眾多[之人]則可以[造作諸多善事]。就如毘舍佉優婆夷。這就是所謂的“如同由……當做諸善事”。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八、毘舍佉的故事[終]。

9. 阿難長老提問的故事

Ānandattherapañhāvatthu

“花香不逆風……”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時，為回答阿難長老的提問而說的。

據說長老在傍晚時分獨坐時想到：“世尊說過有根香、木香、花香三種最好之香，它們順風飄香，而非逆風。是否存在這麼一種香，它也能逆風而飄呢？”然後他想到：“我何必自己思索呢，我問導師去。”他來到導師面前提問。因此有雲：

“那時尊者阿難黃昏時於宴坐而起，往見世尊，到達後禮敬世尊，坐於一旁，坐於一旁之阿難如是語世尊：“尊者，有三種香，彼等順風飄香，而非逆風。哪三種呢？根香、木香、花香。尊者，此等即那三種香。彼等順風飄香，而非逆風。尊者，是否有哪種香，彼順風飄香，逆風飄香，順風逆風俱飄香呢？”

（《增支部》第 3 集第 80 經）

隨後世尊解答其問：

“阿難，有種香，彼順風飄香，逆風飄香，順風逆風俱飄香。”

“那是哪種香呢，尊者？它順風飄香，逆風飄香，順風逆風俱飄香。”

“阿難，在此間，住於某村或鎮的女子或男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離殺生，離不與取，離欲邪行，離妄語，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是持戒的善法者，以離慳吝之心住家，是無著的施與者，展開雙手的樂施者，有求必應者，喜好布施者。

“十方的沙門婆羅門都會稱讚：‘那某某村或鎮的女子或男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喜好布施者。’

“諸天也會稱讚：‘那某某村或鎮的女子或男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喜好布施者。’

“阿難，此即彼香，它順風飄香，逆風飄香，順風逆風俱飄香。”說完，誦出了這些偈頌：

54.

Na pupphagandho paṭivātameti, Na candanaṃ
tagaramallikā vā;

Satañca gandho paṭivātameti, Sabbā disā sappuriso
pavāyati.

花香不逆風，旃檀冷淩香¹²³，茉莉皆不能；
德香逆風飄，彼正人[之香]，遍飄於諸方。
（《增支部》第3集第80經）

55.

Candanaṃ tagaraṃ vāpi, uppalaṃ atha vassikī;
Etesaṃ gandhajātānaṃ, sīlagandho anuttaro.

旃檀冷淩香，青蓮大茉莉；
此等諸香中，戒香為最上。

在此[偈頌中]，“花香不”（na pupphagandho），是忉利天的晝度樹，長、寬有一百由旬，它的花的光輝能傳播五十由旬，香味[能飄]一百由旬，不過它只是順風而飄，逆風則飄八指都不行，即便是如此般的花香也不能逆風而飄。

¹²³ 又名冠狀狗牙花，一種帶香的灌木。

“旃檀”（candanam），旃檀香。

“或冷凌香茉莉”（tagaramallikā vā），它們的香味也是一樣。木香中最上者的紫檀木之香，以及冷凌香和茉莉香都只能順風而飄，不能逆風。

“德香”（Satañca gandho），佛陀、辟支佛、佛陀聲聞弟子，這些善士之戒香逆風而飄。為什麼？“彼正人[之香]，遍飄於諸方”（Sabbā disā sappuriso pavāyati），因為善士們以其戒香[名聲]遍及一切方位，所以不說“彼香不逆風”。因而說“逆風飄”（paṭivātameti）。

“大茉莉”（vassikī），大花素馨（茉莉屬）。

“此等”（Etesam），於旃檀等種種香而言，持戒的善士的戒香是最上的，無比的，無有匹敵的。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九、阿難長老提問的故事[終]。

10. 供養大迦葉長老鉢食的故事

Mahākassapaththerapiṇḍapātadinnavatthu

“此等香甚微……”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竹林精舍時，就供養大迦葉長老鉢食之事而說的。

一天，長老從歷經七日的減盡定中出定，[他想]“我要去王舍城次第乞食”而出發了。就在那時帝釋天帝的妻子們，五百鵠足天女[想到]“我們要供養長老鉢食”，激起努

力，帶著準備好的五百份鉢食站在路中，她們說：“尊者，請您接受此鉢食，請攝受我們。”

“你們走吧，我要去幫助貧苦的人們。”

“尊者，請不要毀了我們，請攝受我們。”

長老知道後又一次拒絕了，她們還是不願離開[繼續]請求，[長老]打了一個響指[道：]“你們不知自己的限量。請你們走吧。”

她們聽到長老的響指後，戰慄[不安]無法再站在他面前，就逃走去了天界。帝釋問[她們]：“你們去了哪裡？”

“我們[想著]‘我們要去供養從定中出定的長老鉢食’而出去了，大王。”

“那供養了嗎？”

“他不願接受。”

“他說什麼了？”

“他說‘我要去幫助貧苦的人們’，大王。”

“你們是怎麼樣去的？”

“就這樣[以天女模樣]，大王。”

帝釋說：“你們這副樣子怎麼能給長老供養鉢食呢？”他自己生起了想要供養[之心]，化作一個衰老的老翁，齒頰發白，彎腰駝背，一位高齡的紡織工。善生天女也化作如此般的一位年老織女。然後變化出一個紡織的街道，[在那裡]坐著紡線。

長老則[想著：]“我要去幫助窮人。”去到城門口，就在城外看到了那個街道，張望之時看到了二人。此時帝釋[天帝]在紡線，善生[天后]在裝填梭子。長老心想：“此等年老之人還在做工，我想這城裡沒有比他們更窮苦的了。我要利

益他們，接受他們一勺之量的蔬食。”他到了他們屋前。帝釋[天帝]看到他到來就跟善生[天后]說：“夫人，我的長老朝這裡來了，你[裝作]沒看見一般，靜靜地坐著，一會[我]騙過長老後我們就供養鉢食。”

長老來到後，站在屋門口。他們就像沒看到一般繼續做自己的工作，過了一小會，帝釋[天帝]說：“屋門口好像站著一位長老，你去查看一下。”

“您去查看吧，夫君。”

他走出屋子，五體投地禮敬了長老過後，雙手放在膝間呻吟著站起來：“聖尊是哪位長老哦？”往後退了一點說：

“我眼睛花了。”然後把手放在額頭上，往上看了看說：“哎呀，糟糕，是我的聖尊大迦葉長老，久不來我寒舍門口了。家裡還有什麼嗎？”

善生[天后]像有點忙碌一般回復道：“有的，夫君。”帝釋[天帝則說：]“尊者，別介意飯菜是否可口，請攝受我們。”拿了[長老的]鉢。長老[則想道：]“[不論]他們供養的是蔬菜或碎米飯，我都利益他們。”給出了鉢。他進到屋內將飯從鍋中盛出來裝滿一鉢，然後交到長老手裡。這份飯是多種羹與菜[所成]，香味瀰漫到整個王舍城。

這時長老省思到：“這個人能力微小，鉢食[卻]像帝釋[天帝]的飯食一樣有大威力，他們是誰呢？”然後知道他是“帝釋[天帝]”就說：“你們造業不輕，你們剝奪了窮苦之人的財富，今天哪位窮人若供養我，將能獲得將軍或財主之地位。”

“沒人比我們更窮了，尊者。”

“你享有天界的王權，怎麼是窮人呢？”

“尊者，是這樣，我是在佛陀出世前造下的善業。有三位同樣的天子：小車天子、大車天子、多彩天子，他們在佛陀時期造下善業後，投生到了我旁邊，光輝勝於我。當這些天子[想]‘我們要歡慶一下’，帶著妃子們降到路中時，我就逃回家裡。他們的身光掩蓋了我的身體，我的身光不能掩蓋他們的身體，有誰比我還窮呢，尊者？”

“即便如此，今後也不要這樣騙我而供養了。”

“我欺騙後對您做供養，有沒有善業呢？”

“有的，賢友。”

“這樣有[善業的話]，做善業是我的責任，尊者。”

他如此說完，禮敬長老過後，和善生[天后]對長老行右繞[之禮]，然後升上了天空，發出此感興之語：“啊哈，在[長老]迦葉處[所做]的最勝供養堅固地建立了。”因此[經典]記載：

“一時世尊住在王舍城竹林松鼠飼餌處。那時尊者大迦葉住在畢巴離洞，結跏趺一坐七日，入於某定。七日過後尊者大迦葉從彼定而出定。當時，從那定出定的尊者大迦葉有了此想：‘我何不入王舍城托鉢。’

“而就在那時，五百天女熱切地想要供養尊者大迦葉鉢食。然後尊者大迦葉拒絕了那五百天女，在午前穿好袈裟持衣鉢入王舍城托鉢。

“就在那時帝釋天帝想要供養尊者大迦葉鉢食。他化為一個織工的樣子在紡線，阿修羅女善生[天后]則在裝填梭子。然後尊者大迦葉在王舍城次第托鉢而行時，來到了帝釋天帝的住處，帝釋天帝看到遠處而來的尊者大迦葉

後，從屋裡出來，迎接過後，從手中接過鉢進入屋內，從鍋中盛出飯裝滿一鉢，然後交給尊者大迦葉。該鉢食是多種羹、多種菜、多味之菜肴[所成]。然後尊者大迦葉有了此念：‘這是誰？他有如此般的神力。’然後尊者大迦葉知道了：‘他是帝釋天帝。’他對帝釋天帝如此說道：‘既已做此，僑尸迦¹²⁴，勿再為。’‘尊者迦葉，我們也需要功德，我們也應該做功德。’

“然後帝釋天帝禮敬尊者大迦葉，對長老行右繞[之禮]，然後升上了天空，在空中三發此感興之語：‘啊哈，在[長老]迦葉處[所做]的最勝供養堅固地建立了。啊哈，在[長老]迦葉處[所做]的最勝供養堅固地建立了。啊哈，在[長老]迦葉處[所做]的最勝供養堅固地建立了。’”

（《自說》第 27 經）

然後世尊站在寺院內聽到了他的聲音，就對比丘們說：“看，諸比丘，帝釋天帝發出感興之語後正乘空而去。”

“那他是做了什麼，尊者？”

“他欺騙過後供養了我子迦葉鉢食，供養過後他心生歡喜發出感興之語而去。”

“尊者，他是怎麼知道‘應供養長老’的？”

“諸比丘，如我子這般者，天與人都渴望供其鉢食。”然後[佛陀]自己也發出感興之語。經中如是說：

“世尊以清淨過人之天耳聽到帝釋天帝升上天空後，在空中三發感興之語：‘啊哈，在[長老]迦葉處[所做]的最

¹²⁴ 帝釋天帝的別名。

勝供養堅固地建立了。啊哈，在[長老]迦葉處[所做]的最勝供養堅固地建立了。啊哈，在[長老]迦葉處[所做]的最勝供養堅固地建立了。’ ”

然後世尊得知此事後，就在那時發出此感興：

“乞食之比丘，自養不育他；
天人敬愛彼，寂靜常具念。”

（《自說》第 27 經）

佛陀說完此感興之語後，說道：“諸比丘，帝釋天帝因我子之戒香而來供養鉢食。” 然後誦出了此偈頌：

56.

**Appamatto ayaṃ gandho, yvāyaṃ tagaracandanaṃ;
Yo ca sīlavataṃ gandho, vāti deveṣu uttamo.**

冷凌香旃檀，此等香甚微；
戒香為最上，香飄諸天界。

在此[偈頌中]，“甚微”（**Appamatto**），是微不足道的。

“彼持戒者”（**Yo ca sīlavataṃ**），而彼持戒者的戒香，不像冷凌香和紫檀一般只有一點點，它廣大而散播。因此[稱為]“飄於諸天界最勝”（**vāti deveṣu uttamo**），是最頂級、最殊勝的，在諸天界與人間瀰漫，散播。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十、供養大迦葉長老鉢食的故事[終]。

11. 瞿低迦長老涅槃的故事

Godhikattheraparinibbānavatthu

“彼等具戒行……”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王舍城附近的竹林精舍時，就瞿低迦長老涅槃而說的。

尊者他住在吞仙山（isigilipassa）的黑石岩上，不放逸、奮發、努力而獲得了暫時性的心解脫，由於某個慢性病¹²⁵的影響從那[成就中]退失了。他第二次、第三次……六次證得禪那，然後退失，第七次得到後心想：“我六次退失禪那，禪那的退失是不確定的，如今我要持刀[自殺]。”他拿了剃頭刀躺在床上¹²⁶準備自刎。

魔羅知道他的心念後[想到：]“這比丘想要持刀[自殺]，持刀[自殺]者對生命是不希冀的，他們建立起觀禪後會證得阿羅漢，假如我去阻止他，他不會聽從我的話，我要讓佛陀去阻止。”他隱身去到導師處，如此說：

“大英雄，大慧者，以神通與名聲輝耀；超越一切怨與懼，我禮敬具眼者之足。大英雄，您的弟子，被死亡所征服，欲求死亡，思索死亡，制止彼，光輝者。世尊，你的弟子，喜樂教法者，心意未達成的有學，何以尋死？人中聞名者（佛陀）。”

（《相應部》第 1 集第 159 經）

¹²⁵ 原文 anussāyikassa，應該是 anusāyikassa。

¹²⁶ 原文 pañcake，應該是 mañcake。

那時長老持刀[自殺]了。導師知道了“這是魔羅”，然後誦出此偈頌：

“諸賢雖作此，於生不希冀，
貪根拔除矣，瞿低迦涅槃。”

（《相應部》第 1 集第 159 經）

然後世尊和眾多比丘一起來到長老持刀[自殺]後所臥之處。那時惡魔[為探求]“此人結生識結生在何處？”像一股煙、一團漆黑之物在四處尋求長老的[結生]識。世尊將那團黑煙指給比丘們說道：

“諸比丘，那是惡魔在尋求良家子瞿低迦的識‘良家子瞿低迦的識結生在何處？’諸比丘，以識不住立，良家子瞿低迦已般涅槃。”

魔羅看不到他識之所在，化作一個童子模樣，拿著一把黃色琵琶去到導師處問道：

“上下與四方，以及四隨方，
我均未尋得，瞿低迦何往？”

然後導師回答他：

“賢者心堅固，禪者常樂禪，
晝夜而努力，於生不希冀。
征服死軍後，不再來結生，
貪根拔除矣，瞿低迦涅槃。”

（《相應部》第 1 集第 159 經）

當[佛陀]這麼說了後，惡魔以偈對世尊說：

“彼為愁所敗，腋下琵琶墜，
斯悲傷夜叉，從彼而消逝。”

（《相應部》第 1 集第 159 經）

導師說道：“惡魔，良家子瞿低迦結生之處與你何干呢？彼之結生處，十萬如你者亦不能得見。”然後誦出以下偈頌：

57.

**Tesaṃ sampannasilānaṃ, appamādavihāriṇaṃ;
Sammadaññā vimuttānaṃ, māro maggaṃ na vindatī**

彼等具戒行，住於不放逸；
正智解脫者，魔不知所蹤。

在此[偈頌中]，“彼等”（**Tesaṃ**），正如以識不住立而般涅槃的良家子瞿低迦一般，是那些如此般涅槃者，他們“具足戒行”（**sampannasilānaṃ**）圓滿了戒德。

“住於不放逸”（**appamādavihāriṇaṃ**），不失正念，不放逸而住。

“正智解脫者”（**Sammadaññā vimuttānaṃ**），他以因，以推斷，以理而了知後，以此五種解脫而獲解脫的解脫者們：彼分解脫、伏解脫、正斷解脫、止滅解脫、出離解脫¹²⁷。

¹²⁷ 根據《長部義注》，彼分解脫（**tadaṅgavimutti**）指以無常隨觀等七種隨觀而捨棄常想等而[暫時]解脫於彼等各分煩惱，伏解脫（**vikkhambhanavimutti**）指以八定鎮伏五蓋等煩惱而[暫時]解脫，正斷解脫（**samucchedavimutti**）指四種道

“魔不知所蹤”（*māro maggaṃ na vindatī*），如此般的大漏盡者們，魔羅在一切處尋找也不知、不獲、不見其所趣之徑。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十一、瞿低迦長老涅槃的故事[終]。

12. 咖拉哈丁那的故事

Garahadinnavatthu

“猶如……”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名為咖拉哈丁那的尼乾陀弟子而說的。

在舍衛城有吉祥護（*Sirigutta*）和咖拉哈丁那（*Garahadinna*）兩位好友。他們當中吉祥護是一名佛弟子優婆塞，咖拉哈丁那是尼乾陀弟子。尼乾陀們總是這麼對他說：“你為何不這樣勸誡你的朋友吉祥護‘你幹嘛去沙門喬答摩那裡，在他那你能得到什麼？’以便他來我們這裡並供養我們呢？”

咖拉哈丁那聽了他們的話過後就經常去，在吉祥護坐立等處這樣勸說：“朋友，沙門喬答摩對你來說有什麼用？去他那能得到什麼呢？不應該去我的聖尊們那裡並供養他們

心粉碎相應煩惱而解脫，止滅解脫（*paṭippassaddhivimutti*）指果心因道心的力量令煩惱的止滅現起，出離解脫（*nissaraṇavimutti*）指一切煩惱消失、遠離的涅槃。

嗎？”吉祥護聽了他的話後沉默了很多天，[終於]噁心到了。一天[他回答說：]“朋友，你總是來我身邊這樣說‘去沙門喬答摩那裡能得到什麼？去我的聖尊那裡，然後供養他們吧。’那你如今告訴我，你的聖尊們知道些什麼？”

“哦，老大，別這麼說，我的聖尊們無所不知，過去、未來、現在的一切，一切的身、口、意業，這個將會發生，這個將不會發生，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事情他們都知道。”

“真如你所說？”

“是的，如我所說。”

“若是如此，你可壞了大事了，這麼長久以來都沒告知我此事，今天我才知道聖尊們的智慧威力，去，朋友，以我的名義邀請聖尊們。”

他去到尼乾陀們那裡禮敬後說：“我的朋友吉祥護邀請你們明天去應供。”

“吉祥護親自跟你說的？”

“是的，聖尊。”

他們滿心歡喜地說道：“我們的任務完成了，吉祥護對我們生起了信心，從此我們將有什麼財富得不到呢？”

吉祥護的住宅很大。他命人在兩個房子中間從兩邊挖了一個很長的坑，填滿糞便和泥巴。在坑外的兩端打入一些柱子，在上面綁上繩索，然後佈置一些座位，讓其前腳置於坑前，後腳置於繩子上。策劃著：“當他們坐下的那一刻他們就會這樣倒栽蔥摔倒。”為了將坑隱蔽起來，命人在座位上鋪設了覆蓋之物。命人放置許多大罐子，用芭蕉葉和白布將口封上，裡面空空如也，外面抹上粥、飯、酥油、油、蜂蜜、

糖、糕點碎屑，放置在屋子後面。

咖拉哈丁那一早就趕忙去到他家裡，問道：“招待聖尊們的東西準備好了嗎？”

“是的，親愛的，準備好了。”

“在哪裡呢？”

“這些罐子裡面是粥，這些裡面是飯，這些裡面滿是酥油、糖、糕點等，座位都準備好了。”

他說完“善哉”就走了，在他走的時候五百位尼乾陀來了。吉祥護從屋裡出來五體投地禮敬了尼乾陀們過後，在他們面前站著合掌上舉，如此思維道：“你們的施主曾這樣跟我說，你們過去來今無所不知。如果你們都知道，就不要進我的家。就算進入我家裡，也沒有為你們準備的粥、飯等。如果不知道就進去吧，掉進糞坑後我還要揍你們。”這樣想好過後給下人們做了指示：知道他們這樣坐下後，就站在後面把他們坐處上面的鋪蓋物除去，別讓汙物塗汙了它們。

然後他對尼乾陀們說：“這邊請，尊者們。”尼乾陀們進去後正要登上鋪設的座位，然後吉祥護的手下說：

“請稍等，尊者們，請先不要入座。”

“怎麼了？”

“進入我們家的聖尊們需要知道入座的儀法才能入座。”

“要怎麼做，賢友？”

“首先每個人找到自己的位置站好，然後所有人要一起坐下。”

據說這麼做的意圖是：一起坐下的話就不會在某個人跌落坑中時警告其他人說“賢友們，其他人別入座。”

他們說：“好的。”

然後他們想道：“他說什麼我們都照辦。”

然後所有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依次站好。吉祥護就對他們說：“尊者們，請你們迅速一起入座。”當看到他們入座了，吉祥護的手下們就把坐處上的鋪蓋物拉走了。尼乾陀們一起坐下時，繩子上的座位腳就掉了下去，尼乾陀們都一個倒栽蔥掉進了坑裡。在他們掉進去時吉祥護把門關了，每當他們一爬出來吉祥護的下人們就用棍棒教訓他們：“你們怎麼不知道過去來今了啊？”然後覺得“這樣對他們就可以了”，就把門打開。他們一出來就開始逃跑。

然而吉祥護命人提前把他們經過的路面抹上石灰漿弄得很滑。他們就在那裡東倒西歪摔個不停，他又命人把他們打了一頓，然後覺得“這樣對你們也就差不多了”，放走了他們。“你毀了我們，你毀了我們！”他們哭喊著朝他們護持者家裡去了。

咖拉哈丁那看到此情形後非常生氣，說：“被吉祥護給毀了，應被伸手禮敬的，在有著天神的世間被喜愛的，應受供養的，有能力的福田，我的聖尊們，竟然被打了一頓後被不幸地趕走了。”然後他去到王宮請求給吉祥護處以一千錢的罰款和杖罰。然後國王命人給吉祥護送去消息。他去到國王那裡禮敬過後說：

“大王，您是調查過後再執行處罰，還是不經調查呢？”

“我將調查過後再執行。”

“善哉，大王。”

“那你就陳述吧。”

“大王，我的朋友，尼乾陀的弟子經常來到我面前在我左右這樣說：‘朋友，沙門喬答摩對你有什麼用，去他那你能得到什麼？’……”吉祥護以此為開端把整個事情經過和盤托出。

“大王，如果以這樣的理由需要杖罰，就請執行吧。”

國王看向咖拉哈丁那問道：“你確實有這麼說嗎？”

“是的，大王。”

“你的老師如此無知，你怎麼去跟如來的弟子說‘他們什麼都知道’呢？你是咎由自取啊。”然後就命人給了他杖罰，還命人把咖拉哈丁那家護持的[那些尼乾陀們]打了一頓趕走了。

咖拉哈丁那對此懷恨在心，從那以後半個月都沒有和吉祥護說話，他想到：“我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也應該羞辱去他家的出家人。”去到吉祥護面前說：

“朋友，吉祥護。”

“怎麼了，親愛的？”

“朋友之間是會有爭吵和爭執，你怎麼不跟我說話了呢，幹嘛這樣？”

“親愛的，因為你不跟我說話，我也就不說嘍。”

“親愛的，已經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我們不要壞了感情。”

從此後兩人又形影不離了。然後有一天吉祥護對咖拉哈丁那說：“尼乾陀們對你有什麼用，去他們那你能得到什麼？你應該去見我的導師，供養我的聖尊們，不是嗎？”這正如他所願，有如用手指撓到了他的癢處一般。他問道：

“吉祥護，你的導師知道些什麼呢？”

“嘿，別這麼說，我的導師無所不知，過去來今一切都知。他以十六種方式¹²⁸辨別眾生的心。”

“我對此一無所知，你怎麼這麼長時間都不告訴我呢？既然如此，那你去你導師那裡做出邀請，明天我要招待飲食，你去告訴導師和五百比丘一起來接受我的鉢食供養。”

吉祥護去到導師面前禮敬過後這樣說：“尊者，我的朋友咖拉哈丁那要我邀請您和五百比丘一起明天去接受他的鉢食供養，不過前段時間有一天我對常去他家的出家人做了如此之事，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報復我所做的，不知道是否是以清淨心想要供養您鉢食，您省察過後如果適當就接受，不適當就別接受。”

“他想要對我們做什麼呢？”導師省察過後知道了：“他要命人在兩個房子之間挖一個大坑，命人拿八十車的柴火填滿然後點火，想要我們掉進去羞辱我們。”然後再省察到：

“那我們去那裡有沒有意義呢？”然後看到了：“我將走在炭火坑上，覆蓋其上的草席將消失，炭火坑將裂開，並升起車輪大的巨大蓮花，然後我將踩著蓮花瓣去座位上坐下，五百比丘也會這樣去坐下。將有很多人聚集，我將在集會上以兩首偈頌做隨喜開示，隨喜開示結束時，將有八萬四千眾生領悟法，吉祥護和咖拉哈丁那將成為入流者，將會在我教法中疏散家財，為了此等良家子我應當前往。”導師接受了鉢食供養請求。

¹²⁸ 有貪心、離貪心、有嗔心、離嗔心、有癡心、離癡心、昏沉心、散亂心、廣大心、不廣大心、有上心、無上心、有定心、無定心、解脫心、不解脫心。

吉祥護去向咖拉哈丁那告知導師接受了邀請，然後說道：“你準備招待世雄吧。”咖拉哈丁那想道：“現在我要琢磨一下該幹什麼了。”就命人在兩個房子之間挖了一個深坑，用八十車兒茶樹木柴將它填滿並點上火，把柴火堆搭建好後命人整晚吹風，將柴火堆燒成火炭，然後命人在坑上鋪上木板，再用草席覆蓋，塗抹上牛糞，在一側鋪上一些脆弱的木棍，做成一條通道，想道：“這樣一來當他們踏上去那一刻，隨著木棍的斷裂，他們將滾落入炭火坑中。”在房子的後面也如吉祥護那樣命人擺上罐子以及佈置好座位。

吉祥護一早去到他家問道：“招待的準備都做好了嗎，朋友？”

“是的，朋友。”

“那在哪呢？”

“來，我們去看。”一切都如同吉祥護那樣做了展示。吉祥護說道：“善哉，朋友。”

有許多人聚集起來了。在邪見者的邀請下許多人相聚在一起。邪見者們則以“我們要看看沙門喬答摩出醜”之心而聚集，正見者們則以“今天導師將大轉法輪，我們將目睹佛陀的境界和優雅”之心而聚集起來。

第二天，導師和五百比丘一同來到了咖拉哈丁那家門口。他從家裡出來五體投地禮敬過後，在前面合掌上舉站著想道：“尊者們，據說你們過去來今無所不知，能以十六種方式辨別眾生的心。這是你們的護持者對我所說的。如果你們確實知道，就不要進我的家。就算進入我家裡，也沒有為你們準備的粥、飯等，你們全部掉進炭火坑後，我還將羞辱你們。”如此般思維過後接過導師的鉢說：

“這邊請，世尊。”然後說道：“尊者，要先瞭解來我家的儀法後，才能進入我家。”

“應怎樣做，賢友？”

“一個一個進去，前面的進去坐下時後面的其他人才跟上來。”

據說他是這樣想的：“看到前面的走著掉進炭火坑裡後其他人就不會來了，一個一個掉進去後我再羞辱他們。”

導師說完“好的”就往前走了。到了炭火坑處咖拉哈丁那就轉到一旁站著說：“就在前面，尊者。”這時導師踏在炭火坑上，席子消失了，炭火坑裂開，升上來車輪大的蓮花。導師踏著蓮花瓣前進，坐在了準備好的佛座上，比丘們也這樣前往坐下。咖拉哈丁那身體開始灼熱了。他迅速去到吉祥護面前說道：

“大哥，快救我！”

“這是怎麼了？”

“家裡沒有為五百比丘準備的粥飯之物，我該怎麼辦？”

“那你做什麼了？”吉祥護問道。

“我命人在兩個房子之間挖了一個深坑填滿了火炭，計劃著‘他們掉進去後我要羞辱他們。’然而那個火坑裂開了升上來大蓮花。所有人都踩著蓮花花瓣走了過去，坐在了準備好的座位上，如今我怎麼辦，大哥？”

“你不是剛給我看‘這些罐子，這些是粥，這些是飯等’嗎？”

“那是妄語，大哥，是空罐子。”

“既然這樣，走，去看看那些罐子裡的粥等。”

當他說那些罐子裡的“粥”的那一剎那，那些罐子就充滿了粥，當他說那些罐子裡的“飯等”時，那些罐子就充滿了飯等。看到這個奇跡後，咖拉哈丁那全身充滿了喜樂，他的心生起了淨信。他恭敬地招待了以佛陀為首的僧團，食事過後希望導師做隨喜開示，就拿著導師的鉢。導師隨喜道：“這些眾生因沒有慧眼，不知我弟子的功德和佛教的功德。無慧眼者名為盲人，具慧者名為具眼者。”然後說出以下偈頌：

58.

Yathā saṅkāradhānasmiṃ, ujjhitasmiṃ mahāpathe;
Padumaṃ tattha jāyetha, sucigandhaṃ manoramaṃ.

猶如塵穢堆，被棄於大路；
蓮花生其中，馨香而悅意。

59.

Evaṃ saṅkārabhūtesu, andhabhūte puthujjane;
Atirocati paññāya, sammāsambuddhasāvako.

如是諸卑類，盲冥凡夫中；
正覺者弟子，以慧而光耀。

在此[偈頌中]，“塵穢堆”（saṅkāradhānasmiṃ）是置垃圾處、垃圾堆的意思。

“被棄於大路”（ujjhitasmiṃ mahāpathe）即被棄舍於大路。

“馨香”（sucigandhaṃ）為氣味芬芳。
心意喜悅於此即“悅意”（manoramaṃ）。

“於諸卑類中”（saṅkārabhūtesu）意為像垃圾一樣的諸生類中。

“於諸凡夫中”（puṭhujjane）即於世間的大眾中，這些大眾因眾多煩惱生起故而得名為凡夫。

這就是說：正如丟棄於大路邊的不淨、噁心、令人厭惡的垃圾堆上，卻生長出芬芳的蓮花，它令諸王、大臣等悅意、歡喜和喜愛，被置於頭頂。如此般，卑下[如垃圾一般]的凡夫眾生當中出生之人，雖出生在無慧、盲冥的大眾當中，他依靠自己的智慧之力，見到諸欲之過患和出離之利益後，出家作為僧人，並成就過人的戒定慧、解脫、解脫智見而光耀。佛陀弟子即漏盡比丘，超越了盲冥的凡夫眾，照耀、璀璨、輝煌。

開示結束時，八萬四千生類領悟了法。咖拉哈丁那和吉祥護證得了入流果。他們將自己所有的財富都用在了佛教上。

導師從座而起，回到了寺院。傍晚時分，諸比丘在法堂生起如是談論：“啊！佛陀之德真神奇啊，裂開如此般的兒茶樹炭火堆，然後升上來諸多蓮花。”導師來到後問道：“諸比丘，你們正坐著談論何事？”他們回答道：“此事。”佛陀說：“諸比丘，如今我作為佛陀，從炭火堆裡升起諸蓮花不算神奇。我還是智慧未圓滿的菩薩時便曾這樣[令蓮花]升起。”

“什麼時候，尊者，請告訴我們。”在比丘們的央求下佛陀說出了過去之事：

“寧可倒栽蔥，墮落於地獄；
不造卑賤業，請速來取食。”

（《本生》 1.1.40）

佛陀講述了《兒茶樹炭火本生》¹²⁹

（*Khadiraṅgārajātaka*）後說出了此偈。

第十二、咖拉哈丁那的故事[終]。

第四品花品釋義終。

¹²⁹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40 篇），菩薩欲供養一位從七日的滅盡定中出定的辟支佛，魔王試圖阻止菩薩的供養從而令辟支佛得不到食物而命終，便化現出一個巨大的炭火坑，其中彷彿如無間地獄之火。菩薩供養之心堅定，便向辟支佛說出了以上偈頌。此時炭火坑中升上來巨大的蓮花，菩薩腳踏蓮花向辟支佛供養了鉢食。

五、愚人品

Bālavagga

文喜尊者、法護尊者譯

1. 某男子的故事

Aññatarapurisavatthu

“不眠者夜長……” 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和某男子而說的。

據說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在某個節日裡，登上一頭名為白睡蓮的純白大象，以國王的大威勢右繞城市。當人群出現騷動時，即使用土塊、棍棒等進行擊打，大眾依舊一邊逃跑一邊扭頭觀看。據說這是國王善施的果報。

有一個窮人的妻子也站在七層樓的上層，透過一扇打開的窗戶，觀看了國王後轉身離開。對國王而言，[她]猶如一輪滿月進入了雲中一般。他的心被她所吸引，猶如要從大象上掉下來一般，他迅速繞完城，進入宮中，對一位信賴的大臣說：“在某某地方，你有看到我眺望一棟樓房嗎？”

“是的，陛下。”

“有看到那裡的一個女人？”

“看到了，陛下。”

“去，弄清楚她有沒有丈夫。”

他前去得知她有丈夫後回來稟報國王：“有丈夫的。”

當[國王]說“那就去把他丈夫召來”時，他前去[對那男子]說：“來，朋友，國王召喚你。”

他（那男子）心想：“我要因妻子而生起怖畏了。”由於他無法抗拒國王的命令便前去，禮敬國王後站著。國王便對他說：“今後你就服侍我吧。”

“別，陛下，我做完自己的工作向您繳稅，就請讓我在家過生活吧。”

“我不需要你的稅，從今以後你就服侍我。”命人給了他盾牌和武器。據說（國王）他是這麼想的：“找到他的任何過失然後殺掉他，我就將奪取他的妻子。”於是該[男子]就懷著死亡的恐懼小心地侍候著那[國王]。

國王沒有看到他的過失，欲火熾增，[心想：]“我要給他安立某個過失，然後執行王令（殺死他）。”命人[把他]召來，這麼[對他]說：“嘿，你去離這裡一由旬遠的河裡某某地方，在我傍晚沐浴的時候帶回來沾沐達花（kumuduppala，白睡蓮）和黎明色（淺紅色）的泥土。假如那個時候你沒回來，我將對你下令[處死]。”

據說侍從比四種奴僕更低等。用錢買來的奴僕等，說了“我頭痛，我背痛”後就可以休息。侍從則不行，必須去做吩咐的事情。因此，他心想著“我不得不去，沾沐達花連同黎明色泥土出現在龍界，我從哪裡獲取呢？”同時懷著對死亡的怖畏迅速回到家中，說：“夫人，我的飯好了嗎？”

“在灶上，夫君。”

他等不及飯煮熟就讓[妻子]用勺子打來酸粥，得到了咖喱菜就連同未熟的飯一起放進籃子裡，提著踏上了一由旬的

旅途。在他行進的過程中飯就熟了。他將還沒吃的飯食拿出一些留著。當他正在吃[剩餘部分]的時候看到了一位旅客，[說：]“先生，我留了一些沒吃過的飯食，您拿去吃吧。”那[旅客]拿去吃了。另一人（該男子）吃完後，將一把飯食丟到水裡，漱完口後大聲宣告三遍，說：“居住在這河域裡的龍、金翅鳥、神明們，請聽我說。國王想對我下令[處死]而命令我‘帶來沾沐達花連同黎明色泥土’。我布施旅人的飯食有一千倍的功德，布施給水裡魚類有一百倍功德。這麼多的福果，我作為功德給你們。請為我帶來沾沐達花連同黎明色泥土吧。”

住在那裡的龍王聽到該聲音後，化作一老者去到他面前，問：“你說什麼？”在他又那樣重複說了一遍後，[龍王]說：“你把那功德給我吧。”他說：“我給[你]。”當[龍王]再次說“給[我]吧”時，他說：“我給[你]，先生。”他（老者）這樣兩三回讓他將功德給[自己]後，將沾沐達花連同黎明色泥土給了[該男子]。

國王則想到：“人類詭計多端，假如他通過什麼方法獲得了，我的事情就辦不成了。”他很早就命人將城門關閉，並讓人將鑰匙帶到自己跟前。那位男子則剛好在國王沐浴時趕回來了，因不能進門，便呼叫守門人說：“請將門打開。”

“沒法開，國王很早就命人讓[我]交出鑰匙後帶到皇宮裡去了。”

該[男子]說：“我是國王的差使，請將門打開。”然後他心想：“不能進門的話我如今就沒命了。我將怎麼辦？”於是他將泥團拋在門楣上，將花插在它上面，然後大聲宣佈三次

說：“嘿，城民們，你們知道我是因國王的命令而去的，國王想要無故加害於我。”然後他思維：“我要去哪裡？”然後決定：“比丘們心地柔軟，我要去寺院睡一覺。”

這些眾生在順遂的時候都不會注意到比丘的存在，當被痛苦**擊敗了時就想去寺院，因此他也[想到]“我沒有其他保護”而去到寺院，在一個舒適的地方躺下。國王則在那晚沒能睡著，思念那女子而欲火中燒。他心想：“天一亮，我就讓人將那男子處死，然後帶來那女子。”

就在這時，有四位男子投生在六十由旬的銅鍋[地獄]中，正在沸騰的[銅]鍋裡像米飯一樣翻滾著被煮，三萬年到達[銅鍋]底部後，經三萬年又來到了[銅鍋]口邊緣。他們冒出頭後互相看到對方，每人想要誦一首偈頌，沒能[誦出]，一人說出一個字母就翻轉沉入了銅鍋。

國王正無法入眠，中夜剛過時聽到那聲音，內心驚懼，心想：“是我將有生命危險還是我的王后？或者是我的王權將失去？”他整夜都無法合眼。天一亮他就命人召來國師，說：“老師，我在中夜剛過時分聽到巨大而恐怖的聲音，不知道‘是王權或者王后還是我將有劫難？’因此我召您來。”

“大王，您聽到了什麼聲音？”

“老師，‘度(du)’、‘撒(sa)’、‘納(na)’、‘嗦(so)’，我聽到了這些聲音。請您推斷它們[預示]的結果。婆羅門猶如進入了巨大的黑暗中一般，什麼也不知道。害怕說“我不知道”的話“我的名利將會減少”，他便說：“嚴重啊，大王。”

“怎麼了，老師？”

“顯示您有生命危險。”

他（國王）倍感恐懼說道：“老師，有什麼對策嗎？”

“有的，莫懼，我懂三吠陀。”

“那需要什麼？”

“每種[生靈]獻祭一百後，您將得以活命，大王。”

“要什麼呢？”

“大象一百、馬一百、公牛一百、母牛一百、山羊一百、綿羊一百、雞一百、豬一百、男童一百、女童一百。”如此每種生命一百個，命他抓取。[國師心想]“如果我只讓他抓動物的話，他會說‘他只是為了自己吃而讓抓’。”因此他也讓抓象、馬和人。

國王心想“只要我能活命[就行]”，說道：“你們快去抓取所有的生類。”受命的人們抓取了遠超數額的[生類]。在《橋薩羅相應》中也提到了此事：

“彼時，波斯匿王準備了廣大的獻祭，有五百大公牛、五百小公牛、五百牛犢、五百山羊、五百綿羊被帶到祭祀的柱子處，用於獻祭。他的那些奴隸、僕人、工人也都因受到懲罰的威脅和恐懼的威脅而淚流滿面，哭泣著做著準備工作。”（《相應部》第一有偈篇第 120 段）

大眾因各自的兒女親人而哭泣時，造成了巨大的聲響，彷彿天崩地裂一般。茉莉王后聽到那聲音後，去到國王面前問道：“大王，為何您的諸根不如常，顯得很疲憊一般？”

“你是怎麼了？茉莉！你都不知道毒蛇在通過我的耳根前進嗎？”

“這是怎麼回事，陛下？”

“我在夜裡聽到了這樣的聲音，我詢問國師後聽說‘[它們]顯示您有生命危險，每種[生靈]獻祭一百後，您將得以活命’後[我想]‘我只要我能活命’便命人抓取這些生類。”

茉莉王后說：“您愚昧阿，大王！即便您吃那麼多，吃種種飯菜[多達]一陀那（Doṇa，約 1 加侖，近 4 升）的食物，統治著兩個國家，而您的智慧卻魯鈍。”

“你為何這麼說，王后？”

“您在哪見過通過他人的死亡來獲取他人的生命的？您為何聽取愚蠢的婆羅門的話，在大眾身上施加痛苦呢？在有著諸天的世間裡的至上之人，於過去[來今]等有著無礙智的導師正住在附近的寺院裡。您詢問他後，按照他的教誨做吧。”

國王與茉莉[王后]一起輕車去到寺院。因死亡的怖畏，[國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禮敬導師後，坐在一旁。於是，導師首先說道：“大王，大中午你從何而來？”他只是默默地坐著。

然後，茉莉王后告訴世尊：“尊者，據說國王在剛過中夜時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於是他將其告訴了國師。國師說‘您將有生命危險，為了防範於此，在每種生類抓取一百個後，用他們喉嚨的血進行獻祭，然後您將得以活命。’國王命人抓取諸生類，因此我將他帶來了這裡。”

“是這樣嗎，大王？”

“是這樣的，尊者。”

“你聽到了什麼聲音呢？”

他就按自己所聽到的告知了。如來聽說這個後成一光明（以甚深之智進行思維）。然後，導師對他說道：“莫懼，大

王，你沒有危險。是造惡的眾生們在表達自己的苦而這麼說[所發出的聲音]。” “尊者，那他們

做過什麼？”

於是，世尊為了告知他們的業（所作所為）而說：“那麼，大王，你聽好了。” 然後說了過去之事：

“在過去人壽兩萬歲時，迦葉世尊（迦葉佛）出現於世，與兩萬名漏盡者一起遊行前往波羅奈。波羅奈的居民或兩人一組，或三人一組，或許多人一組舉行對客至[比丘]的布施。那時，有四位擁有四億財產的財主子成為了朋友。他們商議道：‘我們家中有大量財富，我們用來做什麼呢？’

“‘如此般的佛陀正在[城中]遊行，我們要做布施，守護戒律，行禮敬。’[這樣的話]連一個說的都沒有。

“他們中一人這麼說：‘我們要喝著烈酒，吃著鮮美的肉，而遊蕩¹³⁰（度日）。這是我們生命的果報。’

“另一人也這麼說：‘我們要每日食用帶有種種上妙味道的三年期香米飯而遊蕩（度日）。’

“另一人則這麼說：‘我們要讓人煮好種種糕點、硬食，食之而度日。’

“另一人則這麼說：‘朋友們，我們其他什麼也不要做。當說到“我們要給[你]財物”時，沒有女子會不想要。因此我們就用財物做誘惑，然後行通姦之事。’

¹³⁰ 這裡的“我們將遊蕩”（vicarissāmā）可能只是“度日”的意思。

“‘善哉，善哉！’所有人都按照他的說法執行。他們從此以後兩萬年間就用財富引誘漂亮的女子進行通姦，死後投生到了無間地獄。他們在一兩尊佛間隔期間在地獄被煎熬，在那裡死後因餘業而投生在了六十由旬的銅鍋[地獄]中，三萬年到達[銅鍋]底部後，又經三萬年來到了[銅鍋]口邊緣，每人想說一個偈頌，沒能說出，一人說了一個字母就又倒轉沉入了銅鍋之中。說吧，大王，你最先聽到的聲音是什麼？”

“‘度(du)，尊者。’

導師為了將他沒有說完的偈頌完整地呈現，如此說道：

“我等行邪命，不曾施善士；

未依所擁財，為己造洲嶼。”

(《本生》1.4.53；《餓鬼事》804)

[佛陀]向國王解釋了這首偈頌的含義後，問：“大王，你聽到的第二、第三、第四個聲音是什麼？”

“名為如此……”當[國王這麼]說完，[導師]將餘下的補全道：

“地獄中煎熬，[整整]六萬年；

全部已圓滿，何時是終期？”

“無止何來終，終期不可期；

你我諸君等，彼時將惡造。”

“從此離去後，若得生為人；

我必行慷慨，持戒造諸善。”

(《本生》1.4.54-56；《餓鬼事》第802、803、805偈)

[導師]依次說出這些偈頌並作解釋後，說：“大王，這就是他們四人每人想說的偈頌。他們沒能說出來，一人僅說一個字母就又進入了銅鍋裡。”

據說從憍薩羅波斯匿王聽到那聲音以來，他們就一直在往下沉，至今還不足一千年¹³¹。國王聽了該開示後生起了大悚懼。他思維：“這通姦之業實屬嚴重，在一個佛世間隔期間在地獄受煎熬死後又投生到六十由旬的銅鍋當中，在那裡受六萬年煎熬後，即便如此，仍不知他們從苦中解脫之時。我也對他人之妻生起愛意，整晚不能入眠。從今以後，我將不再傾心於他人的妻子。”

然後他對如來說：“尊者，今天我知道了夜的漫長。”那位男子也正坐在那裡，聽到該言論[心想：]“我有了強有力的支助”，對導師說：“尊者，國王今天才知道夜的漫長。而我昨天知道了獨自[走]一由旬的漫長。”導師結合二人的談話說：“一人夜漫長，一人由旬長，然而，愚者輪迴長。”隨後開示佛法，誦出此偈：

60.

**Dīghā jāgarato ratti, dīghaṃ santassa yojanaṃ;
Dīgho bālāna saṃsāro, saddhammaṃ avijānata.**

不眠者夜長，倦者由旬長；

不明了正法，愚者輪迴長。

¹³¹ 由此可以推斷此故事編輯的年代約佛滅後不到一千年。

在此[偈頌中]，“長（*dīghā*）”，一夜只是那三個夜分（初夜、中夜、後夜），然而對於醒著的人（失眠者）而言它[顯得]很漫長，變得猶如兩三倍一般。讓自己成為床虱們的食物，直到太陽升起還睡著打滾的大懶漢，以及吃完精美的食物後躺臥在高貴的床鋪上的享受欲樂者則不知道那（夜）的漫長。然而，徹夜精進禪修的禪修者，[徹夜]開示佛法的說法者，站在[法]座附近的聽法者，患頭痛或被切斷手足的被[苦]受淹沒者，以及夜間趕路的旅客則知道[夜的漫長]。

“由旬（*yojana*）”，一由旬也就四牛呼，然而對於“疲倦者”（*santassa*），對於疲勞的人就“很長”（*dīghaṃ*），像是有兩三倍[那麼長]。一個走了一天路感到疲勞的人，看到迎面而來的人便詢問“距前面的村莊還有多遠？”[對方]說“一由旬”；走一小段[路]後又詢問另一人，他也說“一由旬”；又走一小段[路]後詢問另一人，他也說“一由旬”。他不斷詢問，他們都回答“一由旬”。這一由旬確實漫長，在他看來一由旬彷彿兩三由旬一般。

“對於愚人（*bālānaṃ*）”，對於不知此、他世利益，不能終結輪迴的愚人們而言，他們不明了那三十七菩提分的正法——了知後能終結輪迴，對於[這樣的]“不明了正法者，輪迴長”（*saddhammaṃ avijānataṃ saṃsāro dīgho*）。那[輪迴]就是因自己的本性而漫長。

[佛陀]也曾說：“諸比丘，此輪迴不知起點，前際不得顯現。”（《相應部》2.124）。對於不能終結[輪迴]的愚人們而言，[輪迴]確實極其漫長。

開示結束時，該男子證得了入流果，其餘許多人也證得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國王禮敬導師後就前去釋放了那些捆縛的眾生。那些從束縛中解脫的男女們，洗完頭前往各自的家時，述說著茉莉[王后]的德行：“願我們的茉莉王后殿下長壽，多虧了她我們才得以活命。”

傍晚時分，比丘們在法堂生起談論：“這茉莉[王后]確實是位智者阿，依靠自己的智慧給與了這麼多人命施。”導師坐在香室聽到那些比丘們的談話後，從香室出來，進入法堂，坐在鋪設好的座位上，詢問：“你們坐在一起談論何事？”

“名為此事。”他們回答。

“諸比丘，茉莉[王后]不僅現在憑藉自己的智慧給與了眾人命施，過去也曾給與。”說完，[佛陀]為闡明此事說出了過去之事：

過去，在波羅奈城，國王之子來到一棵榕樹前，向投生在那裡的[樹]神請求：“我主天王，在這瞻部洲又一百位國王、一百位王后。假如我在父親過世後獲得王位，我將用他們喉嚨的血[向您]獻祭。”

他在父親過世時獲得了王位，[他思維：]“依靠神的力量我獲得了王位，我要向他獻祭。”於是他帶著大軍出發，征服了一位國王後，和他一起又[征服了]下一位……下一位。征服所有國王後，她帶著[他們]連同王后一起出發時，最年輕的國王郁伽先那（Uggasena）的王后名叫法施

（Dhammadinnā），有孕在身，將她放了後，來到了[那榕樹下]，[決定]“我要讓這麼多人喝下毒飲後殺死他們。”他命人清理樹下。

樹神心想：“這國王抓了這麼多國王，他以為依靠我取得的這[王位]，想要用他們喉嚨的血向我獻祭。如果他殺害這些人的話，瞻部洲的國王族系將斷絕，我的樹下也將變得骯髒，我能否阻止此事呢？”他思索時發現“我辦不到”，於是來到另一位[樹]神處告知了此事，詢問：“你能辦到嗎？”她也拒絕了，[然後詢問]另一位……另一位……，拜訪了整個輪圍世界的[樹]神後，他們都拒絕了，於是他去到四大天王面前，他們也拒絕道：“我們辦不到，但我們的大王在福德和智慧上都遠超我們，你向他詢問吧。”

他接近帝釋[天帝]，告知此事後，說：“天帝，你們若無動於衷的話，他將斷絕剎帝利的族系，請您庇護之。”

帝釋[天帝]說：“我也不能阻止他，但我告訴你方法。”然後將方法告知：“去，你在國王的視線裡穿上紅色的衣服，從自己的樹出來，展現出要離開的樣子。然後那國王[心裡會想]‘[樹]神走了，我要讓他留下’會用種種方式請求。然後你對他說‘你曾以“我將帶來一百位國王連同王后，然後用他們喉嚨的血[向您]獻祭”向我祈禱。[現在]卻放了郁伽先那國王的王后而來，我將不會接受像這樣的妄語者的獻祭。’”

“當這樣說時，國王將會把她召來。她對國王說法後，將給與這麼多人命施。”因這個原因，帝釋[天帝]告知了這個方法。[樹]神照做了。國王也召來了她。她前來後，只禮敬了坐在眾王週邊的自己的國王（她丈夫）。

“在我這眾王之長站立時，她[竟然只]禮敬了自己的丈夫——所有人中的最年幼者！”[國王]對她動怒了。然後她對他

說：“我跟你有什麼關係呢？而這位是我的夫君，賜予主權者，不禮敬他，我為何要禮敬你呢？”

樹神就在大眾的注視下說：“如是，夫人，如是，夫人。”然後用一捧鮮花敬奉她。然後國王又說：“假如你不禮敬我，那我王權的施與者，如此大威力的[樹]神，你為何不禮敬呢？”

“大王，你是通過自己的福德抓獲的諸王，不是[樹]神抓來給[你]的。”

樹[神]再次說：“如是，夫人，如是，夫人。”說完，以同樣的方式對她作敬奉。

她又對國王說：“你說‘[樹]神抓來這麼多國王給我’，現在你[樹]神的左上方，樹被火燒了。如果有如此大威力，她為何不能撲滅那火呢？”

樹[神]再次說：“如是，夫人，如是，夫人。”說完，以同樣的方式對她作敬奉。

她一邊說一邊站起來，又哭又笑。於是國王對她說：“你瘋了？”

“為何陛下這麼說？”

“像我這樣的人不是瘋女人。”

於是[國王說：]“你為何又哭又笑呢？”

“聽好了，大王。我過去曾是一名良家女。居住在丈夫家時，看到丈夫的好友前來做客，想要給他做飯，就給了婢女錢，[命她]‘帶些肉回來’。她沒有獲得肉，回來說‘沒有肉了。’我就把屋後躺著的母山羊頭砍了，做了飯。我因砍了一頭母山羊的頭而在地獄中受煎熬後，因餘業遭受了它身毛

數量的斷頭[之苦]。你殺了這麼多人後，何時能從苦中解脫呢？我如此念及你的苦而哭。”說完，她[誦出]此偈：

“切斷一[羊]喉，我受毛數[死]；

切斷眾人喉，你將會如何？剎帝利。？”

於是[國王問：]“你為何笑呢？”

“因高興於‘我已從那苦中解脫’，大王。”

樹[神]再次說：“如是，夫人，如是，夫人。”說完，用一束鮮花對她作敬奉。

國王[心想：]“我真是造了重業。據說此人殺了一頭母山羊後在地獄中[受完煎熬]，因餘業遭受了它身毛數量的斷頭[之苦]。我[要是]殺了這麼多人後，何時才能獲得安穩呢？”

他釋放了所有國王，然後向比自己年長者行禮敬，向比自己年幼者合掌，請求所有人的原諒後，將他們送回了各自的領地。

導師說完這佛法開示後，說：“諸比丘，如此般，茉莉王后不唯今日憑藉自己的智慧給與大眾命施，過去也曾給與。”然後聯繫過去[說：]“那時的波羅奈國王就是憍薩羅國[王]波斯匿，法施是王后茉莉，樹神就是我。”如此聯繫了過去後，又開示佛法：

“諸比丘，殺生是不應作的，殺生者實長夜悲痛。”說完，誦出此偈：

“此世他悲哀，死後也悲哀；

造作惡事者，兩處皆悲哀；

見己染汙業，他悲他苦惱。”

（《法句》第 15 偈）

“眾生若知此，痛苦之緣由；

將無殺生者，殺生者實悲。”

（《本生》1.1.18）

第一、某男子的故事[終]。

2. 大迦葉長老弟子的故事

Mahākassapatherasaddhivihārikavatthu

“若行者未得……”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祇陀林時，就大迦葉長老的同住弟子而說的。此開示始於王舍城。

據說，長老曾依止王舍城住在畢鉢羅窟，有兩位同住弟子服侍他。他們中的一人恭敬地履行著義務，[另]一人則將前者所作的種種事當成好像自己做的一般[向長老]展示，在得知[前者將]洗臉水、齒木準備好了後，就[對長老]說：

“尊者，洗臉水、齒木我已備好，請您洗臉吧。”在洗腳、沐浴等之時他也這麼說。另一人心想：“此人總是把我做的種種事情當作自己做的一般[向長老]展示，好的，我將對他做應作且適宜之事。”

就在對方吃完飯睡覺時，他燒好洗澡水裝在一個水壺裡，放在浴室後面，燒水壺裡則留下一呷礪（約四分之一升）的水，冒著蒸汽。另一人在黃昏時醒來，看到冒出的蒸

汽後，[以為：]“水一定是燒好了放在浴室裡。”他就迅速前去禮敬長老，說：“尊者，浴室裡水燒好了，您洗澡吧。”說完就和長老一起進入浴室。長老沒有看到水便問：“水在哪裡，賢友？”

年輕人去到火堂裡，將水勺伸進燒水壺中，得知是空的。“您看[這]惡人的所作所為，把一個空壺放在灶臺上後去了哪裡？我以為‘水[煮好]在浴室裡了’所以通知您。”他就一邊譏嫌著一邊拿著水壺去渡口[打水]。

另一人則從浴室後面將水提來放在浴室裡。長老心想：“[剛才]這個年輕人說‘我已經將水煮好放在浴室了，尊者，您來洗澡吧’，現在一邊譏嫌著一邊拿著水壺去了渡口[打水]，這是怎麼回事？”通過[神通]探尋得知“這麼久以來那個年輕人都將這位元年輕人所作的服務當作自己做的一般進行展示。”

當傍晚他回來坐著時，[長老]對他教誡道：“賢友，作為比丘只有確實是自己做的事情才說‘[我]做了’，而非[自己]未做的。你剛才說‘[我]把[熱]水放在浴室了，去洗澡吧，尊者’，在我進入浴室站著時，你又拿著水壺一邊譏嫌著去[打水]。對於出家人而言不應有這樣的行為。”

他對長老懷恨在心：“看長老的行為，因[洗澡]水這麼大點事就這麼說我。”第二天他沒和長老一起入[村]托鉢。長老和另一人一起去了某個地方。他在他們外出時來到長老一位護持者的家裡。

“長老在哪裡，尊者？”被問時，他說：“長老不舒服，就坐在寺院裡。”

“那麼尊者，需要什麼呢？”

“說讓你們給這樣的食物。”他們就按照他說的準備好給[他]了。他在半路就將那食物吃了，然後回去寺院。長老則在所到的地方獲得了大塊上好的布料，給了和自己同去的年輕人。該[年輕人]將其染好後給自己做成了上下衣。

長老第二天去到那位護持者家裡，當對方說“尊者，[昨天]聽說您不舒服，我們按照年輕人所說的方式準備了食物[給您]送去了，您吃完後舒服了嗎？”時，長老保持沉默。但在回到寺院後，在那位年輕人禮敬完坐著時，[長老]這麼說：“賢友，據說你昨天做了此事。這對於出家人而言是不適宜的，不應為了吃而作暗示。”

他生氣了，對長老懷有憤怒，[心想：]“前一天因為一點水就說我妄語，今天因我在[他]自己的護持者家裡吃了一把吃的，就說我‘不應為了吃而作暗示’。布料也給了自己的侍者，長老的業真的重啊。我將知道該對他做什麼。”

第二天在長老入村[托鉢]時，他自己留在寺院裡，用棍子將餐具都打碎，然後給長老的茅草屋放了一把火，那些沒有燒著的就用木槌打破，然後逃離了[那裡]。他死後投生到了大無間地獄。

眾人生起談論說：“據說長老的共住弟子不能忍受教誡，生氣把茅草屋燒了，然後跑了。”

後來有一位比丘離開王舍城，想要見導師，去到了祇陀林。他禮敬導師後，和導師互致問候。然後[導師]詢問：“你從哪裡來？”

“來自王舍城，尊者。”

“我兒大迦葉還堪忍嗎？”

“堪忍，尊者，但有一位共住弟子只因教誡就生氣了，燒了茅草屋跑了。”

導師說：“他並非僅現在聽了教誡後生氣，過去也那樣發怒。他並非僅現在破壞僧寮，過去也曾破壞。”然後說出過去之事：

“過去在波羅奈梵授王治國時，在喜馬拉雅區域有一隻辛吉拉鳥（*siṅgila*），它搭建鳥巢後居住。然後有一天，天下著雨，一隻猴子冷得瑟瑟發抖，來到了那個地方。辛吉拉看到它後，誦出偈頌：

“猴子！
頭及手與足，你與人無異；
然而何以故，你無有房屋？”
（《本生》1.4.81）

猴子心想：“雖然我有手與足，但我沒有謀劃建造房屋的智慧。”它想要告知這個道理，說了這個偈頌：

“辛吉拉！
頭及手與足，我與人無異；
人之上等智，於彼我則無。”
（《本生》1.4.82）

於是辛吉拉對它責備道：“像你這樣怎麼會有居家生活呢？”並誦出這兩首偈頌：

“心不穩固者，輕躁有惡性；
常無好德行，不會有快樂。”
“請盡力而為，克服於習性；
建立一屋巢，抵禦風與寒。猴子！”
（《本生》1.4.83-84）

猴子[覺得：]“這傢伙說我心不穩、心輕躁、出賣朋友、沒有德行，現在我要向它展示出賣朋友的樣子！”它便將鳥窩搗毀並撒棄。鳥則在它抓住鳥窩的時候從一側飛走了。

導師說了這個開示後，聯繫本生：“那個時候的猴子就是[現在]破壞僧寮的比丘，辛吉拉鳥就是[現在的]迦葉。”聯繫完本生後，[導師]說：“諸比丘，如此般，他不僅是現在，過去也在被教誡時生氣，毀壞了住所。我兒迦葉與其和這樣的愚人一起居住，還不如獨居。”說完，誦出此偈：

61.

**Carañce nādhigaccheyya, seyyaṃ sadisamattano;
Ekacariyaṃ dalhaṃ kayirā, natthi bāle saḥāyatā.**

若行者未得，勝我等我者；

寧堅決獨行，不與愚人交。

這裡的“行走”（**caraṃ**），不要取[四]威儀的行走，應知是心行，尋求善友之義。

“[不得]勝我等我者”（**seyyaṃ sadisamattano**），若未獲得在戒定慧之德上超越我或與我相似者。

“獨行”（**Ekacariyaṃ**），在他們當中（勝我者和等我者中）當獲得了勝過[自己]的[善友]，則[自己的]戒等會增長，當獲得了類似[自己]的[善友]，則[自己的戒等]不會衰退。然而當與[較自己]低劣者一起住、一起（在法上和物質上）共受用的話，[自己的]戒等會衰退。因此說：“如此之人不應親近，不因結交，不應侍奉，除非是出於同情，除非是出於悲憫。”（《人施設論》121；《增支部》第3集第26經）

因此，如果出於悲心“此人依靠我將會增長戒等”，不從

那人期待任何東西而能夠攝受他，這是善的。

如若不能，“應堅決獨行”（*Ekacariyaṃ dalhaṃ kayirā*），應堅定獨處，在所有威儀（行住坐臥）中獨自而住。何以故？

“愚中無交情”（*natthi bāle sahāyatā*），所謂交情，是小戒、中戒、大戒，十種[應]談論之事、十三頭陀支功德、觀禪功德、四道、四果、三明、六通。依止愚人沒有此等相交往的功德。

開示結束時，客比丘證得了入流果，其他還有許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二、大迦葉長老弟子的故事[終]。

3. 阿難陀財主的故事

Ānandaseṭṭhivatthu

“我有子[與財]……”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舍衛城時，就阿難陀財主而說的。

據說在舍衛城有一位名叫阿難的財主，坐擁四億財產，非常吝嗇。他每半個月將親屬召集到一起，對名叫根祥（*Mūlasiri*）的兒子，在三方面進行教誡：“不要認為這四億財產很多；已有的財富不要給出去，應創造新的財富；就算是一塊錢、一塊錢地花也只是浪費。因此[有偈頌說：]

“得見眼藥盡，及蟻作積聚；

睹蜂積蜜後，智者[知]居家。”

後來，他還沒有將自己的五大寶藏告訴兒子，[這位]執著財產而被慳吝之垢染汙的[財主]就去世了。就在那城市的

某個入口附近，有個村莊裡居住著一千個旃陀羅（賤民）家庭。他投生在那裡的一個旃陀羅女腹中。國王聽說他過世後，命人召來他兒子根祥，立他為[新的]財主。

那一千個旃陀羅家庭是通過一起做有薪水的工作而維生。自從他投生以來就沒有獲得過薪水，連超過維生之量的飯團都沒有[獲得]。他們[商量：]“雖然我們依舊做著工作，但連飯團都沒得到。我們中一定是有個晦氣鬼。”[依次將人群]一分為二，直到他父母單獨[被分出來]，才分辨出：“這個家庭裡出現了晦氣鬼。”他們將他母親趕走了。

她自從懷上他以來就連維生之量的[食物]都很難獲得。後來她把兒子生下來了。他的手、腳、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均長得不端正（字面為“都沒長在正常的位置上”）。他就這樣根肢畸形，像泥鬼一般極其醜陋。即便如此，母親也沒有放棄他。[母親]對所懷的孩子有著強烈的愛。

在她艱辛地撫養他期間，在帶著他出去的日子裡就什麼也得不到，當把他留在家裡，她獨自出去的日子裡就能獲得薪水。後來，當他有能力乞食活命時，她將一個乞討的碗放到他手裡，[說：]“兒子，我們因你受盡了苦，現在我不能撫養你了。在這個城市裡有為窮人和旅客等準備的餐食，你到那裡乞食維生吧。”將他遣走了。

當他挨家挨戶前進時，來到了他做阿難陀財主時所居住的地方，然後想起了前世，於是進入自己家中。[經過]前三扇門時沒人注意到[他]，在第四道門時，根祥財主的兒子們看見了，他們被嚇哭了。於是財主的下人們對他[說：]“出去！晦氣鬼！”把他打一頓，攆了出去，丟在了垃圾堆上。

導師和隨行沙門阿難長老一起托鉢而行，來到了那個地方。他看到長老後，經長老詢問，他告知了事情的經過。長老讓人喚來根祥。這時聚集了一大群人。導師呼叫根祥，詢問道：“你認識這人嗎？”

“我不認識。”

“他是你的父親阿難。”

“阿難陀財主，將你的五大寶藏告訴兒子吧。”[導師]讓其告知後，令[原來]不相信的[根祥]生信了。他皈依了導師。[導師]為他講述佛法，誦出此偈：

62.

**puttā matthi dhanammatthi, iti bālo vihaññati,
attā hi attano natthi, kuto puttā kuto dhanam.**

我有子與財，愚人因此苦；

我尚無有我，何來子與財？

它的含義是，“‘我有兒子，我有財富’愚人”（**puttā me atthi, dhanam me atthi, iti bālo**），[愚人]因兒子的貪愛和財產的貪愛而遭受傷害、遭受焦慮、遭受苦。焦慮於“我沒了兒子”，焦慮於“正在失去[兒子]”，焦慮於“將失去[兒子]”。對於財富也是同樣的。他以這六種方式受折磨。[想到]“我要撫養兒子”而日以繼夜地在水路、陸路等處以種種方式努力[工作]而遭受艱辛。[想到]“我要創造財富”而經營農商等而遭受艱辛。

對於如此般的遭受艱辛者“我尚無有我”（**attā hi attano natthi**），他不能令因這辛勞而受苦的自己變得快樂，即便還活著，對於他而言自己都沒有自我（“無我”的意思是不能主

宰)。當他躺在臨終病床上，被如火焰[灼燒]一般的瀕死感受所折磨時，[感覺]肌腱在被切斷，骨骼在破碎，睜開眼睛看到今生，閉上眼睛看到來世。[此時]對他而言，[這個身體]即便每天被沐浴兩次，進食三次，以香、花鬘裝飾，終生照料，[此時]也不能作為同伴而庇護[自己]免受[以上臨終的]痛苦，所以我的“自我”確實不存在。

“何來子與財”（*kuto puttā kuto dhanam*），兒子或財富在那時又能做什麼呢？阿難陀財主沒有給任何人任何東西，為兒子將財富保存著。對於之前躺在臨終病床上，或如今遭受此苦的他而言，兒子在哪裡，財富在哪裡呢？兒子或財富在那時消除了什麼痛苦，或者帶來了什麼快樂呢？

開示結束時，八萬四千有情領悟了法。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

第三、阿難陀財主的故事[終]。

4. 扒包竊賊的故事

Gaṇṭhibhedakacoravatthu

“愚人……”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兩位]扒包的竊賊而說的。

據說他們兩位朋友和前去聽法的大眾一起來到祇陀林，一位聽聞了佛法開示，一位則尋找著自己可以竊取之物。他們中的那位聽法者證得了入流果，另一人則獲得了[別人]綁在衣服邊緣上的五個摩沙迦(*māsaka*、錢)。那[偷來的錢]讓他家裡有了煮熟的飯菜，另一個家裡則沒有煮[東

西]。於是盜賊朋友（前者）便和妻子一起對他開玩笑說：

“你太過聰明了，以致自己家裡連煮飯的錢都沒有獲得。”對方則[心想：]“此人真是蠢到認為自己是智者。”

他為了將所發生的事情告訴導師，便和親人們一起去到祇陀林，然後告訴了[導師]。導師為他說法，誦出此偈：

63.

Yo bālo maññati bālyam, paṇḍito vāpi tena so;
Bālo ca paṇḍitamānī, sa ve 'bālo'ti vuccati.

愚人自知愚，故而為智者；

愚人自謂智，實稱真愚夫。

在此[偈頌中]，“但凡愚人……”（Yo bālo），但凡愚闇不聰明的人[覺得]“我是愚人”，認為、知道自己的愚蠢和無知的狀態，“他因此”（tena so），就此原因，此人“亦為智者”或如同智者一般。因為當他知道“我是愚人”時，他就會親近、承事其他的智者。從而，為了讓他成為智者[其他智者]就進行教誡、教導，在採納該教誡後，他就成為了[和他們一樣的]智者甚至更有智慧。

“彼實是愚人”（sa ve bālo），但凡愚人[覺得]“其他有誰像我一樣的多聞、說法、持戒、行頭陀？”如此認為自己是智者，他就不會親近、承事其他智者，從而既不會學習教理也不會圓滿修行，就會一直是愚人。他就如同那位扒包的竊賊一般。因此說：“彼實稱愚人”（sa ve 'bālo'ti vuccati）。

開示結束時，另一人的親戚們與大眾一起證得了入流果等。

第四、扒包竊賊的故事[終]。

5. 優陀夷長老的故事

Udāyittheravatthu

“愚人雖畢生……”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優陀夷（Udāyi）長老而說的。

據說他在大長老們都回去了時去到法堂，坐在法座上。然後有一天，一些客來比丘看到了他，以為“這一定是位多聞的大長老”，詢問了一些關於蘊[處界]等的問題，[發現他]什麼也不知道，便責備道：“這是誰啊？和佛陀同住一個寺院，連蘊、界、處都不知道。”然後他們將此事告訴了如來。導師為他們說法，誦出此偈：

64.

Yāvajīvampi ce bālo, paṇḍitaṃ payirupāsati;
Na so dhammaṃ vijānāti, dabbī sūparaṣaṃ yathā.

愚人雖畢生，親近賢智者；
彼不了知法，如勺嘗湯味。

這首[偈頌]的含義是，所謂“愚人”（bālo）就是那種人——即便他終生親近、承事智者，他也不知道“這是佛語，有這麼多的佛語”這樣的教理之法，或“此是行，此是住，此是正行，此是行處，此有過，此無過，此應親近，此不應親近，此應通達，此應體證”這樣的行道、通達之法。

好似什麼呢？如勺嘗湯味”（*dabbī sūparasam yathā*）。猶如勺子，就算是在種種湯汁中攪拌到壞掉，它也不知道湯的味道：“這個鹹，這不鹹，這個苦，這個鹼性的，這個辣，這個酸，這不酸，這個澀”。如此般，愚人就算終生承事智者，他也不懂前面所說種類的法。

開示結束時，客比丘們的心從諸漏中解脫了。

第五、優陀夷長老的故事[終]。

6. 三十位波婆城比丘的故事

Tiṃsamattapāveyyakabhikkhuvatthu

“慧者雖[須臾]……”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三十位來自波婆¹³²（*Pāvā*）的比丘而說的。

據說當他們在木棉林尋找一位[盜取財物後逃離]的女子時，世尊第一次向他們說法。那時所有人就成為了善來比丘，成為了持神變所成衣鉢者。當他們持守十三頭陀支過了很久以後，又前往拜見導師，聽聞了“[輪迴的]前際不可知”的開示後，他們就在那一座上證得了阿羅漢。

比丘們在法堂生起談論：“啊！這些比丘明瞭法何其速也！”導師聽到後，說道：“諸比丘，不僅如今，曾經這三十位朋友是群嗜酒的賭徒，在《豬鼻本生》¹³³中

¹³² 末羅國（*Malla*）的一個城市。

¹³³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388 篇），菩薩投生於豬胎，名為大鼻。它還有一同胞兄弟名為小鼻。兄弟倆從小被一老婦人飼養，老婦人待他們如兒子。後來一群

（**Tuṇḍilajātaka**，《本生》1. 6. 88）他們聽了大鼻的開示後，迅速明白了法，於是持守了五戒。現在他們正是依靠那個因緣在座上就證得了阿羅漢。”然後[佛陀繼續]講法，誦出此偈：

65.

**Muhuttamapi ce viññū, paṇḍitaṃ payirupāsati;
Khippaṃ dhammaṃ vijānāti, jivhā sūparasam yathā.**

慧者雖須臾，承事於智者；
即速了知法，如舌嘗湯味。

該[偈頌]的含義是：“慧者”（**viññū**），有智慧的人“即便須臾間”（**Muhuttamapi ce**）對其他“智者行承事”（**paṇḍitaṃ payirupāsati**），在其面前學習、提問的過程中就“迅速理解”（**Khippaṃ vijānāti**）教理之法。然後請[智者]講解業處後，努力修行的過程中，猶如舌淨色未受損之人為了辨識味道，一將[食物]放置於舌尖便能知道鹹[淡]等味道，如此般，智者也很快便理解了出世間法。

開示結束時，許多比丘證得了阿羅漢。

第六、三十位波婆城比丘的故事[終]。

嗜酒的賭徒得知後想要花錢從老婦人手中買過來食用。老婦人一開始不同意，後被灌醉後答應出售小鼻。小鼻得知後大為驚恐。於是菩薩以慈愛為其說法，聲音響徹波羅奈方圓十二由旬，包括國王在內的波羅奈居民都前來聽法，沒來的也都在家裡駐足傾聽。隨後菩薩給包括國王在內的一切聽眾都授以五戒。

7. 麻風病人善覺的故事

Suppabuddhakuṭṭhivatthu

“愚人乏智慧……”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竹林時，就麻風病人善覺（Suppabuddha）而說的。麻風病人善覺的故事收錄在《自說》中（第 43 經）。

那時，麻風病人善覺坐在人群週邊聽聞世尊說法後證得了入流果，他想要將自己獲得的功德告知導師，因不敢擠進集會中，便在大眾禮敬完導師，伴導師行走[一段路]後返回[各自家裡]時，前往寺院。

此刻，帝釋天帝知道了“這個麻風病人善覺想要公開自己在導師教法中獲得的功德”，[他決定：]“我要測試一下他。”於是前去站在空中這麼說：“善覺，你是貧窮之人、可憐之人。我將給你無邊的財富，請你說‘佛非佛，法非法，僧非僧，我受夠了佛，我受夠了法，我受夠了僧。’”

善覺向他問道：“你是誰？”

“我是帝釋。”

“愚冥之人！不知羞恥！你不配與我談話，你說我貧窮、可憐、悲慘，我既不貧窮也不可憐，我是得達快樂者、擁有大財富者：

“信財和戒財，慚與愧之財；

聞財與施財，慧乃第七財。”

“誰有此等財，不論男與女；

即不名貧窮，彼命不空過。”

（《增支部》第 7 集 5-6）

“我有這七聖財。凡有此七財者，諸佛與諸辟支佛不稱其為‘窮人’。”

帝釋聽了他的言論後，他於中途放棄了那個[想法]，去到導師面前，告知了整個對話。於是，世尊對他說：“帝釋，即便是一百位或一千位類似帝釋者，也不能讓麻風病人善覺說出‘佛非佛’或‘法非法’或‘僧非僧’。”

麻風病人善覺也來到導師面前，和導師互致問候，歡喜地告知了自己所獲得的功德後，從座位上起身離開了。在他離開不久後，被一頭小母牛奪走了生命。據說她是一個母夜叉，她在數百世中化作母牛奪取了良家子菴孤薩地(Pukkusati)、木衣者婆醯迦(Bāhiya)、劊子手當巴答荊伽(Tambadāṭhika)、麻風病人善覺(Suppabuddha)這四人的生命。

據說他們在過去曾是四位財主子，將城中的一位高級妓女帶到花園裡，白天享受完快樂，晚上這麼商量：“這裡沒有其他人，我們把給她的一千錢還有她所有的首飾都奪走，然後殺了她再走吧。”

她聽到他們的談話後[心想：]“這些無恥之人，和我一起享完樂，現在想要殺了我，我將知道該怎麼對付他們。”在被他們殺害時，她起誓：“願我成為母夜叉，如同這些人殺害我，同樣地，我也能殺死他們。”因該[誓願]的結果，她殺死了這些人。

許多比丘將他的死訊告訴了世尊後，詢問：“他[投生]去了哪裡？什麼原因他成為一名麻風病人？”

導師告訴他們，他因證得了入流果，投生到了忉利天

，[過去]他在見到達伽羅尸棄（**Tagarasikhi**）辟支佛後，
[向其]吐痰，然後做左繞（不敬的行為），長久在地獄中受煎
熬後，因其餘業，現在變成了麻風病人。[佛陀繼續]說：“諸
比丘，這些眾生自己對自己做著有極其痛苦果報之業而行[於
世]。”說完聯繫[此事]進一步說法，誦出此偈：

66.

**Caranti bālā dummedhā, amitteneva attanā;
Karonā pāpakam kammaṃ, yaṃ hoti kaṭukapphalaṃ.**

愚人乏智慧，待己如敵行；
造作於惡業，其業有苦果。

在此[偈頌中]，“行”（**Caranti**），在四威儀中只做著不善
業而行。

“愚人”（**bālā**），不明瞭今生和來世利益者，名為此處
的愚人。

“乏智慧”（**dummedhā**），沒有智慧。

“待己如敵”（**amitteneva attanā**），把自己當作敵人一
般懷有敵意。

“苦果”（**kaṭukapphalaṃ**），苦果、痛苦的果報。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

第七、麻風病人善覺的故事[終]。

8. 農夫的故事

Kassakavatthu

“彼作業非善……”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一位農夫而說的。

據說他在舍衛城附近耕種了一塊田。一些盜賊通過下水道進入城市，在一個富人家裡挖了一條隧道，取得大量黃金、金幣後，依舊通過那條下水道出來。有一位盜賊瞞著他們將一個裝有一千枚金幣的袋子放在腰包裡，然後去到那塊田裡，和他們一起將財物瓜分了，當他帶著[錢財]離去時，沒有留意到裝有一千枚金幣的袋子從腰包裡掉落了。

那一天，導師在黎明時分觀察世界時，看到那位農夫進入了自己的智網，探尋“將會怎麼樣？”時，看到了此事：這位農夫早晨將會去耕地。財物的主人們沿著盜賊的足跡前來，看到從腰包掉落的那個有一千枚金幣的錢包後，將會抓住他。除了我，他將不會有其他證人。他有[證得]入流道的潛質，我應去往那裡。

早上，那位農夫前去耕地了。導師以阿難長老為隨行沙門來到了那裡。農夫見到導師後，上前禮敬了世尊，然後又開始耕地。導師什麼也沒有和他說，就去到裝有一千枚金幣的錢包掉落之處，看到後，對阿難長老說：“看，阿難，毒蛇。”

“看見了，尊者，有劇毒。”

農夫聽到該談話後心想：“那是我適時和非時行走之處，據說那裡有毒蛇。”當導師說完那麼多，離開時，他[決定]“我要殺了它”，帶著驅車杖前去，看到了裝有一千枚金幣的錢包，“導師應該是就此而說的”帶著它回去了。由於缺乏經驗，就將其放在一邊用塵土遮蓋後，又繼續耕地。

天亮時，人們發現盜賊在家裡所作之事後，順著腳印前進，來到了那片田，在那裡看到了盜賊們分贓之處，然後看見了農夫的足跡。他們沿著他的足跡走，看到了放錢包的地方，移除塵土後，拿著錢包[說：]“你打家劫舍完，假裝在這耕地！”恐嚇一番後，暴打一頓，然後帶去給國王看。國王聽到所發生的事情後，下令將他處以死刑。

王差將他雙手捆縛在後面，鞭笞著將他帶到了刑場。他在被鞭打時，其他什麼話也沒說，[只是]邊走邊說：“‘看，阿難，毒蛇。’‘我看到了，世尊，有劇毒。’”王差們便問他：“你只是講述著導師和阿難長老的對話，那是為什麼呢？”

“只有見到國王後我才會說。”他們便將他帶到國王面前，並講述了所發生的事情。國王問他：“你為什麼這麼說？”

他說：“陛下，我並不是盜賊。”然後從為了去耕地[從家裡]出發開始，將整個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國王。國王聽到他的話後：“此人指認世間至上之人——導師——為目擊證人，不適合將他治罪，我要弄清楚該怎麼處理此事。”在傍晚時分，帶著他來到導師面前，向導師詢問：“世尊，您是否有和阿難長老一起到過這位農夫耕種的地方？”

“有的，大王。”

“你們在那裡看見什麼了嗎？”

“一個有一千枚金幣的錢包，大王。”

“看見後你們說了什麼呢？”

“這樣[說過]，大王。”

“尊者，假如此人沒有指認您這樣的證人，他就沒命

了。然而，他複述了您說過的話，因此得以活下來。”導師聽聞此後，說：“是的，大王，我也就說了這麼多就走了。智者不應做那做後會後悔之事。”然後[導師]聯繫[此事]宣講佛法，誦出此偈：

67.

Na taṃ kammaṃ kataṃ sādhu, yaṃ katvā anutappati;
Yassa assumukho rodaṃ, vipākaṃ paṭisevatī.

做已生追悔，彼作業非善；

悲泣淚滿面，承受其果報。

在此[偈頌中]，“彼作業非[善]”（Na taṃ kammaṃ），那種能夠[導致]投生地獄等[惡趣]，引生痛苦的業，做了以後，回憶時，一想起就會後悔、悲傷，該業“非善”（Na sādhu）、不美好、沒有利益。

“彼之[果報]淚滿面”（Yassa assumukho），[造作者]會淚流滿面而哭泣著承受其果報。

開示結束時，農夫優婆塞證得了入流果，在場的比丘們也證得了入流果等。

第八、農夫的故事[終]。

9. 善意花匠的故事

Sumanamālākāravatthu

“彼業為之善……”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竹林時，就

名叫善意（Sumana）的花匠而說的。

據說他每天早晨為頻婆娑羅王準備八管茉莉花，獲取八錢。後來的一天，在他拿著那些花入城時，世尊在大比丘僧團的圍繞下，發出六色光芒，以偉大的佛威，廣大的佛陀之榮光進入城裡托鉢。世尊有時用衣服罩住六色光芒，像尋常托鉢僧一樣遊行，例如行走三十由旬的路去見指鬘時，有時則放出光芒，例如進入迦毗羅衛（Kapilavatthu）等之時。

那一天他也是從身體散發著六色光芒，以偉大的佛威，廣大的佛陀之榮光進入王舍城。花匠看到世尊如同金像般的身體後，觀察到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種隨形好，生起了淨信心，心想：“我該如何對導師做殊勝之行呢？”沒有看到其他東西，心想：“我要用這些花敬奉世尊。”然後又想到：“這些是固定給國王的花，國王沒有得到這些[花]的話，會命人捆縛我，或命令處死我，或將我從國中驅逐，我該怎麼辦呢？”

然後他想到：“讓國王殺了我，或捆縛我，或將我從國中驅逐吧。雖然給他的話，他會給我此生維持生計的錢財，然而敬奉導師能在許多千萬劫中為我帶來利益與快樂。”他為了如來放棄了自己的生命。

“趁我的淨信心還沒有退失，我要立即做此敬奉。”他歡喜踴躍地敬奉了導師。怎樣[做]的？首先，他用兩捧花拋灑在如來上方，它們在上方成為一個華蓋保持著，然後再拋灑兩捧，它們在右手邊落下作為一個花幕保持著，又拋灑兩捧，它們在後面落下，也那樣保持著，再拋灑兩捧，它們在左手邊落下，也那樣保持著。

這樣，八吶礪[花]變為八捧，在四方環繞如來。前方則是通行的門。花的梗在內，花瓣朝向外面。世尊如同被銀盤包圍一般前進著。雖然花沒有心，它們依靠有心者而如同有心一般沒有破損，沒有掉落，和導師一起前進，停留在[導師]所停留的地方。

導師的身體發出千道閃電般的光芒。從前面、後面、右邊、左邊及頭頂連續發出的光芒中，沒有一道當面跑走的，全部都右繞導師三圈後，變成小棕櫚樹幹大小，從前面跑掉。整個城市都被震撼了。城內九千萬，城外九千萬，一億八千萬人中，甚至沒有一個男子或女子不拿著鉢食出來[供養]。

大眾做著獅子吼，揮舞著上千件衣服，前往導師面前。導師為了彰顯花匠的功德，走在三牛呼大的城市中鑼鼓喧天的道路上。花匠全身充滿五種喜。他伴如來走了一小段路後，如同浸泡在雄黃水中一般進入佛光中，禮贊導師後，拿著空空如也的籃子回到了家中。妻子問他：“花在哪裡？”

“我供奉給導師了。”

“那現在你怎麼向國王交代？”

“讓國王殺了我，或捆縛我，或將我從國中驅逐吧。我捨棄生命，對導師做了供奉，所有花成為八捧，出現了如此般的敬奉。大眾一邊發出著千般歡呼，一邊和導師一起走。那歡呼的聲音就在那個地方。”他的妻子因愚昧無知，對如此般的奇跡沒有生起信心，將他責備、臭罵一番後[說：]“國王是殘暴之人，一旦發怒就會通過砍斷手腳等製造諸多不利，你所作之事也會對我帶來不利。”便帶著兒子們來到王宮，國

王召見並詢問：“這是怎麼了？”

她說：“我丈夫用給您的花供奉了導師，空著手回到家後，我詢問‘花在哪裡？’他這麼說，我責罵他過後[說]‘國王是殘暴之人，一旦發怒就會通過砍斷手腳等製造諸多不利，你所作之事也會對我帶來不利’，然後拋棄了他來到這裡。他所作的事，不論好壞，都只是他的，您要知道我已經拋棄他了，陛下。”

國王在第一次[和佛陀]相見時就證得了入流果，是一位具信、有淨信的聖弟子。國王心想：“這女人真是愚昧無知，對此般功德都沒有生起淨信。”他假裝生氣：“夫人，你說什麼？他把該給我的花做了供養？”

“是的，陛下。”

“你將其拋棄做的很好，用我的花做了供養，我會知道該怎麼處置他的。”將她打發走後，[國王]迅速來到導師面前，禮敬後陪導師一起散步。導師知道國王心有淨信，在行經敲鑼打鼓的街道後來到了宮門處。國王接過鉢，想要請導師進門，但導師顯示出就要坐在王宮庭院的樣貌。國王知道後“你們迅速搭建天蓬”頃刻間令人搭起了天蓬。那導師何故不入王宮呢？

據說他心裡的想法是這樣的：“假如我進到裡面坐著的話，大眾會看不到我，不能令花匠的功德眾所周知。而我坐在國王庭院中的話，大眾將會看得到，花匠的功德也會為人所知。”只有諸佛能夠讓具德者的功德眾所周知，其他人則慳吝於談論具德者的功德。

四個花幕保持在四方。大眾圍繞著導師。國王用上妙飲食招待了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導師用餐結束時做了隨喜

開示，四個花幕依舊如前一般圍繞著，[導師在]做著獅子吼（歡呼聲）的大眾的圍繞下前往寺院。國王伴導師走[一段]返回後，命人召來花匠詢問：“你是怎麼樣把給我的花奉獻導師的？”

花匠說：“‘讓國王處死我或將我從國中驅逐吧’我[這樣]捨棄生命後做了供奉，陛下。”

國王說：“你是個偉人。”然後從皇宮拿出八頭大象、八匹馬、八個男僕、八個女僕、八套極好的飾品和八千咖哈巴那錢，還有盛裝打扮的八個女人和八個上等村莊，給了[他]這每種都有八樣的賞賜。

阿難長老尋思：“從今天早上起，[大眾]持續著千般獅子吼[的歡呼聲]和揮舞著上千件衣服，花匠的果報會是什麼？”他向導師詢問。於是導師對他說：“阿難，別以為‘這花匠造了少量[善]業’，此人為我捨棄生命後做了敬奉。他的心如此對我起淨信後：

“十萬劫當中，不將往惡趣；
住立人天后，後當成辟支佛，
其名為善意，是彼業果報。”

導師回到寺院進入香室時，那些花掉落在了門口。傍晚時，比丘們在法堂生起談論：“花匠的業確實不可思議啊，為一尊活著的佛陀捨棄生命做了鮮花的供奉後，頃刻間就獲得了每種都有八個的[賞賜]。”導師從香室出來，通過三條通道中的一條來到法堂，在佛座上坐下，詢問：“諸比丘，你們坐在一起談論何事？”

“關於這個。”

“是的，諸比丘，那種做了後不追悔的業，每當想起時就生起喜悅，這樣的業就應該做。”[導師]結合[此事]開示佛法，誦出此偈：

68.

Tañña kammaṃ kataṃ sādhu, yaṃ katvā nānutappati;
Yassa patīto sumano, vipākaṃ paṭisevatī.

彼業為之善，作已無追悔；
歡喜又悅意，體驗其果報。

在此[偈頌中]，“做完它後”（**yaṃ katvā**），那種能帶來人天成就和涅槃成就，引生快樂之業，做了後不追悔，然後在今生，每當回憶起來時，就會充滿喜悅之情，變得歡喜踴躍，未來歡喜愉悅地體驗果報，“該業為之善”（**Tañña kammaṃ kataṃ sādhu**），是好的。

開示結束時，八萬四千有情領悟了法。

第九、善意花匠的故事[終]。

10. 蓮花色長老尼的故事

Uppalavaṇṇattherīvattu

“思如蜜……”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蓮花色（**Uppalavaṇṇā**）長老尼而說的。

據說，她在蓮華上佛足下發願後，於十萬劫中造作諸功德期間，她都在天與人中輪迴。在此尊佛陀出世時，她從天界投生到了舍衛城一位財主家裡。由於容色如同青蓮蓓蕾，就給她取名為蓮花色。在她長大成人時，整個瞻部洲的國王

和財主都給財主（她父親）送來資訊：“請把女兒[嫁]給我們。”沒有不送去資訊的。

因此財主尋思：“我沒法令所有人滿意，但我要用某種方法[解此困境]。”他叫來女兒，說：“女兒，你能出家嗎？”由於她是最後生者¹³⁴，那話[對她而言]就如同精煉油（一種藥用油）灌頂一般。因此她對父親說：“我會出家，爸爸。”

在為她做了大量供養後，他將她帶到比丘尼的住處令其出家了。在她出家後不久，輪到她在布薩堂中值日。她點完燈，打掃完布薩堂，取了燈焰的相，站著反復觀看時，生起了火遍為所緣的禪那，然後就以此為[觀禪]基礎證得了連同無礙解和神通的阿羅漢。

後來，她在國中行腳後回來，進入盲林（**Andhavana**）。那時還沒有禁止比丘尼住阿蘭若。於是，[人們]為她在那裡建造了僧寮，鋪設了床並用簾子圍起來。她為了進入舍衛城托鉢而出發了。

然而，她舅父的兒子名叫難陀青年（**Nandamāṇava**），從她在家時起就迷戀她。在聽說她離開了後，在長老尼回來前去了盲林，進入那僧寮，藏在床下。長老尼回來後進入孤邸，掩上門，由於從外面的太陽光下進來，視線尚昏暗，在她剛坐到床上，[難陀青年]就從床下出來，上了床。“愚人，不要壞了[我的戒]！愚人，不要壞了[我的戒]！”就在長老尼的阻止下，他強行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後離開了。

這時，大地彷彿不能承受他的罪惡一般破為兩半，他掉

¹³⁴ 今生註定要證阿羅漢的人。

入地中，投生到了大無間地獄。長老尼也將此事告訴了比丘尼們。比丘尼告訴了比丘們。比丘告訴了世尊。聽聞此後導師對比丘們說：“諸比丘，但凡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中的任何愚人在做惡業時，如同人們在吃著蜜、糖等什麼甜味[物品]一般，滿心歡喜、興高采烈地做著。”[導師]聯繫[此事]開示佛法，誦出此偈：

69.

**Madhuvā maññati bālo, yāva pāpaṃ na paccati;
Yadā ca paccati pāpaṃ, bālo dukkhaṃ nigacchati.**

惡業未成熟，愚人思如蜜；
一旦惡成熟，愚人便受苦。

在此[偈頌中]，“如蜜”（**Madhuvā**），對於在造作邪惡的不善業的愚人而言，那[惡]業如同蜜，如同甜味，如同喜悅、迷人、悅意[的事物]一般。如此，他認為那[惡業]如同蜜一般。

“只要”（**yāva**），不論多久，“惡業未成熟”（**pāpaṃ na paccati**），在當下或未來尚未帶來果報，他就那樣認為。

“一旦”（**Yadā ca**），但是，當他在今生被種種方式折磨時，未來在地獄等中體驗大苦時，他的那惡業就成熟了。這時，那愚人就遭受、知道、領略到那苦了。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後來的某個時候，大眾在法堂中生起談論：“我想漏盡者也享受欲樂，從事愛欲。他們為何不從事呢？他們又不是枯木，也不是蟻丘，也是血肉之軀，因此他們也享受欲樂，從事愛欲。”

導師前來詢問：“諸比丘，你們坐在一起談論何事呢？”

“關於這個。”

“諸比丘，漏盡者不會享受欲樂，不會從事愛欲。正如水珠掉落在蓮葉上，不沾染，不佇立，只會掉落，又如針尖上的芥子，不沾染，不佇立，只會掉落。如此般，兩種欲（事欲、煩惱欲）在漏盡者的心中也不沾染，不佇立。”[導師]做了聯繫後說法，誦出這首婆羅門品中的偈頌：

“如水墜蓮葉，芥子置錐尖；
不著欲樂者，我謂婆羅門。”

（《法句》第 401 偈）

它的含義將會在婆羅門品中闡明。導師召來憍薩羅國王波斯匿：“大王，在此教法中，良家女如同良家子一般，也捨棄了大量的親族和財產而出家，住在阿蘭若中。她們如此生活時，充滿愛欲的惡人們恐怕會因卑劣、傲慢的衝動而傷害她們，也會造成梵行的障礙。因此，應當在城中為比丘尼僧團建造住處。”

“好的。”國王同意後，命人在城市的一側為比丘尼僧團建造了住處。從此以後，比丘尼就只居住在村中了。

第十、蓮花色長老尼的故事[終]。

11. 瞻部咖長老的故事

Jambukattheravatthu

“[愚人]月月間……” 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竹林時，

就瞻部伽（Jambuka）活命者而說的。

據說過去在迦葉佛時期，某位居住在村中的家主為一長老建設了一所住所，[長老]居住在那裡的期間，他就用四資具護持他。長老一直在他家用餐。後來，有一位漏盡比丘白天托鉢時，來到了他家門口。家主看到他，對他的威儀生起信心，請他進入家裡，並恭敬地用殊妙的飲食招待了他。然後[說：]“尊者，請把這塊布料染好[做成下衣]穿上吧。”供養了一大塊布料，說：“尊者，您的頭髮長了，我要帶來一位理髮師為您理髮，還要請人為您搬來一張睡覺的床。”

一直在他家應供往來的那位比丘看到家主對他的恭敬後，內心不快，心想：“他對這個剛看到的[比丘]如此恭敬，而對一直在他家應供的我卻沒有。”他便回了住所。另一人也和他一起前往，然後將家主供養的布料染好穿上。家主則帶了一位理髮師回來，讓他給長老理完發，讓人鋪設好床鋪，說：“尊者，您就睡這張床吧。”說完，向兩位長老都發出第二天[應供]的邀請後，他便離開了。

同住者無法忍受[家主]對他的恭敬。於是，傍晚時，他去到那長老躺臥的地方，通過四種方式辱罵了長老：“外來的賢友，你與其在家主家受用飲食，不如吃糞；與其讓家主帶來的理髮師剃頭，不如用棕櫚果殼拔除頭髮；與其穿家主供養的衣服，不如赤裸而行；與其躺在家主帶來的床上，不如睡地上。”

長老心想：“不要讓這個愚人因我而毀滅。”放棄了[飲食]邀請，一大早就起來去了喜歡的地方。常住者則在清晨，在寺院裡完成了應作的義務，在托鉢時，懷著“客住者現在

還在睡覺，敲鐘聲會吵醒他”這個想法，就用指甲背在鐘上敲了敲，然後入村托鉢去了。

家主則準備好了供養品，望向長老們前來的道路，看到常住者後詢問：“尊者，長老在哪裡？”這時，常住者對他說：“賢友，啥也別說了。你親近的[長老]，昨天從你離開時起就進入房間睡覺，清晨我起來打掃住所的聲音，給飲用水罐和洗用水罐注水的聲音，敲鐘的聲音都沒引起他的注意。”

家主心想：“我的聖尊具備如此般的威儀，是不會到這個時間還在睡覺的。一定是看到我對他的恭敬後，這位大德說了什麼。”他因自己是一名智者的緣故，恭敬地伺候他用完餐，將他的鉢妥善清洗過後，用種種美味的飲食盛滿，說：“尊者，如果您見到我的聖尊，請將此鉢食給他吧。”

對方接過後心想：“他若是吃到如此般的鉢食，將會執著此地。”在途中他將那鉢食倒掉了，然後去到長老的住處，在那裡查看時沒有見到那位[長老]。

由於造了這麼些[惡]業，即便行了兩萬年的沙門法也保護不了他。在他壽命終結時，他死去投生到了無間地獄，在一個佛間隔期間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後，在此尊佛陀出世時，投生在王舍城一個飲食豐富的家庭裡。

從他能用雙腳走路時起他就既不睡床上，也不願吃飯，只吃自己的糞便。[父母懷著]“他因年幼無知[這麼]做。”[的想法]將他撫養。即便年齡大了他也不願穿衣服，赤裸著到處走，睡地上，只吃自己的糞便。他父母[商量]“這和居家生活不相應，完全無羞恥的人與那些活命者相應。”將他帶到他們面前，“請給這位男孩出家吧”交給了[他們]。於是，

他們讓他出了家。

在出家時，他們將他放在齊脖子的深坑中，在兩個肩膀上放上木板，他們坐在上面用棕櫚果殼拔除[他的]頭髮。他父母邀請他們翌日[去應供]後就離開了。

第二天，活命者對他說：“來，我們入村去。”

“你們去吧，我要留在這裡。”他不想[去]。然後，他們一再勸說，他還是不願意[去]。他們就把他留下後出發了。他知道他們走了後，就打開糞坑的蓋板，下去用雙手將糞便做成一團一團吃起來。活命者為他從村裡送來食物，他也不願[吃]。即便[他們]反復[勸]說，他[依舊堅持：]“我不需要這個，我已經得到食物了。”

“你在哪裡獲得的？”

“就在這裡獲得的。”

同樣地，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們即便也對他說了很多，“我就要在這裡”他也不願去村中。活命者們[商議：]“這個人每天既不願入村[托鉢]，也不願拿取我們弄過來的食物，說‘我就在這裡獲得了[食物]’，他究竟在做什麼？我們要調查他。”他們在前往村裡時，留下一兩個調查他的人後，[其他人]就出發了。他們[兩人]假裝走在後面，然後藏起來。他得知他們已經走了，就如前那樣下到糞坑裡，吃起了糞。

另外[留下的兩人]看到他的行為後，告訴了活命者們。聽聞此後，活命者們[商量：]“[他的]業真重啊！假如沙門喬答摩的弟子知道的話，會[以]‘活命者們吃糞’傳播我們的惡名。此人與我們不相應。”將他從自己身邊趕走了。他被他們趕走了。在大眾上廁所的地方有一塊岩石平面。在它上

面有個大水坑，石面就是大眾上廁所的地方。他去到那裡，晚上吃完糞便，在人們前來方便時，用一隻手倚靠在石面的一端上，抬起一隻腳放到[另一條腿的]膝蓋上，面朝上風的方向，張開嘴站著。大眾見到他後上前禮敬，詢問：“尊者，為什麼聖尊張著嘴站著？”

“我是食風者，我沒有其他食物。”

“那你為什麼把一隻腳放到膝蓋上站著呢？”

“我是勇猛的苦行者，嚴苛的苦行者。我用兩隻腳踩在地上，大地會震動，因此我抬起一隻腳放在膝蓋上站著。我白天晚上都只站著度日，不坐，不臥。”

大部分人只因言語就會相信，因此“真不可思議啊，有如此般的苦行者，我們從未見過” 耆伽（**Aṅga**）國和摩揭陀（**Magadha**）國的大部分居民被震撼到了，每月前來提供大量供養品。他[說：]“我只吃風，不吃其他食物。吃其他東西會毀了我的苦行。” 他們帶來的[食物]他什麼也不想吃。

人們一而再地懇求：“尊者，請不要毀了我們，如同您這般的勇猛苦行者受用[我們的供品]，會給我們帶來長久的利益與快樂。” 對他來說其他的食物並不可意。然而迫於大眾的懇求他就用香茅草尖[沾了一點]他們帶來的酥油、蜜糖等放在舌尖上，然後[說]“你們走吧，這麼多就足夠給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了。” 把他們打發走了。他就這樣裸體、吃糞、拔發、睡地上度過了五十五年。

諸佛恒常會在黎明時觀察世間。因此，有一天世尊黎明觀察世間時，這位瞻部伽活命者出現在了[佛陀的]智網

中。“將會發生什麼？”導師沉思過後，看到了他有證得無礙解阿羅漢的因緣。知道了：“我做了這個等[事]後，將誦出一個偈頌，在偈頌結束時會有八萬四千有情領悟法。大眾將依靠這位良家子獲得安穩。”

第二天，[導師]在王舍城托完鉢返回時，對阿難長老說：“阿難，我要去瞻部伽活命者那裡。”

“尊者，您就獨自去嗎？”

“是的，就我[去]。”

這樣說完，導師在日影漸長時（下午）前往他那裡。諸天尋思：“導師在傍晚前往瞻部伽活命者那裡，他住在被大小便和齒木染汙的噁心的石面上，應讓天空下雨。”他們以自己的威力就在那頃刻間讓天下起了雨。石面上的不淨都[沖]乾淨了。然後又在它上面下起了五色花雨。導師在傍晚到了瞻部伽活命者處，發聲道：“瞻部伽。”

瞻部伽心想：“這究竟是哪個惡人在叫我‘瞻部伽’？”便說：“是誰？”

“我是一沙門。”

“什麼事，大沙門？”

“請給我一個住的地方，[讓我]今天在此[住]一晚。”

“大沙門，這裡沒有住的地方。”

“瞻部伽，別這樣，請給我一個住的地方[過]一晚。出家人渴望[伴隨]出家人，人與人，牲畜和牲畜。”

“那你是出家人？”

“是的，我是出家人。”

“如果你是出家人，你的葫蘆瓶在哪？煙供勺在哪？祭祀線在哪？”

“這些我有，但是[由於]‘分別拿著行走不方便’，我就在內心裡攜帶著[它們]行走。”

他生氣了：“你要帶著這些行走。”

於是導師對他說：“好了，瞻部伽，別生氣。告訴我一個住的地方吧。”

“大沙門，這裡沒有住的地方。”

在他住的地方不遠處有一個山洞，導師指著那，說：“哪個山洞有誰住？”

“沒有任何人，大沙門。”

“那就把它給我吧。”

“你自便吧，大沙門。”

導師在山洞中鋪設好坐具坐下。初夜時，四大天王照亮四方而前來服侍導師。瞻部伽看到光亮後，心想：“那是什麼光？”中夜時分，帝釋天王來了。瞻部伽看到他後心想：“這個人是誰？”後夜時，能用一根手指照亮一個輪圍世界，兩根手指能照亮兩個，十根手指能照亮十個輪圍世界的大梵天王照亮著整片森林而來。瞻部伽看到他後也心想：“這又是誰？”

清晨，他來到導師面前，問候過後詢問導師：“大沙門，[昨晚]照亮著四方來到您跟前的是誰？”

“是四大天王。”

“什麼原因[而來]？”

“為了服侍我。”

“難道您勝過了四大天王？”

“是的，瞻部伽，[我是]比天王們還偉大之王。”

“那中夜時來的又是誰？”

“是帝釋天帝，瞻部伽。”

“什麼原因[而來]？”

“也是為了服侍我。”

“難道您還勝過了帝釋天王？”

“是的，瞻部伽，我也在帝釋之上，他就像是我的醫護人員、淨人、沙彌一般。”

“後夜時照亮整個森林而來的是誰？”

“他就是當世上的婆羅門等打完噴嚏、摔一跤後說‘禮敬大梵天’的那位大梵天。”

“難道你還在大梵天之上？”

“是的，瞻部伽，我確實是超越了大梵天之梵天。”

“你真不可思議，大沙門。而我在這裡住了五十五年，他們一位都沒來服侍過我。我作為食風者，只站著度過了這麼長時間，他們還從未來服侍過我。”

這時，導師對他說：“瞻部伽，你欺騙著世上的愚昧大眾，連我也想欺騙了。你不是五十五年都在吃糞，睡地上，裸體遊行，用棕櫚果殼拔除頭髮嗎？然而你還欺騙世間說‘我是食風者，只用一隻腳站立，不坐，不臥。’你還想欺騙我。過去你就因邪惡之見的緣故，這麼長時間以來遭受了食糞、睡地上、裸體遊行、被用棕櫚果殼拔除頭髮[這樣的惡果]，如今又執取邪惡之見。”

“那我[曾經]做過什麼，大沙門？”

導師便告知了他曾經所作之事。他就在導師講述時生起了恐懼感，慚與愧現起，他就蹲坐著。老師便拋給他一件浴衣。他將其穿上後，禮敬導師，然後坐在一旁。導師為他講

述次第論（布施、持戒、生天、欲樂過患和出離功德），然後開示佛法。開示結束時，他證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禮敬導師後，從座而起，請求出家和受具足戒。

至此，他過去的[不善]業已耗盡。他在用四種方式辱罵那位元漏盡的大長老後，在無間地獄中受煎熬直到大地增加了一由旬又三牛呼，然後因餘報五十五年中在那裡過這種怪誕的[生活]。因此他的[惡]業耗盡了。然而他那修行兩萬年沙門法的果報並未毀壞。因此導師伸出右手，說：“來吧，比丘，善修梵行以作苦之終結吧。”就在當下，他在家人的特徵消失了，成為了一位具足八種[出家人]資具，有著六十個僧臘的大長老一般。

據說那天是鶉伽[國]和摩揭陀[國]的居民拿著供養品來[禮敬]他的日子。因此，兩國居民帶著供養品前來看見了導師，心想：“是我們的聖尊瞻部伽偉大，還是沙門喬答摩呢？”然後又想到：“如果沙門喬答摩更偉大的話，[聖尊]他應該去沙門喬答摩那裡，然而因瞻部伽活命者更偉大，所以沙門喬答摩來到了這[聖尊]面前。”

導師知道大眾的想法後說：“瞻部伽，你來斷除你的護持者們的疑惑吧。”他說：“尊者，我也正期待如此。”然後進入四禪，出[定]後飛上一棕櫚樹高的空中說：“尊者，世尊是我的導師，我是弟子。”然後下來禮敬過後，又飛上兩棵棕櫚樹高、三棵棕櫚樹高，如此直到七棵棕櫚樹高的空中，然後下來讓大家知道自己是弟子。大眾看到這個後心想：“佛陀確實不可思議、功德無與倫比啊。”

導師和大眾交談，這樣說道：“這個人這麼長久以來用香

茅草尖[蘸取]你們帶來的供養品放在舌尖上[說]‘我在圓滿苦行’而住在這裡。即使以此方法圓滿苦行一百年，相較於如今他因對[用餐]時間或餐食有疑而不吃的斷食善心，他那苦行連十六分之一[功德]都不及。”[佛陀]聯繫[此事]宣說佛法，誦出此偈：

70.

**Māse māse kusaggena, bālo bhuñjeyya bhojanam;
Na so saṅkhātadhammānaṃ, kalam agghati soḷasiṃ.**

愚人月月間，唯食草端食；
不及知法者，十六分之一。

這首[偈頌的]含義是，假如“愚人”（**bālo**）——未完全理解於法、缺乏戒等功德的外道中（字面為‘在[邪]見的領域中’）的出家人——[想著]“我要圓滿苦行”，而“在每個月用香茅草尖”（**Māse māse kusaggena**）從鉢中取[一點]食物吃，一百年間[這樣]“吃食物的話”（**bhuñjeyya bhojanam**），[其功德]“不及知法者十六分之一”（**Na so saṅkhātadhammānaṃ, kalam agghati soḷasiṃ**）。所謂“知法者”就是已了知法、已測度法者。他們當中最低限度是入流的知法者，最高為漏盡者。“相較於這些知法者，那愚人[的功德]不及其十六分之一”[這是]就個人角度而說的。而它在此的意思是：那[愚人]如此圓滿苦行一百年的思，相較那知法者們因對時間或餐食有疑而不吃[這樣的]一次斷食善思，他（愚人）長夜生起之思[的功德]不及那[斷食]之思的十六分之一。

這是說：將那知法者之思的果報分成十六份，然後每一

份又各分成十六份，其中一份的果報還比那愚人苦行[的果報]更大。

開示結束時，八萬四千有情領悟了法。

第十一、瞻部伽長老的故事[終]。

12. 蛇鬼的故事

Ahipetavatthu

“惡業非即熟……”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竹林時，就某只蛇鬼而說的。

一天，一千位結髮者中的尊者相長老（Lakkhaṇa）和摩訶目犍連長老[決定]“我們將去王舍城托鉢”，從鷲峰山往下走。他們中的尊者摩訶目犍連長老看見一隻蛇鬼，然後面露微笑。於是，相長老便問他發笑的原因：“賢友，你為何面露微笑？”

長老說：“相賢友，[現在]不是[問]這個問題的時候，你可以在世尊面前問我。”

當他們在王舍城托完鉢，來到世尊面前坐下時，相長老詢問：“賢友目犍連，你下鷲峰山時面露微笑，在我詢問微笑的原因後，你說‘你可以在世尊面前問我’，現在你說說那原因吧。”

長老說：“賢友，我是看見一隻鬼才露出微笑的。他的身體是這個樣子：它的頭像人頭，身體剩餘部分如同蛇一般。它名叫蛇鬼。它的尺寸有二十五由旬，從它的頭部生起的火

焰去往尾部，從尾部生起的火焰直達頭部，從中間生起的去往兩邊，兩邊生起的下到中間。”據說就兩個鬼的身體有二十五由旬，其他的都是三牛呼大。就這只蛇鬼和烏鴉鬼是二十五由旬，其中這就是蛇鬼。烏鴉鬼也是摩訶目犍連在鷲峰山頂看到它正在被燃燒，說了這首偈頌來詢問它過去的業：

“汝舌五由旬，頭有九由旬；
汝身甚高大，二十五由旬；因
造何種業，遭受此等苦？”

然後鬼告訴他：

“尊者目犍連，我曾隨意食，
為迦葉大仙，僧團所運食。”

誦完偈頌後說：“尊者，在迦葉佛陀時期，許多比丘進入村中托鉢。人們看到眾長老後親切地請他們在休憩堂坐下，洗完腳，為其塗上[塗足]油，請他們喝完粥，施與副食，然後在等待[僧團]托鉢期間，坐著聽法。講法結束時，他們拿著長老們的鉢在各自家裡裝滿種種上味飲食後，再帶來。那個時候我是一隻烏鴉，坐在休憩堂屋頂上面，看到這一幕後，我從有一個人拿著的鉢中，三次塞滿嘴拿取了三個飯團。雖然該鉢食既不是僧團物，也還沒有指定布施給僧團，也不是比丘們取完剩下的。是人們從各自家中帶來的食品，只不過是指定給僧團帶來的。我從中拿取了三個飯團，就是我的往昔之業。我死後因那個業的果報在無間地獄中受煎熬，然後因那餘[報]，現在投生在鷲峰山成為一烏鴉鬼，遭受此苦。”這是烏鴉鬼的故事。

而長老在這裡說：“我見到蛇鬼後露出微笑。”這時，導師起身為他作證：“諸比丘，目犍連說的是真的。我也在獲

得正覺之日見過它，然而出於對他人的悲憫‘那些不相信我所說之人，會對他們不利’就沒有說。”在相相應中（《相應部》2. 202 等）也[記載了]在摩訶目犍連見到[那些鬼]時，導師為他作證，說了諸故事案例。這個[故事]他也是那樣說出來的。

聽聞此後，比丘們詢問它的宿業。導師向他們講述道：“在過去，[人們]在波羅奈附近的河邊為一位辟支佛建造了一間草屋。他住在那期間，固定去城裡托鉢。市民們也早晚都手拿香、花等前去服侍辟支佛。一個住在波羅奈的人在那路邊種了一塊地。大眾在早晚前去服侍辟支佛時，會踩踏經過那片地。即便農夫[說]“不要踩踏我的地！”進行阻止，也依舊不能阻止。

“於是他有了這個念頭：‘如果這個地方沒有了辟支佛的草屋，他們就不會踩踏我的地了。’他在辟支佛入城托鉢的時候，將[他的]餐具打碎，並燒了草屋。辟支佛看到那火以後，安然離開了。大眾拿著香、花前來，看到燒掉的草屋後說：‘我們的聖尊哪去了？’他也和大眾一起前去了，他就站在大眾中這麼說道：‘我燒了他的草屋。’

“‘抓住[他]，因為這個惡人，我們見不到辟支佛了。’[大眾]用棍棒等將他打死了。他投生到了無間地獄，他在地獄裡受煎熬直到大地抬升了一由旬，然後因余報投生成為了鷲峰山的蛇鬼。”

導師講述了它的這個往昔之業後，[說：]“諸比丘，惡業如同那牛奶。正如牛奶不會一擠出來就轉變，業也不會一造下就成熟。然而當它成熟時，那時候[造惡者]就因如此般

的痛苦而悲傷。”[導師]作完聯繫後開示佛法，誦出此偈：

71.

Na hi pāpaṃ kataṃ kammaṃ, sajjukhīraṃva muccati;
Ḍahantaṃ bālaṃanveti, bhasmacchannova pāvako.

惡業非即[熟]，鮮乳不速凝；

如灰覆炭火，熾然隨愚人。

在此[偈頌中]，“鮮牛乳”（sajjukhīraṃva），從母牛乳房中流出來的熱牛奶不會在剎那間就轉變、變異。這是說，如同這剛擠出來的牛奶不會剎那間就轉變、變異、失去原本的狀態。當[牛奶]擠出到容器裡盛著時，只要那裡面沒有放入酪等酸，只要沒有被放到酪容器等酸的容器中，它就不會失去原本的狀態，之後才會失去。

同樣的，惡業也不會一做就成熟。如果[一做就]成熟的話，就沒有人敢造惡業了。只要善業帶來的諸蘊還存續著，它們就會保護他。[惡業]會在它們（善業引生的諸蘊）毀壞後，在惡趣中出現的諸蘊中成熟。成熟時，“熾然隨愚人”（Ḍahantaṃ bālaṃanveti）。好似什麼？

“如灰覆炭火”（bhasmacchannova pāvako）。如同被灰燼覆蓋的無焰火炭，因被灰燼覆蓋，即便踩踏時也不會被灼燒。然而，當灰燼被燒熱後，熱量就會將皮膚等灼燒，直到腦髓。如此般，誰若造了惡業，它（惡業）就會在第二生或第三生[在他]投生地獄等之時，跟隨燒灼那愚人。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成為了入流者等。

第十二、蛇鬼的故事[終]。

13. 六萬鐵錘鬼的故事

Saṭṭhikūṭapetavatthu

“唯引生不利……”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竹林時，就六萬鐵錘鬼而說的。

和前面一樣，摩訶目犍連長老和相長老一起從鷲峰山下來時，在某個地方面露微笑。當被問及微笑原因後，長老說：“你可以在世尊面前問我。”托完鉢，來到導師面前，禮敬後，坐在一旁時，又被問及，[長老]說：“賢友，我看見一隻鬼，身體有三牛呼大，在它頭上有六萬把燃燒的鐵錘，反復掉落後抬起，在捶打著他的頭，每當打破後又復原，此生我從未見過這樣的生命。我見到它露出了微笑。”

“鐵錘六萬把，遍佈一切處；
砸向爾頭首，擊碎頭顱頂。”

（《餓鬼事》第 808、810、813 偈）等等

《餓鬼事》中的[這偈頌]就是針對這只鬼說的。導師聽聞長老的談論後，說：“諸比丘，該有情我坐在菩提樹下時就見過了，出於對他人的悲憫‘那些不相信我所說之人，會對他們不利’就沒有說。而現在有了目犍連作為證人，我就說了。”聽聞此後，比丘們詢問它往昔之業。導師向他們講述道：

“過去在波羅奈(Bārāṇasī，如今的瓦臘納 西)城中，有一個跛子精於投石。他坐在城門口一棵榕樹下投擲石子，將它的樹葉打破。當村童們對他說“[打破樹葉]為

我們顯示大象的形象吧，為我們顯示馬的形象吧”時，他就展示了[他們]希望的所有形象，然後在他們那裡獲得了副食等。後來有一天，國王前往公園時來到那個地方。孩童們將跛子放在[榕樹]垂下的樹根間，然後跑掉了。國王在日中時進到樹下，大大小小的孔洞光影打在身上，他[心想]“這是怎麼回事？”朝上看時，看到了樹葉上大象等影像，詢問：“這是誰做的？”

“跛子[做的]。”

聽聞後，將他召來說：“我的國師話特別多，即便是[我]說一點點，他都說很多來煩我，你能否投擲一吶礪(Nāḷi，筒)的羊糞到他嘴裡？”

“我能的，陛下。您找人拿來羊糞，然後和國師一起坐在屏風裡，我將會知道該怎麼做。”

國王便照做了。另一人（跛子）用剪刀尖在屏風上打了個孔。當國師和國王一起交談時，[國師]一張嘴，他就將羊糞一顆顆投入他的口中。國師將進到嘴裡的[羊糞]都吞了下去。當羊糞用完了，跛子搖動屏風。國王看到他的示意，知道羊糞用完了，就說：“老師，當我和您一起談話時，我沒法結束談話。您話多到連吞了一吶礪的羊糞也沒能住嘴。”

婆羅門陷入了沉默，從此以後他就再也不能開口與國王談話了。國王想到跛子的恩德，就召來他[說：]“多虧了你，讓我獲得了安樂。”滿意地賞賜他每種有八個的財物，還給了他位於城市四方的四個上等村莊。得知此事後，國王的法義顧問大臣誦出此偈：

“此技或彼技，一切皆為善；看！

跛子依投擲，獲四方村落。”

（《本生》1.1.107）

那個時候的那位大臣就是現在的世尊。有一個人看到跛子獲得了成功，便想到：“這人是個跛子，依靠這項技術獲得了大成功，我也應學習它。”他來到其面前，禮敬後說道：

“老師，請您傳授我這個技術吧。”

“小子，不能傳授。”

他被其拒絕後，[心想：]“好吧，我要取悅他。”在給他做按摩手足等[服務]很長時間後，贏得了他的好感，然後一而再地請求。跛子[覺得]“此人對我助益良多”，無法拒絕他，就傳授他技術，然後說：“小子，技術你已學成，現在你要去做什麼呢？”

“我要去外面測驗[我的]技術。”

“你要怎麼做？”

“我要擊殺牛或者人。”

“小子，殺死一頭牛有一百罰[金]，殺死一個人有一千[罰金]。你就算連同妻兒也無法支付該[罰金]。別毀了[自己]。你去找那打了沒有處罰的，像那無父無母者，用某個做測試吧。”

他[說：]“好的。”將石子放在[下衣卷成的]腰包裡，四處遊走尋找這樣的人。看到一頭母牛後[覺得]“這個是有主的”，沒敢打，見到一個人後[覺得]“這個有父母”，沒敢打。

那個時候，有位名叫善眼（Sunetta）的辟支佛住在那個城市附近的一個草屋裡。他見到該[辟支佛]正入[城]托鉢站在城門中間，[心想：]“這個人沒有父母，打他沒有懲罰，

我要打他來測試我的技術。”他瞄準辟支佛的右耳孔後，投出石子。它穿過右耳孔從左邊穿出，[辟支佛]生起了苦受。辟支佛不能去托鉢了，從空中回到草屋入了般涅槃。

當辟支佛沒來時，人們心想“一定是生什麼病了”，便前往那裡，看到他入了般涅槃後慟哭、悲泣。他看到了前往的大眾，也去到那裡，認出辟支佛後，說：“這個人入[城]托鉢時，在我對面的城門中，我在測試自己的技藝就擊打了他。”人們[喊道：]“是這個惡人打了辟支佛，抓住[他]，抓住[他]！”將他打一頓後，就在那裡殺死了他。

他投生在無間地獄，受煎熬直到大地增長了一由旬，才以餘[報]投生為鷲峰山山頂上的六萬鐵錘鬼。導師講述了他的這個往昔之業後，[說：]“諸比丘，當愚人有了技術或權力時，傷害就會現起。愚人得到技術或權力後，只會做對自己不利的事。”[導師]做了聯繫後開示佛法，誦出此偈：

72.

Yāvadeva anattthāya, ñattam bālassa jāyati;
Hanti bālassa sukkamsam, muddhamassa vipātayaṃ.

愚人獲學識，唯引生不利；
害愚人善分，破碎其頭首。

在此[偈頌中]，“只會”（yāvadeva），是劃定界限意義上的不變詞（起限定作用）。

“學識”（ñattam），知道的意思。他所知道的技術，或依靠權力、名望、成功而為人所知，成為知名[人士]、著名[人士]，就是他的那[學識]。技術或權力等，只會給愚人帶來不利。他只會依靠它給自己造作不利。

“害”（Hanti），毀壞。

“善分”（sukkaṃsaṃ），善的部分。愚人的技術或權力的出現，只會引起善的部分被毀滅。

“頭首”（muddha），是智慧之名。

“破碎”（vipātayaṃ），被毀壞。毀壞他的幸福，摧毀、破壞名為智慧的頭首，殺害[他的善分]。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三、六萬鐵錘鬼的故事[終]。

14. 質多家主的故事

Cittagahapativatthu

“愚人務虛名……”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善法(Sudhamma)長老而說的。開示始於馬奇咖三答(Macchikāsaṇḍa)，終於舍衛城。

在馬奇咖三答城，一位名為質多(Citta)的家主看到五比丘中的大名長老在托鉢，對他的威儀生起信心，然後拿過鉢將他請入家中招待以飲食。用餐結束聽聞佛法開示時，他證得了入流果，成為了信心不動搖者。他想將自己的一個名叫安拔達伽(Ambāṭaka)林的園林用作僧園。將水灑在長老手上（布施儀式）進行了贈與。就在那一刻，[說出] “佛教已住立”，滴水[儀式]結束後，大地震動。大財主在園林裡建造了一所大寺院，為四方而來的比丘們敞開大門。馬奇咖山答一位名叫善法的大長老成為了常住者。

後來，兩位上首弟子聽聞質多的美德後，想要攝受他而

來到了馬奇咖山答。質多家主聽聞他們的到來後，走了半由旬路前往迎接，然後將他們帶到自己的寺院，履行了對客住者的義務，然後向法將[舍利弗尊者]請求：“尊者，我欲聽聞些許佛法開示。”長老對他說：“優婆塞，我們遠道而來，形色疲勞。但你還是聽一點吧。”為他講述了佛法。

他一聽長老的法就證得了不來果。他禮敬了兩位上首弟子，邀請道：“尊者們，明天請和一千比丘一起來我家接受鉢食吧。”然後邀請了常住的善法長老：“尊者，您也和兩位長老一起來吧。”

“此人後邀請我”他生氣拒絕了，即便[家主]一再請求他也還是拒絕了。優婆塞[說完]“請您出席，尊者”就離開了。第二天在自己家中準備了大供養。善法長老在黎明時分尋思：“家主到底為上首弟子們準備了什麼樣的供養呢？我明天要去看看。”清早就拿著衣鉢來到他家門口。雖然家主對他說：“請坐吧，尊者。”

他還是說：“我不坐，我要去托鉢。”然後看了看為上首弟子們準備的供樣品，想要羞辱家主，說：“家主，你的供樣品很豐盛，但這裡少了一樣東西。”

“是什麼呢，尊者？”

“芝麻餅，家主。”

說完，他被家主以烏鴉的譬喻責備後憤然說：“家主，這是你家，我要走了。”即便[家主]三次挽留，他還是離開了，去到導師面前，將質多和自己的談話告訴了[導師]。導師[說：]“你用卑劣的方式羞辱了具信、淨信的優婆塞。”指出

他的過失後，令[僧團]對他舉行下意羯磨¹³⁵(paṭisāraṇīya-kamma)，派遣他：“去，向質多家主請求原諒。”

他去到那裡即便說：“家主，那只是我的過錯，請你原諒我。”但[家主說：]“我不原諒。”被他拒絕後尷尬，不能取得原諒。¹³⁶他又回到導師身邊。導師雖然知道“優婆塞將不會原諒他”，[出於]“此人傲慢，先讓他走三十由旬的路回來[以消除他的慢心]”，沒有告訴[他]請求原諒的方法就派他前去了。

在他回來時，他已消除了傲慢，便給他派了一位同伴，說：“去，和此人一起去請求優婆塞的原諒。”

“沙門不應產生‘我的寺院，我的住所，我的優婆塞，我的近視女’[這樣的]傲慢或嫉妒。這樣做，只會增長欲望、傲慢等煩惱。”[導師]做了聯繫後宣說佛法，誦出此偈：

73.

Asantaṃ bhāvanamiccheyya, purekkhārañca bhikkhusu;
Āvāsesu issariyaṃ, pūjā parakulesu ca.

愚人務虛名，僧中為領導；
寺中掌權勢，受他家供養。

¹³⁵ 一種僧團懲戒羯磨，針對冒犯在家眾的比丘，只有當他取得對方的諒解後才能解除。

¹³⁶ 根據《律藏・小品》中的記載，他第一次獨自去沒好意思說出口，然後回到佛陀身邊，佛陀又派一位比丘陪同他一起前去，並提前告知如果對方不原諒的話該怎麼辦，然後便前去取得了質多家主的原諒。和這裡的故事情節有所不同。

74.

Mameva kata maññantu, gihī pabbajitā ubho.

Mamevātivasā assu, kiccākiccesu kismici;

Iti bālassa saṅkappo, icchā māno ca vaḍḍhati.

願僧俗共知，此皆由我建；

應作不應作，願我皆掌控；

愚人作此想，欲與慢增長。

在此[偈頌中]，“虛”（**Asantaṃ**），愚癡的比丘追求不實的讚譽，[例如]“沒有信的沙門希望‘願人們認為我具信。’”按照“惡欲”（阿毗達摩《分別論》851）的注釋中所說的方式，愚人追求這種不實的讚譽：“無信、惡戒、少聞、離獨處、怠惰、念未現起、無定、惡慧、漏未盡的沙門，[渴望]‘人們要是知道我——此人具信、持戒、多聞、遠離、發勤精進、念現前、已得定、具慧、漏已盡——就好了。’”

“領導”（**purekkhāraṃ**），[有眾多]隨從。“要是整個寺院的比丘都圍繞我，向我請教問題而住就好了。”住立於如此的欲求後，渴望成為比丘中的領導者。

“寺中”（**Āvāsesu**），對於僧團住所中那些位於寺院中間的好住所，就分配給自己的朋友（字面義為同見者）、同伴（字面義為共受用者）等比丘：“你們住這裡吧。”自己也受用更好的住所。其餘的客來比丘就安排在邊遠、下等的住所，甚至是有非人佔據的[住所]：“你們住這裡吧。”[愚人]渴望在寺院裡有[這樣的]權力。

“受他家供養”（**pūjā parakulesu ca**），在既不是父母也不是親族的其他人家裡，“這些人要是只供養我，不供養其

他人就好了”這樣渴望四資具的供養。

“皆知由我建”（**Mameva kata maññantu**），那愚人生起意圖：“凡是寺院裡建造的布薩堂等任何建築，‘所有的都是我們長老所為’如此希望在家人和出家人兩者都認為所完成的工作都是靠自己才完成的。”

“我掌控”（**Mamevātivasā**），他希望“願在家人和出家人全都受我掌控。需要車、牛、鋤子、斧等，乃至粥要熱了後才喝，對於這樣的該做不該做，或大或小的應做的事務，任何一件都要在我的掌控下。只有問過我後他們才去做。”

“這麼[想的]愚人的”（**Iti bālassa**），對於生起那些渴望和這樣意圖的愚人，無論是他的觀智或者道果都不會增長。他只會像月亮升起時大海漲潮一般，唯獨依六門中生起的渴愛和九種慢¹³⁷會增長。

開示結束之時，許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善法長老則在聽聞此教誡後，禮敬導師，從座位起身，作右繞後，和那位陪同比丘一起前去，在優婆塞的視線內懺完罪，請優婆塞原諒。該優婆塞也反過來請求原諒：“尊者，我原諒[您]。如果我有過錯，請您原諒我。”[善法長老]遵從導師給的教誡，幾天就證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

¹³⁷基於出身、種姓、家庭、容貌、財富、學識、工作、技藝等方面有這九種慢：對於比我優秀者，覺得我更優、我等同、我不如，對於和我等同者，覺得我更優、我等同、我不如，對於不如我者，覺得我更優、我等同、我不如。——

優婆塞則想到：“我還沒見到導師就證得了入流果，還沒見到[導師]就住立於不來果，我應當去見導師。”他命人置備了滿載芝麻、米、酥油、糖、布及覆蓋物（如毯子）等的五百輛車，然後通知了比丘僧團以及比丘尼僧團，還有優婆塞和優婆夷們：“想見導師的就來吧，不會有食物等的缺乏。”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和優婆夷各有五百人和他一起出發了。

他為他們以及自己的隨從，[一共]三千人，按照三十由旬的路程充分準備了粥飯等[物資]。在得知他出發了後，諸天在每一由旬都建造了營地，用天界的粥、硬食、飯食、飲料等招待大眾，任何人都不缺乏任何東西。如此在諸天的護持下，每日前進一由旬，經一個月到了舍衛城，五百輛車依舊滿載如故。他一邊分發著諸天和人們帶來的禮物，一邊前行。

導師對阿難長老說：“阿難，今天日影漸長時（下午）質多家主將會在五百優婆塞的圍繞下前來禮敬我。”

“尊者，那在他禮敬您時會有什麼神變嗎？”

“會有的，阿難。”

“是什麼呢，尊者？”

“在他前來禮敬我時，在八伽利沙(Karīsa，約一英畝)的範圍內，將會降下齊膝深密集的五色天花雨。”

聽聞該談話後，市民們[傳言：]“據說如此大福德的質多家主今天將會前來禮敬導師，據說將會出現如此般的神變。我們也要見到那大福德者。”他們拿著禮品站在道路的兩側。在他們來到寺院附近時，五百比丘首先到達。

“姐妹們，你們隨後去。”質多家主讓大優婆夷們留下，

在五百優婆塞的圍繞下來到導師身邊。[人們]不會站或坐在諸佛正對面的位置，也不會這裡、那裡[雜亂無章]，他們靜靜地站在通往佛陀的道路兩邊。質多家主走上了佛陀所走的大道。[這位]證得三果的聖弟子所望向之處都引起了震動。大眾看著[他心想]“據說那就是質多家主。”

他來到導師面前，進入六色佛光之中，握住導師兩個腳踝行了禮敬。就在那時，下起了前面提到的花雨，響起了千番喝彩。他在導師身邊住了一個月，在居住期間，他請以導師為首的整個比丘僧團坐在寺院裡，[向他們]做了大供養。和自己一同前來的人們也被他安排在寺院裡進行照顧。他甚至都沒有有一天需要從自己的車裡拿任何東西，只用諸天和人們帶來的禮品就完成了供養和所有的工作。

他禮敬導師後說：“尊者，我[決定]‘我要向您做供養’而來的期間，在路上花了一個月，這裡也住了一個月，沒有[機會]去拿我帶來的任何禮品，這麼長時間只用諸天和人們帶來的禮品就做了供養。即便我在這裡住一年，也將不會有機會供養我自己的供養品。我希望清空了車子再走，請您告訴我一個儲藏的地方。”

導師對阿難長老說：“阿難，讓人弄一片空的區域給優婆塞。”長老照做了。據說[儲食]淨地是為質多家主而許可的(Kappiyabhūmi)（《律藏·小品》第 295 段）。優婆塞則又和與自己一同前來的三千人以及[五百]空車一起上路了。諸天和人們出現[在他面前，說：]“大德，您清空車子完成了前來的任務。”他們用七寶將車子裝滿。他就用帶給自己的禮物護持著大眾回去。

阿難長老禮敬導師後，說：“尊者，他來您這裡花了一個 month 才到，在這裡也住了一個 month，這麼長時間他只是用諸天和人們帶來的禮物就做了大供養。現在清空了五百輛車，據說要花一個 month 回去，諸天和人為他而前來，[說]‘大德，您清空車子完成了前來的任務’，用七寶將五百輛車裝滿。據說他又將用帶給自己的禮物護持著大眾回去。尊者，他只有來您這裡[人天]對他的恭敬供養才會出現，還是他去其他地方也會出現呢？”

“阿難，來我這裡或者去其他地方[人天]對他的[恭敬供養]都會出現。該優婆塞是具信者、有慧者、持戒者，這樣的人無論去到哪裡，他的利得、恭敬都會在那裡出現。”說完後，導師誦出這首雜品中的偈頌：

“具戒有信心，得財及隨從；
隨彼至何處，處處受敬奉。”

（《法句》第 303 偈）

其含義會在該處闡明。當[導師]這麼說時，阿難長老詢問質多的往昔之業。於是導師告訴他：

“阿難，他在蓮華上世尊足下發願後，十萬劫間在人天輪迴，在迦葉佛時期他投生在一個獵人家庭裡。在他長大後的一天，天下著雨，他拿著矛前去森林捕獵，尋找獵物時看到一個山洞裡坐著一位[用袈裟]將頭部裹住的比丘，[他心想：]‘有一位聖尊，一定是在坐著修習沙門法，我要給他帶來食物。’他迅速回到家中，讓人將昨天帶回來的肉在一個爐子上煮好，在[另]一個爐子上煮好飯。[這時]看到其他托鉢的比丘後，也將他們的鉢拿了，請他們坐在佈置好的座位

上，讓人準備好鉢食，吩咐其他人：‘你們招待聖尊們吧！’然後將[煮好的]鉢食放在籃子裡，帶著前往的途中采了種種花，用葉子包住，來到長老坐的地方，說：‘尊者，請攝受我。’拿過鉢，裝滿後放到長老手裡，用那些花做了供養，然後發願：‘正如我用這美味的鉢食連同鮮花的供養讓您的心歡喜，如此般，願無論投生到哪裡，[人們]都帶來千份禮物讓我的心歡喜，[同時]願降下五色花雨。’他終身行善然後投生到了天界，在他投生之處下起了齊膝深的天花雨。今生，在他出生之日以及來到這裡時，為他降下的花雨以及[人天]為他帶來的禮品，以及為他用七寶裝滿車輛，都是那個業的果報。”

第十四、質多家主的故事[終]。

15. 阿蘭若住者底沙沙彌的故事

Vanavāsītissasāmaṇeravatthu

“一道導利養……”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就阿蘭若住者底沙（Tissa）長老而說的。開示始於王舍城。

據說舍利弗長老的父親萬甘德（Vaṇṇanta）婆羅門的朋友是一位名叫大軍（Mahāsena）婆羅門，住在王舍城。有一天，舍利弗長老托鉢時，出於對他的憐憫，來到他家門口。他是一位財富耗盡的窮人。他[尋思：]“我兒子一定是來我家門口托鉢來了，而我貧窮，我想他不知道我是個窮人，沒有任

何可布施的東西。”他無法面對長老就躲了起來。第二天，長老又來了，他還是那樣躲了起來。即便他想著“無論得到任何東西，我都將供養”卻沒有獲得[任何東西]。

後來有一天，他在一處婆羅門誦[吠陀]的地方得到了一塊粗布和一碗乳飯，帶回家後憶念長老：“我應該把這鉢食供養給長老。”長老也在那一刻從定中出定，看到了該婆羅門，[心想：]“婆羅門獲得了可布施的東西，在期待我的到來，我應該去那裡。”他披上僧伽梨，拿著鉢，站在他門口，讓他看到自己。

婆羅門看到長老就內心歡喜明淨。於是上前禮敬，致以問候，請他在家裡入座，拿了乳粥倒在長老鉢裡。長老接受了一半後，用手將鉢蓋住。這時，婆羅門對他說：“尊者，這乳粥只有一個人的量，請攝受我的來世，不要攝受今生，我想毫無保留地供養。”全部倒進了[長老鉢裡]。長老就在那裡食用了。在長老用餐結束時，他又將那布料供養了，禮敬後這麼說：“尊者，願我也得獲您所見之法。”長老[以]“願如是，婆羅門。”為他作完隨喜，從座位起身離開，次第而行回到了祇陀林。

在窮困之時所做的布施尤其令人歡喜，婆羅門也在做完那個布施後，內心明淨、歡喜，對長老生起了強烈的敬愛。他懷著對長老的敬愛死去，投生到了長老在舍衛城的一位護持者家裡。就在那一刻他的母親得知“我的腹中懷上了[胎兒]”，然後告訴了丈夫。他為她做了孕期護理。

她忌口了過熱、過冷、過酸等食物後，安樂地懷著胎兒期間，生起了這樣的欲求：“我要是能邀請以舍利弗長老為首的五百比丘就好了，請他們坐在家中供養以純奶粥，我也穿

上染色的衣服，拿著金碗坐在最後面的座位上，吃這麼多比丘剩餘的乳粥。”

據說她想穿染色的衣服是腹中兒子會在佛陀教法中出家的預兆。她的家人們[認為]“我們女兒的欲望如法”，就以舍利弗長老為僧團長老，向五百比丘供養了純乳粥。她則穿上一件染色[下]衣，披上一件染色[上]衣，拿著金碗坐在最後面的座位上，吃了剩餘的乳粥，欲望便止息了。

從她懷上孩子期間，以及十個月後分娩時，[家人]所舉辦的慶典上，都向舍利弗為首的五百比丘布施了濃乳粥。據說這是男孩之前做婆羅門時布施乳粥的等流[果]。在生日慶典那天，[家人們]一大早就將那男孩沐浴、打扮好，讓他躺在豪華床鋪上價值十萬的毛毯之上。他睡在那裡看到了長老[心想：]“這是我曾經的老師，我依靠長老獲得的這個成就，我理應對此人做一個布施。”

當人們帶他去受戒時，他用小拇指纏住那毛毯不放。“手指上纏著毛毯”他們試圖將其拿開，他就哭。親人們[說]“你們走開，別讓孩子哭！”就連同毛毯一起帶過去了。在他禮敬長老的時候，手指從毛毯上鬆開，毛毯掉在了長老腳下。親人們沒有說“小孩子不懂事[這麼]做的”，[而是]說：“我們兒子供養的，是舍予之物，尊者。”然後又說：“尊者，請您為您的僕人授戒吧——他用價值十萬的毛毯做了供養。”

“這孩子叫什麼名字？”

“尊者，他與聖尊同名，將給他取名底沙。”

據說長老在家時名叫優波提舍青年。

孩子的母親心想：“我不應破壞兒子的意向。”如此為男孩舉辦了取名慶典，又在他進食慶典、穿耳洞慶典、穿衣慶典、束髮髻慶典上也都向舍利弗長老為首的五百比丘供養了濃蜜乳粥。男孩長大到七歲的時候對媽媽說：“媽媽，我要到長老那出家。”

“善哉，兒子，之前我就已經作意‘我不應破壞兒子的意向’，出家吧，兒子。”命人邀請長老後，向前來的長老供養了鉢食，然後說：“尊者，您的僕人說‘我要出家’，我們會在傍晚帶他來寺院。”送走了長老，傍晚時分，以廣大的敬意將兒子帶到寺院，交給了長老。長老與其交談：“底沙，出家辛苦，需要溫暖的時候得到寒冷，需要涼爽的時候得到炎熱，出家生活艱難，而你是嬌生慣養的。”

“尊者，我能一切都按照您所說的做。”

“善哉！”長老說完，以厭惡作意教給他皮五法的業處，給他剃度了。其實應該講述整個的三十二種行相（即不淨想中的三十二身分），不能全部講述的話就應講述皮五法業處。這是一切佛陀都不捨棄的業處。依靠“頭髮”等每一部分證得阿羅漢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不計其數。不勝任的比丘則在人出家時破壞了[他們]證得阿羅漢的因緣。因此長老在講述完業處進行剃度後，給他授了十戒。

父母在為兒子做出家供養期間，在寺院裡供養了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七天的濃蜜乳粥。比丘們抱怨道：“我們不能總是吃濃蜜乳粥的。”他父母在第七天傍晚回到了家中。沙彌在第八天與比丘們一起入[城]托鉢。舍衛城的居民們[傳言]“據說沙彌今天將入[城]托鉢，我們要供養他。”他們用五百塊布料做成布墊，帶上準備好的五百份鉢食站在路

對面行布施。第二天，他們又來到寺院附近的樹林做[同樣的]供養。就這樣，沙彌兩天中獲得了一千塊布料和一千份鉢食，供養給了比丘僧團。據說這是他做婆羅門時供養粗布的果報。於是比丘們給他取名為“施鉢食的底沙”。

又一天，沙彌在寺院裡行走時，看到比丘們在火房等各處取暖，他便詢問：

“尊者們，你們為什麼坐著取暖呢？”

“我們苦於寒冷，沙彌。” “尊者，冷的時候要披毛毯啊。它能抵禦寒冷的。”

“沙彌，你有大福報，能獲得毛毯，我們哪來的毛毯呢？”

“那麼，尊者們，需要毛毯的和我一起來吧。” 讓人通知了整個寺院裡[的人]。

於是比丘們[說：]“我們和沙彌一起去拿毛毯。” 一千位比丘因一個七歲的沙彌出發了。他連“這麼多比丘我要從哪裡獲得毛毯呢？”這樣的心都沒有生起，就帶著他們朝城裡出發了。善供養的布施確實有如此的威力。他在城外挨家挨戶行走時獲得了五百條毛毯，然後進入城中。人們從各處帶來毛毯。

有一個人從一個市場門口走過時看到一個店家擺了五百條毛毯坐在那裡，他詢問：“嗨！有個收集毛毯的沙彌過來了，把你的毛毯藏起來吧。”

“那他是拿取施與的還是未施與的呢？”

“他拿取施與的。”

“這樣的話如果我願意，我就會給，否則我就不給。你

走吧。”[店主]把他打發走了。

吝嗇的愚人在舉行如此般的布施時心懷吝嗇，如同見到無比施的吝嗇鬼黑暗（《法句》第 177 偈）一般投生於地獄。店主心想：“此人根據自己的性格過來對我說‘把你的毛毯藏起來吧’，我說‘如果他拿取施與的，那麼我的東西我願意就給，不願意就不給’，然而眼前的東西不布施的話，會生起尷尬，把我自己的東西藏起來沒有過錯。這五百條毛毯中有兩條價值十萬[錢]，我應該把這[兩條]藏起來。”他將那兩條毛毯對折捆起來，塞到那些[毛毯]中間藏起來。

沙彌則和一千名比丘到了那個地方。店主一見到沙彌就生起了對兒子的愛意，全身都充滿了愛意。他心想：“毛毯隨它去吧，看到此人我就是心頭肉也都應該給。”他拿出那兩條毛毯，放在沙彌腳下，禮敬後說：“尊者，願享您所見之法分。”沙彌也為他做了隨喜：“願如是。”

沙彌在城裡也獲得了五百條毛毯。就這樣在一天中就獲得了一千條毛毯，供養給了一千位比丘。於是他們給他取名為“施毛毯的底沙長老”。就這樣，在取名日布施的毛毯[的功德]，在他七歲的時候[令他]獲得了一千條毛毯。除了佛陀教法外，沒有其他哪個地方，像這樣布施少許有很多[回報]，布施多，[回報]更多。因此，世尊說：

“諸比丘，此比丘僧團就是那種比丘僧團，施少[回報]多，施多有更多。”（《中部》後分五十經・146 經）

如此，沙彌通過一條毛毯的果報，七歲時獲得了一千條毛毯。在他住在祇陀林期間，不停有親族施主前來談話。他心想：“我因住在這裡，親族施主們來談話時，又不得

不談，由於和他們一起談話的障礙，不能為自己建立立足處。就讓我在導師面前習得業處後，進入森林吧。”

他走近導師，禮敬後請[導師]講解了直到阿羅漢的業處，禮敬戒師過後，帶著衣鉢從寺院出發了。“如果我住在附近的寺院，親族們將會來找我。”於是，他便走了一百二十由旬的路，然後經過一個村莊大門口，見到一位老人，向他詢問：“大優婆塞，在這個地區有沒有可供居住的森林道場呢？”

“有的，尊者。”

“那麼請告訴我道路吧。”

老優婆塞一看到他便生起了對兒子的愛。於是，他沒有僅僅站在原地告知，[而是說]“來吧，尊者，我來告訴你。”拉著他走了。在沙彌和他一同前往的途中看到種種鮮花、水果點綴的樹木和山坡，他詢問：“優婆塞，這個地方叫什麼？優婆塞，這個地方叫什麼？”在優婆塞向其講述那些地方的名字時，他們到達了森林道場，優婆塞說：“尊者，這是個舒適之處，您就住這裡吧。”然後詢問他的名字：“尊者，您怎麼稱呼？”

“我名叫阿蘭若住者底沙，優婆塞。”

“明天您應該來我們村莊托鉢。”說完他就回了村裡，告訴人們：“阿蘭若住者底沙來到[我們的]寺院了，你們為他準備粥飯等[供養品]吧。”

沙彌一開始只是叫底沙，自從獲得了施鉢食的帝思、施毛毯的底沙、阿蘭若住者底沙三個名稱後，七年間他獲得了四個名稱。

第二天清晨，他進入那個村莊托鉢。人們供養鉢食後進行了禮敬。沙彌[回禮]說：“願你們快樂，願你們解脫諸苦。”沒有一人能夠在供養他鉢食後就返回家裡，所有人都站著看向[他]。他則只拿取了足夠自己[吃]的量。整個村莊的居民都拜倒在他腳下說：“尊者，若您這三個月住在這裡的話，我們將獲得三皈依，持守五戒，行[每個]月的八關齋戒，請您答應住在這裡吧。”他考慮到益處後，給了他們允諾，然後固定在那裡托鉢。

每當受到禮敬時，他只說完“願你們快樂，願你們解脫諸苦”兩句話就走了。他在那裡度過了第一個月和第二個月，在第三個月期間，他證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他的戒師在自恣結束，出雨安居時來到導師面前，禮敬後說：“尊者，我要去底沙沙彌處。”

“去吧，舍利弗。”

他帶著自己的五百隨行比丘出發時，對[目犍連]說：“賢友目犍連，我要去底沙沙彌那裡。”

“賢友，我也去。”摩訶目犍連長老也與五百比丘一起出發了。

以這樣的方式，大迦葉長老（Mahākassapa）、阿那律（Anuruddha）長老、優婆離（Upāli）長老、富樓那（Puṇṇa）長老……所有的大弟子各與五百比丘一起出發了。所有的大弟子的隨

行人員一共有四萬名比丘¹³⁸。他們走了一百二十由旬的路，來到了[那個]托鉢的村莊。一直以來護持沙彌的優婆塞在[村子]門口看到[他們]，便迎上去禮敬。舍利弗長老就問他：“優婆塞，這個地方有沒有一個森林道場？”

“有的，尊者。”

“有比丘¹³⁹還是沒有比丘呢？”

“有比丘，尊者。”

“住那裡的[比丘]名叫什麼？”

“阿蘭若住者底沙，尊者。”

“那就給我們指示道路吧。”

“你們是誰，尊者？”

“我們來沙彌那裡。”

優婆塞觀察後，認出了以法將為首的所有大弟子，他渾身充滿不間斷的喜悅，“稍等，尊者們”他迅速進入村莊，大聲通告：“以舍利弗為首的八十大弟子，這些聖尊們，和各自的隨從們一起來沙彌這裡了。你們趕快拿著床、椅子、敷具、燈、油等物出發吧。”

人們馬上拿著床等跟隨長老們一起進入了寺院。沙彌認出了比丘僧團，接過幾位大長老的衣鉢，履行了[對客比丘]的義務。正當他在為長老們安排住處，安置衣鉢時，天黑

¹³⁸ 根據《增支部》記載，80 大弟子中只有 47 個名號是比丘，其中還有好幾個名號是同一人，其餘是 13 位比丘尼和 20 位在家弟子。因此這裡的“四萬名隨行比丘”應理解為一種故事的修辭手法，並非實數。

¹³⁹ 這裡的比丘是托鉢僧的意思。

了。舍利弗長老對優婆塞們說：“你們走吧，優婆塞，對你們來說天已黑了。”

“尊者，今天是聽法的日子，我們不走，我們要聽法，此前都沒有聽法[的機會]。”

“這樣的話，沙彌，點燃燈，宣佈聽法時間吧。”他如此照做了。然後長老對他說：“底沙，你的護持者們說‘我們想聽法’，你為他們講法吧。”優婆塞們齊刷刷站起來，說：“尊者，我們的聖尊除了‘願你快樂，願你解脫諸苦’這兩句以外，不懂得講其他法。請給我們安排其他講法者吧。”

[長老得知：]“即便沙彌已經證得了阿羅漢，但他從未為他們講法。”這時，戒師便對他說：“沙彌，‘如何快樂，怎樣才能解脫諸苦？’為我們講解這兩句的含義吧。”

他[回答：]“好的，尊者。”他手握彩扇，登上法座，從五部尼柯耶中引出義與理，如同在四大洲下著瓢潑大雨的大雲一般，詳述著蘊、處、界、菩提分法，以阿羅漢為頂點而做了開示，然後說：“尊者，如此般，證得阿羅漢是為快樂，證得阿羅漢就從諸苦中解脫了。其他人則不能解脫於生等苦和地獄等之苦。”

“善哉，沙彌，你講的很好，現在你誦經吧。”他也誦了經。明相升起時，沙彌的護持者分成了兩派。一些人生氣了：“我們此前確實沒見過這麼粗魯的人。他如此會講法，為何這麼長時間以來對像父母一樣照顧他的人們連一句法也不講？”一些人則滿意於：“確實是我們的收穫，這樣的大德我們還不知道他有沒有德就護持了他，現在才在他面前聽聞了法。”

佛陀則在那天清晨觀察世間時，看到阿蘭若住者底沙

的護持者們進入了自己智網之中，省察“將會發生什麼？”時得知了此事：“阿蘭若住者底沙的護持者，有一些滿意，有一些生氣，對我兒子沙彌生氣的將會有地獄的份，我應該去那裡。當我到達時，他們所有人都會對沙彌生起慈心，從而解脫諸苦。”

那些人們邀請比丘僧團後，回到村莊，搭起天篷，準備好粥飯等，佈置好座位，坐著望向僧團前來的道路。比丘們在照料完身體所需後，在托鉢時間，入村托鉢時，詢問沙彌：“底沙，你要和我們一起去還是晚些去？”

“我會在我出發的時間前去，你們走吧，尊者們。”

比丘們帶著衣鉢入[村]了。導師就在祇陀林披覆好衣，帶著鉢，一個心識剎那就前去，站到了比丘們的前面，顯現出自己。“佛陀來了”整個村莊都喧鬧了起來。人們興高采烈地邀請以佛陀為首的僧團落座，給完粥後，供養了副食。在飯食還沒結束時，沙彌進入到村中。村民們拿出鉢食，恭敬地供養給他。他拿取足夠的量後，走近導師奉上鉢。導師[說]“拿來吧，底沙”，伸出手，接過鉢，[說]

“看，舍利弗，你的沙彌的鉢”，給長老看。長老從導師手中接過鉢，給了沙彌，說：“去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用餐吧。”

村民們招待了以佛陀為首的僧團後，向導師禮敬，請求隨喜[開示]。導師在做隨喜時，這麼說：“優婆塞們，這確實是你們的收穫，你們依靠與自家來往的沙彌見到了舍利弗、目犍連、迦葉、阿那律等八十大弟子。我也因與你們家來往的[沙彌]才前來，你們也正因此人才見到佛

陀，是你們的收穫，你們的好收穫。”

人們心想：“確實是我們的收穫啊，我們能夠見到能取悅於佛陀和比丘僧團的我們的聖尊，還獲得機會供養他。”[原本]對沙彌生氣的人滿意了，[原本]滿意的人更加有信心了。隨喜結束時許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導師從座位起身離開了。人們陪導師走[一段]後禮敬導師，然後返回。

導師和沙彌一起並排走，“沙彌，這個地方叫什麼，這個地方叫什麼？”[導師]在之前優婆塞指給他看的那些地方一邊詢問一邊走。沙彌也一邊回答“尊者，這裡名叫某某，這裡名叫某某”一邊走。導師來到他住的地方後，登上山頂，站在那裡能看到大海。導師問沙彌：“底沙，站在山頂四處眺望，你看到了什麼？”

“大海，尊者。”

“看到大海後，你想什麼？”

“‘我痛苦時哭泣所流眼淚應該遠超四大海’，尊者，我想這個。”

“善哉，善哉，底沙，是這樣的。每個眾生痛苦時所流眼淚的確遠超四大海。”說完這個，又誦出此偈：

“相比四大海，悲苦所襲人，

淚水尤更多，朋友，你何故放縱？”

然後[導師]又問他：“底沙，你住在哪裡？”

“在這個山坡，尊者。”

“那你住在那裡時，想什麼？”

“我會想‘我因死亡在這裡捨棄的身體不計其數’，尊者。”

“善哉，善哉，底沙，是這樣的。這些眾生，在大地

上，沒有哪裡不曾躺下後死去。”說完後，講述了這[本生]第二集中的《伍巴薩喇格本生》¹⁴⁰（Upasāḷakajātaka）：

“名為伍巴薩喇格（Upasāḷaka），一萬四千[次之多]；
皆在此處被荼毗，世間無有不死處。
凡有[聖]諦與法者，無害、克制及調伏；
親近於此諸聖者，彼於世間為不死。”

（《本生》1.2.31-32）

那些在大地上棄屍而死的眾生，沒有哪個是死在之前為曾死過的地方。然而，像阿難長老這樣的人，則在未曾死過的地方入了般涅槃。

據說，阿難長老在一百二十歲時，觀察壽行時得知要入滅了，告知[大眾：]“七日後，我將般涅槃。”聽聞此事後，羅希尼（Rohiṇī）河兩岸居民中，此岸的居民說：“我們為長老做了大量護持工作，他將在我們這邊入般涅槃。”對岸的[居民]也說：“我們為長老做了大量護持工作，他將在我們這邊入般涅槃。”

長老聽聞他們的話後尋思：“兩岸的居民都是我的護持

¹⁴⁰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66 篇），一位名叫伍巴薩喇格的婆羅門告訴他兒子將來要在一個沒有火葬過其他人的乾淨之處給自己進行火葬。他兒子不知道哪裡有這樣的地方，於是婆羅門親自爬上山頂將一個處於三座山峰之間的地方指給他。當時菩薩是一名有神通的出家人，得知他們的意圖後告訴那位年輕人，他父親過去投生於該處，同樣名為伍巴薩喇格，就在這個地方火葬了一萬四千次，在大地之上無一處未曾火化屍體，無一處未曾作墳地，找不到一處未曾棄置頭骨。

者，不能說這些人沒有護持。如果我在此岸般涅槃的話，對岸的居民為了獲得舍利將與他們發生爭執。假如我在對岸入般涅槃的話，此岸的居民也將那樣做。若生起爭執，將因我而起，若平息，也將由我來平息。”於是他說：“此岸的居民是我的護持者，對岸的居民也是我的護持者，沒有人不是我的護持者。讓此岸的居民集合在此岸，對岸的居民[集合]在對岸吧。”

七天后，他盤坐在河中央七棵棕櫚樹高度的空中，向大眾講法後，通過決意“讓我的舍利在[河]中間破碎，一部分落到此岸，一部分落到對岸”，就坐著入了火界定，[身上]生起了火焰。舍利在在[河]中間破碎後，一部分落到了此岸，一部分落到了對岸。因此眾人開始哭泣，哭聲如同大地崩裂，比導師般涅槃時的哭聲還要悲痛。人們痛哭、悲泣了四個月，“接過導師衣鉢的[長老]還在世時，對我們來說如同導師在世時一般，如今我們的導師般涅槃了！”他們哭嚎著到處遊蕩。

導師繼續問沙彌：“底沙，住在這茂密的森林裡，你有因豹子等聲音而害怕嗎，還是沒有害怕呢？”

“我不害怕，世尊。聽到那些聲音後，我只生起了阿蘭若之樂。”然後說了六十首偈頌講述了對阿蘭若的讚美。然後導師呼叫他：“底沙。”

“怎麼了，尊者？”

“我們要走了，你要[跟著]去還是要返回？”

“我的戒師要帶我去的話我就去，[讓我]回的話我就返回，尊者。”

導師和比丘僧團一起出發了。而沙彌的意向只是要

返回，長老知此後，說：“底沙，如果想回去，就回去吧。”
他禮敬導師和比丘僧團後就回去了。導師就前往了祇陀林。

比丘們在法堂生起談論：“阿蘭若住者底沙沙彌確實做了難能之事，從結生起，他的親人們就在七次慶典上供養了五百比丘濃蜜乳粥，出家的時候在寺院裡供養了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為時七天的濃蜜乳粥。出家後，第八天進入村莊，兩天獲得了一千塊布料和一千份鉢食。又一天，獲得了一千條毛毯。這樣在這裡居住期間，出現了他的廣大利養和恭敬，如今捨棄了如此的利養恭敬，進入森林，以混合食維生。底沙沙彌真是一位行難能之事的人。”

導師前來詢問：“諸比丘，你們坐在一起談論什麼呢？”

“[談論]這個。”

“是的，諸比丘，這一個引生利養，另一個是趣向涅槃之道。‘如此我將獲得利養’[以此目的]通過持守阿蘭若住等頭陀支來守護利養之因的比丘，四惡道之門就為他保持敞開。而通過趣向涅槃的行道，捨棄已生起的名聞利養，進入森林，精進努力[的比丘]可證得阿羅漢。”[導師]做了聯繫後，講述佛法誦出此偈：

75.

Aññā hi lābhūpanisā, aññā nibbānagāmini;
Evametam abhiññāya, bhikkhu buddhassa sāvako;
Sakkāram nābhinandeyya, vivekamanubrūhaye.

一道導利養，一道趣涅槃；

如是了知後，佛弟子比丘，
不應喜名利，應增長遠離。

在此[偈頌中]，“一道導利養，一道趣涅槃”（*Aññā hi lābhūpanisā, aññā nibbānagāminī*），一個是引生利養，另一個是導向涅槃的行道。引生利養的比丘需要做一些不善業，要做一些身不正行等[惡業]。當做了某些身不正行等[惡業]之時，利養就出現。手不彎曲只是直直地下放到一碗乳粥當中，抬起來時手上只有粘在手上那麼多的[粥]，然而[將手]彎曲後放下去再抬起來就會提著乳粥飯團出來，這就是造作身不正行等之時利養就產生了。這就名為非法利養的引生。然而以“依報成就、身穿袈裟（作為出家人）、多聞、[有]隨眾、住阿蘭若”這樣的原因而生起的利養是如法的。正在圓滿趣向涅槃的行的比丘應捨棄身不正行等[不善]。非盲應如盲，非啞應如啞，非聾應如聾，應無諂、無誑。

“如是[知]彼”（*Evametam*），如是了知那引生利養的行道和導向涅槃的行道後，“佛陀的”（*buddhassa*）（因覺悟了一切有為、無為法而[稱為]佛陀）“聲聞弟子比丘”（*bhikkhu sāvako*）（因聞[法]而生或因需要聽聞教誡、告誡而[稱為]聲聞弟子）不應歡喜於不如法的四資具供奉，也不要拒絕如法的[供養]，應增長身遠離等遠離（*vivekamanubrūhaye*）。

這裡的身遠離是身體的獨處。心遠離是八定。依著遠離是涅槃。它們當中，身遠離是除遣群聚，心遠離是除遣煩惱的牽涉，依著遠離是除遣有為法的牽涉。身遠離是心遠離的緣，心遠離是依著遠離的緣。有此說：

“身體遠離、樂出離者的身遠離，遍淨心、已達完全清淨者的心遠離，已達離造作的無執著之人的依著遠離。”（《大

義釋》. 150)

“此三種遠離，應培育，應增長，應具足而住”之義。
開示結束時，許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五、阿蘭若住者底沙彌的故事[終]。第
五品愚人品釋義終。